《女朋友全家變咗隻蛋》

作者: 墨說

Powered by 紙言

01

自從嗰件事之後，

我對「蛋」患咗嚴重嘅抗拒症狀。

記得嗰晚係復活節，我搭緊小巴去女朋友屋企。成日好多人話我好幸福，因為我女朋友個樣好似西野七瀨，笑起嚟牙齒整齊又潔白。

我哋拍拖都有成三年，唯獨呢個月無見過佢，因為佢同家人去咗智利旅行，最近幾日先返嚟。奇怪嘅係，佢返嚟用手機覆我幾句後，就完全消失咗。

最後上線時間，永遠停留喺三日前嘅凌晨四點鐘。之後我無論點搵佢，佢都無應過我，我就決定親自上去搵佢。

見到開始熟識嘅街景，我就向司機喊咗聲：「翠林邨有落。」

小巴一停，我就默默行入去佢住嘅大廈，不過睇門嘅看更似乎唔喺到，我又唔知密碼而傻傻咁企咗喺門口一陣。

最後都係企喺隔離撳手機，等另一個真正住戶撳密碼先混水摸魚入到去。

行到門口，我本來都想如常咁撳門鐘，點不知，我見到佢屋企道大門未門好.....

露出咗一條小門縫。

「唔會呱...」嗰下我個心嘅第一個諗法。

幾日無覆機，然後屋企大門無鎖開住咗，好難令人唔諗到某啲恐怖的事情。特別係佢大廈走廊有些小陰沉，夜晚啲風一吹入走廊，多少都會發寒。

最後我都係吞一吞口水，慢慢推開門入去：「Chloe！？」順便叫一叫佢個名。

點知行入去第一步，就感受到自己踩到水面。

低頭一望，發現成個地下都係水跡.....

再細心咁聽，可以聽到廁所嗰邊係開住水。

Chloe間屋係三房一廳，同細佬父母一齊住，但宜一刻成間屋塊地浸水咁，好難相信佢哋係喺間屋入面。

不過屋內亮住嘅白色燈管，又好似提示緊我，入面有人咁。

「Chloe？」我一邊行過去廁所，一邊叫佢個名。

唔係講笑，一個人入到間異常地靜嘅屋，真係會驚。

而且我仲隱約聽到，電視機開住嘅聲音。

就喺我差不多行到滲水嘅源頭廁所時，一個男人突然行出嚟同我迎面對住，嗰下嚇到我向後跌咗一跌，成條褲濕咗一半。

「唔好意思啊。」佢好主動咁扶起我。

對方係個頭髮灰白，同外父一樣六十幾歲左右嘅阿伯，而佢身上更加係著住套保安服裝。

「你係.....樓下保安？」我定一定神。

「係啊...我收到住戶投訴呢到滲水？入嚟睇咗一睇，不過屋入面好似無人。」保安佢咳一咳：「啱啱入到廁所先見到花灑無停過，我已經門咗個水籠頭.....係嗱，你係屋主家人？」

「半個...家人。」我生硬咁答。

「明白明白。」保安點點頭，好正常咁行出間屋。

「呯」門都幫我閂好埋。

成間屋靜到，我都唔想再留喺到。

「外父外母？」我行入廳，得部開住咗嘅電視。

之後，我又慢慢扭開Chloe細佬間房道門。

佢細佬係個啱啱畢業嘅全職廢青，每日都匿間房打機、拍片咁，成日話要做實況主同youtuber，如果開門之後連佢都見唔到嘅話，就真係有啲大鑊。

「細佬！？唔好以為打飛機無人知呀！」我用力推開道門，做個「仲唔俾我發現」嘅表情。

無人。

我嘆一嘆氣，坐喺佢張床到：「佢哋去咗邊.....」

「咔...嚓」一坐落床到，即刻傳出不明嘅聲音。

類似某樣嘢碎裂嘅聲，唔會坐爆咗佢啲嘢呱.....

我慢慢咁掀開佢張被，發現原來坐碎咗隻蛋！黏黏嘅蛋汁一下子滲哂入張床到.....

正當我下意識搵紙巾即刻抹返乾淨時，我呆咗一呆。

乜有蛋汁...

係鮮紅色嫁咩？

呢一刻，任何嘢都真係詭異到極點。

先係無鎖上嘅門、空無一人嘅屋、廁所不斷嘅流水，到宜家呢隻內膽係紅嘅雞蛋，我已經有足夠嘅理由勸自己離開呢間屋。

但亦有一個理由，令我要留喺到，就係我女朋友Chloe。

我唔知你哋明唔明嗰種感受係點，你就當係同新垣結衣去鬼屋，你會唔會忍心拋低佢一個喺入面？如果你答忍心嘅話，你係個唔值得擁有女朋友嘅人。

擦擦下張床單，我都無心機再擦，直接入Chloe房睇下佢喺唔喺到。結果一如我所料，又係一個人都無，不過部冷氣就似乎開咗好耐，令入面異常地凍。

正當我疑惑之際，我見到佢張電腦櫈上面.....

放住隻蛋。

我慢慢拎起隻蛋上手，上面就好似復活蛋咁，蛋殼繪畫住人類臉孔，雖然畫風偏向得意，但我都不其然打咗個冷顫，因為隻蛋畫嘅樣子同特徵都同Chloe好似。

當一樣嘢畫到栩栩如生，人就會開始驚，但我好快就打消咗呢個不切實際嘅念頭。

同一時間，我行去原本一直滲水出嚟嘅廁所一望，發現浴缸上面浸滿咗水，並且有另一隻雞蛋浮喺水面。

同樣地，又係畫咗人類樣子嘅雞蛋，今次呢隻就似外父.....

戴黑眼鏡、鼻大大、留鬚。

到最後，我索性入埋佢父母間房，發現最後一隻蛋──外母。

隻蛋喺床上面。

除咗喺細佬間房坐爆嗰隻雞蛋，宜家我手上總共收集咗三隻「人臉蛋」，我用個碗裝起佢哋，然後坐喺廳張梳化上面，呆呆咁等。

我諗...

佢哋真係失蹤咗。

雖然我有個更詭異嘅諗法係.....

佢哋因為某啲原因，變咗隻蛋。

得出宜個結論係因為，佢哋所有人嘅手機都留哂喺屋企，正常人出街點會唔戴手機.....

望住個鐘，我決定咗。

只要十二點前佢哋都未返嚟，我就真係當佢哋成家唔見咗，即刻報警。

「滴嗒...滴嗒.....」屋企靜到秒針每擺一下都聽到。

不安嘅空氣就好似圍繞住我全身，我有啲僵硬咁坐喺梳化，一邊翻睇Chloe嘅相定驚。

「滴嗒」

十二點，不經不覺就搭正。

「好，報警。」

就喺我一面凜然咁撥打九九九之際，門聲響起咗。

「叮噹」

「終於返嚟.....」嗰陣，我真係有少少感動，覺得自己無白等。

但事後先發覺，

察覺唔尋常嗰陣仲唔第一時間走，係件極之危險嘅事。

我行去門口，臨要開門嗰下，突然細思極恐咗一下。

嚇到...

成個身顫哂，體會到毛骨悚然嘅感覺。

假設佢哋係成家一齊落街，係無可能會撳門鐘.....

因為咁代表屋企，

根本就無人。

更何況夜晚出街點會唔自己帶鎖匙？

於是我慢慢咁靠近門孔，偷睇外面企喺到嘅，究竟係咩人。

無諗過，下一秒我係驚到要用手強行撳住自己個口，唔俾自己發出一丁點聲音。

外面企住一個，著住兔子戲服嘅人。

佢造工粗糙而真實嘅兔面具，令我忘記咗戲服入面嘅佢都係一個人類個身份。

「叮噹」

佢又再撳門鐘。

「叮噹叮噹叮噹叮噹叮噹叮噹」

我好想即刻搵張被匿入去。

我決定走去廚房，拎起把刀傍身然後報警。

十分鐘？

二十分鐘？

呢種戰慄嘅感覺令時間變得好慢。

當我再次細步行去門孔偷睇時，已經發覺乜都睇唔到.....

睇唔到嘅意思唔係無人，而係門孔俾某樣嘢黏住咗，咩都睇唔到。

我今晚又俾一堆又一堆嘅不安抑壓住，到咗嗰下終於忍唔住爆發，直接拉開道門，拎住把刀望向外面走廊嘅左右兩邊。

嗰個兔人唔見咗。

而痴喺門孔上嘅，係類似香口膠嘅物體。

就喺我諗緊下一步要點做時，大廈走廊後樓梯又傳嚟不明嘅腳步聲，令我迅速退返入屋中。

我隔住門，默默咁聽住腳步聲越嚟越近。

「叩...叩...叩...叩...」

「呯！」

強力嘅砍門聲，又再將我脆弱嘅心靈嚇到，一下嚇到貼住牆。

「呼！呼！呼！」

屋企嘅大門正俾人用長斧瘋狂揮砍，唔洗幾分鐘近門柄嘅位置已經砍出一個缺口，對方似乎想伸隻手入嚟開門！

面對未知事物，我好自然咁匿咗入女朋友間房嘅衣櫃入面，總言之想遠離出面正發生嘅事情，終於.....長斧砍嘢嘅聲音停止。

隨而代之，係扭開門柄嘅聲音。

「噠。」

恐怖嘅聲音停止，同時代表恐怖已經入侵。我可以聽到破門而入嘅人，佢先行入最近門口嘅房，即係我身處嘅地方。

係啱啱著住戲服嘅嗰個兔人，佢雙手拎住長斧，應該潔白嘅服裝就好似無洗好耐咁，染沾不少不明污垢、泥土同血跡.....

佢一行入我女朋友間房，口中就默默唸緊某隻字。

「E...g...g...」佢連聲音都好怪，就好似沙啞嘅電音。

佢喺間房亂望一輪之後，就轉身步向客廳。

呢個時候，我大可直接跑出間屋，然後離開呢樁大廈，但我竟然決定要對付佢。

唔知點解...

我腦內就係有個諗法，唔可以俾佢拎到啲畫有我女朋友家人樣子嘅雞蛋。

兔人一見到客廳上放嘅雞蛋後，終於停唔再東張西望，而係默默咁凝視住碗中嘅三隻蛋。

我就趁呢個時候從後一刀刺入佢頸側！

「嘶！」佢發出類似動物撕叫嘅聲音，居然仲可以即時轉頭凝視住我。

兔人鮮紅嘅眼睛，完完全全咁盯實住我。

「死...唔去...？」我愣然。

佢身體抽搐咗幾秒之後，隻手慢慢拎返起長斧.....

一早做好最壞打算嘅我，立即向走廊外嘅後樓梯逃走，又幾快跑幾快，完全唔回望後面。

我跑到G樓嗰陣，個腦都係不顧一切咁想都要離開呢樘建築物，令我完全無為意到地上嘅陷阱。

「咔！」清脆嘅一聲，我隻腳俾捕獸器夾中。

就喺G樓大門嘅位置，差一步就走到.....

「救命呀！救命啊！！」我直頭忘記痛楚，不斷咁大叫求救：「救我呀！！！」

「喂，你踩落去做乜。」大廈外某個暗位，突然跑出一個約莫四十歲尾嘅阿叔。

佢戴住鴨舌帽、牛仔背心，拎住枝唔知係真槍定氣槍嘅物體過嚟，第一時間就係用小刀幫我解除陷阱。

02

「上面...上，上面...！有隻兔...有隻兔想殺我呀！！」被畏懼壓抑成晚嘅我，極之激動。

「我知我知。」佢好熟手咁將陷阱拆開，然後背起我入一嫁貨van入面：「俾你累死...」

「嗄...啊...嗄...啊啊...報...報警啊.....」我撳住劇痛嘅腳。

「你遇到嗰隻嘢，報警無用。」說畢，大叔踩油門急速駛離呢樁大廈。

「.....」滲血嘅腳傷，令我痛到講唔到嘢。

「識得自己包紮啊？止止血先啦。」阿叔掟咗卷繃帶俾我。

我咬牙忍痛，手法粗糙咁將隻腳被夾傷嘅位置大概包一包。

車內沉默，只有窗外開始落下嘅雨聲。

大叔一路將我車到去某個偏離城市嘅郊區先停車：「你死得未啊？」佢向後望一望。

「未...」但我成身都好冰冷。

佢將我背起，背入一間郊區小屋入面，成間屋就好似係用鐵皮堆砌出嚟咁，雨水滴落鐵皮製嘅屋頂時會異常大聲。

「叫我...泉哥。」佢放我到床上。

「泉叔.....唔該你。」我說。

佢放低枝唔知真定假嘅槍，然後去將鐵皮屋嘅門閂好。

「所以，你見到.....」泉叔慢慢行過嚟，問：「嗰隻兔子人？」

「見到.....」

回想嗰隻兔人嘅外貌，我仍然心有餘悸。

泉叔全間鐵皮屋，得床邊嘅吊燈係亮住火光，但唔知點解，就係覺得比起Chloe間屋安全好多。

泉叔望住我，好似思考啲乜。

「做咩...嗰隻兔人係咩嚟.....」我追問。

「同你講都得。」良久，泉叔先繼續發言，「但首先，我會俾兩個選擇你。」

「選擇...？」

泉叔點枝煙，緩緩咁道出選擇：「一，你忘記今晚所有事情，就當宜一切無發生過；二，拋棄宜家一切嘅生活，我同你講關於兔子人嘅事。」

「……」

「揀唔落手？」佢笑一笑。

「俾啲…時間我。」

我居然要…諗。

我女朋友生死未卜，唔知去咗邊，我都居然要諗……

但無辦法，一旦諗起嗰隻兔人轉頭，用鮮紅嘅目光睜眼望住我嗰個畫面，我全身就不其然咁顫抖。

「包到一舊舊咁。」泉叔不屑咁盯住我腳傷繃帶位置一眼：「我去煮啲嘢食先，你慢慢諗。」

「轟隆──」屋外響起雷聲，密集嘅雨聲都掩蓋唔住。

係個風雨交加嘅晚上。

我打開手機望住螢幕上同Chloe嘅合照，其實我心入面已經做好決定。同埋我直覺認為，女朋友成家失蹤呢件事，同啱啱嗰隻兔人點都有牽連。

喺床上休息嗰陣，我無聊咁東張西望，見到啲牆貼住唔同嘅報紙，上面報導嘅都係離奇失蹤嘅案件，睇嚟泉叔係個會留意宜啲事嘅人。

泉叔間屋一共有兩層，頂部同外圍以鐵皮砌成為主，內部就用木材去搭建。

「出唔出嚟食啲嘢，不過你應該都無心情食。」泉叔入嚟問。

我的確無胃口，但都跟咗泉叔出去廳食嘢。

好整唔整，佢居然整炒蛋。

令我莫名想嘔。

「點啊？食唔落？食唔落咪飲啖酒。」泉叔將自己飲咗幾啖啤酒遞到我面前。

「我想搵返自己女朋友……」

「你係咪上到女朋友屋企之後，見唔到有人。」

「係…」

「係咪……」泉叔瞇起眼，認真咁問：「見到啲奇怪嘅「復活蛋」。」

「係……上面仲要畫住同我女朋友好似嘅樣……」

泉叔嘆咗聲：「可能太遲。」

「咩…咩太遲啊…！」我激動得際想企起身，一企就痛到仆街。

「冷靜啲，可能啫，只要佢仲未收集好啲復活蛋。」

「佢係指邊個！？嗰…嗰隻兔！！？」

一聽佢咁講，我已經臉如死灰，因為我最後一次見嗰隻兔人時，佢已經凝望緊碗上面嘅三隻復活蛋。

「呯呯！！」突然間，屋內震咗下，唔知邊到傳嚟某種敲打聲。

「你等我一陣。」泉叔起身，行去唔知邊到。

喺客廳，又望到泉叔掛住嘅相。

包括佢拎住枝獵槍嘅相、佢同老婆阿仔嘅全家福、佢同幾個兄弟一齊拎槍之類之類嘅相，睇唔出佢單身寡佬一個人住。

然後佢電視台檯頭又擺住好多比賽嘅獎，咩園藝獎、釣魚比賽冠軍，睇嚟係個全職生活人。

其實我有懷疑過，佢係捉後生仔返屋企嘅變態阿叔，但目前幾震撼嘅事都應該及唔上兔人鮮紅嘅雙眼。

「返嚟。」泉叔坐返喺張摺櫈到，問：「決定好未？」

「都係報警先……」我拎出手機。

佢一手撳低我部手機，唔耐煩咁講：「都話報警無用，佢哋最多列為失蹤人口案處理，真係會挖掘真相嘅人會有幾多？而且班警察到時仲會調查埋你、封鎖事發現場，到時一身蟻。」

「總之無論咩方法，我都決定咗要救返Chloe。」

「明白，咁即係你願意放棄宜家一切嘅生活。」

「……」

「因為喺過程中你一定會俾嗰隻「兔子人」盯上，如果到時佢眼睛變咗鮮紅色咁望實你，就代表你無論點都已經走唔到，除非解決成件事。」

「我…我已經…一早俾佢咁望住咗。」

泉叔聽完之後都愣咗幾秒：「咁睇嚟你，得返一個選擇。」

「……」

泉叔講完宜句之後就熄燈：「早啲休息。」

「望到又點…咩意思…」佢咁樣講一半唔講，反而令我更驚。

「講咗你會訓唔著。」

好不容易渡過咗一晚，琴晚嘅大雨已轉變成毛毛雨，天空就好似蓋上咗一層薄薄嘅霧氣，令人睇唔到平日嘅藍天。

我一拐一拐咁行出去，發現隻腳嘅繃帶包得專業咗，似乎係泉叔喺我訓著嗰陣幫我換一換。

「我整咗香草炒蛋，要唔要食啲。」泉叔劈頭第一句就問。

「琴晚…真係好似一場夢，我到宜家…仲以為自己發緊夢……」我無視佢檯面上嘅炒蛋，講出自己嘅感受：「一切都真實……」

「你即將面對嘅，係會啃食人類靈魂嘅生物。」泉叔淡淡地，道出一句。

「…」

「有冇用過槍？」

「無…」

「教你用一次，呢幾把都係改裝，加大咗焦耳嘅氣槍。」

如是者，我跟住泉叔出咗去鐵皮屋外面。

琴晚太黑睇唔清外面環境，宜家一出去先發現原來呢到四面環林，生長咗唔少松木樹，提供人車出去市區嘅只有一條被開通過嘅泥路。

「呢到係咩位置……」我好奇一問。

「西貢南山洞某個位。」

「聽都未聽過……」

「無聽過就最好。」泉叔舉起佢枝槍，說：「呢把，叫M700P，用佢嚟對付兔子人唔足夠，仲要配合埋銀子彈去用，不過子彈唔多，得返最後三粒。」

「咁就對付到佢哋？」

「你就想，只可以擊退佢哋一陣。」

「泉叔你以前都遇過兔子人？」

「嗯。」泉叔雙手叉腰，似乎唔想談論自己：「如無意外，你女朋友同佢全家都應該變成咗「復活蛋」，救得返嘅機會已經好小，但你仲可以救自己。」

「你意思係...我女朋友全家變咗隻蛋.....？」昨晚嘅畫面，就如潮水般湧現。

包括，

我坐爆咗Chloe細佬間房嘅蛋。

諗到呢到，我全身已經不其然咁顫.....

「可以咁講...不過有個專業嘅叫法，叫做「復活蛋」。」泉叔留意到我臉色唔妥：「做咩臉青青咁，你唔好同我講你口癢食咗啲蛋啊？」

「無...不過我...不過我.....」

如果講出嚟，咁同我承認殺人，殺自己女朋友親人有咩分別.....

「定你唔小心，整爛咗「復活蛋」？」泉叔試圖猜測。

「係.....」我好辛苦先吐出到呢隻字。

「幾多隻。」

「一隻...我...隻蛋上面嘅樣，係我女朋友細佬.....」

泉叔沉默咗一陣：「唔係你嘅錯，將呢股憤怒放喺兔子人身上。」

「咁係咩意思！？救唔返！？」

「要我再講白啲？係，救唔返。」泉叔指住我心口位，戳咗幾下：「但你仲有機會救其他人，同你自己。」

經過呢一次，我心靈受咗好大重創。

每次諗起嗰下「咔嚓」嘅殼碎聲，就會想搵個安全嘅角落自閉。情況持續咗好幾日，直到某日，泉叔話要出去買啲日用品，叫我留喺鐵皮屋，唔好亂出去。

一旦無人存在喺同一個空間，人嘅腦袋就會開始亂諗嘢，而罪惡感亦會慢慢爬上脊椎，呢個時候哪怕係一點聲音都會驚嚇到自己。

可能泉叔明白，所以走之前特登開咗部舊式播音機俾我聽。入面播住嘅係Tear Ducks嘅《Between the Lines》，的確令我有分散注意力嘅功效.....

直到屋內一聲巨響。

「呯！！」

呢一響，令到沉醉喺音樂嘅我回神過嚟。

「呯呯！」

又響。

係兔子人！？

我個心出現兩種掙扎，一種係當聽唔到咩事發生，繼續匿喺間房入面。

另一種，係出去同兔子人死過，咁樣做會令我意外殺死細佬嘅罪惡感減少。

所以我毫不猶豫，選擇咗後者。

我小心翼翼咁行出間房，向聲音來源靠近。

「呯！」

聽落...唔係外面傳入嚟。

而係鐵皮屋內發出。

我將耳朵貼近地面，聽得出聲音來源係地面下.....

「點解下面會響...」我腦內浮現咗一個想法，就係地下室。

印象中，琴晚都發生過類似聲響，不過泉叔好似好快解決咗。

最終，我細心觀查下，搵到泉叔屋企某個長櫃下聲音係傳得最亮，於是推開咗長櫃竟然發現一塊地板門，不過要用鎖匙開。

可能泉叔太方便，條鎖匙正正放喺長櫃嘅檯頭。

「咔」我解鎖，拉開地板門。

係一條通向地下室嘅樓梯。

我摸住牆慢慢行落去，因為周邊實在太黑。

最後，

我見到地下室盡頭係兩顆亮住鮮紅色嘅光點。

我好似飛蛾咁執意行過去，完全無思考過眼前嘅到底係咩嚟.....

直至我同嗰兩顆紅光距離不到一米，我先見到嗰兩顆鮮紅嘅光點不停咁輕微激顫.....

嗰一刻，我先意識到嗰啲係目光！

「嘶～」

我打開手機照明向前面嘅物體照明，果見係一隻污穢不堪嘅兔子人！

「呯！」

佢打算衝向前捉住我雙手，好彩嘅係佢俾一個鐵籠困住而限制咗行動，只可以喺籠裡發狂，以血紅嘅目光盯住我，口中不斷喃喃自語。

驚慌失措嘅我嚇到跌低，手機都跌埋落地，兩隻腳發軟，只可以好似電影入面嘅弱者咁，不斷兩隻手撐住退後。

籠入面嘅兔子人，顯然已經受過無數次嘅折磨，身上分唔出係皮髮定戲服嘅身體已經傷痕累累，而且面目並唔似戴住面具，更似係樣子生得缺憾嘅怪胎.....

崩咗一角嘅兔唇、過長嘅耳朵、類似兔類嘅臉孔輪廓，用怪物嚟形容都不足為過。

但點解...

泉叔屋企會有呢啲嘢？

突然間，眼前嘅兔子人用頭不斷撞向鐵籠，每一下都極有力，無法再承受呢啲畫面嘅我，立即逃出地下室，推返好個長櫃喺原本位置。

聽住地下裡嘅兔子人撞頭聲仍然頻頻傳出，為咗分散注意力我只好周圍行嚟行去，搵啲嘢做，搵啲睇咁。

無諗過嘅係，我喺某張工作用嘅書檯上，見到幾樽藥同精神病嘅覆診紙。上面寫住泉叔全名，原來佢叫做周泉，已經踏入五十一歲。

無聊嘅我又上到二樓，發現係一間被空置嘅房間。

上面有細路仔玩具同拜祭神明嘅小壇，但一早鋪哂塵。

最引人入勝嘅，就係角落放住一個小型夾萬。

神壇有塊發霉嘅木牌，上面隱約寫住「因幡之白兔」五字。

壇中間，就放住塊外形奇怪嘅木頭，有啲殘舊。

呢個時候，泉叔貨van嘅引擎聲慢慢靠近，佢返嚟了。

佢一入屋就察覺到唔妥：「參觀得好開心咁。」

「都係無聊先周圍睇下.....」我答。

「無所謂，唔好入地下室就得。」一講呢到，泉叔望一望原本放鎖匙嘅位：「...你入過去？」

我吞一吞口水，有啲緊張：「係.....」

我決定如實相告，呢個時候咩都隱瞞感覺係作死。

泉叔頓一頓，續問：「無見到奇怪嘢嘛？」

「一隻疑似兔子人喺個籠入面.....？」

「即係你又同佢哋對視咗？我入去之前，永遠會整到佢暫時失明先。」泉叔搖一搖頭。

「點解唔可以對視.....」我問。

「因為我懷疑，人類變成復活蛋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同呢種生物對視。」泉叔將啱啱買返嚟嘅日常用品，一一擺上茶几：「咁當然，我對佢哋嘅特性有了解。我老豆去到阿爺嗰陣，就已經開始狩獵呢種生物，邪惡嘅「兔子人」。」

「咁到底佢哋係一種咩生物？」我虛心咁坐喺一邊。

「每隔四年嘅第一個春季，接近復活節前後嘅日子佢哋就會出現，平日行動都喺夜晚，以人類靈魂為食。兔子人皮厚肉韌，但行動手法都似人類，我定義為.....算係一種半人生物。」泉叔終於擺晒所有嘢上檯。

檯上面有一半嘅位置.....

都係擺放住一打打雞蛋。

「泉叔.....你買咁多雞蛋做咩？」我好奇一問。

「俾下面隻怪物。」

果然，泉叔喺到養緊隻兔子人.....

「養佢嚟做咩？我見危險...佢好有攻擊性...」我說。

「唔養住佢，就好難知道其他兔子人下落。」泉叔即刻扭開一樽威士忌，暢飲一口：「雖則我用過百幾種方法試驗都整唔死隻怪物，正常佢都應該唔會餓死。」

似乎，佢真係一個同兔子人打過好多交道嘅人。

泉叔將威士忌遞向我：「我都未識你，點叫你？」

「我叫阿政...」

「阿政，政哥！」泉叔一手搭住我肩膊：「睇你都係啲城市仔，唔慣喺野區活動，出去曬太陽先。」

就係咁，我俾泉叔半迫半推咁帶咗出去釣魚。

佢間鐵皮屋附近二十分鐘路程，有個幾寬闊嘅湖，好適合俾人喺到放鬆下心情。

宜家嘅藍天白雲，感覺就同嗰日嘅景象完全相反。

「我家人，代代都係獵戶嚟。」釣魚期間，泉叔同我透露。

「間鐵皮屋.....都係爺輩嗰代傳落？」我問起。

「唔係，都搬過幾次家，曾經為咗家人都住過城市一陣子。」泉叔又轉移話題落我身上，問：「你呢，你有咩.....優點？同缺點，總之關於你嘅嘢，講嚟聽聽，我唔想等自己一個講，口水都乾。」

「優點...缺點...我都諗唔到，我就係一個平凡人。」我低頭，凝望住水面嘅倒影：「一個面對恐懼事物會畏懼嘅懦夫.....」

「咁阿懦夫，你呢生最幸福嘅事又係咩？」

「有個...好似西野七瀨咁樣嘅女朋友。」

「咁最失落？」

「失去最愛嘅女朋友。」

「你孤兒仔嚟？」泉叔居然直接咁問人。

「呃...唔係，只係我自己住咗幾年，好少見老豆老母，都無咩感情可言。」

泉叔嘴角淺淺一揚：「真係仆街仔.....」

「.....」

突然間，魚桿抖動了。

我隻腳雖然廢咗一半，但我雙手無廢到，用盡宜幾日以嚟一直休息嘅力量全力拉上上釣之物！

「好...大力...！」可惜，我依然拉唔到上嚟。

「睇過，捉實！」泉叔走到我後面，幫手拉埋一份。

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總算將池中之物釣起。

上吊之後，池面一直泛起股波動，唔少魚喺水面跳嚟跳去。

「好大條...」上釣嘅，係一條我都唔識形容嘅大魚。

色澤深，體形大，兩個字「霸氣」。

「第一次就釣到勁嘢。」我望向泉叔。

「放咗佢。」點不知，泉叔幫佢脫勾，拋返佢落海。

「吓...？」

阿釣魚冠軍，你釣唔到魚都唔洗咁啊.....

呢條魚賣去酒樓都應該成皮嘢.....

條魚放返入湖泊後，波動嘅水面回歸平靜。

「我哋之獵戶之間，一直有個不成文規定。」泉叔講起。

「嗯？」

「過於年長嘅動物，我哋都唔會食，會選擇將佢放生。」

「因為肉質唔好？」

「因為.....」泉叔點枝煙，呼出一口氣：「我哋怕得罪神明。」

泉叔果然係個有少少迷信嘅人，從佢二樓嘅壇就得知。

「有啲年齡睇落好高又特別嘅動物，話唔定就係神明嘅化身。」講完，泉叔就收拾好釣魚工具：「後日準備再去你女朋友屋企，睇下搵到咩線索。」

「係...」

不經不覺，一星期已經過去。

喺泉叔嘅照料下，我理智似乎一點一滴咁康復，至少諗起嗰隻兔子人時，唔會再驚到腳軟。

腳傷亦都好返啲，叫做喺短距離可以跑到下。

今日，亦係重返Chloe屋企嘅日子。

「阿政，呢把狩獵刀你自己收好，傍身用。」開車前，泉叔俾把武器我。

「咁你呢？」

「我成把槍喺到。」泉叔指一指身後。

03

「點解...你之前話得返最後三粒彈？啲獵槍子彈偷運唔到落嚟香港？」

「唔係，係因為啲子彈係特製，我祖傳嘅。」

「返到去事發地點...可以調查到啲咩？」

「大把。總之你要救返女朋友，就一定要喺春天結束前搵出畫有佢個樣嘅復活蛋。」

「泉叔你識將變成復活蛋嘅人變返做人類！？」

「唔識，但至少可以保證佢嘅靈魂唔會被吞噬。」泉叔了當地說。

如果泉叔所言屬實，咁就表示「復活蛋」係裝有本身嗰名人類嘅靈魂，而蛋殼一旦破碎，就形同魂飛魄散。

咁兔子人所謂嘅吞食靈魂，自然係收集呢啲復活蛋，然後打碎蛋殼，將入面鮮紅嘅蛋液吞入口。

希望我無理解錯。

好一大段車程後，終於再次返到嚟Chloe屋企樓下。

原本以為自己已經對眼前嘅大廈，無咩特別嘅抗拒，點不知一到步之後，雙腳就好似石頭咁郁都郁唔到。

泉叔見我郁唔到，就講咗句：「諗下自己女朋友。」

佢呢一句，稍為激勵咗我一下，令我可以動身步入大廈。

去到相熟嘅十三樓，即使係大白天，走廊嘅涼風都依然似係夜裡嘅暗風，輕輕喺我腳邊拂過。

「道門門咗。」一行到去嗰個單位，我發現門開扭唔郁。

泉叔推一推我，示意讓開，然後喺外套拎出一件開鎖工具，喺門孔入面扭咗幾分鐘，估唔到真係打開到道門。

「咔噠」

入去之後，屋企入面嘅白燈仲開住，呢點令我有少少驚，因為就好似重返當日情景咁。

但今次唔同嘅係，泉叔都喺我後面。

「呢到嘅裝修都幾簡約。」泉叔周圍望。

一如所料，原本收集好放喺碗嘅復活蛋已經唔見哂，淨低嘅只有呢間毫無生氣嘅家。

入到嚟之後，雖然我一直回避Chloe細佬嗰一間房，但我知道總需要面對。

所以，我推開咗細佬道門。

望住床單...

已經乾咗嘅血跡。

我視線移去佢電腦檯上嘅相，心情有少少複雜，期間唔覺意掂到個滑鼠，觸發到一直待機模式嘅螢幕亮著咗。

而電腦畫面一開，就係細佬平時嘅實況網站，雖然佢平時得兩、三個忠實粉絲，事業高峰時期得十五個人在線觀看佢打機，但係都足夠.....

因為實況網站嘅留言板上，佢嘅粉絲留咗重要嘅言論！

女人湯圓520：「佢係咪縮細咗...？」

蜘蛛小子：「台主直播訓覺？幾時可以再望到你家姐？」

Maryischinken：「表演魔術？喺張被入面唔見咗嘅？」

呢班人，明顯睇到細佬變成蛋嘅過程.....

於是我撳咗「重播」，返睇細佬嗰陣嘅情況。

我將時間軸拉去當日中午嘅時間，發現嗰陣細佬仲係好正常，對住部電腦實況打機。

因為佢買咗「眼仔」，所以可以錄埋佢自己個樣。

直至黃昏，佢期間不斷打呵欠，然後話自己太攰要上床休息一陣先，就係咁佢訓喺張床到。

我將時間較快嚟睇，發現驚人事情.....

細佬佢一路訓，身體就一路捲縮，我原本以為自己普通訓覺轉下身咁，但直至佢縮捲到全身唔符合佢本身身形嘅比例時，我就知道出事了.....

嗰日嘅黃昏，就如同逢魔之時，天空格外緋紅。

我有印象，嗰日嘅晚霞係紅滿天，就好似層層淡薄嘅血霧籠罩住成個天空。

一年之中，總有幾日嘅傍晚係會有宜種景象，所以我無特別為意.....

仲覺得嗰天幾靚，但宜家我從影片中望住細佬間房當日窗外嘅天空，就好似絕望降臨一樣，籠罩住成

個靜悶嘅世界。

喺黃昏完全落山之後，細佬嘅身體就喺被窩入面完全捲縮成蛋狀。雖然張被掩蓋住成個過程，但我已經腦補成類似退化咁。

原本我以為影片嘅重點已經結束，估唔到嘅係.....

又多一個發現。

影片中，時間接近我嚟到Chloe屋企之前，有個不明人入咗屋，因為我聽到有開門聲。

之後，嗰個人更加入咗細佬間房東張西望，似乎搵緊啲咩.....

係嗰個看更！話有人投訴滲水而上嚟嗰個保安！

「有發現？」泉叔聽到我小聲嘅驚呼。

我將影片暫停，停留喺嗰個保安嘅樣子身上：「呢個保安阿伯...嗰日上嚟嗰陣我見到佢，我已經奇怪點解佢可以開到門.....」

「認住佢。」泉叔說。

我即刻拎手機影低佢個樣，然後影片都再無咩新發現。

泉叔一併拎埋Chloe全家嘅手機：「知唔知佢哋手機密碼？」

「唔知...」

泉叔又去到擺信嘅檯面上，檢查幾封信：「啲信拎埋走。」

「好。」

「重生會？」泉叔對其中一封信感到在意。

「咩嚟？」我湊近過去睇。

係一封，行文類似宗教設計嘅信件。

因為個機構嘅Logo有十字架，而且文中不少次提到類似「神」、「再生」、「救贖」、「潔淨」、「弟兄」之類嘅字眼。

「返到去再慢慢睇。」泉叔掃埋啲信件入袋中。

「呢家最緊要係搵到嗰個保安阿伯先，點解佢會開到門入嚟，同埋點解入細佬間房左望右望咁搵嘢.....」

「仲有一件事好緊要。」泉叔沉下臉色，打開雪櫃。

「……」

「食早餐。出嚟咁耐，成幾粒鐘無食過嘢。」泉叔就地取材，拎Chloe屋企嘅食材去煮早餐。

真係俾佢嚇親，仲以為有啲咩緊要嘢。

趁呢個小空檔，我走入Chloe間房，靜靜咁坐喺張床到，感受佢曾經存在嘅氣息。

我順便拎出啱啱收集返嚟嘅嘢，慢慢咁睇。

「重生會……」以我所知，Chloe一家都係無神論者，點解佢會有宜啲信件寄嚟？

而且佢特別吸引我注意嘅原因，係因為佢Logo係一個蛋狀嘅橢圓形，而入面係個十字架。

信入面仲分別提到佢哋一家嘅名字，唔似係亂寄嘢俾人叫人信教嘅機構。

第二封值得注意嘅，就係醫院寄嚟嘅信件。

信入面提到，係外父嘅癌症診斷報告……

呢兩封信睇落各自獨立，但合埋一齊嚟睇，其實又好似內有牽連。

Chloe好耐以前都講過下，話要接阿爸去覆診，但無諗過佢爸爸係有癌症。

「食得喇！」泉叔喺廳到大喊。

泉叔煮嘅係腸仔蛋公仔麵，仲整埋我嗰份。

我一坐低，就將隻蛋夾落佢隻碗先開始食。

「啱啱拎咗啲信去睇，有冇咩發現咁。」泉叔問。

「嗰個叫「重生會」嘅機構，有種講唔出嘅詭異。」我說。

「點詭異法？」

「佢規定…唔係，佢用「提醒」嘅字眼，叫我女朋友一家每日要喺黃昏之前返到屋企，而且要將屋企大門嘅一條配匙俾佢哋管理。」

「咁似啲邪教。」泉叔笑一笑。

「係，同兔子人一丁點關係都無……」

「我就唔知，我冇興趣深究。」泉叔喺雪櫃拎枝啤酒：「我只係對獵兔子人，同救返變復活蛋嘅人有興趣，呢個係我天職。」

「天...職？」

「我阿爺以前成日咁同我講，我宜一生注定要同兔子人周旋。」

「但泉叔...你一個人唔驚？」

「我後生嗰陣緊係驚，面對一個你唔知點解要對付佢嘅生物.....」泉叔又飲一啖酒，好似有啲壓力：「但慣咗就無嘢。」

「慣...」我應該，一世都慣唔到。

「以前...我都妄想過，可以過正常人嘅生活，但換嚟嘅，當然只有悲劇。」講完，泉叔就將酒一下飲到盡。

見泉叔有些少失落，我都唔再追問落去佢口中嘅「悲劇」。

「食飽未？食飽就落去問下，入你女朋友間屋嘅保安係邊個。」泉叔直接將成隻碗連湯掉入垃圾桶。

「係...食飽。」其實我都無乜心情食，打算洗埋碗就走人。

「你係咪痴線，人都唔喺到仲幫人洗碗。」泉叔行過嚟，將我隻碗都埋掉落垃圾桶。

落到樓下，我拎住手機影到個保安嘅樣俾樓下看更睇：「阿伯，你識唔識呢個同事？」

「呢個.....」看更阿伯諗咗一諗，答：「好似新嚟嫁喎。」

「佢今日有冇返工？同埋有冇一個星期前嘅閉路電視睇？」我追問。

「呢啲你去管理處問下好啲。」阿伯一副事不關己嘅樣子。

「行啦，諗下都知得管理處有呢啲資料。」泉叔率先動身，行出大廈：「阿政，一陣你唔好入管理處，我入去問先。」

「點解？」

「係人都知佢哋唔會隨便交出員工個人資料，你宜啲身家清白嘅，唔啱做犯法嘢。」講完之後，泉叔喺條褲拎出一把摺疊刀。

原來泉叔嘅方法係，如果對方唔肯交，就拎把刀嚟威脅人.....

「咁做...真係.....」我對泉叔嘅方法有所保留。

「宜家到底係我要救你女朋友全家，定係你要救女朋友全家？」泉叔咁樣反問法，我真係駁唔到。

「.....」

佢指一指自己手上嘅腕錶：「春天，好快過。到時就再無任何機會。」

「泉叔.....你身家好唔清白咩.....」

「如果唔係，你覺得我點解要住喺郊區？留喺到等我。」泉叔單手推門，入去管理處。

雖然我企喺門口，但我都隱約聽到入面一啲鬧事嘅聲音。

而我亦都高估咗，香港人對於私隱同保密嘅重要性。

泉叔行出嚟嗰陣，已經拎住一張嗰位保安嘅「入職資料表」同「一卷錄影帶」。佢車上同我講返，個主管一見到自己拎刀上手，即刻嚇到咩都願意交出嚟。

或者過於安日嘅人就係咁，當一件事未發生之前，你會自我認為地誓死保護佢。

但當危險真係上頭時，你會不惜一切嚟換取安全。

就好似我...

當日無救Chloe，無勇於對付兔子人咁。

泉叔教會我，一切嘅內心剖白都係多餘，

行動最實際。

「哈哈哈哈，我諗佢哋應該報緊警，不過香港啲警察廢嘅，我又冇殺人又冇搶好大舊錢，警察唔會放太多心機去跟我，只要我喺馬路轉多幾個彎，入多幾個街口，佢哋已經唔想再處理單案。」泉叔一邊咬住煙，一邊輕笑。

作為某程度上嘅同犯，我心情居然仲緊張過泉叔。

「泉叔...宜家我哋去邊？」

「去中央圖書館，嗰到應該有機，可以播到呢啲錄影帶。」其實泉叔口中所謂嘅錄影帶，就係一個硬碟。

可能泉叔經常留意到我左望右望，所以佢特登提我：「唔洗驚喎阿政，兔子人傍晚先會開始出現，朝早你唔會見到佢哋。」

「你完全讀到我心思咁。」我說。

沿路上，泉叔開大咗車入面嘅歌，可能想消除我嘅緊張。依然係美國八、九十年代當時嘅流行歌，更不時自己哼上幾句，似乎佢係個嚮往西方懷舊嘅人。

去到銅鑼灣中央圖書館後，我哋入去問職員借咗部電腦。

「細路，識唔識播入面啲嘢出嚟睇睇。」泉叔拎住隻硬碟，直接問電腦部嘅職員。

「唔識。」嗰職員睇落廿歲都未夠，似係part time。

正當我見到泉叔又想伸手入褲袋，疑似想拎出一把名為叫「摺疊刀」嘅物體時，我即刻撳住佢隻手，然後喺自己銀包拎張五百大紙出嚟：「呢家識唔識啊？」

佢呆咗呆，然後即刻企喺身：「識、識、識。」

「Ben哥啊？」泉叔望一望佢塊職員牌，拍下佢膊頭：「麻煩哂。」

職員Ben拎咗硬碟後，將佢裝入一部空置嘅電腦到，然後點擊嗰日嘅閉路電視影片過我哋睇。

影片中可以發現兔子人入大廈一刻之餘，更可以發現當日保安完全冇收到投訴電話，就直接上Chloe屋企處理佢講嘅所謂「滲水問題」。

「嗰保安果然有啲嘢.....」我握實拳頭，痛恨自己嗰陣無質問對方。

「嗰保安叫譚國源，都係近半年先入職。」泉叔拎起員工入職申請表睇：「而且我頭先問過保安室主管，佢話條友幾日前就辭咗職。」

「.....」

「唔緊要，上面寫咗佢居住地址。」

「呢隻係...係咪.....兔仔人...？」Ben對影片中嘅兔人，發出疑問。

「你識！？」我捉實佢膊頭。

「唔...唔係...」Ben好似嚇親，答：「只係最近上網...討論區...都見到有人話，半夜三更見到呢個著住兔仔服裝嘅人行嚟行去.....覺得好恐怖.....」

「咩討論區，開嚟睇睇！？」

阿Ben喺電腦打開該嗰個討論區網頁，然後撳入一個叫「神秘台」嘅地方，入面充斥住形形色色嘅神秘話題，其中一個標題就係──「屌！夜媽媽見到有條友著住戲服周圍走.....」

一撳入去可以發現Post主喺遠距離偷偷影咗幾張相，而被影嘅對象我宜一生都唔會忘記.....的確係兔子人。

形象同我當日見嗰隻差唔多.....

髒亂嘅白毛漸漸泛黃，身上殘留住唔知係血液定排泄物嘅污跡，臉貌係似兔非兔嘅外表，兩邊眼窩之下滲出一行行血液，一副七竅流血嘅樣子，就連黃黃嘅牙齦上都係染血嘅污跡.....

可能「神秘台」太多有趣嘅事，所以「兔子人」呢個Post無得到好大關注，留言嘅人都係求其放過驚嚇表情就算，除咗某個網民。

佢嘅回覆特別激動，特別上心。

宋文德：「拍攝者有看見兔子人否！？如對方有用紅色的目光凝視你，請立即聯絡我！任何人看到這則呼籲都請小心，無論真偽，看到兔子人都立即離開。」

「呢個人...」我抱手：「好似知啲嘢？」

「係，至少佢知道唔可以俾兔人用紅色嘅眼睛望住。」泉叔說。

「泉叔，你知唔知原因？」

「其實我都唔清楚，係上一輩我阿爺老豆叮囑我，但佢哋都無同我講到原因，叼能嗰陣我太細。」泉叔聳一聳肩。

「佢下面留低咗自己聯絡方法。」我事不宜遲，拎出手機加佢Telegram。

「原來電腦咁好用，可以交流咁多嘢。」泉叔好似摸小狗咁，摸摸電腦螢幕。

「呃.....你哋用完未.....」一旁年輕嘅電腦兼職員Ben，問。

「Ben哥，幫我上網search埋「重生會」，睇下香港有冇一個咁嘅機構。」我拍拍佢膊頭。

「知道...」

「阿政，咁你喺到查下先。」泉叔舉起譚國源張入職申請表，說：「我去宜個奇怪嘅看更屋企搵一搵佢本人。」

「喔...好。」

「有咩事，電聯。」說畢，泉叔就先離開圖書館。

「重生會...係咪呢個？」Ben打開個網頁過我睇。

「嗯...同封信嘅logo都一樣。」我搶去滑鼠使用權，自己喺嗰網站到遊走。

「出生、再生、重生」

三隻字，擺正喺網站正上方。

除此之外，網站簡陋得奇怪，一啲可以認識佢哋機構嘅途經都無。又無聯絡電話、又無聯絡地址，感覺空空如也。

而網站背景，係一片草地配上藍藍嘅天空，加上正中央嘅太陽，成個感覺好明麗。

「就係咁？」Ben都奇怪。

之後嗰半日時間，我自己借用電腦搵下其他網址，睇下會唔會有關「重生會」嘅資訊，但就係一啲都搵唔到。

奇怪之處，就喺到。

既然一啲聯絡方法都無，當初Chloe佢哋一家係點樣接觸到「重生會」？知道關於佢哋嘅資訊。

由於係超自然事件，我又喺圖書館搵書搵報紙，睇下有冇舊聞。果然如泉叔所講，每隔四年嘅春季，大約復活節前後，香港嘅失蹤人數就會不尋常咁增加。

但係多年以嚟，都無受到正視。

我整咗小筆記，寫低最近得出嘅線索。

暫時最可疑都係「兔子人」同「重生會」，但兩者又好似拉唔上任何關連。

忽然，電話響起，原來係阿媽。

「喂？」

「阿政，你最近好忙啊？做咩唔覆你老豆訊息。」

「有搵過我咩？」

我望一望手機，老豆果然兩日前就喺家族群組搵過我，叫我返去幫手睇睇政府寄嚟嘅文件。

由於老豆老母唔係太識字，所以一有咩政府文件，佢都會影相放上家族群組，然後叫我用語音解話一次。

「不如我一陣上嚟。」我說。

既然我已經暴露喺生死之中，為咗救Chloe隨時有被兔子人殺嘅風險，咁我都向父母交低所有嘢先，至少銀行儲蓄之類。

「咁就最好啦！我哋幾耐無見你。」隔住電話，都感覺到阿媽好開心。

收線後，我用電腦寫咗封信，大概係遺書咁嘅嘢，上面交低所有我銀行戶口嘅密碼之類，諗住一陣返到屋企放喺間房嘅枕頭低下。

如果到最後，我可以無事就最好，燒咗封遺書佢。

但有事嘅話……

就等唯有阿媽執床嗰陣，佢會發現到。

我屋企人住樂富，搭地鐵一陣就到。

上到去我知佢哋一定會問：「Chloe呢？」

所以撳門鐘之前，我已經做好表情管理。

「叮噹～」

「咁早嘅？呢家晏就咋喎，唔洗返工咩？」阿媽以為我夜晚先到。

「今日早放。」我苦笑，行入門口。

「Chloe呢？」

「去咗旅行...」

「你去幫你老豆睇睇啲文件先。」阿媽急步返入廚房。

行入廳，我見到老豆拎老花眼鏡睇緊報紙。

「喂，明明字都唔識多隻，睇咩報紙。」我對老豆嘅開場白。

「哈哈，睇圖都得啫。」老豆塞咗一疊政府信俾我：「幫我睇睇去，係咪有咩稅之類未交.....」

「嗯。」我拎咗疊信入自己間房，順便將遺書放入枕頭下面。

一路睇嗰陣，我居然無啦啦諗.....

以後，仲有邊個幫我老豆老母睇信？

心情越嚟越失落，我大可以拋低一切，唔理Chloe死活.....

繼續過自己人生，就將一切都忘記，就當一切都重生開始。

「老豆，俾返啲信你，都係啲廢話無咩特別。」睇晒之後，我將信掉到佢面前。

但我知道，我唔能夠咁做。

「麻晒你啊。」

因為...

「唔麻煩...」

我係佢男朋友。

「你啱啱喊完嚟啊？」

老豆愣然咁望住我。

「痴線。」我笑一笑，說：「你下次都係搵區議員幫手啦，唔好再麻煩我。」

之後我返入房，躺喺張床上面。

呢幾日一直喺外面神經崩緊，直到返嚟自己真正嘅屋企，有自己家人陪伴嘅一刻，我先覺得真正安全，真正可以休息。

竟不經不覺，訓著咗。

訓醒嗰陣，已經七點半。

我即刻彈起身行出廳，發現老豆老母已經鋪好檯準備食飯。

我再打開手機，致電俾阿泉叔：「喂...」

「喂，點啊政，查咗成日。」

「泉叔你點啊？搵唔搵到嗰條友.....」我問。

「搵到，仲審問緊佢。」

「審...問...？」

「協助調查咁盤問啫、盤問啫！」話畢，電話另一邊傳出隱約嘅叫聲。

「咁...有冇咩要幫幫手？」

「呃，一陣幫手買盒叉燒飯上嚟～加蛋啊。」

另一邊，今日上討論區搵到嗰位「宋文德」網友，佢仲未回覆我。

「食得啦政。」老母叫我埋位食飯。

食飯期間，我開始慢慢擔心。

因為宜個係，第一次無泉叔喺我身邊嘅晚上。

雖然咁講有少少Gay，但總覺得自己無佢咁嘅勇氣。

「你食得咁急嘅？」老豆問我。

「肚...餓。」

我快手扒多兩啖，就起身去著鞋。

「湯都未飲喎阿政.....」阿媽叫住我。

「我下次返嚟再飲。」

出走廊之後，安全感更加低。

唔知點解我總有個預感，萬事有一就有二。

即使我唔主動搵兔子人，兔子人都會主動嚟搵我。

果然，最後宜個預感.....

應驗咗。

就算喺等升降機期間，我全身都保持警戒住，樓層之間一有啲咩風吹草動，任何拉閘聲，我就會好似神經過敏咁縮一縮。

就連升降機打開門嗰下，我都好驚下一秒入面係有咩。

宜種心慌嘅心態，一直落到樓下人來人往嘅街道先至慢慢消除，呢一刻我先開始意識點解泉叔會有精神病，要食藥又要睇心理醫生。

好難想像.....

佢長期一個人係如何面對。

我買咗盒叉燒飯後，根據泉叔俾嘅地址去到嗰位保安嘅住址，去到門口嗰陣拍拍門。

「仲諗住你夜少少先嚟。」泉叔咬住牙籤，喺單位入面開門俾我。

「嗯...」我無辦法開口去講，快嘅原因係因為自己一個太驚：「你嘅叉燒飯。」

入到嗰個公屋單位，我唔見嗰位叫譚國源嘅保安：「嗰個人呢.....？」

泉叔指一指間房，我行到入去先見到個頭部俾人綁住膠袋、雙手雙腳俾繩綁住嘅男人。

「佢...死咗...？」

「無，太劲啫。」泉叔開始食叉燒飯。

「有冇問到佢點解要入我女朋友屋企？」

「佢一開始堅持係滲水問題，到我問佢有冇見到「蛋」嘅事，佢就一粒聲都唔出。」

「滲水點解要入埋佢細佬間房！？」

「算啦，佢唔會再講嘢，你睇佢十隻手指。」泉叔說。

一望之下，見佢十隻手指居然都滲滿血，全部指甲都俾人挖哂出嚟。

「……」我愣住。

「不過我有檢查佢信箱，佢似乎都係「重生會」嘅人，佢哋有書信來往……」泉叔說。

「有冇「重生會」嘅回郵地址？」

「無，所以應該係用人手塞入佢樓下個信箱嘅方式。」泉叔得出最後分析：「一個，隱密性好高嘅宗教團體。」

「宗教團體……」

「即係邪教。」

無端，我諗起「重生會」嗰三個格言，於是行入房喺譚國源面前講出。

04

「出生。」

「...」

「再生。」

「.....」

「重生。」

「弟兄.....誰人指引你到來？」譚國源出聲了。

聽到佢講嘢嘅泉叔，差啲咽親。

「我係洪家嘅一員，洪善瑜嘅細佬。」無錯，我喺到扮緊細佬，我女朋友一家姓洪。

既然「重生會」寄信俾佢哋，又得悉佢哋每一個家族成員嘅名，咁雙方應該都同呢個教會有所聯繫。

而當日，譚國源喺間屋無拎走啲蛋，而係入屋周圍望嚟望去，咁我估計佢係「監測」緊某啲嘢。

「儀式...未...完結...？」年過五十嘅譚國源咳咗幾聲，續說：「你應該.....化蛋.....」

聽到「化蛋」一字，我同泉叔都不經意咁睜大咗眼睛。

但理智壓制住我哋，要慢慢，唔可以急。

「儀式...？」我續問。

「果然.....遺留咗你。」譚國源繼續講啲，無人明嘅說話：「跟你家人...一同前去「樂園」，一端吧嘻嘻嘻哈哈哈.....」

譚國源突然流露出詭異嘅笑聲。

「.....」我無法言語。

泉叔聽到佢笑之後，反而替我嬲埋一份，決定起身出手。

「你仲有腳甲。」泉叔蹲低，拎出摺疊刀反開佢塊腳甲。

「咔——」

「咔咔——」

「呀呀呀！！！！」譚國源嘅嘴巴，即俾泉叔用牛皮膠紙封上。

時間去到深夜十一點。

譚國源雙腳，都已經失去所有腳甲。

泉叔一個人喺洗手盤到洗手同抹刀，我就坐喺梳化上思考，思考兩者嘅關連。

儀式...

莫非「重生會」，

可以利用某種邪門嘅「儀式」，令人類變成「復活蛋」？

如果係咁嘅話，

點解佢哋又要咁做，

兔子人又同佢哋有冇關係？

種種思路，喺我腦中縱橫交錯。

呢個時候，手機又再響起。

今次唔係父母，而係嗰位叫宋文德嘅網友終於喺Telegram覆我。

宋文德：「你好？」

我：「你好！你係咪知道兔子人嘅嘢！？我女朋友全家變蛋，俾兔子人帶走咗.....」

宋文德：「冷靜，時間、地點？有被「兔子人」直視過嗎。」

我：「上星期三凌晨時份，喺我女朋友寶琳嘅屋企，我有俾佢兔人直視過。」

宋文德：「哪兔子人直視你的時候，雙目呈現鮮紅色嗎。」

我：「有...」

宋文德：「立即跟你家人、朋友保持距離！千萬不要跟他們接觸，找個山頭待一晚，我明早去找你。」

先唔理宋文德係咩人，但佢咁樣講一講，我當下就諗起老豆老母。

我二話不說，打電話返去屋企。

「.....」

等咗好耐，先換嚟一句：「唔好意思，你所打嘅電話暫時未能接通.....」

之後，我又個別打過去老豆同老母個手機號碼，但兩個都無人接通。佢兩個都到退休之年，平時都唔會咁早訓.....

我行嚟行去，打咗三十幾次電話俾佢哋，換來嘅都係冰冷嘅一句未能接通。

就係我心急如焚，唔知第幾次嘗試之後，終於接通.....

「喂！！阿爸！有冇事啊！？鎖好門啊，仲有窗呀！喂.....！？」一接通，我將所有嘢吐哂出嚟。

「喂...」我真係心急到想喊咁濟：「聽唔聽到呀！？」

.

. .

. . .

「嘶～」

我跌咗部手機落地，因為隻手顫到捉唔實。

係...

兔子人...。

「政...咩事？」泉叔察覺到我異樣。

「兔...兔...子人...」我不自覺咁，軟坐喺梳化上：「去咗，我屋企人到.....」

泉叔皺一皺眉，拉起我手臂：「起身，你屋企喺邊？」

「樂...富...」

「去救你家啊！」泉叔拉起完全崩潰嘅我。

我真係再承受唔到.....

多一個身邊嘅人離開。

「係...係...」我好下意識咁拎出泉叔俾我個把狩獵小刀衝咗出走廊，而佢就跟喺我身後。

車上，我諗過數百個可能。

兔子人食緊我父母？兔子人殺咗我父母？兔子人、兔子人、兔子人.....

我宜家滿腦子都係兔子人，嗰個毛茸茸嘅形象，好似夢魘咁喺我腦海揮之不去。

泉哥以近乎衝紅綠燈咣駕駛方式送我到樂富，車都未停好我就急住開門要落地，搞到差少少仆親。

「政！唔好咁魯莽啊！」泉叔叫住我。

我不顧一切衝入大廈，連保安都嚇到。

「咁耐嫁.....」我咬牙切齒，喺升降機門前等候。

「阿...阿先生，你係要去邊層？把刀你要唔要收好先？」看門嘅保安主動問。

「有冇見到一隻兔人入嚟！！？」保安一問我嘢，我反而問返佢轉頭。

「呃，兔人？」

「有冇啊！！？」

「呃啊啊.....」保安成個身縮到講唔到嘢。

拎住獵槍嘅泉叔，即刻過嚟解圍：「政！冷靜啲啲.....」

陣陣嘅無力感，強襲我全身。

升降機門一開，我即刻行入去揿自己屋企嘅樓層。

同時間，泉叔跟入嚟一邊上子彈，一邊監測住我情緒。

「就算見到兔人，你都唔好亂咁衝過去.....」泉叔提醒我。

「我唔理啊！」我用力亂砍道門兩下，去發洩情緒。

「叮」到達樓層。

如同出閘嘅賽馬，門一開我就狂奔到父母嘅單位，行到過去就見到門係半虛咁開住.....

「老豆！阿媽！！」我推門入去，橫視客廳。

但無任何人回應我……

到我慢慢推開門，入去佢兩個嘅睡房先，理智終於崩潰。

因為喺佢哋間房嘅床上，

有碎裂嘅蛋殼同血淋淋嘅黏液。

「啊啊啊啊呀呀！！！！！」我悲憤交加跪咗喺地上，用盡力大叫。

因為除咗咁，我無任何方法釋放自己情緒。

「頂住啊，細路……」泉叔下半身俾隻腳我扶住，上半身就警戒住周圍情況。

「泉叔！！佢哋死咗未啊呀！！！」我捉實佢隻腳，問自己父母生死。

泉叔望住一地嘅污跡同狼藉，無答我任何一句，只係輕輕拍我背脊。

「佢去咗邊呀！兔人去咗邊呀！！！」我已經係用情緒去行動。

突然，我被一塊白毛巾掩住口鼻，一呼吸即刻俾一陣濃烈刺激嘅氣體衝上腦，直接整暈成個人。

呢個，係我喺屋內最後嘅意識。

「咕」

最後聽到嘅，

仲有飲嘢嘅聲音。

我醒返嗰陣，已經喺嫁車上面。

微微嘅涼風，輕拂我嘅臉龐。

我模糊咁望住前方嘅街景，幾想呢一切都係場夢。

「醒咗？」一旁主駕位嘅泉叔，問。

「……」

「呢個，係我唯一為你做到。」泉叔俾塊包住咗某樣嘢嘅布我。

我將小布掀開，發現係一隻粉嫩帶紫嘅詭異手指。

而泉叔身上，都多咗啲新傷勢。

「我喺附近追蹤到佢，想射兔頭嗰陣，俾佢手擋住，但打咗佢一隻手指落嚟。」泉叔平淡地說。

「逃走咗.....？」

泉叔點頭。

我慢慢閉上番眼睛，今晚唔不想再作思考。

最終，我哋駛返譚國源屋企。

宜晚，我身心疲倦到要由泉叔將我抱上房，放落床到休息。

我發咗個夢，一個好長、好遙遠嘅夢。

個夢係關於，我喺某個空無一人嘅小島上仰望天上昏紅嘅日蝕，世界彷彿俾絕望完全吞噬。

而我就慢慢行向島上嘅最高處，步向某個類似復活島上嘅石像。

下一秒，我喺石像內拎出.....

拎出咩？我都見唔到，因為個夢宜到就結束。

一醒返，又要面對刺眼嘅陽光。

心痛嘅難受，依然喺心扉間徘徊。

唔同嘅係，我無再大哭大叫，而係沉靜起嚟。

沉靜得恐怖。

我面無表情坐咗喺張床上接近兩個鐘。

要泉叔發出鼻鼾聲，我先回神。

行出間房，就見到泉叔訓喺梳化上，檯上放咗好多包必理痛同安眠藥之類嘅藥物，佢琴晚都應該受咗唔少傷。

至於疑似係「重生會」教徒嘅譚國源，依然被綁喺另一間客房。

宜家係朝早十一點，但我仍然行屍走肉咁，唔知要做啲咩，做人嘅目標好似頓時失去哂咁，直到手機一則訊息傳嚟。

宋文德：「撐過了嗎？人尚在吧。」

係嗰位網友。

我：「係...」

宋文德：「你現在身處哪裡？找個地方約見吧。」

我：「沒所謂.....」

宋文德：「兩點鐘，到旺角「卡門咖啡店」去。」

今次見宜位網友，我無打算叫埋泉叔。

一嚟係琴日受咗傷，應該要好好休息。

二嚟宜家係朝早，應該唔會有太大危險。

兩時正，我嚟到人來人往嘅旺角。

宋文德：「我早到半小時了，你上來了，就坐在角落的位置。」

間「卡門咖啡店」原來係間樓上鋪，而對方亦一早喺嗰到等緊我。

「你係...宋文德？」我走向角落，靠牆嘅位置。

佢抬一抬頭，對我點頭：「我係。」

無諗過，對方係個斯文嘅中年男士。三件套深啡色西裝、文青眼鏡、梳得整齊嘅頭髮，一身書卷知性嘅氣質。

「你好...就係我聯絡你。」我坐佢對面。

「可以點稱呼你？」

「阿政...」

「你都可以叫返我做宋文德，呢個係我真名。」

用真名上網.....？

「所以.....點解唔可以直視兔人，特別喺佢紅眼嗰陣。」臉如死灰嘅我，直接問佢。

或者，宜一刻就算知道答案都毫無意義。

但我知道.....

仲有我，可以補救嘅事。

「當兔子人對某樣生物，擁有強烈殺意時，佢哋眼睛就會變紅。」宋文德開始講解：「俗稱「紅目」。」

我專心咁聽佢講。

「當人類一旦被兔子人用「紅目」直視……」

「兩位先生，請問想飲啲咩？」倏地，侍應出現。

宋文德頓一頓：「要杯黑啡，唔該。」

「我唔洗。」我答。

宋文德繼續講落去：「就會……」

「咁兩位，要唔要點嘢食？」侍應又返轉頭問。

宋文德又俾人打斷：「……卡邦尼意粉，唔該。」

「我唔洗啊。」我有啲不耐煩，對侍應講。

「一旦直視過「紅目」，就代表你中咗詛咒。」

「詛…咒…」我全身上下漸漸覺得毛骨悚然。

「呢個詛咒，會令直視過嘅人喺一段時間內「蛋化」。」宋文德咁樣解釋：「「蛋化」，即係身體結構會退化成一隻類似復活蛋嘅外表……」

「但點解我…」我明明直視過。

「你直視過，但係無事？」宋文德知我想講咩。

「係。」

「嗰陣時，隻兔子人有冇咩特別？例如驚慌、受傷之類……」

我沉默半晌，說：「我偷偷喺佢背後，向佢條頸插咗一刀。」

「嗯，應該就係宜個緣故弱化咗佢，令你救咗自己一命。」宋文德飲啖黑啡，講落去：「但唔代表咁就結束……」

「……」

「兔子人唔會放過任何俾佢用「紅目」直視過嘅人類，因為喺佢哋眼中，佢哋即將會成為美味嘅食糧

。」

「但點解佢哋可以知道我父母住喺邊……」我逐漸握實拳頭。

除咗跟蹤我，根本無宜個可能。

但當時我係朝早去到屋企，兔子人點暴露喺日光之下？

「唔排除……」宋文德托托眼鏡，說：「俾佢直視過嘅人，身上都會散發某種分泌或者氣味，去吸引佢哋跟蹤，根據舊時非官方一啲資料文章記載過，當受詛咒嘅人越係絕望、越係悲憤，化蛋嘅時候就會越美味，味道更濃郁。實際上係依咩根據係推論？我暫時答你唔到。」

「即係真係我害死咗……」我用力打咗張檯一下，難以壓抑情緒。

「冷靜……你咁樣，對佢哋而言只會越嚟越美味。」宋文德捉住我隻手，說：「咁佢哋襲擊你嘅機率，就會大大增加，你只要捱過今個春天就安全。」

「我知你可能有親人遇害，但你宜家面對嘅……」宋文德一貫地，保持理智：「係一種非人生物。」

「我可以相信你？因為...我唔係要逃避，我係要對付兔子人，我要搵返我化蛋嘅女朋友。」我好堅決咁同宋文德講：「既然我喺女朋友屋企搵唔到任何蛋殼碎同血汁液，咁代表佢無即時俾兔子人食落肚！？」

「的確，的確係有方法對付兔子人。」

「……」

「但條件極為苛刻，但宜個之後再講，我介紹返自己先。」面對焦急嘅我，宋文德先不緩不急咁介紹自己：「我係一個民俗學家，研究咗香港嘅民俗學好多年，其中最令我在意嘅，就係「兔子人」。」

「民俗學」同「兔子人」，好似完全拉唔上關係。

但我都即管聽埋佢講，因為眼前嘅宋文德睇落係可信。

「兩者之間有關連？」

「當然有，畢竟「兔子人」並唔係接觸化學物品基因突變、都唔係天降外星人而嚟，佢哋嘅起源可以追溯返三、四十年代嘅香港。」

「咁遠？嗰陣你都未出世……」

「的確係。」宋文德抿嘴一笑，得體咁食一口意粉：「但我屋企人，我父親都係個民俗學者，我宜家嘅研究，比較珍貴嘅一部份都係繼承佢以前得落嘅史料，包括對付兔子人嘅真正方法。」

「係？」

「我諗呢到講嘅話，同上堂無分別，會太沉悶，哈哈。」轉眼間，宋文德竟然已經食完成碟意粉：「

我帶你去現場實地考察，你感受會比較深。」

之後個半日，宋文德搭小巴帶我到烏蛟騰，然後再行一段極之長嘅山路。

一落車，我不禁問：「其實要去邊？」

「鎖羅盆，有排行。」宋文德答。

「嗰個...傳聞...村民一夜消失嘅村莊...？」

「呢個只係傳聞嘅表面。」宋文德輕輕一笑，說：「唔洗太緊張，嗰到已經變成一個行山愛好者經常會去嘅地方，唔會話好恐怖。」

說畢，我哋兩個就開始行山入村。

從來無咩行山經驗嘅我跟喺宋文德後面，默默咁望住佢背影。

唔知點解，我總覺得佢斯文嘅表面下，係有另一面。

隨住我哋逐漸深入山林，花草樹木嘅氣息就越嚟越濃，河水流落嘅聲音好悅耳，仲有數之不盡嘅蟬鳴代替煩雜嘅車聲。

「你差西裝行山.....會唔會好辛苦？」途中，因為我哋無咩點交流過，於是我搵下嘢嚟講。

「哈哈，唔會。」宋文德稍稍回頭，望向身後嘅我：「我都行過唔少次。」

「你每次嚟.....都係進行考察？」

「好大部份情況係。」

原本我想打俾泉叔報一報平安，我諗佢都應該差唔多醒。

點不知呢到開始，手機已經收唔到訊號。

「當年香港仲係一個小小漁村嗰陣，鎖羅盆村都有一定數量嘅原居民，佢係陸上最難到達嘅村莊，去到會見到客家人房屋嘅佈局。因為靠山，所以主要以打獵為食，當時最經常食到嘅野味，就係兔。」宋文德開始好似一個老師咁講課。

「點解偏偏係兔？」

「因為山林上食得嘅動物嚟講，兔嘅繁殖能力係極強，佢哋多胎多產、孕期短、成熟早、全年發情，所以兔肉係會比較經常食到，哈哈，咁當然都要係出色嘅獵戶先捕捉得到，因為兔嘅警覺性都唔低。」

「出色嘅獵戶.....」唔知點解，我諗起泉叔。

「講起獵戶，當時全條村主要靠兩戶家族去支撐野味嘅供應，佢哋人分別姓「許」同姓「周」，坐喺「外村」。」

「連人哋姓咩你都知.....？」只能說，宋文德博學多聞嘅人。

「哈哈，當你要考博士學位，用三、五七年去研究論文內容，再進行反覆無數次嘅考察嗰陣，你就會連咁細微嘅嘢都要知道。」

佢比我想像中更厲害。

「所以，你係個香港民俗學博士？」我有點驚訝。

「嗯，但我從來唔會自誇。」

「呃...」我愣一愣，繼續問：「咁你啱啱講，佢兩家人坐喺「外村」，係咩意思？」

「即係住喺村嘅外圍，亦係一般行山客到步即止嘅範圍，因為如果要有入「內村」，係無正常山路行到過去.....」

「點解嘅？」我似個不停發問嘅學生。

「因為當年日本侵華，有唔少日軍都曾經到過香港山上搜索、掃蕩，為咗躲避日軍嘅搜索，所以無整到行人嘅路通去「內村」。於是乎，一般人唔知，以為到達外村就到咗鎖羅盤，其實不然。」

「即係話，你去過內村？」我說。

唔知點解，宋文德停頓咗好耐先答：

「嗯。」

講下講下個天都開始陰陰地，有想落雨嘅跡象.....

於是我哋兩個加快腳步，希望唔會淋到雨。

「沙啦沙啦──」五點半左右，天空終於傾盤大雨。

我同宋文德成功趕喺變成落湯雞之前，入到鎖羅盆村，外村。

去到嗰陣，已經得返兩、三個零仃行山者準備走。

我同宋文德求其匿入一間屋到避雨。

「睇怕都要落成幾粒鐘。」我見個天烏雲密佈。

「唔緊要，宜啲情況我都遇唔少。」他說。雖然呢到係間荒廢嘅村屋，但係日常用品同傢俱仲喺到，而增添咗一絲嘅詭異。

「我哋休息下先。」宋文德搵咗張木櫈坐。

而第一次到來嘅我，就周圍望嚟望去。

其中一間屋入面，牆壁上掛住幾把弓，特別吸引我注意。無意中，我又望到呢戶人嘅神主牌，分別係叫「周白」同「周水」嘅男人。

唔知點解，呢兩個名總係令我諗起啲咩咁。

「呢戶人，就係姓「周」嘅鎖羅盆外村獵戶。」宋文德見我望我入實，就一旁講解。

我想休息個陣，見到張木櫈太多蜘蛛絲，所以拎咗把狩獵小刀出嚟，想挖走佢。

就當我挖咗一下，我個腦就突然諗起，泉叔都係姓周.....

而且「周白」同「周水」佢兩個嘅名，合起上嚟就係個「泉」字，呢家人又係做獵戶，莫非就係泉叔老家？

正當我為名字感到好奇時，見到宋文德行出屋簷外，將雙手伸出接住雨水，然後飲入口。

我都有樣學樣，行出去大開個口，對住個天，直接等雨水跌入我個口。

「政，你話你要救你女朋友，係咩一回事。」呢個時候，宋文德問起。

我仲未曾同宋文德講過呢件事，所以喺呢個小空檔我講咗來龍去脈俾佢聽。

「原來宜個.....就係你咁執意要殺死兔子人，唔選擇避到春天嘅原因。」宋文德恍然大悟。

「就算...就...算，唔後真係救唔返.....我都要消滅兔人。」講出宜句時，我算係狠下心腸。

宋文德托一托眼鏡，輕輕打量咗我一下：「到真係面對兔子人嘅時候，你真係有咁嘅決心？」

「.....」我望住宋文德。

「唔好咁快回答我，諗清楚。」宋文德停一停，續說：「我會根據你嘅答案，而決定之後嘅回覆。」

我合埋眼，諗咗一諗。

女朋友失蹤、父母被殺，自己亦面臨受詛咒嘅下場。

我嘅選擇，

只有一個。

...

「只要世上有佢哋呢啲兔人嘅存在，我就會趕盡殺絕。」

「...」宋文德一怔。

「嗯，我明白。」宋文德點點頭，說：「呢個，算係你對我嘅承落。」

「.....」我望住佢。

「咁我就放心，將嗰樣嘢交俾你。」

「嗰樣嘢？」

「之後我哋要入鎖羅盤.....內村。」

六時正。

依然急風暴雨，樹木都東倒西歪。

宋文德帶我通向一條無道路通去嘅地方──鎖羅盤內村。

行去嗰到，需要闖入呼呼作響、樹影婆裟嘅樹林。

相信喺到稍為跟失咗宋文德，就會立即迷路。

「轟隆──！！！」

雷電響徹，彷彿一個危險嘅警號。

跟宋文德行咗大概十五分鐘，前方依然係一片草叢綠木，令我不禁開始生疑，但我暫時都係堅信住宜個人。

行到某一處，我哋直頭可以聽見海浪打到岸上嘅聲音。

「到。」呢個時刻，宋文德腳步亦停低。

而鎖羅盤內村嘅真貌，

仍終於揭露喺我眼前。

荒廢、

枯樹、

冷風、

陰沉、

死寂。

可以用宜五隻詞語，概括成條內村嘅環境。

房屋數目明顯比外村多出十幾戶，理應更為熱鬧。

但地方就係更為陰深，彷彿終年不見天日。

而且海潮聲，更令寂寞感傳遞遍身。

身處香港呢一個角落，就感覺全世界得番自己一個存在。

「你以前.....係自己入嚟？」我不禁咁問宋文德。

「嗯，對上都五年前。」宋文德開始領路：「係咪有好強烈嘅孤獨感？」

「係...」

「呢個就係內村詭秘嘅地方，好似入咗第二個空間咁。」

村內中央，係個枯乾嘅水井。

周圍房屋嘅格局都大同小異，唔係用鐵皮做間隔，就係用磚頭搭屋。唯一有少少唔同嘅，係最遠處一間面海嘅寺廟。

「你上次喺到考古有咩得著？」我特登講下嘢，驅散恐怖嘅孤寂感。

「知道咗佢哋呢小撮人，應該話呢班鎖羅盆原居民，佢哋係有獨特嘅信仰.....」宋文德一邊向前行，一邊講：「算係異教。」

「異教？」

「通常不被主流承認、不被世人所知、教義倫理缺乏嘅宗教信仰.....都會被稱為「異教」。」

「咁呢班人拜嘅神係.....？」

「因幡之白兔。」

「兔...？」

「嚴格上嚟講，佢係日本嘅神明嚟，但唔知點解會流傳咗喺宜個小村莊.....」宋文德少有會疑惑：「除非有日本人曾經將文化，帶過嚟宜到。」

我哋嘅步伐，不自覺咁行到村裡最盡頭嘅寺廟。

由於環境昏暗，我要用手機嘅電筒先望到入面嘅情況。

向前照，係個兔樣銅像。

「呢到有啲臭。」我說。

「成幾百年無人嚟清潔過都正常，但我上次嚟都無咁臭。」宋文德說。

可能日久失修，年月消磨嘅關係，外形已經殘破不堪，睇唔清上面特別嘅雕刻。

「你帶我嚟，就係睇宜個？」我手機一垂低，意外照到銅像下一具奇怪嘅嘢。

我電筒對準嗰件黝黑嘅嘢，先見到嗰個本體.....

係一具，

屍體。

而臭味嘅來源，正正係屍體上發出。

「哇！！！」我同宋文德都嚇到退後，佢果然唔係全能。

「嗄...點解會有件屍體喺到.....」我雙手拎住電筒，慢慢靠近屍體。

「我都唔清楚...我上次嚟嗰陣係無。」宋文德亦把住口鼻。

我慢慢行近屍體，發現佢以一個跪拜嘅姿勢，捲縮住身體咁死去。

「佢好似抱緊啲嘢.....」眼利嘅宋文德發現。

經佢咁樣一講，我都發現屍體嘅懷中，抱住一部類似攝影機嘅物體。

我同宋文德對望一眼：「拎到？」佢問。

「應...該...得。」我盡可能想尊重屍體，用溫柔嘅方法拎出部小型攝影機。

但佢臨死之前，實在抱得太實，加上屍體死後會僵硬，要拎出嚟就難上加難。

我唯有心中默唸一句「對唔住」，繼而用腳踢到條屍翻身，再伸手去將佢四肢強行拉開，先拎出到部攝影機。

宜具屍體到死前嘅樣，係死不瞑目。

我唔知佢發生過咩事.....

但相信攝影機入面，可能有答案。

「拎住。」我將攝影機交俾宋文德，續問：「你啱先話放心交俾我嘅嘢，係咩？」

「跟我嚟。」宋文德穿過寺廟後方小廊，通向外面一間比較簡陋、狹窄嘅房屋。

屋內只有一扇窗，可以俯視山下白浪滔滔、氣勢磅礴嘅大海。

呢個時候我先驚覺天色已暗，要出山可能太遲。

宋文德從西裝袋內拎出一盒火柴擦出火光，然後點亮屋內一根溶溶爛爛嘅紅蠟燭，依稀令呢個小空間得到照明。

「我哋今晚係咪走唔到，咁大雨、天又咁黑.....」我定神凝望窗外。

「應該都係，一落雨山路就好濕滑。」宋文德拍甩西裝上嘅雨水，說：「同埋，我要俾你嘅嘢，就喺依到。」

「.....」我回頭望一望佢。

只見佢伸手向屋內小木床，拎開枕頭。

繼而，拎起枕頭下嘅一塊小圓鏡。

「呢塊，叫「八方鏡」。」

「.....」我行近啲睇，係一塊掌心大小嘅圓鏡。

「佢已經有幾百年歷史。」宋文德交俾我拎住。

「塊鏡有咩用...？」手感好粗糙。

「根據上一任屋主記載，係可以反噬邪物嘅鏡。」宋文德坐低，又再緩緩講起：「我都係對上一次考察先發現呢間屋，而呢間屋比起外面其他係與別不同。」

「與別不同嘅意思係？」

「首先，呢間屋嘅屋主佢住喺相較偏僻嘅位置，但其他原居民佢哋基本上係屋屋相連咁住埋一齊。其次，每一戶我都入去探究過，發現唯獨係呢間小屋無拜祭「因幡之白兔」.....無放佢嘅銅像或者泥像

，可以顯示出呢個屋主，係與別不同。」相信好少人能夠似宋文德咁，從環境上就推測到一二。

「再者，我發現呢戶嘅主人係讀書人嚟。櫃上放滿當時二十世紀上海嘅文學讀物，例如呢本《小說月報》同埋《繡像小說》。」宋文德一邊講，笑意一邊淡出。

「同...對付兔子人，有關係？」我愣一愣。

「現代人太急進，凡事講求效率，應該多多理解事物嘅背後。」

「都係.....反正呢家都走唔到。」我坐喺張床上面。

宋文德抿嘴微笑，續說，「而且，呢間屋嘅主人，係個女性。」

「嗰個時代可以讀書嘅女人，應該都有返咁上下背景.....」我說。

宋文德好似早已熟透屋內任何物件擺放嘅位置，喺一個小抽屜中拎出張灰白色嘅照片：「佢叫，蘇青瑜。」

「咁你點發現呢塊鏡嘅用途？」我又問。

無理由見到塊鏡，就知道佢係用嚟斬妖除魔。

「呢本係佢嘅日誌，上面紀錄住佢唔少嘅日常。」宋文德又從某個抽屜中，拎出一本黃皮簿。

一掀開見到係用毛筆同草體嘅文字寫，就即刻大減閱讀意欲。

「點解.....我好似見到日文咁？」我盯住字行間嘅文字。

「我推測過，佢可能識日文，但後嚟從佢本日誌中知道咗，佢係個中日混血兒。」

「但最後嚟咗宜個世界嘅角落.....」

海潮聲漸漸急進。

「佢記載過話呢塊鏡係神物，所以應該就有驅逐邪物作用。」宋文德沉默數秒，說：「但使用嘅方法不詳。」

「既然呢個世界連兔子人都有，我又點會唔信.....」我透過八方鏡反射，凝視住自己臉孔：「有可以驅逐佢哋神物。」

不經不覺，時間已到夜晚九點半。

除咗大自然嘅聲音，依到別無他聲。

宋文德比較好，朝早食咗碟卡邦尼意粉。

而我，就一直餓到宜家。

「你要俾我嘅嘢，就係呢塊鏡？」靜咗良久，我又打破沉默：「點解唔自己拎去用？」

宋文德閱讀緊前屋主嘅舊小說：「因為，我無你咁嘅覺悟。」

「...」

「而且基於我對民俗嘅尊重，呢條村就算係荒廢咗，我都唔會偷走人哋任何嘢，除非好似宜家咁，關乎到性命安危。」

「你一直等緊，好似我咁嘅人出現？」

宋文德輕淡一笑：「Who knows？上網提醒其他人唔好接觸兔子人，已經係我能力內最大可以做到嘅嘢。」

鎖羅盆內村，深夜十點半。

隨住雨勢增加，空氣都變得冰冷。

宋文德嘅三件套西裝，揮發咗和暖嘅功用。相反，我身上多日未洗且濕透嘅襯衫，呢刻顯得特別單薄。

合眼小休咗陣嘅我，望見窗外嘅雨勢未停，睇嚟今晚都要喺到過夜。

一醒咗，就見到宋文德喺到睇緊攝影機嘅內容。

嗰部喺死屍身上得返嚟嘅攝影機.....

「有咩睇...」我問。

「一段奇怪嘅...影片。」宋文德諗咗諗，應該唔識形容：「我反覆睇咗十幾次.....」

「睇過。」我坐佢隔離。

宋文德沉默不語，將攝影機片段由頭播一次。

影片開頭，係夜晚，畫面７５％都係黑媽媽。

而且，疑似得拍攝者一個人。

拍攝者喺鎖羅盆村周圍咁探索，入荒廢嘅原居民屋企周圍開箱、開櫃。拍攝期間佢有一路加入少量旁白，描述自己拍到啲咩，自己又做緊啲咩。

根據旁白佢自己描述，佢係嚟夜晚靈探。

我有時幾佩服呢種人。

然後，第一條影片就結束。

「仲有第二條。」宋文德播埋第二條片。

05

第二條片開頭，係拍攝者好驚慌咁打開攝影機，因為鏡頭睇落有啲搖。

拍攝者：「啱啱喺間廢屋休息咗陣，無啦啦聽到外面有班奇怪人唱歌...。」

之後，拍攝者拎住攝影機偷偷從廢屋嘅窗口，拍攝外面大路嘅情況。果然，影到有一班不明人士捧住供燈，大約二十餘人整齊咁向某個方向前進。

佢哋全部著住黑色嘅求導袍，領頭嘅人則著住白色求導袍。最令人心寒嘅地方係，領頭嘅其中一位女子，口中一直喃喃唸唱住，一首詭異而哀怨嘅歌曲。

「赤日赤日紅神目.....」

「我等願意奉上眼.....」

「赤日赤日紅神目.....」

「我等願意奉上耳.....」

拍攝者：「...咩嚟？咁多人半夜上山？定拍緊戲.....」

「呢首係民俗歌，偏近山歌。」宋文德一下子就聽出、斷定：「而且帶住客家話口音。」

拍攝者：「佢哋去邊？嗰到明明無路.....」

影片影到嗰一群人行入山林，無按正常路行就結束。

「下一段片.....」我想知道，之後發生咩事。

雖然嗰條屍，

已經揭示咗結局。

第三條片，拍攝者偷偷跟住嗰班人，入到去山林之中。由於前方嘅佢哋拎住供燈有微微嘅火光，拍攝者可以隱約跟蹤到佢哋。

期間，嗰股哀怨嘅歌聲無結束到，一直吟唱到巨大嘅海潮聲出現，都依然繼續。

「赤日赤日紅神目.....」

「我等願意奉上臟.....」

拍攝者：「好心寒...等等.....前面係咪另一條村嚟？點解我無見過？」

拍攝者呢個時候，好明顯已經到達鎖羅盆內村。而佢亦無傻傻咁衝入去問人做緊咩，而係匿喺一旁嘅草叢，偷偷錄影住村內嘅一眾黑袍人。

可惜.....

佢哋全部都戴上咗袍笠，以致無辦法清楚望到眾人嘅樣子。

著住求導袍嘅二十餘人，圍繞住村莊行一圈，最終以村內嘅水井作為圓心，圍成一個圈。

期間，終於唔再得嗰位哀怨嘅女聲唱歌，其他人都開始哀唱住宜首極度壓迫神經嘅歌。

「赤之天、赤之海、赤之山，我等正向你祭拜.....」

「請你於逢魔之時紆尊降臨.....」

「再聽落去我驚我頂唔順.....」我從來無諗過，真係有歌可以令人唔舒服。

唔係曲風難聽嘅唔舒服.....

而係哀怨聲之中帶出咗一點一點嘅絕望氛圍，令人唔想再聽。

拍攝者：「係邪教.....？」

拍攝者將過程完全拍攝，求導者們誠懇地吟唱，唔知幾時開始，連天空嘅月亮都逐漸變得赤紅，風勢都漸大。

拍攝者對鏡頭講：「我覺得我係時候要走...氣氛有啲唔對路。」就喺佢走嘅期間，拍攝者似乎驚動到一名教徒，令到吟唱中斷。

之後，就拍攝者不停嘅狂奔。

第三段影片，去到呢終斷。

「第四條影片，亦係最後一條。」宋文德撳制之前，說：「今日嚟之前，我都無諗過會搵到咁嘅一手資料。」

最後一段片，拍攝者已經被捉住。

咁表示呢段片拎機拍攝嘅人.....

係信徒一份子。

吟唱嘅儀式繼續，其中兩名黑袍求導者將拍攝者本人拖去水井前.....

「敬畏的神明啊，原諒我等祖先饕之罪，我願將凡世之羔羊饋贈」

唱到依段，兩名求導者將拍攝者活生生掉入水井之下。

「呯──」

「赤目赤目紅神目……」

「我等願意被召入樂園……」

影片結尾，拎攝影機嘅人意外影到其他人求導袍上徽章嘅標誌。

「重生會……」我呆若木雞，吐出呢三隻字。

「重生會？」宋文德今次問返我轉頭。

「我早前……遇過疑似邪教嘅機構組織，佢胸口上嘅徽章標誌，同重生嗰個logo係一樣。」我說。

「都合理……」宋文德托鄂分析，說：「佢哋喺影片中嘅行為，好符合邪教嘅標準。包括，少人組成嘅團體、過份重複嘅拜祭，同埋……活人祭獻。」

「但我唔覺得，拍攝者俾人掉入水井之後就死，因為佢條屍嘅樣，我記得係死不瞑目，而且表情扭曲……」講呢到，又一陣嘔感衝上喉嚨。

「而且佢後尾有俾人拎返上嚟，放喺寺廟到。」

「條片係幾時拍？個日子。」我問。

「上個月，三月二十號，春天來臨前夕。」

「……我覺得，呢個邪教同兔子人係有關連。」我沉默一陣。

「由佢首歌提到「紅目」兩隻字，我已經懷疑緊。」宋文德同意。

望下手機，仲有成晚要過，喺依條村到過。

呢場雨，真係落得好耐。

雖然外面環境令人不安，呢個地方更同重生會有所關連，但今晚至少唔洗一個人訓。

「你訓床，我訓地下就得。」我主動提出。

畢竟宋文德今日用咗咁多腦力，又俾咗塊「八方鏡」我，不過幾時先可以測試到塊鏡嘅真實性，就不得而知。

暫時追蹤兔子人嘅方法，好似得泉叔清楚？

宋文德好快就入眠，而我就望住天花板，好耐都未訓得著。聽住屋外間斷嘅雷聲，我無端諗返起Chloe。

以前一到雷雨夜，佢就會打俾我傾計。佢口裡講只係掛住我，實際上我早就留意到佢怕雷聲。

如果，如果人克服到佢畏懼嘅嘢，係咪就無敵？

然後，我又諗起泉叔。

我到底可唔可以好似佢咁，一路以嚟孤身往前？如果無佢，我諗自己一早歸西。

就喺我輾轉反側期間，我無意見到檯底下有一個小暗格。無聊嘅我伸手入去暗格空心嘅圓洞入面，察覺真係有啲嘢之後，就移開夾板。

然後喺裡面，發現另一本日誌。

名為《異鄉人》。

我用手機作照明，掀開一頁又一頁咁睇。

內容係似小說形式咁，講述某個女性嘅故事。

主角係個出生於古董生意家庭嘅女仔，由於傳統家族重男輕女觀念，佢為咗證明自己，而喺二十四歲嗰陣離鄉別井，搭船到他鄉想幫家族搵返一件失傳嘅寶物。

佢發現寶物遺失喺一條村落附近，於是就喺村內落腳。由於佢相貌秀麗，居民都好歡迎佢加入。

家族遺失嘅古董，係名為「八赤勾玉」嘅勾玉。

據聞喺古時，曾經被最出名嘅陰陽師，用於封印某樣古老而邪惡嘅存在。

本來我想睇落去解悶，點不知.....

呢半小說寫到一半，就無再寫落去。

無結局嘅一個故事。

等等...

呢本嘢，睇落並唔係無結局.....

而係後半頁嘅紙都俾人撕開咗，至少有數十頁以上，被刻意撕開咗.....

或者係俾白蟻蛀食？我唔清楚，但我諗之後嘅結局，都應該無緣再睇到。

《異鄉人》嘅作者名，係叫「赤井一華」，用毛筆嘅字體係同屋主蘇青瑜幾乎一樣，所以我估計宜個係佢嘅日本名，蘇青瑜就係佢嘅中文名。

如果好似宋文德咁講，呢條村係拜祭日本神明「因幡之白兔」，咁就大概叫做有個解釋，解釋到呢樣文化差異係邊個帶入嚟。

果然，用腦過度係比較易訓著，我諗諗下就入咗夢鄉。

半夜唔知係咪我幻聽.....

我好似聽到...

屋外，有把聲。

我埋開眼，打算凝神聆聽，再確認一次。

. . .

. .

.

應該無聽錯，有把疑似唔屬於自然界嘅聲音，

喺外面傳嚟.....

外面有風聲、海潮聲、雨聲、樹搖聲、雷聲，更混雜住一把不明嘅人聲。

係咪真係人聲？我都唔太知，總言之係喺喉嚨發出嘅聲音.....

我又望下手機，經已凌晨三時半，我大可以繼續合埋眼訓覺扮無事。

但咁又同呃自己，有咩分別.....

我內心話俾我知：只要我一日唔面對畏懼，一日都唔會有勇氣面對兔子人。

所以，我向門前跨出一步，準備打開門。

準備推開門嗰下，門外響起「呯──呯──呯──」嘅聲音！

我嚇到向後仆咗一仆，回神過嚟先意識到係風勢太大，撞上失修不穩嘅木門時通常會發出嘅聲音。

原本諗住叫埋宋文德，但我總有一日，會得返自己一個。

「咯──」我慢慢將門推開。

出到去第一件事係打開手機嘅電筒，否則黑到連路都睇唔到。

嗰把聲喺水井下傳出，聲音好深入。

似女人嘅哀叫，但又似人非人，似鬼非鬼，可以確定嘅係，把聲好哀怨.....

就似某種求救，佢嘅聲音充滿住悲傷、美麗、困擾，並唔係單純會嚇怕人嘅恐怖，更似係有特殊嘅魔力，誘導你耳朵同腦袋去了解來源嘅聲音。

我用咗接近五分鐘，行去正常只需要十五就秒就行到過去嘅水井前。

將個身傾前去俯視嗰井前，我深一深呼吸。

因為我都唔知.....

一伸個頭埋去，會見到啲咩。

但應該都無嘢可怕得過，喺眼前白白失去咗女朋友！

我握緊拳頭，將身體傾向前瞪大眼睛望向水井下。

一片...

漆黑？

我凝固住井下五、六秒，都無任何物事同動靜。

但更奇怪嘅係.....

我一望落去，剛才一直喺井中傳出嘅聲音，

就停止咗。

「係幻覺...？」

正當我鬆一口氣，想縮返個頭埋去時，冷不防瞄到井下.....

一雙鮮紅嘅目光閃現咗半秒。

「...」

我成個人乃至全身，都俾呢半秒害到近乎僵硬。

為咗確認自己無眼花，我再次凝視深不見底嘅水井。此時，狂風呼呼作響，我凝神貫注眼前嘅畫面，無端諗起尼采一句說話。

『當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凝視著你。』

今次我持續咗十秒以上，視線完全無離開過井口，下面都係一片漆黑，唔通真係我多心？

就喺我打算轉身返去之際，一道閃電轟烈地劃過冷冷雨夜，令現場嘅能見度一下子提高。

同時...

亦令我留意到，

喺我五米距離嘅位置，企住某個嘅人。

佢面目陰沉，眼窩深陷，著住求導袍默默咁企喺隔離瞪住我。

如果唔係嗰天突然打咗道雷光，我都唔會發現佢嘅存在。

從佢袍上嘅掛飾望出，佢係「重生教」嘅人，因為佢頸上正正戴住重生教嗰個蛋形加個十字架嘅吊咀。

呢個求導者發現我望見佢之後，並無作出任何舉動，依然好似看守者咁監視住我。

我正常係應該要開口問佢係咩人，點解會喺到之類，但我所有嘅說話都好似俾某樣嘢抑制住一樣，講唔到出嚟。

我哋就係咁對望咗持續三、四秒，雨水都已經令全身濕透。

直至我慢慢退後，想經入寺廟再返去宋文德嗰邊通知佢外面有人時，我發現佢跟蹤住我，但保持住一定嘅距離。

我行到寺廟後門，佢就會行到寺廟門口望住我，呢種俾人望住嘅感覺，實在唔好受。

「你做咩跟過嚟啊！」我忍唔住威嚇佢。

但佢無俾到任何回覆我。

我拎出泉叔把狩獵小刀，繼續指住佢講：「我知你係「重生教」嘅人！」

無回應。

一諗到佢哋對嗰位拍攝者所做嘅事，我就覺此地不宜久留，隨時會有生命危險……

要我殺落刀殺兔人，我毫不猶豫。

但要我落刀殺人類，我會猶豫，至少依一刻……

我無拎住把刀衝去劈佢嘅勇氣。

「宋文德！出面有個重生教嘅人……」我決定衝入屋，叫醒咗宋文德再算。

「重…生…教…？」宋文德俾我拍醒，模糊咁戴番眼鏡起身。

「就喺屋外面！望住我哋！我唔知佢望咗幾耐，但係我覺得好危險。」我說。

「咁對方應該係喺入黑，我哋入咗依間屋休息之後，先嚟到內村呢到。」宋文德一醒，即刻作出理性分析：「如果唔係我哋入村嗰陣無可能發現唔到。」

「咁點搞宜家？殺…殺咗佢？」我唔知個身係俾雨水淋得凍到顫，定係心理作用而顫：「定係即刻跑落山……」

「佢有冇攻擊嘅意圖？」宋文德問。

「無…暫時無，啱啱只係默默咁望住我。」

「一個人？」

「我就咁睇，係一個人。」

「咁就得。」宋文德托一托眼鏡，目光沉穩：「可以試下同佢溝通。」

「無用嫁，我啱啱都試過問佢嘢……佢一句都唔講，一句都唔應。」

「咁可能係你無用到可以同佢溝通嘅「頻道」。」宋文德企喺身，整一整理西裝：「通常邪教成員都會進行自我隔離，係典型嘅分離主義者，只會同成員交流，呢啲係規條之一，亦係佢哋嘅信仰。」

又講一堆，我唔明但好似好勁嘅說話。

「我準備出去同佢搭上同一條「頻道」，你呢？」宋文德行到門口前，準備開門。

「我有刀，我跟喺你背後。」我說。

宜一刻呢到就好似間安全小屋，幫我哋兩個避開外面嘅劫難，如果可以嘅話我真係唔想出去，但我知咁做都只係自欺欺人。

有啲事情，

有啲真相，

人係終須面對。

開門行出去，果然就見到企喺不遠處嘅黑袍求導者。

「就係佢？」宋文德望過去。

我點頭：「嗯...」

啱啱宋文德所講，搭上同一條「頻道」
就溝通到，令我無意間諗起譚國源，即係泉叔綁架嗰個重生會信徒。

佢一開始都好似係十問九唔應，但自從我冒認自己身份係Chloe細佬，佢就開始肯講嘢。

我恍然，原來宋文德講嘅所謂搭上「頻道」就係咁解，腦筋真係轉得唔夠快，睇嚟我壓力真係幾大。

「你好。」宋文德慢慢行過去，任由雨水落到身上。

一如所料，重生會求導者無作回應。

「赤日赤日紅神目.....」宋文德學影片中，重生會嘅領唱者咁，用同一歌調唱出依句。

良久，求導者發出渾濁嘅喉嚨壓音，然後作出咗回應：「我等...願意奉上一切.....」

成功？

「你闖入淨土.....「樂園」...尚未通向。」

「樂園？」好明顯，宋文德係唔太清楚喺邊。

「你唔清楚...樂園...？」對方繼續陰沉、渾厚嘅聲線。

「樂園就係，所有求導者最終到達之地吧。」宋文德好聰明地，回避咗呢條問題。

重生會口中「樂園」嘅概念，我估就同基督教話會上「天堂」嘅概念差唔多，都係一個極樂淨土。

我開始有啲佩服，宋文德嘅處變不驚。

「你點解闖入禁地.....」對方仍然帶有懷疑。

「因為...」宋文德頓一秒，續說：「會內教主叫我嚟搵一樣嘢，一塊鏡，你有冇見過。」

「無...」

「咁你喺到做咩。」宋文德反客為主。

「守夜……」求導者愎慢行出寺廟，去返水井嗰邊：「防止，有凡人進入樂園。」

「樂園……」宋文德盯住水井，可能同我諗法一樣。

重生會口中所謂嘅「樂園」，就係喺井底之下。

加上從影片上見到，佢哋進行吟唱時，都係圍繞住內村嘅水井，通常宗教上嚟講，被圍繞住嘅事物往往都係主角。

「嗰個人，佢真係犯咗大罪。」突然，宋文德指向寺廟內嘅乾屍。

亦即係拍攝者。

「中斷…儀式進行……」求導者用力吐出一四隻字：「罪無可恕。」

宋文德一路透過誘導性說話，引出求導者講咗唔少資訊。

「你今晚有冇事情，要回報俾重生會聽？」

「有異類意圖接近「樂園」入口。」求導者瞪向我。

「做得好，順應規條。」說畢，宋文德就行返去我身邊，點起一枝煙。

狂風暴雨依然。

負責守夜嘅求導者，依然企喺水井一旁。

「佢唔會立即對付你，但俾重生會查出你底世後，你都會好危險。」宋文德呼出一口煙，續說：「個拍攝者，應該都係因為中斷佢哋儀式進行，先落得即時處死呢個下場。」

「咁點…」

「你應該知自己要點。」宋文德望向我。

我低頭，望向自己把狩獵小刀。

佢意思…係叫我殺人？

「得你有武器。」宋文德淡淡一笑，完全冇當殺人呢個話題係一回事咁。

果然，我猶豫緊。

「……」

今次宋文德食得特別快，並且好順手咁彈走煙頭：「借把刀嚟睇下。」

我不以為然，將把刀交咗俾佢，然後繼續決擇緊到底殺唔殺眼前呢一個，我幾乎唔認識佢，更加同佢

無怨無仇嘅求導者。

即使佢同我女朋友件事有啲關連，我都唔可能.....

等等.....

宋文德...做緊咩？

佢...拎住把刀，慢慢行近求導者。

「赤日赤日紅神目.....」宋文德一邊走近佢，一邊講。

「我等願意奉上.....！」求導者哇啦一聲，痛苦咁撳住腹部。

宋文德.....

一刀插咗入求導者個肚到。

「性命。」宋文德插一刀唔止，一隻手撳住對方背脊，一隻手不斷將刀插入佢腹肚位置。

直至求導者口含鮮血訓喺地下，先一刀插頸終結依一切，

由於山區嘅環境，真係一啲外來嘅污染光都無，加上落緊大雨.所以能見度真係極低，如果唔係，相信求導者見宋文德拎住把刀行過去嗰陣，已經逃走或者反抗。

「你...你你...真係.....殺咗佢！！？」我知道已經發生咗，但我都仲係好驚訝。

「唔殺佢，我同你就變做被掉落井嘅嗰個人.....」右手沾滿血嘅宋文德，將把刀還返俾我：「俾返你。」

我拎返把刀，期間留意到宋文德嘅眼神。

我之前話過佢有另一面，我確信，

佢宜家嘅眼神，就係佢嘅另一面。

大雨滂沱下，宋文德蹲低身除走求導者嘅黑袍同吊咀。

「毀屍滅跡。」宋文德將吊咀收好入袋：「一齊掉佢條屍入井。」

事到如今，只可以咁做.....

只可以怪，呢個求導者佢見到我哋嚟過。

「三、二、一。」

.

. .

. . .

「呯——」

我哋兩個合力將求導者條屍掉入井中。

但無諗過.....

宜個行為，

居然會招嚟無法想像嘅後果。

「好好去你嘅「樂園」，享受極樂。」宋文德向井底下已死去嘅求導者講。

「已經五點幾.....」我望一望手機，嘆咗口氣：「呢晚...好似特別長。」

更加無諗過.....

會以殺人作收場。

「淋咗咁多雨，希望唔會病。」宋文德仰望天空。

突然...

井底下有啲動靜。

一聲極長極響亮嘅刺耳聲音，從井下傳出.....！

陣陣不祥嘅惡意，爬上我嘅脊椎，令我全身毛髮都豎起。

我認得，呢把係兔人嘅嘶叫聲！但就遠比我以前見過嘅兔人，嘶叫得更為響亮，猶如魔音刺入我嘅耳朵.....

「啊嗄.....」我好辛苦咁揿住兩隻耳，想隔住聲音。

「唔通佢變咗兔人！？」宋文德即刻拎手機照住井底。

求導者條屍無發生任何改變，但兔子滿懷惡意嘅嘶叫聲就傳遍整個山頭。

倏地，井底下發出慢慢冒出鮮艷嘅紅光，成個山頭都喺到震動.....

不明嘅地震引致到草樹欲搖，葉子不停飄散喺空中，再降落到地上，

「發生咩事啊！？」我大喊。

下一秒，井底亮出強烈嘅紅光！

宋文德立即用手掩住視線，離開水井範圍：「我都唔知咩事，不過.....依家最好走！」

我捉住仆低嘅宋文德起身，然後一齊逃出鎖羅盆內村。

跑入叢林前，我回頭望鎖羅盆內村最後一眼.....

水井下，亮出赤紅嘅光芒。

「你見到井底啲咩？」我跟實宋文德，因為得佢識路出去。

「我諗.....我見到第二個世界。」宋文德喘氣喘得好快。

「咩意思.....」

「我諗...就係佢哋所講嘅.....」宋文德心有餘悸，吐出宜隻字：「「樂園」。」

「.....」我又再回頭多望一眼內村。

山搖地動並無停止，一直持續到我哋跑出草叢，去到外村為止。

途中更因為泥地濕滑，我哋各人都仆咗一兩次，長褲都俾樹枝勾爛。

逃到外村後，震盪嘅感覺雖然退去，但係雨勢落得更加之大，就好似呢座山，呢個天，都唔想俾我哋兩個喺黎明之前離開到。

就彷彿，

得罪咗神明。

狼狽嘅我哋，走入外村其中一戶家庭入面坐低。

由宜家開始，每滴雨都似針咁，打落塊臉都會痛，而能見度亦縮短到三米以內，其餘範圍一切都係濃濃嘅雨霧。

「你ok？仲落到山？」我見宋文德有啲分神。

「可以...」宋文德抹一抹眼鏡上嘅雨水，說：「只係我個腦不斷浮現緊，啱啱見到嘅事物。」

「...」

「話唔定...」宋文德將頭緩緩抬向我：「真係有第二個世界。」

「轟隆──！」

外面連續劈出幾道狂雷，天空不斷閃爍，但更令人震驚嘅係.....

「政...政！」宋文德雙眼盯實門外，不斷拍我隻手：「出面！」

有個沉沉嘅影子，喺泛濫嘅雨勢下走向屋子呢到。

隨著來者走近，影子亦開始成形，只見佢頭部有兩塊豎立嘅大耳朵.....

然後，冒出一雙鮮紅嘅目光。

「兔...兔子人...！」

兔子人嘅身影逐漸納入眼內，只見佢全身皮毛經已濕漉漉。

「合埋眼啊！」宋文德提醒我。

及時嘅合眼，令到我唔洗變成復活蛋。

聽腳步聲，兔子人似乎意圖入屋，我同宋文德都望住地下做人，而兔子人亦都經已走到屋子嘅入口前，企喺到望住我哋。

感覺只需要一下嘅風吹草動，佢就會不惜一切撲向我哋其中一人。

「嘶！」

宋文德成為咗目標！身高接近兩米嘅兔人，衝向咗宋文德。

拎住狩獵刀嘅我，毫不猶豫擋喺宋文德前面，再用刀喺佢身上狂砍。可惜佢有堅韌嘅血肉之軀，我嘅斬擊最多做成佢幾下僵硬，講到真係要撕殺.....

我反而俾佢強大嘅力氣，單方面壓住喺地上。

「嗚...嗄...嗚嗄.....」佢一隻手撳我拎刀嘅手腕，一隻手撳我條頸。

佢殘留住不明昆蟲屍骸嘅牙齒，緩緩流出饑餓嘅唾液。

危急下，我拎出宋文德俾我塊「八方鏡」，用圓鏡照向兔子人。

如果唔係生死關頭，幾乎無逆轉嘅可能，我都真係唔會真係相信塊鏡係可以驅逐兔子人.....

殊不知，正呈現紅目嘅兔子人望見鏡子後，喊出痛苦嘅撕叫聲，令我同宋文德有足夠時間脫身。

我哋兩個都唔理方向啱唔啱，走咗再算。

更恐怖嘅地方係，整片山區都有零仃嘅紅點出現。

嗰啲紅點，自然就係佢哋嘅「紅目」。

「點解...成座山都係.....」毫無安全感嘅我，貼住一顆樹左望右望。

「可能.....就係啱啱嗰下地搖嘅騷動，令到所有兔子人都聚集哂喺到。」

「所...所有...！？」

「我都係估.....」

成段落山嘅路程，比想像中要困難。

如果要我講個情況俾你聽係咩感受，就係好似每一隻兔人，都代表住一個連環殺人犯。

而呢家，喺一座山入面.....

有十幾個連環殺人犯，喺到搵緊你。

「啱啱嗰隻兔人同我之前遇嗰一隻唔同...我之前遇嗰隻，係著全白色戲服嘅兔。」

「啱先嗰隻，係著住工裝服.....」宋文德留意到。

「佢哋到底係.....？」我身心都就快崩壞。

「一個種族？定係一個有聯繫嘅家庭，兔子人數目到底有幾多，住嘅地方又喺邊，呢啲都係未知。」宋文德幫我羅列哂出嚟：「哈哈哈.....我哋惹咗個可怕嘅對象。」

一諗到呢到，感覺距離我要救返女朋友嘅可能性，又再遙遠咗.....

「捱...到六點。」我望下手機，說：「一有到朝早，佢哋就會散.....」

我幾希望，泉叔宜家會出現。

但求人...

不如求己。

「繼續落山。」宋文德望住手錶。

「你望到路？」

「我隻錶可以當指南針用.....」

我跟住宋文德，再次向某個看不見嘅方向前進。

黑暗之中，紅光特別顯著。

我同宋文德唔敢跑太快，果然係個好決定。

事關我哋跑到吊燈籠時，發現迎面嘅道路上有一隻兔人，留住長髮嘅兔子人。

佢拎住切肉刀，好似漫無目的咁細步細步而行，其間.....

佢哼緊歌？

佢哼住奇怪、又帶有自己陰笑聲嘅不明音樂。

呢種要沉著冷靜應對，唔大跑大跳嘅時刻，反而更觸目驚心。我哋匿喺一片一顆樹後面，喺佢經過時更閉住呼吸。

06

從佢哼歌嘅腔調細聽，佢疑似係一隻兔女。

哼到一半，佢又突然低頭哀泣，神態十分詭異。

等佢慢慢遠離附近，我同宋文德先繼續心顫嘅逃亡之旅。就喺我哋跑唔夠十秒，去到要落一條石梯嗰陣，領頭帶路嘅宋文德突然仆親！成個人跌落翻滾到石梯下面.....

「宋...！」

同時間，我發現地上有條繩，更糟糕嘅係隔離居然放住幾個汽水罐，宋文德咁樣仆一仆，間接令到嗰幾個汽水罐都滾落石梯下面。

「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噹！！」汽水罐每跌一級，就響一下。

我最唔想嘅事情，發生咗。

我回頭一望原本應該遠離我哋嘅紅目視線，已經回首瞪住我嘅位置。

我腦內一片空白，只有一個字.....

「逃」

兔女發出鳥叫嘅怪聲後，即以凌厲嘅叫聲跑向我哋！

我跨級跑落樓梯，有幾下腳顫到差啲仆埋一份。

「宋文德！你點啊？佢追緊過嚟啊！！」我跑到落去見佢仲未起身，而係半跪緊喺地下，額頭仲滲住一行血。

夜裡喺山林周圍爬嘅甲由，喺宋文德隻皮鞋上不斷攀爬。

「我...我隻腳，好似拗柴...嗄。」我睇得出佢試企咗幾次，但隻腳腕就係發唔到力，企都企唔穩。

「我扶你！」我扶住佢半身前進，但呢種速度肯定唔洗一陣就俾兔女追到。

「無用。」佢推開咗我，然後自己拐住去顆樹到，望向啱啱條石梯：「仲識整陷阱.....」

「.....」我望住佢。

佢拎出一枝煙含住，試圖喺風中之中，用火柴出火。

「拎住。」我俾塊八方鏡佢。

「...」佢望住我，等緊我講下一句。

「我會背住你落山，但以佢嘅速度，佢點都會追到過嚟！嗰陣……你應該識做。」八方鏡已經，交到佢手上。

「好…」佢騎上我背脊。

果然，我跑唔夠一陣，兔女嘅聲音已經好似厲鬼咁喺背後傳出，就喺大概四米距離嗰陣，宋文德向後舉起八方鏡，兔女一望即刻不斷尖叫！追勢亦都緩和落嚟。

最後，我哋兩個終於跑出成座山，去到新娘譚路。

「向右行…有民居。」宋文德指示我。

我費盡最後一份力向民居嘅地方跑去，直至見到有塊牌寫住「金門」兩字，我先攰到腳軟，連同宋文德一齊喺大馬路訓低。

「嗄…嗄……嗄…」雨水從未停過。

宋文德舉手，望望手錶：「六點…已經六點。」

個天，開始破曉。

喘住一大輪氣之後，我先扶宋文德起身，然後兩個人一齊走去鄰近嘅士多鋪。鋪頭就落晒閘未開，但見到人為嘅建築，就已經足夠，就已經好有安全感。

我哋兩個乏力咁坐喺一間士多嘅鐵閘前。

長長夜雨終於結束。

整低毛毛嘅雨粉，散落喺街道之上。

天上曙光，亦柔和咁打落剛才仲黑暗不己嘅山上。

死中求生、九死一生、死裡逃生，咩成語……

都形容唔到今次經歷。

「所以，你死之前最後做嘅一件事，係會食住枝煙？」無聊嘅我，笑住問起。

我見到頭先宋文德仆咗街，腳都傷埋之後，就連求生嘅意欲都無。

佢怔咗一陣，答：「我諗，就係。」

「…」

「咁你，如果就算唔係今次，可能係下一次，你發現自己玩完……你會做啲咩。」宋文德反問我。

我答唔到，因為呢一刻，

我只係想間士多快啲開鋪，等我可以食過餐腿麵。

「哇，走呀走呀！我要開鋪，死去第二到訓！」半個鐘後，有個阿叔拎住枝掃把過嚟攻擊我哋，當正我哋係流浪漢。

「我哋要食嘢.....」我哋傷痕累累咁講。

阿叔開鋪後，我同宋文德每人叫咗六、七碗公仔麵。成日無食過嘢，加上消耗咗大量體力，令我哋好似食幾多都唔會飽咁。

「你哋搞咩嚟？成晚出街跑山啊？成身泥水跡嘅。」士多阿叔煮緊第八碗麵時，好奇咁問。

「可以咁講.....」宋文德連味精湯都飲埋。

「但你哋感唔感覺到地震？我琴日訓訓下好似feel到地震咁。」阿叔講起又講。

地震。

即係嗰時內村發出嘅地震，其他人都感受到。

「你覺得.....嗰陣點解會地震？」宋文德私底下問我。

「我覺得點都關我哋掉咗個信徒入井事.....」我說。

「然後，唔知數量有幾多嘅兔人，仲同時間聚集喺山上搵我哋。」宋文德放低隻碗，說：「我諗，個水井未來會係一個關鍵。」

食到咁上下，我望下手機，發現泉叔打咗俾我幾次，於是我就即刻打返俾佢，但係電話唔通。

我諗佢又係訓緊覺？

「之後你有咩打算？」宋文德用紙巾抹好嘴，問。

「我想帶你去見一個人，佢叫泉叔，係個獵兔人。」佢兩個都對兔子人有研究，唔企埋同一陣線會好浪費。

「原本我今次嘅任務都差唔多結束，因為我主要都係想將對付兔子人嘅八方鏡交俾你。」宋文德將塊鏡俾返我，繼續講：「但係，「重生會」，宜個邪教令我好在意。」

「係？」

「而且，我隻眼已經見過第二個世界。」宋文德撳住眼鏡，眼神沉沉：「知道真相嘅人，係唔可能逃避真相。」

「你想.....」

宋文德將一直收喺袋嘅求導者嘅吊咀，掛喺頸上。

我諗...

我大概明白佢之後想點做。

「就去見見你嗰位泉叔吧。」宋文德企喺身，到宜家行路仲係一拐一拐：「我覺得「兔子人」同「重生會」有住不可分割嘅關係。」

「我都咁覺得，雖然宜家未睇到住，但你唔洗再坐下？你宜家連行路都成問題.....」

「仲坐？春天都就快過一半。」宋文德微笑，走出士多。

我心悅誠服點頭，不得不認同佢嘅行動力。

出去之後，我哋叫咗嫁就近嘅的士，出發去譚國源屋企，亦即係泉叔所在。喺車入面，我順便講埋譚國源嘅事俾宋文德知，令佢跟到一下進度。

「後面個阿叔做咩追住我哋？」司機望下倒後鏡，問。

係士多阿叔，我哋好似未俾錢佢。

「唔洗理，條友痴線。」我對司機講。

我從倒後鏡中，凝視住靜靜望緊窗外風景嘅宋文德。

有時識咗十年嘅朋友，都未必夠某個同你出生入死一晚嘅人。

坐咗接近一個半小時，終於到譚國源屋企樓下。臨入屋之前，宋文德提議自己變裝上去，因為對方既然係重生會信徒，咁自己著埋求導袍上身，加埋個吊咀，自然可以套到佢料。

我同意依個計劃，因為個信徒真係好口密，就算俾泉叔拔哂啲指腳甲，就算我冒認細佬，佢都係講唔出任何有用嘅線索。

可能真係得呢招，先有用。

「人喺脆弱嘅時候，最易俾眼前嘅事物欺騙。」宋文德係都要補充一句滿含哲學性嘅說話。

就係咁，我叫變咗裝嘅佢，先喺走廊等陣。

喺門口前面，我撳門鐘。

「消失咗一日嘅，政？以為你俾兔人食咗。」泉叔瞇住眼，應該都係啱啱訓醒：「你隔離呢位係.....？」

「我之前同你講過嗰位網友，佢一陣會入嚟扮重生會嘅成員套譚國源料。」我交代計劃。

泉叔點點頭，俾我入去先。

一入去，只見到譚國源渾渾噩噩咁坐喺梳化，雙眼虛無縹緲。不過雙手同雙腳，依然俾泉叔綁住。

「我見到真理！我見到教主，只要俾選上就可以去到「樂園」享受快樂.....」譚國源不斷喺到對住空氣講嘢。

「佢做咩？你虐待到佢傻咗.....？」我愣然。

「係大麻，我俾佢吸咗大麻。」泉叔淡然咁講。

「大麻...即係毒品？」

「可以咁講。」泉叔搵個位坐低，解釋點解要咁做：「我見佢一直唔講嘢，咪去重慶大廈問人買咗啲大麻，再塞佢食。果然佢一食之後，就係咁講嘢，雖然唔知係真係假，但我都拉咗錄音機一直錄緊。」

泉叔呢個套料方法.....

真係邊有人會諗到。

以我所知，大麻係一種食完，會令到人嘅腦袋轉頭好快，仲會令人嘅戒心降低，變得容易快樂。

所以一般食用者，吸食完之後都會乜都講一餐，就算係自己嘅黑歷史，因為喺嗰個快樂嘅一刻，一切都變唔重要。

其實，呢個係我年輕時食用過一次嘅感受。

「咁你哋計畫仲進唔進行？」泉叔問。

「我諗無問題.....」我低聲喺泉叔耳邊，講：「宋文德佢好聰明，佢自然會有方法引導譚國源講出一啲資訊。」

「好。」

「一陣間佢會入嚟，扮係營救信徒，我哋會扮輸俾佢，盡量演真啲就得。」我望一望喺到傻笑緊嘅譚國源：「算，反正佢都睇唔出。」

一切準備就緒之後，我喺雪櫃拎定枝蕃茄醬，然後手機通知外面嘅宋文德揿門鐘。

「叮噹」門鈴響起。

「咦！有人喎，阿政，我哋一齊去開門啊？」泉叔啲演技.....

「嗯。」我簡單應一句，然後同泉叔一齊行去門口。

行緊過去嘅途中，泉叔仲要爆肚加一句：「希望唔會係重生會嘅人嚟救佢。」

「……」

行到暗角位，我極速噴咗蕃茄醬落大家個身到，然後開門俾宋文德。宋文德一入嚟就拎住我借俾佢把狩獵小刀，扮同我哋打鬥，最後我同泉叔當然輸咗，訓喺地下扮死。

之後落嚟，就係宋文德嘅時間。

聽到打鬥聲嘅譚國源，呆呆望向大門嗰邊：「你...你係……重生會嘅求導者！」佢瞪大眼睛，好似唔敢相信自己見到嘅人一樣。

「我嚟救你。」宋文德淡然地對佢講。

「你係求導者！」即使係食咗大麻，譚國源都居然表現出敬畏嘅姿態，向宋文德跪拜。

點解...

佢要對求導者下跪？大家唔係都一樣係成員？

除非，「求導者」喺重生會中，算係比較高階嘅位置。

相信依一刻，宋文德同我有相同諗法。

「辛苦你。」宋文德靠前，向佢伸出一隻手。

譚國源雖然大過佢，但呢一刻就好似小弟咁，慢慢抬高個頭，猶如得到救贖一樣。

佢呢種眼神……

唔係講笑。

係真係完全信任一個人，乃至到極感動，

先會流露出嘅神色。

「求導者....可唔可以……」譚國源已經失去食大麻嘅渾噩表情，相反係一面嘅虔誠：「俾教徒一啲指引我，我都想要獲得求導嘅資格……我都想要再次獲得重生！」

「但你必須誠實回答我問題。」宋文德說。

「明白……」譚國源仍然誠懇。

佢表明自己身份係教徒，咁意味住「教徒」係比「求導者」低嘅身份，但可以確定嘅係，兩者都屬於重生會嘅架構之中。

「你記得，自己成為教徒一員之前嘅身份？」宋文德開始問。

「記得。一個迷途嘅世人，等待死亡來臨嘅人。」對方真誠回答。

呢條問題確定咗，教徒就係重生會嘅第一層身份。

「你記得，你入教時嘅情況？」

「記得...我處於...處...於.....人生嘅絕望處。」譚國源跪喺地上，說：「所以我一直為教會做事，只希望可以喺求導路上，得到一席嘅資格.....」

呢個表示，教徒會為咗成為「求導者」，而為教會做事.....

可能包括，

做任何事。

宋文德好似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呢個邪教嘅一切：「將你進入「重生會」之後嘅種種事情同感受全盤話我知，以表示你嘅虔誠。」

譚國源毫不猶豫，將一切講俾宋文德同我哋聽。

佢嘅故事，大概係咁。

一年前嘅某個黃昏時份，因為知道身體有腫瘤而佢從醫院絕望咁走出嚟嘅譚國源，遇上咗自稱「重生會」嘅人。

喺對方關心下，獨居嘅譚國源感到一絲慰藉，而參加之後嘅座談會。喺座談會中，譚國源識到一班同樣正經歷人生低處嘅同路人，佢開始感到並不孤單。

再喺之後「重生會」舉辦嘅幾次活動中，佢幫手招攬新會員、成為開解別人嘅一份子，譚國源逐漸喺重生會搵到自己嘅意義，而正式成為信徒。

而宜一切，都係之後漸漸走向極端。

為咗尋求重生、尋求快樂、尋求通往永生樂土嘅「樂園」，佢哋必須要成為求導者。

而成為求導者，就需要為重生會付出某樣重要事物。

只要完成，就可以進行「重生儀式」，成為求導者一員。

簡單嚟講，「重生會」就係一個誘騙他人邪教。

先喺醫院宜類地方，搵神情絕望，人生處於谷底嘅目標。

一百個人入面，可能會搵到十個。

再招攬佢成為一員，開解佢令佢得到溫暖感。

十個人入面，可能有六個得到開解後離開。

然後，歡迎佢加入「重生會」大家庭，俾佢成為信徒，同時灌輸佢「要獲得重生」等等嘅極端思維。

四個人入面，可能得兩個會相信。

最後，要佢為重生會付出一樣重要嘅事物。

兩個人入面，得一個會真係願意毫無保留地付出。

呢一個人，

就會成為「求導者」。

難怪喺鎖羅盆村嘅影片入面，只係見到二十幾個教徒。因為成為「求導者」嘅條件，係經過層層篩選，而且過程極度苛刻。

但咁樣，的確係最有效保持教會隱密性。

真係好想知……

背後控制住重生會嘅到底係咩人。

睇嚟可以問嘅，應該都係咁上下。

畢竟譚國源身份只係一個信徒，最重要嘅線索應該要喺求導者身上先搵到。

「咁你，點解仲未為重生會，奉獻出一樣重要嘅事物。」宋文德問咗條，可有可無嘅問題。

「因…為…我暫時未有勇氣奉獻……」譚國源口顫顫，說：「一旦決定奉獻，就必須七日內完成……否則就會遭收到紅神目天譴！原諒我，求導者……我未有勇氣付出……」

「何解？」

「我唔講得……」

「你必須對我毫無保留，我先可以助你求導。」只能說，宋文德已經扮到入型入格。

「因…為…我聽另一名，信徒講，佢接受咗奉獻，但要奉獻嘅居然係……」譚國源好難吐出個兩隻字：「家人，佢侄女……」

「…你為咗保護家人，而唔接受奉獻，放棄求導機會？」宋文德神情稍為動搖。

「唔係！而係我根本無家人，我唔可以奉獻家人俾重生會！萬一重生會要我奉獻家人！咁樣我根本就無辦法完成.....」

「垃圾。」聽完佢嘅解釋之後，宋文德冷冷一腳踩落譚國源個頭。

07

「噫！好對唔住...我會...我會.....盡快搵一個家人返嚟.....奉獻俾我嘅主.....」我諗譚國源唔明白宋文德罵佢垃圾嘅原因。

「垃圾中嘅垃圾！」譚國源再踩一腳。

「對唔住！」

「如果主，要你奉獻自己性命？」宋文德探討緊佢嘅底線？

「我...我.....」唔洗望，都可以感受到譚國源緊張到喉嚨打結：「我可...可.....可.....以！！！！！」

宜一句，譚國源喊極之轟烈。

突然，

佢抬起頭，用頭部不斷對地板猛撞！

「呯！」

力道...

唔係講笑。

「呯！！」

譚國源就好似一隻失心瘋嘅癲狗咁，不斷用頭撞地，就連宋文德都無諗過佢會有咁嘅行動去回應，一時之間變得愣然。

「呀！！！！」最後嘅一撞，佢額頭、鼻孔、嘴巴都流出血液且發紫。

「呯！！！」

「.....」宋文德靜靜咁俯視一動不動嘅佢。

譚國源失去意識，攤倒喺地。

「我哋係咪唔洗再扮死屍。」泉叔對於啱啱發生嘅事，完全唔覺得驚奇咁。

「佢暈咗！？」我上前，睇一睇佢有冇鼻息：「係暈咗.....」

而宋文德隻眼好似仲諗緊啲咩，成個人未回神。

「宋文德？」我拍拍佢隻腳，以為佢俾呢一幕嚇親。

宋文德嘅眼中，更似係望緊將來。

的確，重生會嘅影響力大到可以任意叫一個信徒去死。

實在太可怕，一地都係來自譚國源身上嘅血跡。

「又要拖地，屌你老尾。」泉叔彷彿司空見慣，入廁所拎地掃。

泉叔拖地期間，宋文德就除返件求導袍落嚟，同埋收好吊咀，就好似回復返自己正常嘅身份一樣。

「你無事？」我再問一次。

因為，佢好似若有所思咁。

良久，宋文德先開聲：「呢個邪教.....必須要被摧毀。」

「就同兔子人一樣。」我點頭。

「佢太可悲。」宋文德眼角移去昏迷嘅譚國源，說：「世上仲有唔知幾多，好似佢咁嘅人，喺人生絕處被利用嘅人.....」

忽然間，我從宋文德身上感受到前所未有嘅使命感。

「呢啲，係民俗學家嘅工作？」我緩和一下氣氛，咁樣問佢。

「唔係，但研究民俗，自然會了解到好多不為人知嘅故事，當中包括唔少都市傳說，我自己都接觸過唔少。要識得判斷真偽，係民俗學家嘅第一步，而要判斷，你就只可以去試.....」

「聽落真係一個，刺激嘅職業。」我就連佢宜家到底係講笑定講真都唔知。

判斷真偽依一回事，或者都需要勇氣。

之後嘅時間，宋文德再喺譚國源屋企搜證。身為民俗學家嘅佢，留意細微線索同分析，應該比我同泉叔都在行。

「你哋有冇睇過佢手機？」宋文德問。

「有，因為同一般廢老一樣，佢手機係無較密碼，不過唔見有咩特別線索。」

「咁又係，咁隱密嘅組織，一定會以書信方式傳達比較私隱嘅訊息。」宋文德推斷。

「重生會有冇咩資訊係公開？」佢又問。

「有個咩都無嘅網頁。」我答。

「咩都無？」

「一打開個網只係得背景圖，同幾隻字。」

宋文德一聽，即刻用手機搜尋，入到去嗰個設計粗糙嘅網頁。

「真係整幾隨便，但越係求其就越令人懷疑.....」宋文德轉用譚國源部手機，上重生會網頁：「都一樣。」

「唔通會唔一樣？」

「如果佢開過個網站嘅話，可能會留低上一次紀錄，話唔定重生會網頁係特定嘅會員先入到。」

「我突然間諗起啲嘢。」

「係？」

「我女朋友老豆又係有癌症嗰啲人，我都係最近先知。我諗緊.....佢到底係咪同譚國源一樣，都俾邪教利用，既然重生會.....會喺醫院門口搵目標成為信徒，咁佢哋一家都可能遇過。」

「所以「我突然間諗起啲嘢。」

「係？」

「我女朋友老豆又係有癌症嗰啲人，我都係最近先知。我諗緊.....佢到底係咪同譚國源一樣，都俾邪教利用，既然重生會.....會喺醫院門口搵目標成為信徒，咁佢哋一家都可能遇過。」

「所以...」

「而佢爸爸，都算係個幾鐘意上網嘅人，話唔定佢屋企部電腦有留痕跡。」

因為我呢下靈機一觸，我決定動身前往Chloe屋企。

鎖匙喺上次去嗰陣已經拎埋，所以一路無阻順利去到佢屋企。我用Chloe爸爸平時用開放喺廳嗰部電腦，以前去佢屋企嗰陣，佢大部份時間都係喺電腦到睇馬。

雖然機會微乎其微，但我都照樣輸入搜尋「重生會」，因為直覺話我聽，如果能夠揭開重生會嘅網站內容，應該可以知道唔少事情。

入到網頁，依然喺以太陽藍天作為背景.....

但係，原本綠油油嘅一片草地，已經變成一朵朵貌似彼岸花嘅植物，就似鮮血染滿大地咁。

最重要嘅係，終於見到「出生、再生、重生」以外嘅字！網頁多咗類似公告欄咁嘅東西，入面公佈「重生會」唔同日子嘅義工活動.....舉辦日期同地點？

除咗義工活動之外，仲有其他同樂活動嘅詳情。

呢個線索實在太難搵，如果唔係宋文德提我，互聯網會慣咁將上次登入紀錄留低，我都可能唔會搵到宜步.....

從網頁上睇，最新一個公告係前日發佈。

「
──家庭日──

家人應恆常見面。「重生會」作為信徒的溫暖避風塘，將於四月十四日舉辦一場家庭相聚日。

我們除了會與你渡過人生路上的難題，更能攜你前往「樂園」享受永永遠遠的快樂。

我們是你的家人，重生會。

時間：四月十四日，早上八時
地點：龍尾村公所等候」

知道呢件事之後，我立即通知俾宋文德同泉叔知，事關舉辦時間就喺兩日之後，非常之急。

宋文德好快就同意過去，而泉叔就顯得比較無所謂。

如果問我，我係會選擇去，因為經過鎖羅盆嘅事後，我更加確信兔子人同重生會嘅某種聯繫.....

我查完網站之後，都唔敢喺Chloe屋企留太耐。

可能有陰影，呢個地方就算日光日白，我都總係覺得有某樣嘢，係背後監視住我咁。

咁樣一來一回，又用我差唔多半日，我幫佢兩買埋飯先上屋。可能宋德文効咗成兩日，上返去嗰陣佢已經訓著咗，全屋內淨低泉叔一個係清醒。

「阿政，琴晚發生咩事？」食飯嗰陣，我都知泉叔會問起。

所以我都一邊食一邊講，去到某啲特別驚慌位，例如地震、好多隻兔人、見到邪教之類，泉叔都無比出好訝異嘅表情，只係點點頭。

「咁的確幾奇怪，我打兔打咗二十年都有，兩隻兔出現同一個地方，第一次見。」

「所以，我都懷疑係將個守夜嘅求導人掉入水井之後，觸發咗某種.....事情？」我推測完，再追問：「係喎泉叔，我有啲嘢想問你.....你到底係點追蹤兔子人？」

「.....」泉叔依啖飯，嘴嚼得特別耐：「你未到宜個級數，聽咗都無用。」

「講下都得嘅。」

「講咗你就會衝動。」泉叔講得淡然。

「其實你係咪唔鐘意食燒味飯？上次又係見你食下食下咁，但係食得過半盒都無。」我見泉叔好似食之無味咁。

「嘿，我呢啲山區人食慣啲野味，點同你哋城市人，啲嘢淡到咁。」泉叔都唔再掩飾，蓋低個發保膠蓋。

「話說……鎖羅盆村，係你家鄉？」我問。

「係，不過係我老豆個代，我出世嗰陣已經搬咗去第二個山區住。」

「居然…！？唔怪得知我喺外村見到有個神主牌，係寫住「周白」同「周水」，估唔到真係你屋企嚟……」

「我幾乎無點返過去，嗰啲神主牌都係我死鬼老母放。」泉叔說。

泉叔見我食完，就企起身：「政仔，帶你學啲狩獵技巧。你有嗰塊神奇鏡，加埋我嘅技巧，就萬無一失。」

泉叔去廚房拎把刀，帶我去到相對空曠嘅公屋走廊。

「政，你當我係兔子人，而你拎住把刀，你會點做？」泉叔交把刀俾我。

「我…」我作勢揮斬幾下：「應該會一嘢斬落你到？」

「然後？」

「再斬、再斬…再斬，直到你反抗唔到。」

「咁你就錯，狩獵應該針對獵物嘅弱點去作出攻擊。」泉叔一手搶過我把刀，我完全反應唔直：「你一用刀，要攻擊嘅地方就係頸、關節、手肘仲有眼，仲有用插，唔好用劈。唔好為咗阻止佢埋身而劈兔子人，咁係無用，你更應該學識下閃避。」

泉叔咁樣講一講，突然覺得自己攻擊好無效率。

「然後兔子人佢嘅其中一個特性，係耳朵好靈敏。」泉叔戳住我胸口，十足魔鬼教官：「我要你手機又好、鬧鐘又好，隨身帶一個可以發出極高分貝嘅物品喺身，用喺脫身到。」

「明白…」

「仲有我最鐘意嘅嘢——汽油彈，呢樣我諗係對兔人造成最大傷害嘅嘢。最好就直接喺佢身上淋油，再用打火機點火，明？」

「明…」

我隻耳聽得明，但我都知有啲嘢，

係要真係做過，先真係明。

「咁點樣殺佢哋？」我問出最了當嘅問題。

泉叔笑咗笑：「好遺憾，暫時無方法殺得死佢哋。」

「……」

「好似我間屋嗰隻咁，困住佢一世，已經算係最接近嘅方法……殺死佢嘅自由。」泉叔過嚟拍下我膊頭，說：「唔好諗殺唔殺到，你宜家嘅目標係搵出兔子人嘅巢穴，救返你女朋友。」

「Chloe佢到底仲……」

泉叔打斷我說話：「佢哋會儲食糧。如果唔係，點會四年出嚟獵食一次？你宜家最好希望佢哋唔會當你女朋友同佢屋企人係零食咁，隨手放入口過下口癮就得。」

泉叔略略教完我一啲基本嘢之後，我自己都喺間屋拎把刀練習。因為我都係個短期嘅獵人，佢只係教我最易嘅嘢，過份複雜例如佢之前夾傷過我嘅捕獸器陷阱，佢就無教。

但總體感覺上，泉叔教我嘅嘢好似仲係有所保留。

兩日後。

我哋一齊出發去「重生會」家庭日嘅集合地點。

至於譚國源，宋文德就用求導者mode，叫佢喺屋企每分每刻都持續跪拜，但臨踏出屋企之前，泉叔都係覺得唔安全，於是又將譚國源五花大綁。

地點上所講嘅龍尾村公所，其實我都唔太知邊到嚟，但有老司機阿泉叔負責開車，又有唔知點解會勁了解嗰到歷史嘅宋文德做旁白，我都叫對嗰個地方有少少初步印象。

簡單啲嚟講，即係比華利山別墅嘅右上方。

今日天陰陰，天氣有曇天之勢。

我哋比原定時間早到一個鐘，以免錯過「重生會」信徒集合時間。

截至到八點正之前，龍尾村公所前面已經聚集咗大約三、四十人，一大部份係老友記，即係老人家。

另一大部份嘅，係帶埋仔女嚟嘅家庭。

後生嘅真係近乎冇。

等陣…

有，

有一個，佢啱啱趕到，係個年輕嘅女仔，約莫二十四、二十五歲左右。

暫時成個氣氛仲係好正常，好似啲社區中心舉辦嘅親子同樂活動日咁，但呢一切一切，喺上車之後逐漸變得詭異……

「佢哋……啲信徒，好似特別鐘意著白衫咁。」宋文德留意到。

「佢哋嗰個睇落精神飽滿，唔似我哋嗰晚喺山上見到嘅求導者。」我說。

「一切未走向極端之前，都係風平浪靜。」

「……」

我望一望泉叔，見佢仲坐喺自己嫁小貨van上面飲啤酒。

過咗陣，疑似比較資深嘅信徒出現，係個短髮嘅中年女士，佢一出現就發言：「各位好！多謝各位嚟到今日「重生會」嘅家庭日啊，你哋咁早起身好叻呀！俾啲掌聲自己先！好無？」

一陣陣嘅掌聲。

「好啦，嫁旅遊巴一陣就會嚟到，宜家有個小任務！」中年女士朝氣十足，完全唔似邪教中人：「就係交哂你哋嘅手機出嚟先，我哋都會想有個可以脫離下科技，感受人同人，仲有大自然嘅機會之旅，再一切了解何謂生命，好無！？」

「好──！」一啲老友記和應。

「開始嚟料……」我無辦法唔拎出手機。

因為喺上車之前，又有個係隸屬重生會嘅男人，會檢查我哋全身一次。

「你兩個去玩得開心啲。」泉叔終於落車，行過嚟拍一拍我哋衣領。

「泉叔你留喺到！？」

「我成身又刀又槍咁，而且點都要留個人喺外面。」泉叔低聲講咗句：「放心，我會跟住你哋嫁旅遊巴尾。」

有佢宜句，我就放心。

「可以開始上車，大家可以叫課長。」短髮女課長介紹自己。

到上車一刻，就好似將自己送入虎口咁。

旅遊巴好奇怪，係用一塊黑布掩蓋哂全部玻璃窗，除咗司機位，無論處於車外定車內，都無辦法望到

另一面嘅情況.....

上到車，係同一般旅遊巴差唔多格局。

我同宋文德揀咗最後最角落嘅位置坐低，而嗰個比較年輕嘅女仔，都揀咗最後排嘅角落坐。

佢同我哋都有一個共通點，就係都帶住一副隱憂嘅表情。

而其他人，都係相較歡樂。

因為根據譚國源所言，通常會開始參加重生會活動嘅，都係已經俾呢個教會開解咗嘅谷底人士，喺谷底反彈.....永遠可以彈到最高。

但跌落去嗰下，

粉身碎骨亦係必然。

旅遊巴開車，駛往一個未知之地。

「你覺唔覺得對面個女仔，有啲特別？」我偷問宋文德。

「特別年輕？」

「特別唔一樣。」

「未知底細前唔好相信任何人，唔好俾宜家嘅和諧氣氛呃到。」

佢講得有道理，我初初都唔知，Chloe屋企人居然會入教。

坐咗陣，重生會成員開始派啲遊戲卡，可以喺上面吸印嗰種，張卡個名叫「七步求導」。

「一陣去到會場總共有七個小遊戲，大家挑戰完之後呢，就可以得到一個見教主機會。雖然唔會為你哋進行「重生儀式」，但會喺求導路上俾一啲指引你，或者賜予你祝福.....」重生會課長嘅語氣越講越細沉，剛才上車前嘅朝氣已失去。

同時車外已經無其他嘅車聲好一段時間，代表我哋去緊某個好偏遠嘅地方.....？

為時兩個鐘嘅車程，終於完結。

落車嗰陣隻腳都有少少麻。

出到去車外，係個霧氣好重，四周圍都見唔到城市嘅綠林。而個天，亦變得比啱先更為陰沉，好似傍晚五、六點咁。

帶隊嘅女士，最終將我哋帶到一個地方，入面就好似一個小型遊樂園咁，有唔同嘅嘢玩。而且，嗰啲穿袍嘅求導者都喺到。

「偷混入嚟果然唔係個好注意。」我望住周圍，完全唔知係咩位置。

「你跟住大隊行。」宋文德匿喺一旁，無人見到嘅位置。

「你做咩？」

佢開始除自己件西裝同戴上吊咀，原來宋文德一早將件求導袍著咗入西裝入面，難怪睇落咁厚重。

「我會自己混入去，你自己執生。」睇嚟宋文德又要扮求導者。

「好…」

就係咁，我短暫同宋文德分開先。

我回一回頭望下泊車處，奇怪緊點解泉叔嫁車無跟嚟。

入去佢哋嘅正常版「樂園」前，仲要俾張遊戲卡看門人核對，保密功夫可謂做到足。

不過「重生會」搞呢一次聚會目的係咩？

我諗應該都有佢哋嘅目的。

入到去信徒們各有各玩，我先喺園內逐一觀察。

有啲小遊戲係唔關遊戲卡嘅事，但就有暗中洗腦嘅嫌疑。

例如，有個射靶嘅遊戲，宣傳圖係一隻兔仔拎住把槍瞄準住獵人。

雖然畫風係卡通，但就係有種說不出嘅詭異感。

而呢到嘅成員，都幾乎清一色係著白色衫，令到著襯衫嘅我顯得有啲格格不入，仲好似惹人注目咁。

如果可以嘅話，我都想換件白色衫。

「赤神赤神紅神目……」

唔知邊個突然唱宜呢首歌，令到我個心離咗一離。

我向歌聲來源望過去，係一個家庭主婦喺到唱緊。我行過去睇，先發現原來唱呢首歌係第一個遊戲卡挑戰，唱完成首就可以吸一個印。

08

嗰位家庭主婦略略唱完之後，遞張遊戲卡俾職員：「係咪可以吸個印啦？」

總係笑面盈盈嘅白衣職員，心情好似十五十六：「呃，好似唱錯咗一句，不過我都照.....」

「唱...唱錯咗！！」突然間，攤位後面嚟咗個神色繃緊嘅男人：「係赤日赤日！！！」

睇佢嘅衣著，同佢嘅吊飾.....

佢係一名求導者。

佢咁樣喝一喝法，成個場嘅歡樂氣氛一時間變得安靜。

「唔好意思，你挑戰失敗.....」白衣職員見到求導者出嚟指證後，就轉口風講。

「喔.....唔緊要。」家庭主婦尷尬咁拎返張遊戲卡。

然後，一切如常。

咁樣睇一睇，每個攤位嘅後面，原來都有求導者睇場，但同參加者溝通嘅，最主要都係會內嘅義務員工，即係好似譚國源嗰種身份咁。

呢到四面環山，場地就好似一個年宵嘅小維園咁。從遊戲卡上見到嘅關卡睇，數字越係高嘅關卡，攤位擺放嘅位置就越係深入，人流亦相對地稀少。

轉眼間，我已經無意見到嗰個年輕嘅少女，一個人企喺第五關遊戲攤位到。

「咁快...？」我有啲愕然，因為佢可以算係第一個挑戰到求導第五關嘅人。

第五關內容，生吞雞蛋。

我見到挑戰內容，就下意識想彎腰作嘔。

到我抬返頭嗰陣，嗰女仔已經一手將雞蛋打碎，仰頭吞蛋。

蛋液慢慢流出嚟嗰下，我有十萬個不願千奇唔好係紅色嘅血漿.....

好彩...

最後流落嚟嘅係正常嘅黃色蛋黃，但呢一幕都足以令我不忍直視。嗰女仔強行吞食完雞蛋後，遞張遊戲卡俾工作人員吸印，行動完全係似有目的性，而唔係享受緊重生會呢個所謂嘅「家庭日」。

因為佢比較特別，我期間一直留意觀察住佢。

見佢吞完蛋一陣過後，就跑咗過去遠處一個垃圾桶嘔吐，我諗佢都唔係太頂得順。佢嘔完之後，輕微咁喘氣，坐喺一張長櫈上休息。

「要唔要枝水。」我行過去，俾樽水佢。

佢望一望我，無任何表情轉變：「唔洗，唔該。」

我扭開樽水，離口飲咗啖：「樽水我喺出面帶入嚟。」

我咁樣講一講，佢又盯我一眼，但今次拎咗樽水：「唔該。」但佢唔係拎嚟飲，係拎嚟漱一漱口。

「挑戰得幾快。」我橫視第一至五關嘅攤位。

第一關，背唱讚頌《紅神目詠歌》。

以示歌頌教會。

第二關，戴住白兔頭套，槍殺獵人

以示人類對自然的過度殺戮。

第三關，親自到附近山上採集一朵「重生會」種植嘅彼岸花，再由工作人員磨爛成渣，混合水飲用。

以示面對死亡嘅勇氣。

第四關，持續跪拜二十四分鐘。

以示虔誠。

第五關，生吞雞蛋。

由第五關到第七關開始，彷彿一切都變得再無意義。

遊戲唔再作任何解釋，點解要咁做。

如同宋文德所講，喺一切走向極端之前，都係風平浪靜，第五關就係一個分叉口。

佢冇答啲咩，只係望望之後剩低嘅嗰兩關。

中間，我見宋文德成功著住求導袍混咗入嚟，其他人對佢都無起咩異心，可能求導者都係啲戴住袍帽嘅人，所以通常只會留意到對方嘴部至下鄂。

「各位加油喇！呢位女仔已經突破到第六關，求導七步嘅挑戰差唔多完成！就有資格留喺呢個營內一晚，然後獲主教接見。」重生會嘅女課長，忽然行過嚟我哋身邊同大家宣佈。

「咁...會唔會...可以接受「重生儀式」！？」一位中年男子問。

「當然唔可以，但獲得主教接見，正式成為「信徒」，更話唔定.....」女課長神色變得詭異，嘴角嘅孤度彎彎勒起：「可以為你求導路上，指點一條明路。」

經女課長宣佈，大家參與程度更為熱烈，特別係自己一個嚟嘅成員。

原來，要從一般成員，變成為「信徒」，就要經過呢七步曲嘅遊戲。

「咳...俾返你。」個女仔俾返樽水我，且企返起身經已休息完。

「你.....去挑戰第六關？」我呆呆咁拎返樽水。

「嗯。」

佢係個話不多嘅人，一眨眼就行去第六關攤位──直視紅光。

呢個活動，無意何意義、無任何解釋、無何目的，單純就叫你直視住兩顆會發出紅光嘅強燈，直到佢哋話停止。

呢個遊戲，已經好明顯同兔子人嘅「紅目」拉上咗關係。

「弟兄！」正當我想過去睇嗰陣，一直行嚟行去監視眾人嘅女課長走過嚟攔住我：「你好似一關都未過喎，走過去第六關做咩？」

「我...我想睇...下。」我說。

「心動不如行動，去挑戰一下。」女課長露出意味深長嘅微笑，令人不寒而慄。

睇嚟，女課長無俾我通過嘅意思，我只好返轉頭。而一轉身，就見到即將與我擦肩而過嘅宋文德.....

喺身影交疊嗰瞬間，佢低住頭淡淡向我交代咗一句：

「你一定要拎到「信徒」資格。」

然後，佢好安全咁喺女課長身邊經過，無人對佢起異心，如同可以自出自入。

於是乎，我開始挑戰佢遊戲卡上所謂嘅「七步求導」。

背歌、射靶、採花、跪拜呢啲我都無問題，但去到第五關呢個明顯嘅分水嶺，我就開始猶豫，就連同其他人都一樣。

因為呢個，係瘋狂嘅第一步，違反你日常認知嘅第一步。

當有第一步，就會有第二步，由淺由深。

「咔」又一個人，成功將生蛋打碎放入口中。

「通關。」工作人員喺佢卡上，默默吸一個印。

我拎住手上隻雞蛋，望咗接近十五分鐘。

如果俾著係你，

你又會唔會敢做？

我.....

我...

要拯救Chloe。

「咔」

打蛋。

「咕」

吞蛋。

「嗄.....」

「通關。」

09

一接返張遊戲卡，我就跑去遠處草地好痛苦咁嘔咗出嚟。

就連琴日嘅胃酸，都一次嘔出，令我喉嚨有少少灼熱嘅感覺。

即使嘔到無得再嘔，依然有陣腥味喺我口腔徘徊。

不知不覺，時間已經下午兩點。

成朝都烏雲密佈嘅天空，太陽完全被覆蓋住。

呢個時候，重生會嘅課長拎咗堆三文治出嚟分俾大家，唔知係咪心理作用關係，佢哋派嘅嘢我都唔係幾想食。

我望一望第六關，嗰到只係企咗寥寥幾個人。

因為喺第五關，已經大幅減少咗好多人。

唔知嗰個女仔，依家喺邊？

我抖咗陣，深一深呼吸，繼續踏上自己嘅拯救之路。

「請入去。」一到第六關，重生會職員就叫我行入一間全黑嘅房。

咁啱，其中一間黑房行咗一個人出嚟.....係嗰個女仔。

佢出嚟嗰陣.....

精神疲憊之餘，眼神更有少少呆滯，到底喺入面係咩挑戰？

「通過。」求導者喺佢張遊戲卡上吸印。

我懷住戰戰兢兢嘅心情入到間黑房，入面係伸手不見五指嗰種黑。

「保持跪拜姿勢，並且抬頭直視紅光，直到結束。」黑房外一把聲，說。

「咯」門鎖咗。

隨後，房內慢慢傳出《紅神目詠歌》，即係佢哋嗰首赤日赤日乜乜柒柒.....

其後，房內出現兩顆紅光，就好似兔子人嘅紅目咁。出現嗰下我係嚇到退後撞到牆，因為感覺就好似同某隻兔子人身處於同一空間咁。

為咗順利通關，我只可以喺心理極度唔舒服嘅情況下，做出跪拜動作，然後抬頭直視嗰一雙紅光。

慢慢地，佢哋房間內嘅邪教歌越播越大聲，兩隻耳無處可逃。而黑暗嘅環境，亦令空間感無限增大。

恐怖嘅倍感，亦都無限增大緊。

喺宜種情況，我心理壓力越嚟越大。

一開始只係以為跪一跪拜，聽一聽歌、望一望光，都仲頂得住，至少唔會難得過喺鎖羅盆生存嗰晚。

但係，原來咁做係更加折磨.....

至少嗰陣，我手腳仲可以郁，精神完全放喺「逃生」一事上。不過宜家周圍空無一物，就完全感受緊其餘觀感帶嚟嘅衝擊。

喺嗰陣，我眼神學識漸漸放空.....

腦入面，回想緊第二啲事情，去避開依一切苦楚。

就好似被一道白光淡現，腦中出現咗個畫面。

係我初初相識Chloe嗰陣，係因為睇完某套日本純愛電影之後心血來潮，就走咗去學日文。

之後，就同佢成為咗同學。

佢叻過我好多，用幾年就考到個N1返嚟。

呢一刻，過往種種記憶如潮水般湧現.....

當我回神過嚟，可以出去嗰陣，外面嘅職員同我講，宜家已經係四點。

我眼神仍然保持住放空，一時間好難集中返，拖累到動作都有啲緩慢。

「通關。」職員好滿意咁望住我個樣，然後幫我吸印。

而我個腦，好似一時間短腦咁，諗唔到、聯繫、幻想唔到任何事情，暫時只可以持續放空一陣。

我好似老人痴呆咁，走咗去張長櫈坐。

我坐低個下，先發現嗰個女仔就坐喺我隔離，佢同我神色相差無乎，我諗我哋喺黑房都經歷咗差唔多嘅事情。

「啱啱...出嚟？」比我早入黑房嘅佢，開口問我。

「係.....」我隻手，仲微輕咁顫緊。

「有咩.....值得你咁搏？」

「咁...你？」我反問佢。

我哋兩個互相都靜咗陣，無答到對方，期間只有涼風輕輕拂過，滿含秋天嘅氣息，我哋衣物都顯得格外單薄。

「我準備去第七關...。」佢企起身細步細步咁行過去。

我都企起身，向住第七關行過去：「我都係。」

我神色疲倦之餘，雙眼更不斷流眼水.....

我已經分唔清係嗰陣諗起Chloe而喊，定係因為紅光長時間嘅照射而刺激到流淚。

第七關，位於所有攤檔最入處，亦係最接近類近宿舍同操場嘅地方。我諗嗰啲地方，都係重生會出錢搵人喺塊偏遠嘅荒地興建。

類似邪教嘅大本營咁。

第七關，直接同我哋溝通嘅人，係求導者。

「最後一步，你哋要學會奉獻，更要係無條件地。」求導者伸出兩隻手，說：「將你哋身上最珍貴嘅物品，交俾我。」

「.....」我同女仔都怔然。

「我好清楚，你哋身上最珍貴嘅嘢.....嘻嘻嘻。」求導者就好似有對會看透人嘅雙眼。

「係...？」我首先俾咗張五百蚊大鈔佢。

但佢無接收到。

然後，我又將成個銀包連錢放落佢隻手，當中唔包括身分證。

微笑住嘅求導者，又搖一搖頭。

另一邊， 女仔佢學我放咗銀包落佢隻手，睇嚟大家對珍貴嘅定義差唔多，都係錢。

「你哋肯定仲有更視為珍貴嘅事物.....」求導者一邊行近我哋，一邊口中喃喃唸。

佢用一雙枯乾、灰暗嘅手摸向我袋口，從入面拎咗塊鏡出嚟.....

「呢塊.....好鏡！嘿嘻嘻嘻。」求導者咧嘴笑起。

點...

點解佢會知道！？

我塊八方鏡.....

我愣然之間，求導者問我一次：「塊鏡要奉獻出嘛？嘿嘿嘿嘻嘻.....從你嘅表情，已經睇得出有幾珍貴。」

我身邊嘅女仔望見到八方鏡之後，反應都幾乎同我一致，愣然無比。

「八...方鏡？」個女仔，居然講得出塊鏡個名！

我同佢對望咗一眼，大家眼神中似乎都隱藏住一啲秘密。

「唔交得.....」女仔好細聲咁講。

「我...」我仲猶豫緊。

「你有三秒時間。」求導者張嘴一笑，露出泛黃嘅牙齒。

唔交嘅話.....

啱啱所做嘅一切都會白費.....

一諗宜到，我忍痛交出八方鏡。

但同樣令我在意嘅係，個女仔知道八方鏡為何物。

只見佢一見到我交出八方鏡後，眼中滿懷住不捨咁睇住塊鏡被收入求導者袍內。

「通關。」求導者喺我張遊戲卡上吸最後一個印：「你係第一個成功完成挑戰嘅人，今個「家庭日」第一個「信徒」，往後嘅求導路上會係更困難，更艱辛呢嘿嘿.....」

「到你。」求導者將視移向女方。

「我.....」女仔回神。

「我都知.....你身上最珍貴嘅事物.....」求導者又行去佢身邊，喺佢身上打量：「你自己都應該清楚.....」

女仔佢芳齡廿四左右，輪廓可以用清雅形容，身形都叫俾一般女仔高少少，難道宜個求導者想.....

突然！

求導者從袍內拎出交剪，一下向女仔嘅後頸方向刺去！！

「嘶」的一聲，秀髮應聲散落。

女仔用紅髮繩紮住嘅馬尾，俾求導者用交剪一刀剪咗落嚟。

「願意奉獻出？」求導者問。

「……」女仔仲呆住，點一點頭。

「嘿嘿…」求導者將女仔嘅髮尾連同紅髮繩，一同收於袍內。

求導者幫佢吸印之後，緩緩轉身返入前方一橦兩層高，白色外牆嘅禮堂中。

「無嘢……可以瞞過我眼睛啊……」求導者掩住雙目，似笑似哭咁離開：「啊哈哈啊啊……」

我同女仔，都呆呆企喺原地，似乎仲有啲震驚。

咁係因為對方真係好似識讀心咁…..

將我哋身上最珍貴事物，被「奉獻」走。

「恭喜你兩位，正式成為重生會嘅「信徒」。」嗰位中年女課長，又再次行到我們面前，笑意盈盈咁向我哋介紹：「可以叫我做「母長」，你哋今晚可以喺前面嗰間宿舍住宿一晚，夜晚我哋會安排你哋見主教。」

「…」我同佢，依然未能講得出嘢。

「知道？」母長溫馨地再問一次。

「知道…」我哋異口同聲。

挑戰過後，我哋兩個不發一言，驚魂未定咁行往宿舍方向。

嗰到係只有一層高，但係面積大概有學校一整層課室連埋一齊咁大。入到宿舍前要拉開一道玻璃鋼門，而入面係一條冷冰冰嘅長廊，格局真係好似課室咁，分咗唔同房間，而宿舍兩邊盡頭就分別係男廁女廁。

走廊嘅燈光雖然係白色，但燈力好弱，令到走廊某啲位置都係偏暗。

經歷成日挑戰，開始勁攰嘅我，求其揀咗一間最左面嘅房入去，入面有三張雙層床，除此之外就咩都無，簡陋到無嘢好講。

而嗰個女仔，亦都好似有心跟住我尾，入咗同我一間房。

我入到去，第一時間訓喺其中一張床上放鬆成個人。

而佢，就坐喺另一張床上，主動問我事情：「點解八方鏡，會喺你手上？」

佢好了當，直接問咗個我都想知，佢點解會知嘅問題。

「你知道八方鏡……？」我說。

「因為……」佢欲言又止。

「你唔信我？」我望向佢。

「嗯...」

咁都係，大家一樣入咗嚟邪教。

太易信對方唔係一件好事，大家就了解下先。

「可以點叫你？」我坐返好，問。

「沅彤。」

嗯，一個普通嘅女仔名。

「你？」佢問返我。

「政，阿政。」

沅彤佢點頭：「你嚟宜到嘅目的係為咗咩？」

「為咗一個人。」我專登答得空泛。

「咁你？」我又反問。

「一樣物件。」

「物件...？」

「嗯。」佢都好似特登唔講詳情。

互相保持警戒，好事嚟。

「宜到可以搵嘅人應該唔多。」沅彤盯住我眼睛。

「佢係我.....」

「喀喀──！」

倏地，門外傳嚟一陣敲門聲。

「你兩個喺到傾緊咩啊？」係母長把聲.....

我同沅彤都下意識收咗聲。

「想提提你哋，呢到無熱水，同埋一陣七點可以去飯堂進食。」母長講完之後就離開。

雖然見唔到個人，淨係聽到佢把聲，不過都令人異常不安。佢由本今日朝氣十足嘅中年女士，漸漸變得詭異。

之後，我同沅彤就無傾啱先個話題.....

畢竟，隔牆有耳。

所以，我哋轉咗話題。

「你幾多歲？」我問。

「二十四。」

「同我估嘅一樣。」

「咁你？」

「二十八。」

我哋好似有共識咁決定，暫時將自己入嚟依到嘅秘密收藏，但可以確定嘅係，我哋都有各自目的。

「抖陣先，你應該都効？」我背脊再次訓落床到。

「嗯。」佢打側身訓低，眼甘甘咁望住空氣。

10

喺床上休息咗陣，去到約莫七點，訓得正冧嘅我被某人輕拍膊頭。一打開眼睛，見到係沅彤，因為到咗食飯時間，而順便叫醒埋我。

失去咗馬尾嘅佢，反而特顯咗嗰種酷酷嘅冷感。

我打個呵欠，就同佢一齊行出房間。

喺長廊上其他人都開始從房間行出，估計佢哋都係通關嘅「信徒」。不過佢哋好似夜晚唔驚鬼咁，全部人自己一間房。

「請各位跟隨我嘅步伐，移步到飯堂。」母長入嚟宿舍，同各位講。

我數一數跟住母長嘅信徒，連埋我同沅彤總共有七個人，五男兩女，年齡都係二十至四十不等。

「入到去可以拎張櫈坐低先。」母長開門俾我哋：「聽朝你哋就要受課。」

受課？即係上堂.....

所謂嘅飯堂其實就係間空置咗嘅小小活動室，但由於入面無冷氣機，所以有少少悶焗，加上唔知係咪無用太耐，一去拎摺櫈就塵埃四起。

我哋七個人坐喺摺櫈上，母長就用仁慈嘅笑眼橫視住大家，但臉上過度表現嘅仁慈，就會變得詭異。

「食飯...食空氣啊？」沅彤低聲咁同我講。

睇嚟佢都有講笑嘅一面。

「佢唔好再俾啲生雞蛋我食就夠.....」我說。

「熱飯就快提供，我想大家學識感恩。」母長突然做出跪拜姿勢，說：「各位！將要得到溫飽之前，一齊歌頌紅神目！！」

我可以發現沅彤暗暗用口形講咗句「屌你老尾」，然後跟大家一樣做出嗰個令人腳酸嘅跪拜姿勢，當然我都唔例外.....

「赤日赤日紅神目.....」呢次歌頌，一唱就唱足三十分鐘。

直到外面嚟咗一批人，母長先至停止領唱。

「各位可以坐返低。」母長說。

外面嚟嘅一群人，佢哋都捧住一大煲鍋，應該就係今日嘅晚餐。其中一個男人，佢身高兩米，戴住個兔仔樣嘅紙面具，感覺有少少詭異。

「呢位係「父長」，佢係負責營內一切雜務，好受大家尊敬。」母長向我哋介紹嗰個兩米高嘅男人。

時間去到七點半咁上下，終於食得飯。所謂嘅晚餐，就係熱飯配上爛溶溶嘅奇怪芡汁，外加一塊午餐肉、一隻煎蛋，真係食之無味。

食飯期間，有一位新加入嘅信徒向母長發問：「我想問下.....求導者佢哋唔需食飯？點解唔一齊過嚟食。」

「求導者每日只需要喝一水一麥、食一米一麻，就足夠維持需要。」母長用一個溫馨嘅面容，講出一啲都唔正常嘅說話。

一水一麥？

一米一麻？

咁樣宋文德應該好快會死.....

難怪每個求導者睇落都甩皮甩骨，瘦骨嶙峋咁。

母長補充：「要成為「求導者」，遠比你哋想像中困難，因為佢哋係受選可以獲得重生之人。」

正當其他信徒食得起勁，白飯扒完又扒嗰陣，只係得我同沅彤食晚飯咗幾啖。身處喺令人不安嘅環境，食欲都唔會好得去邊，更何況係重生會俾嘅食物。

飯後，我哋最先返去宿舍，嗰陣經已八點左右，除咗營地有少少燈火之外，其餘地方都係暗夜嘅叢林，貿易出去就肯定會迷路。

「你好似無點食過咁。」我坐喺張床，說。

「跪到劫，無胃口。」沅彤望住地下，再望向我：「但就算有胃口，都唔會食佢哋嘢。」

「同你一樣。」我點點頭，好高興有個思想正常嘅人同房。

「我去沖涼先。」

「嗯，我一陣先沖。你女廁喺右邊嘅走廊盡頭，小心遇到啲奇怪人。」我提醒佢。

佢抿一抿嘴，就出咗去

男浴室就比較近，行出房轉個彎就到，佢就要行到走廊盡頭。

但其實有得沖涼，你都會無沖涼嘅意欲，事關宜到得冷水用，我出去沖涼入到浴格嗰陣都諗住速戰速決。

「噹」某個人嚟咗男廁，入咗我隔離嘅浴格。

不以為然嘅我，繼續用凍水洗頭。

「政？」原來浴格隔離嗰條友，係宋文德。

「宋文德？」我回應。

「搵咗你好耐，暫時冇冇咩情況出現。」

「無...咩兔子人嘅線索都未有。」我說。

「我全日行出行入，已經大概摸清呢個教育營嘅地圖。」宋文德喺上高遞咗張紙俾我，說：「你喺呢到記好地圖之後，就用水沖爛佢。」

我接過宋文德手畫嘅地圖，上面粗標明咗其他地方係咩嚟，包括有禮堂、禮拜堂、貢獻品室等等。

「宋文德我有啲嘢對唔你住.....」我有啲難以啟齒嘅感覺：「塊鏡，宜家喺重生會身上，佢最後一關要我交出身上最珍貴嘅物品，個求導者好似有天眼通，知道我塊鏡最貴重。」

宋文德靜咗一陣，答：「我夜啲幫你拎返。」

「你拎到？」宋文德講到好似入自己廚房咁。

「塊鏡唔可以失去，我會幫你睇下點拎返。總之喺呢個教育營，必要時我會提你逃走。」

「仲有.....聽講你係無晚餐食？」我多問一句。

「有，一粒米、一粒麥。」宋文德嘆一嘆氣，說：「夜啲我會搵下有冇其他嘢食。」

喺浴格短暫交流完後，宋文德就離開呢到，睇嚟佢係專登嚟宿舍搵我。

我自己沖完後，用毛巾抹乾身就返去房入面準備作息。

大半夜，手機唔喺隔離，就好似無咗一部份安全感。

空蕩蕩嘅房間，令我無心入眠。

沅彤雖然比我早去，但比我遲返。

好彩今晚呢間房到，唔係得我一個。

如果唔係無鬼都俾我諗到有鬼。

時間一點一滴流逝，外面經已毫無人聲。

間房靜咗良久，沅彤無啦啦出聲：「訓咗？」

「未...」

「你都訓唔著？」

「我一日仲未搵到我要搵嘅人，都唔會訓得著。」我不自覺，捏住枕頭。

「可唔可講下，點解八方鏡會喺你身上？」

漆黑一片，見唔到對方，只係聽到聲音嘅環境下，反而令我哋交淺言深。

「因為.....」沅彤頓咗一陣，講：「佢原本係屬於我嘅嘢。」

沅彤呢一句話，令我震驚咗一下。

「你嘅嘢.....？」我說。

「應該係話，係我婆婆.....即係我家族嘅嘢。」

「你婆婆叫.....蘇清瑜？」我諗返起，內村過夜嗰間小屋。

「係...。」沅彤語氣都似乎有啲訝異，點解我會知佢阿婆個名。

「塊鏡係我有次上鎖羅盆內村，喺佢間屋搵到。」我解釋點拎嚟。

難怪過第七關個陣，沅彤對八方鏡有所認知，眼神間仲有啲唔捨得.....

原來係佢家族嘅嘢。

去到宜到，我都已經幾相信佢係同路人，所以我都講出拎走塊鏡嘅目的。

「我係拎嚟殺兔子人。」我說。

「兔子人，唔係用鏡殺.....」

沅彤補充一句：「係要用刀殺。」

「刀？但係.....」

「八赤刀。」沅彤呢一句，令我自動靜咗落嚟。

因為聽個名，都知唔係一般刀。

沅彤講落去：「係把刃身反光面呈現鮮紅嘅武士刀。可以斬妖除魔，令佢哋死於業火之下。」

「咁...邊到可以拎到把刀！？」呢個情報重要到，連我講嘢都有啲結舌。

「搵返八赤刀，正正係我入嚟嘅目的，亦係我婆婆臨死前交代我嘅遺願。」

「咁即係把刀喺「重生會」手上？」如果係咁，事情就好嚴重。

「唔知，但我曾經到過佢交代封印嘅小島搵過，去到嗰陣.....」沅彤語氣有些少凝重：「已經發現俾人奪走咗。」

「所以你覺得，最有可能偷走八赤刀嘅，就係「重生會」。」

「我婆婆走之前幾個月，我成日喺醫院嘅床邊陪佢，佢意識好模糊咁，同我講咗好多...關於自己以前嘅事。包括.....佢鄉下即係鎖羅盆村，以前有個小教叫「重生會」，個信仰係佢間接引入。」

「居然！？」

聽故仔，變成我喺呢到嘅唯一娛樂。

「佢年輕嗰陣，大約二十、三十年代.....遠渡嚟咗香港，帶住家族三件寶物，隻身去咗鎖羅盆。」

「目的係？」

「佢無講到，但係佢上山之後撞正鎖羅盆橫風橫雨，佢一時之間遺失咗其中一件神物，「八赤勾玉」，不過好彩嘅係，遇到正趕返屋企嘅獵戶救咗佢返村」

一講獵戶，我又諗起泉叔。

沅彤繼續講落去：「因為唔見咗八赤勾玉，所以婆婆亦留喺村內居住咗陣，諗住搵返走，結果某日，村內有人話見到奇怪生物.....」

「就係兔子...人？」我估。

「係隻明顯由兔演化而成嘅畸形生物，婆婆話因為外觀太恐怖，所以佢大過之後都選擇性地遺忘咗呢段記憶，係離開之前一刻，種種記憶先好似潮水咁浮現返。」

「畸形生物.....」我開始腦補緊，到底會有幾恐怖。

「婆婆聽到呢個消息嗰陣，就知道山林入面有某隻兔食咗八赤勾玉落肚，而變成佢哋見到嘅畸物。由於嗰隻生物吞咗神物落肚，演化成半神嘅存在，如果佢侵略性強，係有一定危險性.....所以，我婆婆就引用咗日本一個傳說──「因幡之白兔」，呼籲大家唔好接近佢，對佢敬而遠之，而自己就繼續搵嗰隻兔。」

「結果搵唔搵到？」

「結果係，唔知係咪嗰隻兔嘅影響，令到成座山嘅兔繁殖得好厲害，大家不斷捕食都仲有，所以村民更加崇拜呢隻所謂嘅「因幡之白兔」，各家各戶都開始拜祭佢.....」

「難怪我去到嗰陣，每一戶都見到有兔嘅銅像。」我說。

「最終，婆婆只可以搵村外兩位出色嘅獵戶幫手，追尋兔嘅下落。其中一個獵人成功打斷咗隻兔嘅左腳，另一個獵戶就透過追蹤佢嘅血跡，成功捕捉到佢.....但佢無交出俾我婆婆用八赤刀處決佢，反而

係成家一齊食咗佢。」

「我有啲不祥預感。」

「嗯，婆婆話嗰晚之後，成條村發出咗一陣極強嘅紅光，幾乎所有村民就消失哂，應該係話變成蛋.....」沅彤停低咗。

「之後？」

「婆婆嗰陣發生嘅事情太恐怖，自己都唔記得咗，到老咗寧願忘記。」

聽完成個故事，我都或多或少開始砌到少少前因後果。

「你呢？你未同我講，你要救嘅人係邊個。」講咗好多嘅沅彤，轉問返我。

「我要救嘅，係我女朋友。」

「佢俾「重生會」洗咗腦？」

「係佢一家變咗隻蛋，我至少要搵返隻蛋，喺一路嘅調查下，命運不知不覺咁，帶咗我嚟依到。」

「希望你搵得返女朋友。」

「希望你搵得返把刀。」

互相祝福之後，我哋就不經不覺咁訓著。

講出心底嘅說話之後，訓都訓得舒服啲。

【宋文德視覺】

山區，教育營。

凌晨三時。

每個人，都有佢嘅信仰。

有人信奉金錢至上、有人信奉無限權力、有人信奉真愛不死、有人信奉工作之道。

而我，一生都追求信奉緊一件事物.....

真相。

為咗真相，我可以做出超越自己界限嘅事情。

信仰無處不在，深深咁植入每個人體內。

打從出世開始，我哋就避無可避。

唯有掌握佢，

先可以獲得僅有嘅安全感。

喺通往供品庫嘅昏暗長廊上，我諗起過往種種嘅事情。

包括「絕望橋」事件。

到底人喺成功追求得道時，係唔係會得到真正嘅解脫？

「你好求導者。」某個項上掛住一條鎖匙嘅男子，擋喺供品庫嘅大門前。

我原本仲想趁夜深，去供品庫幫阿政拎返八方鏡，睇嚟暫時係無機會。

「你好。」但都照舊，禮貌性回應一下佢。

「求導路上，辛苦嗎？」佢哋偽善嘅笑容，喺我眼中特別扭曲。

「唔及你辛苦，看守緊供品？」每一句對答，都係一次套料嘅機會。

「無錯。」佢點一點頭，答：「上次求導儀式，進行得順利嗎？」

「順利。」

錄影機拍到內村嘅嗰一日？

「真係希望，「樂園」留有我一席之位。」

「你應該清楚，咩資格嘅人先可以前去「樂園」。」繼續一貫嘅套料技巧。

「當然清楚，只有接受「重生儀式」者。」佢臉上，忽然流露出美滿嘅表情：「我已完成好奉獻，準備接受下一次重生儀式。」

「準備？」

「嗯，我喺一間中型企業擔當會計師，已經聽從好教會俾出嘅指示，虧空公款，將大筆資金轉移到「重生會」入面，只要可以通往「樂園」，喺凡塵擁有幾多錢都及唔上。」

「你階級，應該唔單純係「信徒」吧。」從佢可以掌管供品庫鎖匙就知道。

「教主俾我管轄「重生會」嘅財政，係我嘅榮幸。」

見佢無任何會離開意欲，我只可以再等下一次機會，

但更重要嘅係，要首先拎到佢把鎖匙。

其實除咗供品庫入面收藏啲咩，係令人好奇之外，教育營仲有另一個令人在意嘅地方，就係通向後山嘅入口。

喺嗰到重生會特意綁咗一條鐵鏈，示意外人唔好亂入去。更加有個戴住兔子紙面具嘅男人，企喺入口處看守，佢個名好似叫「父長」。

離開供品庫嘅樓層後，我打算再去多次宿舍搵一搵阿政。

結果，俾我發現心寒嘅一幕.....

我喺宿舍長廊，見到最盡頭阿政間房，有個女人企喺門外默默咁望住房間入面，即使走廊燈火全滅，我都可以依稀咁見得到。

真相，又再次觸發我嘅勇氣。

我特意行近嗰到，先睇清楚嗰個女人係母長。

佢將對門開咗細細條門縫，唔知望入面做乜。

「母長？」我出聲，佢先發現我嘅存在。

「噫...求導者好。」被我發現嘅母長，對我躬身。

「入面有嘢？」我問。

「求導者，我偷聽到佢哋喺房間嘅對話內容。」母長說。

「嗯？」

「然後我發現.....佢哋唔係真心信奉「重生教」嘅信徒。」母長瞳孔瞪大，神情猙獰。

「.....」我沉默。

到底阿政，同嗰個女仔講咗咩嘢。

「我要回報俾教主聽.....聽朝一早！」母長神色完全係迫不及待。

咁會，破壞計劃。

阻止我接近「重生會」嘅真相。

又要執手尾。

「母長，你認識一個叫譚國源嘅信徒？」我先拉開話題。

「認識，所有信徒都由我教導，佢哋執行嘅任務，亦由我幫主教傳達。」母長面無表情，語調急快：「我哋最近有委派佢去完成一件事情，但佢失去咗聯絡。」

「係？」我邊行邊問，先引導佢離開宿舍。

「去一位信徒嘅屋企，搵出「八赤刀」然後帶返嚟。」

「八赤刀？」

「我原本都唔知係咩，只係聽幫主教傳話，委派信徒去執行，但剛才……」母長回望宿舍，勾勒出詭異嘅笑容：「我已經全盤知道。」

「將一切講我知，作為交換，我可以引領你一窺「樂園」。」其實，我講嘅呢一句係廢話。

但人最想聽嘅，就係別人口中一派胡言嘅廢話。

「明…明白！！」母長著魔咁，將阿政同個女仔嘅說話內容講哂俾我聽。

我慢慢咁將佢引去教育營外，一處偏近山坡嘅位置。

母長將所有內容原封不動咁講俾我聽，我先知道世上原來仲有一把神器，係可以用嚟消滅兔子人。

八赤刀……

所以同阿政一間房嘅女仔，嚟呢到就係想睇下會唔會係重生會收埋咗把刀？如果真係，咁八赤刀最有可能收藏喺供品庫入面。

不過，母長剛才提到，譚國源本身嘅任務係去一位信徒嘅屋企，搵出八赤刀。

而據我所知，譚國源最近一次去嘅地方，就係阿政女朋友屋企。

阿政自己又喺佢外父嘅信件同電腦到發現，佢外父極可能係「重生會」成員……

咁即係，

八赤刀，

好可能喺阿政……

女朋友嘅屋企人手上。

我問，最後一個問題。

「點解要派譚國源去另一位徒屋企拎刀，而唔直接叫有八赤刀喺手嘅信徒，直接交上嚟。」

「因為嗰位信徒無準時上交八赤刀，失去咗聯絡，我就派譚國源上佢屋企睇睇。」母長望住天上昏紅嘅月色，笑一笑：「但係就連譚國源都失去咗聯絡.....」

明白，

咁我都幾肯定，阿政嘅外父，

就係原本應該要上交「八赤刀」嘅嗰位信徒。

但點解，佢最後無交到？反而變成蛋。

「求導者！我可以點樣窺探.....」母長企喺山坡前，快悅咁望向月光：「樂園！？」

原本我想食枝煙，去冷靜自己即將做嘅事。

但摸摸口袋，發現無帶入嚟。

我唯有以靜，去冷靜。

喺母長轉身嘅瞬間，我伸出一隻手推佢背脊，將佢推落山坡之下。

「認清.....」我冷冷咁凝望佢視線，嗰一剎時間好似靜止：「你所謂嘅「樂園」，不過係地獄。」

人喺死亡前，永遠係最清醒。

我可以幫你覺悟嘅，就只有依樣。

如果上一個守夜嘅求導者，係因為睇到唔應該睇嘅嘢。

咁只能夠怪，母長佢聽到唔應該聽嘅嘢。

.

...

.....

「呯——」

樹林下發出沉悶嘅一響。

夜裡嘅鳥兒，都飛散而去。

我抬頭望向赤紅嘅月光，慢慢行返入教育營。

隻眼唔知點解，有少許灼痛。

明明上一秒睇到嘅事物，仲係教育營內嘅建築物。

下一秒，就忽然出現另一個地方嘅環境。

我撳住太陽穴，想要止住不明嘅痛楚。

「啊哈哈哈……」一把不明嘅笑聲，出現喺我前面。

我眼睛用力一睜，總算見得返現實世界嘅景象。

眼前發出笑聲嘅，係個掩住雙目而笑嘅求導者。

佢講咗句，令我在意嘅說話。

「你都……」佢慢慢垂低雙手，雙目流出血紅嘅液體：「見過呢一個世界呢。」

【阿政視覺】

最殘酷嘅事，莫過於一訓醒發現自己唔係身處喺夢境嘅人。

我起身嗰陣，沅彤已經一早醒咗，坐喺張床發呆。

「早晨…」我說。

「早…」佢望望我，說。

我行出房，去睇一睇個天，宜家應該係清晨。

但教育營內，已經有一部份信徒喺到活動緊。

我無記錯嘅話，一陣朝早應該有早課？

不過出奇地，嗰個叫母長嘅人無嚟到，亦無人做任何安排，好似放置住我哋喺間房咁。

於是乎，我又同沅彤傾起計。

「訓得好唔好？」我問。

「唔係太舒服，成晚好似俾人監視住。」

我都時常有呢種錯覺。

一段時間過後，宿舍嚟咗第二個信徒。

佢同我哋交代母長唔喺到，所以會由佢代課。

我哋堂課，主要係「認識重生會」。

佢喺間小小嘅活動室入面，同我哋講述教會一啲事情。

例如，點樣真正進入佢哋網頁，方法係要輸入一組特定字碼──「20030164」。

雖然數字嘅含意係咩，佢並無詳細講述。

總言之，學識咗一堆毫無意義嘅特別名詞，外加一堆強行填塞嘅解釋。

而且，佢哋依然係無提到「兔子人」。

「中午時間，你哋都可以見主教一次。」冗長嘅早課結束後，教我哋嘅人咁樣講。

11

早課解散後，大家一聲不出坐喺原地，好似唔知自己本身就有自由活動同言論嘅權利，就算講嘢都要好似身處喺戲院咁細細聲，呢種感覺好怪。

呢段時間入面，我哋七個新加入嘅信徒亦逐個逐個咁被重生會高層帶去見主教。我開始想像緊，到底建立呢個教會嘅人，會係個點嘅人。

由於實在忍唔住活動室內侷促嘅空氣同異常沉靜氛圍，我行咗出去外面抖抖氣，咁啱就見到宋文德喺禮堂行出，佢好似成晚無訓咁，隻眼有少少赤紅。

「你冇訓過？」我行過去，但冇直接對住佢個人講嘢，免得引人懷疑。

「係。」宋文德都好識做，望向我嘅一邊：「你知唔知，你哋琴晚嘅對話，俾人偷聽到。」

「我...哋？我同沅彤？」

「嗯，母長一直喺外面偷聽你哋講嘢。」

「咁...？我哋宜家即刻走！？」宋文德講出呢件事時，我個心真係收縮咗一下。

因為琴晚走廊外面，明明一啲動靜都無。

而且我哋亦都特登收細音量去說話。

「你唔發現佢今朝唔見咗？」宋文德反問。

「母長.....」我神情慢慢愕然起嚟，聽得出宋文德話中帶意：「你.....」

「塊鏡仲未拎得到，個供品庫二十四小時有人看守住。」雖然我唔知宋文德做咗啲咩，但我都大概知道佢做咗咩事情。

我無追問「母長」嘅事，因為我知道真相.....

係殘酷，係醜陋。

有好多事情，我哋都只想聽到結果。

「一定要入到去供品庫，因為除咗塊八方鏡之外，仲要搵下有冇.....」我想講落去嗰陣，宋文德就講出咗。

「八赤刀。」

「你都知？」

「嗰母長「消失」之前，已經講晒所有偷聽你哋嘅內容我知，如果嗰把刀真係可以用嚟殺死兔子人.....我哋就有入供品庫嘅必要。」宋文德頓一頓，說：「但我亦打探到情報，事情係指向你外父。」

「Chloe嘅爸爸？」

「母長話，你外父作為信徒，原本奉重生會命令，要去一個地方拎八赤刀，結果好似拎完之後，無上交到去重生會，所以先派另一個信徒譚國源上去你女朋友屋企，搵嗰把刀喺邊。」

「結果就撞正我返嚟，佢又搵唔到把刀.....」我開始重思細想，難掩心中嘅激動：「即係八赤刀，可能唔喺重生會到，而係喺我女朋友屋企！？」

「嗯，但唔可以走住，呢到感覺上仲收埋咗好多事情，加上我隻眼見過第二個世界，我覺得事情唔係咁簡單。」宋文德瞧向後山被封鎖嘅路段：「而去了解嘅機會，就得呢一次。」

「唔係咁簡單係.....？」我問。

「唔係拎把刀殺晒所有兔人，就解決事情。」

我知道宋文德唔單純係想消滅兔子人，更想嘅係知道事情嘅來龍去脈。

「你朋友好似想行過。」宋文德留意到企喺活動室門外嘅沅彤。

「沅彤？」我望見佢。

佢似乎留意到我同緊著住求導袍嘅宋文德有交流，而唔敢輕舉上前。

「你自己慢慢同佢解釋，今晚九點，男廁入面等。」宋文德返入禮堂。

宋文德離開後，我先行到去沅彤面前：「頭先嗰個，係重生會內鬼，同我係同一陣線。」我簡單解釋。

沅彤聽完後，亦只係簡單問一句：「信得過？」

「我哋仲好似知道咗，八赤刀可能就喺我女朋友屋企。」我說。

「咁仲唔.....」

「佢好似仲有啲嘢想知道.....」我信得過宋文德，而且要走一齊走：「同埋佢覺得事情唔係咁簡單。」

「唔係咁簡單嘅意思係？」

我有啲難以啟齒，但都決定講出嚟：「佢隻眼曾經見過第二個世界，可能佢見到一啲，我見唔到嘅威脅.....」

「第二個世界...有趣。」沅彤用無趣表情，講出依一句。

個所謂重生會主教，每見一個信徒就要用成至少三粒鐘，所以我同沅彤喺營內等咗半日，都未輪到我哋俾人召見。

長軴呢到嘅信徒，生活都幾樸素，劈下柴、唸下歌、跪下拜就可以消磨足成日。至於沅彤，就比較特別，佢喺外面草叢摘咗木枝，就喺間房當刀咁揮。

開門入房見到嗰陣，我差啲以為佢終於都痴咗線，點不知佢話原來自己細細個，就俾婆婆迫住要學劍道，所以見無聊就喺到練習下。

「搵返八赤刀之後，你會點？」我坐喺張床上，望住佢認真揮枝。

「根據我婆婆遺言所講，之後要去搵一個可以消滅「紅神目」嘅人類。」沅彤停止揮擊，銳利嘅目光仍停留喺木枝上：「嗰個人或者就係我？或者，就係你。」

雖然沅彤有日本女仔嗰份清秀氣質，但表情好多時都係目無表情，又或係面對討厭嘅事情時，眉目間就流露出少少不屑嘅倔強。

「你阿婆好似有心裝備你咁。」我說。

「我都想軟弱。」沅彤目光聚焦一點，繼續假想敵人向前揮枝：「無奈世界要我披上盔甲示人。」

聽完依句之後，我默默行出房間。

返到房嘅時候，手上都拎住條木枝：「可唔可以……」

「擺好架式。」

沅彤直接對我講。

就係咁，我好歹都叫跟咗人學半日劍。

理所當然，沅彤嘅實力比我高出好多，佢可以完美招架我每一下揮擊，又可以完美擊中我每一處部位。

「最緊要係集中。」佢提醒我。

「係…」

對劍期間，我向沅彤問咗個問題：

「你啱啱講嘅「紅神目」其實係咩嚟？重生會有句歌詞都好似有呢隻字，即係兔子人？」

「「紅神目」，即係吞下八赤勾玉嘅生物。總之凡係吞咗殘存喺體內嘅，無論係人定係動物，都可以統稱為紅神目。」沅彤就算講緊嘢，動作都依然流暢。

「你婆婆真係無講，成條村發出紅光之後發生嘅事？」

沅彤搖頭：「之後嘅事？之後佢落山嫁咗俾個香港人，即係我阿爺，然後做古董生意，再生咗我阿媽，阿媽又生咗我，最後我喺到教你用刀。」

時間好快到傍晚，我又不經意諗緊泉叔到底去咗邊。

「集中。」

「係！」

「喀喀──」房間傳嚟敲門聲，我哋嘅對劍亦短暫停止。

「下一位新信徒，到你接見主教。」一把陌生嘅聲音，但相信都係重生會信徒。

沅彤放低木枝，抹抹臉上嘅汗就行出去。鑑於自己一個喺房有少少恐怖，我又行出走廊抖抖氣，咁啱聽隔離房發出奇怪嘅聲音，出於好奇過去望望。

我貼住門去聽，聽到房入面係一個男人痛苦嘅呻吟聲，而且呼息越嚟越緊湊。驚發生緊咩事嘅我，輕輕咁推開佢道門，結果係個不斷用頭撞擊地面嘅男人。

佢做住跪拜姿勢，額頭一下又一下沉重咁打落塊冰冷冷嘅地到。

佢疑似聽到我開門，於是緩緩咁轉望住我，然後呈現出幸福嘅笑容.....

「拋脫肉身束縛嘅最好方法.....就係...不斷提煉自己精神.....同意志.....」佢成個頭，可謂係滲滿血：「痛楚.....就係最佳嘅提煉品.....」

「你流哂血.....」我合理相信，佢今晚繼續撞肯定入院。

「只有昇華精神層面！！先係進入「樂園」嘅正道！！！」佢講完，又繼續將頭撞落地板到。

佢呢種俾邪教控制嘅人，我都顧唔得咁多。

香港有七百萬人，總有一、兩個相信宜一套歪理講法嘅人。由唔知幾時開始，三十分鐘後、四十分鐘後？嗰間房就再無傳嚟撞頭嘅聲音。

大約夜晚八點幾，沅彤仲未返，反而宋文德再次嚟到宿舍。

「我大致上查哂，成個教育營所有角落。」

「有冇搵到發現啲咩？」半日無見，佢眼睛又冇咁紅。

「無，但我遇到一個奇怪嘅求導者.....」第一次見宋文德臉上掛住深深疑惑嘅表情。

「唔係個個都奇怪嘅咩？」

「嗰一個求導者，似乎知道我見過第二個世界。」

「唔通係之前我過第七關，要我交鏡嗰個個.....佢係會掩住對眼，又笑又喊咁喃喃自語？」諗嚟諗去，都係好似得嗰個有啲神秘。

「嗯，我追問咗佢好耐，佢話.....」宋文德諗咗好耐，先決定講出嚟：「呢個係「紅神目」嘅恩賜。」

「咩意思.....」

「紅神目，即係佢哋敬畏、跪拜嘅神明嘅名字，而我對眼最近成日望到唔屬於依一個世界嘅事物，係因為我直視過水井下嘅另一個世界，嗰個求導者曾經都發生過一樣嘅事情。」

「咁呢份「恩賜」.....會有咩影響.....？」喺邪教徒口中嘅恩賜，我會覺得係詛咒。

「暫時未知，不過佢講嘅嘢都唔可以盡信，畢竟無任何理論根據。」宋文德掩住眼睛，淺淺一笑：「可能我只係最近精神壓力太大有幻覺.....」

「離開宜到之後，你真係要好好抖下。」我真心覺得，宋文德比我做得更加多。

講下講下，宿舍入口外有個清瘦嘅身影接近，係沅彤佢返嚟。

「沅彤有冇咩事？」我見佢神色正常，應該無事。

「根本.....就無見到個主教。」沅彤說。

「咩意思？」

「入去之前會搵塊布蒙住你對眼，無人例外。」

「最後一位信徒，可以去見主教。」宿舍外，一位重生會成員微笑請我過去。

12

「政。」臨行之前，沅彤叫住我：「無論佢講啲咩，都唔好動搖。」

我對沅彤點一點頭，就跟宿舍外嘅重生會成員出去。

我走無幾遠，宋文德就開始同點頭之交都稱不上嘅沅彤，講彼此之間嘅第一句嘢。

「有冇興趣，一齊去拎返啲寶物。」

沅彤怔怔咁望住佢，諗咗一諗宋文德講咩之後，表情漸漸轉為會心一笑。

由於入夜之後無燈，一路上我都跟實前面嗰位成員，去到全教育營最深入嘅地方禮拜堂之後，佢就停低喺門前，拎咗個黑色眼罩俾我。

「請戴住。」重生會成員咁樣要求我。

我戴上咗眼罩之後，佢又以疑似警告嘅語氣對我講：「入到去記住只有一件事，就係絕對唔可以除低個眼罩。」

「點解呢？」

「出於對主教嘅尊重外，亦係保障你自己。」佢答。

「唔通你主教有雷射眼？」我忍唔住諷刺佢。

點不知，我一講完依句，佢就無答任何嘢，亦無指引我下一步要點做，係咪要行入禮拜堂。

眼罩外嘅世界好似靜止一樣，我可以感受到條友仲喺隔離，但周圍就淨係得草林中嘅蟬叫聲。

大概十幾秒之後，我忍唔住睇下咩事，就稍為拉開下個眼罩，反正都未入去。結果，我見到嘅居然係佢用惡狠狠嘅眼神盯住我.....

由剛才唔出聲開始，就一直咁樣盯住我。

個眼神，好似想殺咗我咁。

「係咪我啱啱講錯嘢.....？」我說。

「請收返你剛才嗰一句，愚昧而無知嘅說話。」他說。

「係，咳...對唔住。」

「請拉返好眼罩，直至視線只係見到一片漆黑。」道歉完之後，佢繼續指導我。

我拉返好：「嗯。」

「我依家即將會引領你入去，神聖嘅禮拜堂，請懷住謙卑的心。」

然後，我就聽到嗰位成員幫我輕輕推開門，等我可以行入去。門一打開，裡面濃烈嘅宗教歌，就立即徘徊喺我耳邊。

入面好似有唔少人，喺一旁低聲詠唱。

「喺你面前，五步之內有一張櫈，請你坐上去。」指導我嘅人，講完依一句就閂咗禮拜堂嘅門。

呢種體驗經歷完全係第一次.....

完全唔知道周圍嘅環境，只可以用耳朵去感應住呢個世界。

禮拜堂入面嘅氣氛，同出面好唔同。

呢到完全阻隔住外來聲音咁，令人有入咗第二個空間嘅感覺。

坐喺櫈上等待期間，我一直諗緊所謂主教會係個咩人，會係咩聲音，會係咩樣。我原本以為會係一把呃神騙鬼，扮哂莊嚴而低沉嘅成年男人聲。

但估唔到，係把仁慈嘅老人聲。

「你...叫阿政？」呢個，係佢對我講嘅第一句。

從佢嘅聲音判斷，我哋之間有一段距離。

「係...」我答。

「呢兩日可能令你受苦，對唔住。」係人畜無害嘅聲線，無刻意嘅權威、敬重、莊嚴感。

「嗯。」

「會選擇入重生會嘅門徒，大多數都係現實中，陷入過低谷嘅人。」佢把聲音，好似近咗少少：「我可以聽你傾訴？」

呢一刻，我居然思考緊要講啲咩好.....

按道理我應該俾人間接或者強行灌輸緊一套邪教思想。

「你記得，喺受到挫折之後.....第一個令你重現笑容嘅人？」佢見冇答講任何嘢，就問。

佢問咗問題，我好下意識咁想回避，唔去諗。

但唔知點解，我就係不由自主去諗咗諗呢個問題嘅答案.....

係我父母，佢哋係第一個令我稍為笑返嘅人。

「你記得，喺失去一切之後.....令你覺得重現希望嘅人？」

我又冇答到，但又係不由自主地去思考。

係宋文德，佢仲喺有好多新發現同解決問題嘅方法。

「你記得，喺你膽小懦弱嗰陣.....邊個為你挺身而出？」

係泉叔，無論隻兔人點，佢都會無表現過驚嘅一面。

「你記得，喺呢個世上.....最愛你嘅人？」

係Chloe，我永遠忘記唔到佢最溫暖嘅笑容。

我唔想.....

失去佢...

「你幻想到，佢哋死之前嘅微笑.....？」

主教講完之後，我諗到Chloe變成復活蛋嗰一刻，到底諗緊咩、佢係咩心情、佢係咪好孤獨.....

「神保護唔到所有人，所以先製造出我哋所愛嘅人，等我哋去保護彼此。」我可以聽到，老人慈祥嘅聲音，已經近在咫尺。

「.....」

「之後路上無論你有咩困難，都總會捱過。」一雙飽經風霜嘅手，輕輕抱住我：「只要你願意信任我，我係唔會放棄每一個門徒。」

「你可以點做.....」沉默好耐嘅我，決定講句嘢。

「我會繼續行苦道，直至你哋得到歸屬。」

「我想知道，你係咩樣，你係一個點嘅人。」

「咁我哋就約定喺某個絢爛而燦爛嘅黃昏下，企喺無苦痛嘅「樂園」大門相見。」

佢又問：「政，你今年幾歲？」

「二十八...」

期間，我扮伸懶腰，意圖擦開少少塊眼罩，擠出一啲空間望到出面，雖然只係望到地板，哪怕係一秒都好，我好需要空間感。

估唔到，我居然隱約見到有一陣紅光微微咁喺前方綻放住.....

數小時後，主教就叫我去休息，我亦終於可以行出禮拜堂，除低個眼罩。

但我仲諗緊.....

禮拜堂嗰啲紅光，係咩一回事。

嗰隻獨有嘅赤紅光芒，係好難偽裝得到。

絕對係屬於兔子人嘅「紅目」，我自己都曾經直視過。

但點解會喺正我前面？

當然，有個兔子人企喺正我面前呢個猜想，我有諗過下，不過佢又無襲擊我。

其次，我仲猜想過主教可能就係兔子人，如果唔係點解要信徒蒙眼入去？但呢個講法又好難成立，畢竟主教輕輕抱過我，我感受到佢有作為人類嘅雙手同身形。

我準備將以上種種發現同猜想，一一講俾宋文德同沅彤知。

估唔到，我一入房佢哋反而好似有更緊急嘅事同我講。

「政，我哋諗好點樣拎返塊八方鏡。」宋文德對我講。

「我有更重要嘅嘢，要同你哋講。」我說。

之後，我將禮拜堂嘅事，都一一講俾佢哋聽。

「係好可疑，每個入去嘅人都要蒙眼唔見得光.....」宋文德語氣深狠，說：「肯定有不可告人嘅真相。」

「話唔定，佢身邊有兔子人？我意思係間禮拜堂入面，間嘢雖然細，但我覺得要企幾十個人.....或者兔人，都唔係問題。」沅彤推測。

「不過呢家講咁多都無用.....」呢一刻，我都莫名想知道當時眼前嘅，到底係啲乜。

「無八赤刀，就算見到兔子人，我哋咩都做唔到。」我續說。

「原本我同沅彤諗住依幾日內，夾計拎到供品庫鎖匙，偷返塊鏡出嚟。」宋文德停一停頓，繼續講：「我諗，要加快進度，今晚就偷出嚟。」

「然後離開呢到，再返去Chloe屋企搵八赤刀。」我講埋落去。

「再返去教育營宜到，睇下禮拜堂入面係咩嚟？」沅彤最後補充。

計劃，大概見到個初形。

「宋文德，咁我哋按照啱啱傾嘅，夜啲去拎鎖匙？」似乎沅彤同宋文德趁我唔喺到嗰陣，傾咗好多嘢。

「計劃係點？」我完全唔知。

「粗暴又簡單，稱唔上計劃。」沅彤拎起唔知邊到執嚟嘅石頭，有成個手心咁大塊。

宋文德幫沅彤補充：「供品庫喺禮堂後台個倉入面，但永遠會有一個信徒喺到看守，佢係重生會嘅財政管理者，直接打死佢就可以。不過有一個難題，就係行入禮堂嗰陣，入面長期有嗰個特別求導者喺到。」

「佢好似可以睇穿人身上嘅事物咁。」沅彤說。

「係……」我點頭。

「所以最怕就係暴力偷完之後，佢會知道，所以我會負責引開佢。」宋文德視線移向沅彤，說：「原本我怕沅彤一個女仔，會唔夠力一下打暈對方，但政你返埋嚟兩個人合力就應該夠。」

「應該唔會有太大變數。」沅彤深呼吸、坐低。

打後嘅時間，我哋都喺房間裡渡過，想等凌晨夜深人少嗰陣先出手。

凌晨兩點。

我哋不約而同咁抬頭，定定望住對方。

大家都有個共識，

時候到了。

喺緊張嘅關頭，彼此嘅共時性就越係強烈。

宋文德帶領我同沅彤行出走廊，去到宿舍外面。

入夜之後嘅荒郊野外特別寒冷，一推開道玻璃鋼門北風就迎面而來。

「我入去先。」宋文德作為衝鋒，先入去引開長期喺禮堂中央位置進行冥想嘅特別求導者。

「你好。」宋文德正式入去。

「嘻…？」嗰名求導者緩緩轉身，凝視宋文德臉孔：「一副……滿含陰謀嘅樣子呢……嘿嘻嘻……」

宋文德俾佢講中，但都只係怔然咗一秒：「我有啲嘢想請教你。」

「你可以……直接講出嚟啊……我喺你身上…見到，你好有求導者嘅特質……同潛質…嘿嘿…」特別求導者一邊踱步，一邊打量住宋文德：「嘿嘿嘿嘻嘻……」

「...」

「尋找真相嘅過程...對你而言.....就係求道嘅過程.....」求導者將雙手從臉上垂低，通紅嘅眸子彷彿可以穿透宋文德嘅心靈。

呢種光澤，冇「紅目」咁鮮紅、咁富侵略性。

偏近發炎同紅眼症嗰隻顏色。

「關於最近，見到第二個世界嘅事情。」

「有更...多？見到嘅嘢.....要同我分享...嗄！？」特別求導者眼神充滿渴求。

「嗯，最近我見到，更多。」

「好啊嗄嗄.....」特別求導者終於肯跟宋文德出去禮堂。

不過，宋文德講最近又見到第二世界，到底係真定係假。

當時，我冇深究太多。

特別求導者一走，代表我同沅彤出入嗰陣可以完美避開佢。

「你掩嘴夠唔夠力？」沅彤問我。

「你打人夠唔夠力？」我問返佢。

我哋一步一步行近禮堂後台，經過走廊終於嚟到供品庫前方。

果然如同宋文德所講，重生會財政大臣條頸係掛住條鎖匙。

「兩位好，咁夜仲未作息？」佢對我哋問好。

我用腳尖敲地面三上，等沅彤配合我同一時間發動攻擊。

「噠」

「噠」

「噠」

「嗚嗚噫噫噫——！！！」

我箭步衝前，一隻手封喉，一隻手封嘴。

可能「殺人」呢個念頭，係會無形中影響一個人，沅彤喺拎住石頭要敲落去對方個頭嗰瞬間，係目露兇光，眼神充滿住殺氣。

「呯噠」

被敲咗一下之後，對方瞳孔暴瞪！

「繼續…！」我咁叫沅彤，因為佢仲未暈。

「呯噠！！」

呢一下，連佢眉骨打斷。

佢暈咗了。

我確認過佢鼻息之後，慢慢放低佢落地，順便拎走佢頸上嘅鎖匙。

點不知，開門之前沅彤俾嗰塊染血嘅石頭我。

佢呢個眼神，銳利帶柔。

我知佢想點，於是我接過佢塊石頭，俾條鎖匙佢，然後一嚟打落嗰名重生會成員嘅頭上，即使係死係活。

或者咁樣，我哋罪惡感可能就相同，就分輕。

即使對方係誤入歧途嘅惡人，每次奪取對你並無惡意嘅生命，都總會惻隱吧。就似要被執行死刑嘅犯人，就算惡貫滿盈，面臨死亡時大家都係和平。

我連續打咗幾十下，沅彤先用鎖匙開門。

「咔」

入面放滿各式各樣嘅物品，我同沅彤搵起嚟都要啲時間，點不知佢好快就搵到。

「終於搵返……」

我回頭一望，原來只不過係佢條紅髮繩：「髮繩……？」

「係…」佢咬住紅髮繩用，然後紮返好條馬尾。

雖然係無以前咁長，但都一樣秀麗。

「我以為你唔見咗嘅係長頭髮……」

「呢條髮繩緊要過我頭髮好多。」

「有咩用。」

「感應到兔子人喺唔喺附近。」

我愣住：「點...感應？」

「當附近有兔子人，條髮繩就會自動收緊，嚟代表附近有危險。」

「咁有用？」我真係有眼無珠。

「又係我婆婆臨走前，送俾我嘅遺物。」

「你阿婆真係好想你繼承佢咁。」

「係？同怪物打交道唔啱我，我仲有上好嘅人生要過。」估唔到沅彤咁直接。

「既然唔啱，借把刀俾我？」

「你都要有資格拎起佢先得。」沅彤淺笑。

無幾耐，我終於喺個小貨架上搵返「八方鏡」，好彩嘅係塊鏡無裂無爛。

「應該行得？」我說。

「嗯。」沅彤點頭，說：「仲有條屍。」

我拖住重生會成員嘅條屍體，去到禮堂下嘅空心格：「搵地方收埋佢.....」

一般嗰啲暗位，係用嚟收檯檯欖欖，但用嚟收屍都應該可以。

「呼.....」收好之後，我哋就快快手手步出禮堂。

我哋事前同宋文德約好咗，十五分鐘以內就要喺教育營入口集口，如果對方嚟唔到，就代表出咗啲意外，可以自己一個走先。

距離集合時間應該仲有兩分鐘.....

唔知點解仲未見到宋文德身影嘅我，有啲焦急如焚。

「差唔多.....」沅彤左望右望。

...

..

.

一陣過後。

「應該夠鐘，我諗點都超過咗十五分鐘。」沅彤已經半隻腳踏出教育營。

「等多佢一分鐘。」我說。

「政.....」

「三十秒。」我盯住教育營入面。

宋文德...

「真係要走。」

「俾多十秒。」我講。

最後一秒，有個身影喺遠處由行路，漸漸變跑咁過嚟入口依邊。

我哋唔確認嗰個係咪宋文德，所以都好緊張.....

但我相信...

係佢。

「對唔住，遲咗兩分鐘四秒。」納入眼內，真係係佢嘅臉孔：「成功？」

「成功。」見住自己朋友無事，令我莫名地有少少感動。

「咁走。」宋文德一貫做領頭角色。

我哋三個，總算離開咗呢到。

不過，

我哋仲會返嚟。

帶埋八赤刀。

我哋用咗成晚去逃離呢座深山野郊，又用到宋文德錶上嘅指南針去辨識位置，務求可以盡快返到市區。

當我哋見到人造馬路嘅時候，時間已經係清晨。

望下馬路嘅路牌，上面寫住「北潭涌」三字。

「我哋一直向西南面行，計返地理位置嚟講.....」宋文德合埋雙眼，又進入思考模式：「重生會嘅教育營，應該係喺西頁東郊野公園嘅深山之間。」

我同沅彤聽完之後都唔知點解宋文德咁勁，成個Google map喺個腦入面，但佢講得嘅應該都係啱。

「成個西貢都好多呢啲渡假教育營，我以前參加唔少.....」沅彤說。

「行前少少？我諗呢到路中間，唔會有車停。」我提議。

再行前少少，就到北潭涌嘅渡假營，嗰到有成個停車場，但冇一部我哋係用到，因為啲車唔係我哋。

「屌...」沅彤隨便咁踢人哋嫁私家車一下：「冇部用得。」

「趁宜家休息下？跑咁耐山都攰。」我坐喺地下。

「正有此意。」宋文德都坐低。

感覺上，同上一次喺鎖羅盆內村跑落山之後嘅情況差唔多。

唔同嘅係，今次多咗沅彤。

算係...

半個新拍檔。

三個人坐喺路邊，等待住城市一日嘅開始。

「係咪日出？」我望向東邊。

「終於朝早...」一到日頭，宋文德先正真放低戒心。

「呵欠.....」沅彤暈亦昏昏欲睡。

最後，佢兩個嘅頭不自覺搭住喺我兩邊膊頭上，疲倦到訓著咗。

到底，

呢條路嘅最後，

我哋仲可以見證幾多個日出？

七時四十分。

「嗖——」一嫁房車高速掠過，嘈醒咗自然訓著嘅我。

我模糊咁打開眼皮，見個天都開始光猛，應該可以搭車返市區了。

於是喺某嫁的士經過嗰陣，我舉一舉手叫停的士，再叫佢兩個起身。

「沅彤。」

「嗯...？」佢慢慢打開眼睛。

「上車。」我轉頭，叫醒埋另一條友：「宋文德。」

「宋文德？」我再叫一次。

佢似乎真係効，叫咗幾聲佢都唔醒。

於是我將佢扶到的士入面，再叫司機開車去Chloe嘅屋企。

搵泉叔要緊，八赤刀更要緊。

「你哋喺路邊等咗成日車啊？」司機大哥搵下嘢講。

「係，我哋喺條街露營，係咪好型。」沅彤吸咗大麻？

「哈哈哈。」司機大哥當佢講笑，繼續問：「你朋友做咩事？」

「咩？」

「佢隻眼流緊血喎.....」司機望住倒後鏡。

我視線慢慢移去宋文德身上，佢閉上嘅眼皮真係流出緊一行血淚.....

「宋...宋文德！」我搖一搖佢。

沅彤見到呢個情況都好錯愕。

數次嘅狂搖下，宋文德總算打開咗眼睛，隻眼唔知發炎定點，又係好紅。

「你點啊？有冇咩唔舒服？」我問。

「做咩...」宋文德不解咁望住我哋。

「你隻眼...流緊血.....」

宋文德伸手摸一摸眼底，指尖果然沾摸到濕潤嘅血跡。

「.....」呢種不明嘅情況，佢都無言無語。

但我知道，某程度上係關佢見過井底嘅事。

「要紙巾？」司機遞一張去後面。

宋文德接過紙巾，抹一抹眼下嘅血水：「我...休息多陣就可以。」

話畢，佢轉頭面向窗外嗰邊合眼休息。

佢講就咁講，話無事。

不過我同沅彤嘅表情之間都互相透露出，覺得宋文德隻眼應該出咗啲咩事。

司機駛到翠林村後，我哋三個一齊上樓，準備入去Chloe間屋搵出八赤刀。期間，我一直留意宋文德情況，驚佢突然腳虛、頭暈之類。

「咔」我用後備門匙，打開道門。

「政，呢到就係你女朋友屋企？」沅彤半帶好奇，半帶期待。

「係。」

又返到呢個，回憶之地。

估唔到兜兜轉轉，最後都係返到同一個起點。

「周圍搵下，咁大把刀，應該收唔埋喺咩特別地方。」我同佢哋講。

沅彤入我女朋友間房搵、宋文德入外父間房搵，而我就入細佬間房搵。無幾耐，宋文德就已經搵到某樣嘢，不過唔係八赤刀。

佢搵到嘅，係一小疊泛黃嘅粗紙。

「上面有記載住「八赤刀」嘅資料，喺你外父櫃桶搵到。」宋文德拎住份疑似手稿嘅嘢喺到閱讀。

「「八赤刀」，古代神器之一。擁有斬妖滅魔之業火能力。此刀曾與「紅神目」一戰，斬瞎其一眼，但同時亦受到「紅神目詛咒」──「如若此刀再度見光，持刀關係者將會受到詛咒。」如今，八赤刀已被封印於智利復活島上，一具含有鎮壓詛咒能力的復活石像中。」我讀出手稿上嘅內容。

「即係拎住刀嘅人，都會受到詛咒？」我說。

「唔係。」沅彤呢個時候入咗嚟，拎咗份嘢上手睇：「係指將把刀拎出鞘嘅人，同佢身邊嘅人，都會受到當時「紅神目」遺留落嚟嘅詛咒影響.....」

「紅神目...」宋文德凝思。

「呢份嘢嘅紙質，好似係你阿婆間屋檯底下個暗格本《異鄉人》日誌嘅質地，我諗.....外父當時收到重生會任務，為咗搵八赤刀，都曾經去過鎖羅盆內村調查過，然後搵到呢個線索，就撕咗佢拎返嚟，

再當係旅行咁.....帶全家去智利旅行，實際上係搵八赤刀.....」我開始組織到成件事。

如果係咁，外父真係害死自己全家。

「總之刀喺宜一到，就得。」宋文德繼續搵。

「你阿婆居然帶住咁多秘密，然後留低俾你解。」我對沅彤講。

「我去到嗰陣，已經見到封印「八赤刀」嘅復活石俾人破壞咗。」沅彤雙手插袋，默默細想：「或者，我阿婆就係唔想帶住得自己知嘅秘密離開呢個世界，先叫我去搵返件傳家寶。」

搵咗一陣，我入又返細佬間房，諗住成個禮拜無睇過新聞，睇下呢個世界依家發生緊咩事都好，同社會脫節咗一段時間嘅人生，真係好無安全感。

「
《狂牛日報》

熱門新聞：

１：賓穎偷食被斷正！星途盡毀，幸得女傭機構接納聘請

２：歌手立博賢宣佈，明年將與拍檔王佑菁在日本新宿舉辦十四場音樂會

３：天文台預計本年度，將出現百年一遇日蝕現象，時間將在六月二十一日發生，估計香港暗黑時份將會破天荒，持續二十四小時！

４：警方宣佈，昨日合共四名警員於公廁內吞槍自殺，調查後認為案件無可疑
」

無見一排，估唔到香港啲新聞都係一鬼樣。

突然，電腦桌面收到Youtube訊息通知，有唔知咩咩人喺你嘅影片上留言，我好奇撳入去一睇，發現係細佬出事前，放上頻道嘅生活影片。

以前我同Chloe都覺得好無聊、好幼稚，依家睇返.....

算係佢唯一存在過嘅證明。

但當我撳入去條影片，睇到個標題嗰下，真係無一個字可以形容到我當下嘅表情.....

「開箱片！偷咗老豆喺智利島帶返嚟嘅神秘日本刀！？把刀到底有幾型！？」

我呆完之後，立即打開條片嚟睇。

影片一開頭都係啲自我介紹，毫無緊要。

去到中段，佢先開始入正題。

「話說上個星期呢，我成家就去咗旅行喇！當時我老豆就帶咗把刀返酒店喎，但係佢又懶係神秘咁，唔俾我哋掂同摸，話把唔可以開封喎，到底把刀有幾神秘！？我哋一於今晚就嚟拆解下.....！」

之後，就係佢拎住部攝影機開夜視模式，偷偷入老豆間房拎咗把八赤刀走.....

「哇...感覺好重.....」細佬說。

我有不祥嘅預感.....

唔通...

佢開咗把刀！？

結果，真係如我所料。

去到影片後半段，細佬佢倒數三二一。

就從刀鞘，拉出咗八赤刀.....

喺刀刃暴露於空氣下嗰一剎，發出咗極其強大、滿含惡意嘅紅光，釋放照耀住成間屋。

情況持續咗有數十秒，紅色嘅光芒先慢慢停低.....

嚇到合埋眼捲縮嘅細佬，先識驚將八赤刀收返入刀鞘內。

「哇，見唔見到咩事.....」佢嘅影片，佢到呢到就差唔多結束。

佢即刻受到詛咒影響，但從影片嘅上載日期可以睇得出，喺之後幾日內佢就受到詛咒，演化成一隻復活蛋。

嗰下我恍然大悟，原來.....

依個就係佢哋一家，變成復活蛋嘅原因。

受到「紅神目」嘅詛咒。

影片結尾，細佬將把八赤刀放返入父母間房嘅床底下面。

睇完呢一段，我立即衝入外父間房爬低睇，

「八赤刀！」我伸手將佢拎出床底，充滿沉甸甸嘅感覺。

宋文德托一托眼鏡，沅彤即刻跑入嚟。

呢一刻，我哋三個嘅目光都聚焦喺呢把八赤刀上。

「終於...搵到。」沅彤流露出喜極而泣嘅心情。

「咁紅神目嘅詛咒，係咪即係會觸發一次？」呢個時候，我有個更重要嘅問題。

如果唔係，咁我哋之中，將刀開鞘嘅人必定會受到詛咒。

「呢層.....我都唔清楚，我諗婆婆要搵我嗰陣，都無諗過要我將把刀開鞘，因為佢同我講過呢一個詛咒，淨係要我搵到八赤刀.....」沅彤望向我，說：「然後，搵一個配得上呢把刀嘅人。」

「.....」宋文德沉默。

「沅彤，你同兔子人無仇，出去。」之後，我又對宋文德講：「宋文德，你不過係想知道真相，你都出去。」

我要，

將八赤刀拎出鞘。

「你確定？你一開，好有可能會同你女朋友一家人，同一個下場。」沅彤再三問。

「政，有機會返唔到轉頭。」宋文德亦都警告我。

如果每件事，都有一個突破嘅分路口。

我諗，

就係呢一到。

「嗯，心意一早決定咗，二十分鐘之後我就會開刀.....」我合上眼睛，諗住喺呢段時間沉澱一下：「你哋有幾遠，就跑幾遠。」

辛苦咁耐，就係為咗可以殺到兔子人，可以搵得返Chloe。

我唔會去到宜到，

就白白放棄一切。

依段靜靜嘅時間，我諗起好多好多。

我嘅人生，我嘅一切，好有可能就要喺開刀之後幾日內，劃上句號。

13

彷彿所有事情，都變得毫無意義。

到底...

係咪真係所有事情，都會伴隨死亡嘅一刻終結？

我默默咁數緊秒數，大概仲有二十秒，就要出鞘。

如果呢一刻放棄嘅話，咁我呢世都唔會再有勇氣拎出八赤刀。

就算有人幫我拎出嚟，我都冇資格配得上佢。

嗰刻，我先覺悟。

死亡，係會伴隨勇氣而嚟。

我慢慢打開眼睛，發現宋文德仲有沅彤，都留咗喺間房入面，無行開過一步。

佢哋嘅眼神，都似乎心意已決。

我唔知係咩原因，推使佢哋陪我走落去。

我只知道，呢一刻手上嘅八赤刀唔再沉重。

因為佢兩個隻手，都一同握住喺刀柄嘅位置，三個人嘅手背手心互相交織。

「佢，係我嘅傳家之寶。」沅彤咁樣同我講。

「我仲要拎佢，嚟搵出真相。」而宋文德，係咁樣同我講。

「多謝你哋。」我吞喉，準備好拔刀。

三、

二、

一。

刀刃出鞘瞬間！

乜嘢事都無發生。

「……」

我哋沉默咗持續數十秒之後，沅彤首先忍唔住偷笑。

連好少會笑嘅宋文德，都忍唔住揚一揚嘴。

至於我就係笑得最大聲，但壓力亦由嗰下笑聲之中，一一釋放返出嚟。

我好自然咁攤咗喺張床到，心跳仲未停止。

我舉起八赤刀嚟睇，刃身嘅反光面果然係呈赤紅色。

事後，我哋推測「紅神目詛咒」只適用於第一個開鞘嘅人，而細佬好不幸地，就成為咗呢一個人。

「既然八赤刀搵到，你哋下一步諗住點？」沅彤問。

某程度上，八赤刀係我哋三個一齊開。

「仲要搵返一個人，泉叔。」我說。

「泉叔？」沅彤唔識係正常。

宋文德諗起，兩日前嘅事：「我哋入重生會之前，佢好似話會跟喺我哋尾？」

「係……但唔知點解，落咗車佢就失蹤咗咁。」我摸摸褲袋，先記得手機已經俾重生會拎咗：「冇手機，打唔到俾佢添。」

「佢應該會返譚國源屋企？嗰到都已經算係你哋半個基地咁。」宋文德推測。

「可以去睇一睇。」

就係咁，我哋搵完八赤刀後，就火速前往譚國源嘅屋企。

一路上把八赤刀由沅彤背住，可能香港人好少可會見到呢種背住武士刀出街嘅女仔，所以個個經過時都會望佢一眼。

搭巴士嗰陣，沅彤好似承受唔住太多異光，決定將把刀交俾我。

「政，拎住。」沅彤將刀交俾我。

「嗯？唔係你家傳寶物嚟咩。」

「你遲早都係繼承者，適應下佢重量。」沅彤咁樣解釋。

咁無計，我唯有變成一個拎住武士刀出街嘅上班族。

講起上嚟，我套襯衫都好耐無換過。

原本以為去到譚國源屋企，就可以見到泉叔，點知嗰到得譚國源一個，仲要係半死不活嘅狀態。

佢奄奄一息咁，攤喺梳化上面。

「水...水.....我...要...水.....」佢個口乾到破裂。

「成兩日冇人理過佢？」我愣然。

「點解你哋將佢綁手綁腳？」沅彤問。

「佢係重生會信徒。」宋文德拎咗杯水，倒落譚國源個口。

「泉叔有冇返過嚟？」我直接問佢。

「咕...咕.....咕.....」譚國源飲得好急：「無.....佢無...返嚟.....餵...我飲食...」

「咁你依家知道你所謂嘅信仰，係幾咁卑微？幾咁不堪一擊？」宋文德收起杯水，說：「無水、無食物，你咩都唔係。」

「.....」譚國源目光放空。

「世上無一個教義，係值得你付出性命去追求。」唔知點解，我發自內心想同佢講呢一句：「只有你愛嘅人，先值得。」

「講佢都唔明。」宋文德收走水杯。

泉叔會去咗邊.....

往往呢種情況，人都會諗到去最壞嗰方面。

「嗰位泉叔對你嚟講，好重要？」沅彤問起。

我點頭：「我條命，可能都算係佢救。」

「咁佢自己有冇屋企？」

沅彤咁樣講一講，我即刻諗起佢喺西貢南山洞係有間鐵皮屋，我對上一次離開之後，都無返過去。

「我可能知佢喺邊。」我企喺身。

「邊到？」宋文德終於有時間，食返枝煙。

「南山洞，都係西貢嗰邊，不過我自己去就得，嗰到太遠都偏僻，我唔想你哋白行一趟。」

「咁有咩電聯？」沅彤說。

「要買部手機先。」

為咗有聯絡方法，我同沅彤落去簽卡買咗部三部手機，一部歸我，然後佢同宋文德就喺譚國源屋企抖下，都照顧下嗰個半死嘅信徒先。

我就自己搭小巴去南山洞附近。

成個朝早我幾乎都係搭嚟搭去，希望之後唔洗再搭過。

上山段路，我都大概有印象。

但鐵皮屋實際嘅位置，真係要發啲時間搵一搵。

最終花咗一粒半鐘，先搵到間鐵皮屋。

「喀喀——」我敲門。

「泉叔！？」我叫一叫，睇下有冇人。

無人？

正當我咁諗嘅時候，裡面傳出玻璃破裂嘅聲音。

我下意識拎出起八赤刀，推門入去。

我慢慢向住位置最入嘅小房行去，當日我就係喺入面療腳傷。

「咳...」入面有咳嗽聲。

我即刻推門入去，發現泉叔正正喺入面張床上！

不過.....

不過周地都係碎裂嘅雞蛋殼、

空溜溜嘅玻璃酒樽、

各式各樣嘅小藥罐，

全部睇落都一塌糊塗。

而泉叔個樣，就半死不活咁訓喺張床上面。

突然間，泉叔又好似著魔咁，神情掙扎而痛苦，然後拎起檯面上嘅一枝針筒，一嚼插入大脾入面。

「泉...泉...叔？」呢一下，我見到都覺得痛。

咁同俾把刀仔插入大脾有咩分別？

我靠近過去，留意到嗰盒針筒嘅盒子上，寫住「鎮定劑」，而床上亦有啲藥物標明住係「肌肉鬆弛劑」。

泉叔經過一番自身搏鬥後，稍為冷靜落嚟：「做咩嚟咗.....」

「洗唔洗帶你去醫院？」我問。

泉叔辛苦咁喘口氣，說：「每年依幾個月份都總會係咁.....」

雖然我唔知泉叔指嘅係咩，但應該係啲病痛！？

「但你會唔會用太過量啲藥物.....」我見地上都唔少藥針空盒，證明泉叔服用過唔少次。

「只有咁樣.....」泉叔吞一吞喉，口好乾：「先抑壓得住。」

「咩意思...」我望向嗰啲碎裂咗嘅蛋殼，有啲不祥預感。

「我諗係時候要講你知.....」虛弱嘅泉叔，吩咐我一啲事情：「你去我嫁車到，副駕駛位張皮櫈可以拉開，入面有個八方型嘅盒，拎入嚟。」

14

我出去外面嫁車到，按照泉叔指示去將副駕座位拉開。

果然！入面真係有暗格，仲放咗個八角型嘅盒。個盒大一般月餅盒少少，外面嗰層係用玻璃嘅透明物料，而側邊同底部就係銅鐵質地，至於盒入面居然有隻老鼠.....

冇睇錯，

係隻老鼠。

一開始我唔為意嗰陣，暗暗嚇咗下，但諗諗下隻老鼠都有手心咁大，應該無位置可以瓿入去，所以隻老鼠應該俾人刻意放喺入面。

至於點解要咁做，我唔係太明。

「泉叔.....你係話呢個盒？」我拎咗個八角型鐵盒入去，說：「但係入面好似有隻老鼠.....」

「嘿...入面有隻老鼠就啱，拎小波比過嚟俾我睇下。」泉叔長期苦澀嘅表情中，露出一絲笑容。

「隻老鼠叫小波比？」我拎過去。

「老友.....好耐無見。」泉叔望住盒中嘅老鼠，比起見到其他人都更開心。

就喺佢哋培育感情期間，我忍唔住問：「唔好意思泉叔，呢隻老鼠係你隻寵物.....？」

「係我嘅拍檔。」估唔到，泉叔係答案係咁。

「拍檔？」

「就係靠佢，當日我先可以見到你，細路！」泉叔咳一咳，抬頭望住我：「係時候教你一啲真正嘅狩獵技巧。」

「咁...咁突然？你之前唔係教咗我一次啦咩？」

「你見我咁嘅死樣，就知我呢排都會無咩戰鬥能力，既然係咁，教定你差唔多，同埋我對已經睇得出你嘅覺悟。」

「覺悟？」

「當初你眼神銳利而猶豫，但我宜家逐漸覺得你眼神篤定。」泉叔怔咗一陣，續說：「政，呢條路一行就無得返轉頭。」

「明白.....」

「首先，呢個八角型嘅鐵盒，叫做「鼠盤」，佢係可以用嚟大約咁追蹤兔子人位置。」泉叔慢慢介紹

手上嘅工具：「入面隻老鼠，其實係一般老鼠，但我就俗稱叫「尋血鼠」，一個簡單嘅步驟，你就靠佢搵到兔子人。」

「係...」我全神傾聽。

泉叔掀開自己張被，喺自己明顯特製過放便收納物品嘅皮帶中，拎出一個細細嘅小瓶，入面裝住三毫升左右嘅不明血液。

「呢一小瓶，係兔子血。」泉叔用食指同姆指拎住，然後拉開一個足夠小瓶倒血入去嘅開口：「只要你將呢到小小血倒入去，尋血鼠小波比就會開始嗜血.....」

我靜心咁睇住泉叔嘅每一步。

原本喺鼠盤入面無太大動作嘅老鼠，真係開始郁動。

佢慢慢咁行向血液傾倒之處，然後喺到啜飲。不知不覺，老鼠嘅皮毛開始悚然，小眼珠亦漸漸深紅。

「飲咗兔子血會有咩影響，你知唔知？」泉叔問。

「唔知。」我望住隻老鼠，好似開始要發狂咁四處奔騰。可惜嘅係，佢俾個盒限制住自身嘅活動範圍。

「只要飲咗兔子血，就會好似兔子人咁聞到「靈魂」嘅氣味，即係嗰啲「復活蛋」，有效範圍大概係五份之一個香港左右。當隻小波比聞到復活蛋喺邊，就會好似兔子人咁對吞食靈魂產生渴求，而不斷向某個方向前進。到時你根據呢八角型嘅盒，嘅八個方向，睇小波比向住邊個方位不斷跑，復活蛋就大概喺嗰個位。」

難怪鼠盤八面，都分別寫有「東」、「南」、「西」、「北」、「東南」、「西南」、「西北」、「東北」呢八個方位。

「即係好似自動導航咁？」我對眼前嘅工具，感到有啲神奇。

「嗯，類似GPS嗰類，直至你發現小波比喺某個街口不停原地轉圈.....咁復活蛋就大概喺嗰到。」

「但係搵復活蛋，就代表搵到兔子人？」

「有復活蛋嘅地方，就一定有兔子人，只有靈魂，先可以填充佢哋長年嘅飽感。」泉叔淡淡地說。

「所以...泉叔，你就係咁樣追蹤兔子人？」

「係，朝早揸住車，周圍去睇下小波比對咩方向有反應，如果搵到就喺附近放定陷阱，等夜晚兔子人行動嘅時候伏擊佢哋，呢二、三十幾年嚟，我都係咁做。」泉叔將鼠盤放到床嘅另一邊，說：「如果你想搵嘅範圍大少少，就俾多瓶兔子人血液落鼠盤，但千奇唔好俾多過三瓶，咁樣呢隻小老鼠會頂唔住暴斃。」

「明白，咁泉叔你搞到咁.....係因為飲咗兔子人嘅血？」

「一眼睇得出，阿政，你醒咗。」泉叔淡淡一笑，繼續講：「本來其實都抑制得到，喺跟你哋去重生會之前，但去到某近山嘅某個位置嗰陣，我突然聞到山上有一陣強烈嘅靈魂味道，初步估計最少有過百隻復活蛋.....」

「.....」

「當時我知道再接近落去一定會受唔住控制同誘惑，所以即刻揸住嫁車撞向隔離嘅路邊攔桿，迫自己清醒。」

「唔通重生會附近個山頭上，真係有兔子人同收埋咗好多復活蛋.....」呢個係我當下嘅疑惑。

如果係咁，我好有可能喺嗰到搵到Chloe。

「有咁嘅可能，嗰到就係「兔人巢穴」。」泉叔說。

「但點解泉叔，你要飲兔子人嘅血？」正常嚟講，佢靠隻老鼠飲就可以。

「記唔記前嗰幾日嘅夜晚，你去到你父母屋企太過激動之後，我搵哥羅芳整暈你。」泉叔講返起。

「記得.....我醒返之後喺你嫁車到.....你仲送咗隻兔子人嘅手指俾我，話係你打斷佢。」我嗰晚係最痛心，亦最窩心嘅一次。

但當醒咗，見到泉叔拎住一隻兔子人嘅手指，而且自己滿身傷痕咁送我返去，嗰下.....

我好感動。

「當時...」泉叔好猶豫，但都決定講出嚟：「我整暈你之後，就飲咗兔子血，即刻去追蹤當時附近嘅.....兔子人。」

「咁如果人類都可以飲血，去追蹤兔子人.....」我喃喃咁諗起。

「唔好。」泉叔冷冷咁回我一句：「呢個係我之前一直唔教你嘅原因，千奇一滴都唔好試，會返唔到轉頭。」

「.....」泉叔嘅認真，令我不禁三思。

「跟我嚟。」泉叔好辛苦咁行落床，扶住牆咁帶我去到嗰個密封嘅地下室。

我記得，裡面有一隻兔子人。

「要落去？」我問。

「唔好望佢對眼。」泉叔說。

地下室同我上次嚟嘅時候差唔多，一樣諸多嘅行刑折磨工具，仲有被困喺籠中嘅瘦弱兔子人。

泉叔喺地下室，拎出一張舊照片，默默咁凝視。

「呢個係？」我靠近過去睇。

照片中，係個年齡同我差唔多大嘅男仔，而隔離就係年輕少少，仲未生哂鬚嘅泉叔。佢哋兩個搭住膊頭影相，好似老友咁。

「我徒弟。」

泉叔答。

「都係...獵殺兔子人？」我問。

泉叔點一點頭。

「咁佢依家喺邊？」

「喺你隔離。」泉叔答。

「.....」我怔然。

到我恍惚到泉叔嘅意思時，慢慢轉頭望過去籠入面.....

嗰隻同樣係一身殘破傷痕嘅兔子人。

「都至少，係七、八年前嘅事，當時佢嘅情況又係同你差唔多。」

「但點解佢會變成咁.....」

「嗰陣佢為咗追殺兔子人，不惜每晚都飲用大量嘅兔血，結果兔血用哂，佢想試下食兔子人某節殘肢會唔會有同樣效果，結果就令佢都演變成兔子人。」泉叔將照片收返埋。

「.....」

「喺逐漸變緊嘅過程，佢將自己困喺呢間鐵皮屋嘅籠入面，打電話叫我以後用佢身上嘅兔血，去追蹤兔子人，嗰晚雨落好大.....我嚟到呢間鐵皮屋嗰陣，佢已經完全變成失去理智嘅兔子人。」

難怪兔子人背脊身上，有個類似抽血嘅針管、導管工具插住。

「所以，其實呢間屋，算係佢留低。」泉叔有些少遺憾咁講。

「所以，你啲工具係用嚟，測試有咩方法可以整死佢？」

「嗯。」泉叔點點頭。

「我可以幫佢嚟個了斷。」我拎起背上嘅八赤刀。

「你把刀係.....」

「八赤刀，可以完完全全咁消滅兔子人，但我仲未真正咁試用。」

泉叔打量下刀身，諗咗諗：「咁，做埋最後一次抽血程序。」

泉叔行去鐵籠隔離嘅一部機器前，簡單撳咗一個制，血液就開始從兔子人背脊上流到導管，再流入一個大器皿之中。

成個抽血過程緩慢而平靜，兔子人神態都無乜起伏，好似冬眠一樣。

「同第一次見佢嗰陣唔同，嗰陣佢好似想殺咗我。」唔知點解，知道呢隻兔子人背後嘅故事之後，我有啲於心不忍。

「可能.....佢以為你入闖咗呢間屋。」泉叔苦苦一笑。

血液源源不絕流向器皿期間，我同泉叔分享起重生會教育營入面嘅事。

「咁睇嚟你有一班幾好嘅拍檔。」泉叔拍我膊頭，微笑：「上次個民俗學家，加多個古董鋪太子女，哈哈哈，呢個組合都幾好。」

「係，泉叔，你餓唔餓？你應該冇點食嘢。」雖然只係短短幾日，但就係莫名成為咗同伴，並且好相信佢哋。

「餓啊，叫佢哋買兩打生雞蛋上嚟？」

「生...生雞蛋.....？」

「一飲咗兔血，對復活蛋就好似要吸毒咁上癮.....」泉叔搖搖頭，嘴角有啲苦澀：「食咩都好似垃圾咁.....得生雞蛋，先可以當係代替品咁頂下癮，但其實都唔係頂好多.....」

泉叔咁講一講，我又望去輸送緊去器皿嘅血液。

睇嚟飲一瓶，之後嘅影響真係好大。

連泉叔都要食生雞蛋，去呃自己個腦係食緊「復活蛋」。

泉叔見我若有所思，好似知我諗緊咩咁：「阿政，如非必要都唔好用，就算用，都搵我去用，我唔想你下半世食咩山珍海味，都會變到好似食緊發霉海綿咁。」

「咁我叫佢哋買幾打雞蛋上嚟。」

我發咗個地址俾沅彤佢哋，叫佢哋求其買啲嘢上嚟食下，最緊要有生雞蛋就得，最後發送埋自己位置，等佢哋知路。

良久，機器終於停動。

代表抽血嘅容量，已經達到上效。

泉叔睇一睇器皿中嘅血液，再望一望隔離籠裡嘅兔子人。

「喂，你可以解脫啦。」泉叔輕輕一踢個鐵籠，蹲喺佢前面。

「.....」兔子人殘破嘅眼皮，好似稍為睜開咗一點點。

而污糟嘅兔耳，亦對聲音有少少反應，輕輕咁郁一郁。

「佢都攰。」泉叔點點頭，轉身望住我：「政，俾唔俾到一個痛快佢，呢把刀。」

「我唔知，但我盡能力。」我都係第一次真正用依把刀。

我不自禁咁緊握住八赤刀，可能仁慈嘅殺害，係最悲痛。

「我會對準佢，心臟。」我行上前。

「好.....」泉叔嘅視線定定咁望住兔子人。

我深一口大呼吸，將刀尖貼喺鐵籠前，做好準備就會一刀刺入去.....

「嗖！」

沉重之極，又快速靜止嘅一聲。

八赤刀刃完全刺入兔子人心臟。

「蓬～！！！」

一秒間，青藍色嘅火焰從傷口位置湧出偏佈兔子人全身！

十秒、

二十秒、

三十秒、

兔子人被彷彿嚟自地獄嘅業火，吞噬住全身。

直至燃燒殆盡。

我既為依把刀喜，亦為依隻兔悲。

喜嘅，係因為「八赤刀」真係對兔子人有用。

悲嘅，係因為依隻兔子人，係個曾經同我好相似嘅人。

「走吧。」泉叔頭也不回，離開地下室。

無耐，沅彤同宋文德佢兩個拎住一袋二袋嚟咗，兩人同泉叔簡單打個招呼後，就開始忙食嘢嘅事。

因為，佢哋買嘅係打邊爐材料。

「你哋要嘅生雞蛋。」沅彤兩打雞蛋擺上檯。

「你要生食定熟食？」我問泉叔。

佢要熟嘅，就唯有搵水淥一淥。

「最好就生啦，嗰陣喺你面前食熟蛋都不過係唔想嚇親你。」泉叔說。

喺沅彤同宋文德喺廚房處理食材嗰陣，我行咗講去同佢哋講一件事。

「我啱啱用咗八赤刀。」

呢件事對於佢兩個嚟講，好似好震驚，事關佢哋一個洗緊菜，一個切緊菜，聽到我咁講之後都停低咗。

我講埋落去：「拎泉叔地下室隻兔子人嚟試，斬落佢哋嗰身之後，係會有藍色嘅火焰出嚟.....」

「係業火。」兩個異口同聲咁講。

即係同《異鄉人》日誌講嘅一樣，八赤刀會用地獄嘅業火吞噬邪物。

「應該等埋我哋先用。」沅彤說。

「嗰隻兔子人多留一秒喺世界，就多一秒傷心。」我淡淡咁講完，就去雪櫃拎枝啤酒飲。

火鍋好快就準備好，不外乎都係嗰啲食物，乜乜肥牛之類。

我哋一直以嚟辛苦咁耐，就將呢日當係放鬆下。

我哋四人坐喺圓檯前乾杯，就開始又飲又食。

雖然沅彤同泉叔第一日見大家，但可能彼此都出自同一個鄉下，所以幾啱嘴型，泉叔當正佢係個女咁，係咁講啲有趣小故事，人生大道理佢聽。

至於宋文德就靜得多，佢食嘢應該好少講嘢。我發現佢食嘢係有個好變態嘅習慣，就係特別鐘意落玫瑰鹽，完全唔知咩口味嚟。

沅彤睇落係個沉靜清寡嘅女仔，但佢可以無聲無色咁飲完一罐又一罐啤酒，塊臉最多只會有少少白裡透紅，而唔會表露出醉意。

泉叔就唔洗多講，長期服用兔血嘅下場，就係把口食咩都似垃圾，但佢為咗熱鬧下個場面，令到成個氣氛無咁詭異，都無喺大家面前食生雞蛋。

如果唔係好好咁抖落嚟，或者我一世都唔會知佢哋係有呢一面。

飽餐一頓後，我哋四個都攷到伏喺張檯訓，畢竟大家都飲咗酒。

沅彤喺模糊之間用手機自拍一齊打邊爐嘅相，然後就即攷到訓低。

去到臨近十一、二點，大家先慢慢酒醒，之後落嚟我哋要面對嘅，就係艱難嘅命運。

要再次殺入去「重生會」。

唔同嘅係，我真係會帶埋八赤刀。

喺沅彤同泉叔仲訓到死死下嗰陣，我發現宋文德一早幫我哋收拾好張檯，仲洗埋碗筷，自己出咗去屋外吸煙。

我見自己啱啱訓醒，都諗住出去食下西北風，清醒下自己，順便同想佢傾下計。宋文德聽到開門就回頭望一望，見係我之後就繼續徑自吸煙。

外面真係有啲凍.....

「隻眼點？」我雙手插袋，行過去。

「嗯？我隻眼可以點。」宋文德淡淡抿笑。

「你隻眼今朝血都流埋.....」我知道，宋文德佢應該有啲嘢隱瞞緊我哋。

「細菌感染。」

「你係見到地獄。」我直接講出，之前佢同特別求導者講嘅事。

呢一口，佢吸得特別耐先回應我：「現實世界本來就係一個地獄，唔係？我哋從出世開始，就背負住死亡呢個詛咒。」

「.....」

「政，你抬頭見到嘅依一片天空，係咩景象。」宋文德問。

「成個天都係星，做咩.....」

宋文德嘅下一句，有啲震驚到我。

「我見到嘅，只係一片血紅。」

「血紅...？」我試圖參透依句。

宋文德將煙掉落地、踩熄：「自從望見井底紅光嗰日之後，我見到越嚟越多地獄嘅場景，我唔知可以點形容你聽。」

「.....」

「但同時，我亦逐漸睇透到「真相」。」

「真相？」

「泉叔，係唔食正常食物吧？」

「.....」

「只係食生雞蛋？」宋文德說。

我點頭。

「喺無選擇嘅情況下。」宋文德補充一句，之後望向我：「無論最後事情變到點都好，我哋要保護大家，明？」

「係...」

我唔知點解宋文德要講得咁隱晦，但我相信佢有難言之忍。

到底佢隻眼見到啲咩，

可能係我呢世，都無辦法體會到。

或者人喺尋找真相嘅過程中，會忘記一件事。

就係背負真相，同樣沉重。

凌晨時份，我又見泉叔喺到食藥。

「又食藥啊？」我問。

「無人會想食，但我要靠呢啲藥去抑壓自己。」泉叔食完個邊爐之後，臉色好似好返些少，至少睇落有啲血氣：「可能啱啱食返啲熱熱哋嘅嘢，呢家比起晏就嗰陣已經精神唔少。」

「咁泉叔你聽日繼續休息，我哋會再入多次個教育營。」

「得，我頂得順，我跟埋去。」泉叔說。

「你依家連跑唔跑到都成問題.....」

「咁我做後援都得嘅。」泉叔打開廳嘅某盒膠箱，喺入面拎出兩部無線電對講機：「我坐喺車到！隨時接應你哋。」

「你上次都係咁講.....」

「死仔.....有咗把乜乜刀，就開始睇小我！？」泉叔用力拍我背脊一大下。

講到咁，唯有俾阿泉叔跟埋去做後援。

成晚時間，宋文德都自己一個喺二樓，打開張香港地圖出嚟，自己一個計算緊唔知乜嘢。見佢咁專心，我都唔忍心打擾佢，但我諗佢應該推敲緊「重生會」嘅確實位置。

畢竟聽日，我哋要喺無人帶領嘅情況下入去。

落返樓下，就見到泉叔教女咁，教沅彤幫手製作子彈，俾佢把獵槍用。程序就咁睇就似係用倒模整好彈殼，再塞啲火藥成份嘅粉入去。

成個過程又要加工，又要火燒，睇落好繁複。

「泉叔，你有槍、又有子彈，點解唔去打劫？」沅彤用一個好正常嘅語調問。

「呢枝槍改裝嫁渣，及唔上真槍嘅焦耳大，啲子彈都係土製方法，威力唔夠，要好近距離打出去先有傷害。」泉叔一路整，一路笑住講：「仲邊打到劫。」

沅彤聽完之後，冷笑一聲。

到底係咩對話嚟。

夜深人靜，我見人少少，就拎住八赤刀喺屋外練刀。

我好白痴咁打開youtube，睇下人哋係點樣揮出一套連環斬，我先發現原來要配合埋步法同身法先可以行雲流水。

我除咗件萬年襯衫，即係著住件白色背心，就開始起屋外練，一練就練足兩個鐘。一諗到聽日有機會搵到Chloe被藏匿嘅地方，我就禁不住一股熱腔湧上心頭。

如今，

無論發生咩事，都阻擋唔到我嘅意向。

翌日，我哋食咗份簡單嘅早餐就出門口，坐住泉叔嫁車去到宋文德用一晚推敲出嘅大約位置。

車上，我哋無咩點講嘢，可能心情點都有少少凝重，即使今日風和日麗。

「沅彤，我把槍入好子彈未？」泉叔破靜。

「未。」

「幫我入滿哂佢。」

沅彤拎咗泉叔把槍，望一望槍匣：「入面仲有兩粒銀彈。」

「拎出嚟，換銅彈入去，啲銀彈珍貴好多。」泉叔交代。

「你同沅彤都幾好傾。」坐喺副座嘅我，將鼠盤放喺大脾上面。

泉叔輕笑：「係？可能呢個細路女同我一樣口直心快，政，差唔多可以放血。」

聽泉叔咁講，我就拎出一瓶兔子血，慢慢咁倒入鼠盤之中。入面嘅小老鼠波比，亦開始貪婪地飲血，直至全身皮毛悚立。

果然，波比向住嘅方向，同講嘅位置幾乎宋文德相同。

「差唔多可以落車。」宋文德提醒。

臨落車前，泉叔開咗首《Come and get Your Love》緩和一下緊張嘅氣氛。

不得不說，真係有啲用嘅。

「以前我後生嗰陣，拎住部隨身聽獵兔。」泉叔講起往事。

「一槍打爛咗兔人隻門牙啊嘛？好勁，但琴晚已經聽你講咗好多次。」我知沅彤內心一臉厭棄，但無呈現喺臉上。

「拎住。」泉叔將無線電對講機俾咗沅彤。

「點用……」沅彤打量住部嘢。

「亂撳就用到嫁啦。」

到咗宋文德指定嘅地點後，泉叔就停咗嫁車。

重生會嘅教育營經宋文德多次推測，佢估應該係喺一個叫香港地名叫「狐狸叫」嘅地方。嗰到算係郊野公園內比較深入嘅地方，附近都無咩民宅之類。

一路上，小波比都對靈魂嘅反應好狂熱，我交俾沅彤去睇，因為佢隻手比較得閒。

「隻老鼠一直向住西北位置跑……」沅彤望實鼠盤。

「咁應該同估計嘅差唔多。」宋文德拎住張地圖帶路。

一路上其實都好平安，至少無乜危險嘅先兆，但直到行咗大約三份之一左右，我哋見到有一個黑袍人

，喺不遠處嘅林路上。

「見唔見到……」我叫停佢兩個。

「嗰個人係求導者。」宋文德都見到，嗰條友大約就喺十米以外。

「佢做緊乜……」沅彤盯住佢嘅一舉一動，並感到困惑。

嗰個求導者，好似喺草叢搵緊啲咩。

直到，有隻蝴蝶喺佢身邊飛過。

求導者目光注視喺蝴蝶身上，其後慢慢將手伸過去，蝴蝶亦不偏不移咁停喺求導者嘅手指上，張開咗翅膀。

佢有一雙美麗嘅水藍色翅膀。

可惜嘅係，下一秒，佢就被一道黑暗完全覆蓋住，然後全身被牙齒輾裂撕咬而死。

個求導者，將隻蝴蝶食咗落肚。

呢一個小小嘅慘烈場面，令我哋稍為瞇咗眼。

「我完全明白佢感受。」宋文德卻說。

「吓？」我唔明。

「喺入面嘅求導者，唔會被分配食物，每日只有一麥一麻提供，咁樣等同無嘢食一樣。」宋文德說。

「咁你嗰兩日點捱過嚟……」

「去廚房偷嘢食。」宋文德望住我，續說：「至於其他求導者，點樣可以唔餓死，就值得深究。」

「嗰個求導者好似未食夠。」沅彤目光仍然徘徊喺對面。

個求導者撳住肚皮，一面難受咁行返上山。

「跟住佢定點？」我問。

「照原定計劃，去教育營入面。」宋文德決定。

就係咁，我哋行多約莫兩粒鐘左右，就到咗教育營。

同一個地方，但係另一番景象。

成個教育營短短一晚間，好似唔同咗。

「係咪我錯覺，點解入面好似一個人都無咁……」我嘅直覺。

「入去睇睇。」

我哋無避忌，從正門直入。

果然，教育營入面好似唔見哂人咁……

「入宿舍睇下。」宋文德交代。

我同沅彤兩個行入去，入面都係無人。

十間房，十間房都係空嘅。

「正常呢個鐘數應該有信徒行嚟行去……」

對於教育營內異常詭異嘅情況，我哋都大感奇怪。

之後，我哋又搵埋禮堂，都係空無一人。

「咁嘅話，」我對住沅彤，講：「睇睇講台下嘅暗格。」

嗰個位，係我同沅彤收埋「重生會會計師條屍」嘅位置。

「會唔會好臭……」沅彤說。

「咁要……開咗先知！」我一手將小暗門打開，一陣濃烈而噁心嘅屍臭味立即傳出。

「哇……頂……」沅彤即刻掩住手鼻。

「條屍無處理，我諗應該無人發現佢死咗？」我將暗門閂返好。

「但會有人發現佢唔見咗。」宋文德一語道破。

「睇埋供品庫有冇人。」我提出。

供品庫入面都係空空如也，部份供品未俾人帶走。

「睇嚟走得好急。」沅彤說。

「但啱啱出現喺山上嘅求導者又係咩一回事。」我係指，如果佢哋走，無理由會賴低佢。

之後，我哋又去咗一啲嗰陣接觸唔到嘅地方睇，例如禮拜堂，即係要蒙眼先入得去見教主嗰間嘢。

今次唔洗蒙眼，先見到入面係間同普通教堂無太大分別嘅地方，特別嘅係玻璃用咗紅色物料，陽光射入嚟嗰陣就會呈現淡淡嘅紅色。

15

宋文德行到主教講檯，上面放住一本書，係類似教義咁嘅嘢，打開嘅一頁係「重生會」嘅歌頌歌──《紅神目詠歌》。

「赤日赤日紅神目……」

「我等願意奉上眼……」

「赤日赤日紅神目……」

「我等願意奉上耳……」

「赤日赤日紅神目……」

「我等願意奉上臟……」

「赤之天、赤之海、赤之山，我等正向你祭拜……」

「請你於逢魔之時紆尊降臨……」

「敬畏的神明啊，原諒我等祖先饕之罪，我願將凡世之羔羊饋贈」

「赤目赤目紅神目……」

「我等願意被召入樂園……」

「赤神赤神紅神目……」

上半段都係我同宋文德稍為聽過下，但估唔到嘅係，原來呢首歌原來仲有下半段。

「四十四名門徒，將會走過重生浴……」

「吾等願意獻上純潔的靈魂……」

「赤日赤日紅神目……」

「黑暗之兆再降臨，期願樂園之扉再重臨……」

「願你恩賜吾等享永生……」

「願你再以光耀的姿態，照亮全世界……」

「呢個係下半段？」宋文德仔細閱讀。

「做咩咁留意首歌？」我周圍搜尋緊其他可疑地方。

「一個宗教嘅歌，係可以代表哂成個宗教嘅精神，如同一個民俗嘅歌，可以代表佢哋一族人。」宋文德一如以往咁講課：「重生會寫得依首歌，無形中係洗人腦之餘，仲有暗裡嘅含意。」

「四十四個門徒、黑暗之兆、永生、獻上靈魂……全部都係關鍵字眼。」宋文德撕走呢一頁，打算拎返去慢慢分析。

「咔噹」倏地，外面發出不明嘅聲音。

我哋三個都同時回頭，望向大門方向。

當中，沅彤特別勇武，佢慢慢咁靠近門前，然後推開少少注視出面嘅情況……

「係無耐前見到嗰個求導者，佢入返嚟教育營……」沅彤將見到嘅，都講出嚟。

「佢做緊咩？」

「咬……咬緊啱啱割落嚟嘅樹皮？」沅彤答。

「食樹皮？痴咗線啊。」我個腦完全係問號。

「捉住佢，就問到想知嘅事。」宋文德又講出最實際嘅行動。

為咗了解呢到究竟發生咩事，我同沅彤就一齊採用咗泉叔最鐘意嘅處事方式──暴力。

我哋兩個趁佢仲咬緊樹皮嗰陣，就偷偷接近佢，到一定距離嗰時就合力將佢壓低喺地！

估唔到嘅係！沅彤制服人嘅能力係咁高，佢跑過去一嚟推人條腰落地，再立即用膝頭壓住佢條後頸嘅位置。

仲喺個口咬緊樹皮嘅求導者，就俾呢下衝擊力整到把口合埋，令佢俾諸多嘅木屑插入牙肉之間，一時間成口都係血。

「嗚啊啊噫！！」求導者發出哀叫。

然後，沅彤好順手咁用泉叔準備俾佢嘅工具──索帶，去將依名求導者嘅手手腳腳都束綁住。

「呼…」沅彤抹一抹汗。

「你班教友去哂邊？」我扯住求導者頭髮，問。

「噫…呃……噫……」佢好似震驚到唔識講嚟咁。

我哋將饑餓的求導者綁入宿舍一間房入面，然後就喺門外思考應該點拷問。

「學泉叔咁，拔佢指甲？」我說。

「我落手。」沅彤又喺背囊到，拎咗啲工具出嚟。

係摺疊刀同細鉗，沅彤仲特登拎火機燒一燒啲工具，一副專業嘅樣。

「沅彤.....你好似幾熟手。」我不禁好奇。

「泉叔琴晚教我。」

「又係教你？佢都無教過我依啲嘢。」

「唔緊要，你要唔要試下？」沅彤拎個細鉗俾我。

「我都係專心問問題。」

泉叔又會教沅彤咁多嘢。

「你可以開始。」沅彤戴上手套，將刀尖對準饑餓求導者嘅指甲縫中。

我收一收拾心情，凝重地盯住求導者：「其他人去咗邊。」

「我...我唔知.....嘿！嘢食...我需要水同食物！！！」求導者張大嘴巴，露出乾裂、枯黃嘅舌頭。

「咔」沅彤開始郁手。

求導者應聲而叫，喉嚨深處喊出猶如海量嘅痛楚。

「講啊！」我亦一掌摑落佢塊臉上。

「呀呀呀啊啊啊嗄嘎嘎！！！！！」求導者痛到眼珠反白。

「我都預頭一、兩個鐘會問唔到啲咩，但我哋大把時間。」我喺間房踱步。

而沅彤就似個冷血殺手，一直喺幫求導者嘅指甲進行「手術」。

痛苦嘅叫聲持續咗近二十分鐘，求導者都幾乎無氣無力地哭叫，但佢依然一啲有用嘅訊息，都透露唔到出嚟。

「點解得你一個人喺到？」我試試轉用另一個方式，問。

「我...琴晚.....出咗去...搵食物.....到返上教育營.....所有就唔見哂.....」求導者左手掌五甲全脫，五隻指尖都插住一枝幼針。

「食物？搵咩食物，你哋求導者唔係只可以食一麥一米？」我蹲低身，問。

「我...我唔夠...道行.....只...只有...精神力.....最好嘅求導者.....」求導者眼睛無神，飄忽不定：「先...先...先有呢個.....定力...」

「講清楚啲。」

「我可以為紅神目付出一切！！但我真係無辦法忍受長久嘅饑餓.....」求導者一直滲出口水，一直咁講。

「你流咩口水。」

「因為...我覺得.....你會係...一塊，好香軟嘅肉。」依個求導者簡直餓到癲，隻眼一邊望住我，把口一邊嘴嚼緊：「應該...應該.....好好食！！」

「沅彤，有冇帶嘢食？」我問。

「你可憐佢？」沅彤喺背囊拎出一條繽紛樂。

「有時唔係得拷問。」我將繽紛樂放喺求導者眼前，說：「要食一啖？」

「.....」求導者望住眼前嘅繽紛樂，眼神好似震撼到講唔出嘢。

隨後，先慢慢咁點頭、

不斷點頭、

瘋狂地點頭！

「你認真回答我問題，呢條香滑細軟嘅繽紛樂，就屬於你。」我說。

「知...知...」

「重生會所有人，去哂邊？」

「唔...清楚...」

「點解你會出去搵食物。」

「我太餓...注射營養劑...食草.....吸收遊離份子，已經滿足唔到我需求.....我犯咗教義.....我觸犯咗教條.....」求導者越說越激動，幾乎鼻腔流涕：「我唔係一個純潔嘅求導者！！！！！」

「咁你哋求導者嘅職責係？」宋文德教會我事情嘅真相係唔可能直接得出，只能夠一步一步從旁推敲出。

既然信徒同求導者有階級之別，咁職業都一定有區分。

「為迎接紅神目降臨.....」求導者稍為露出欣慰嘅表情。

「雖然我唔知你哋嗰個係真神，定係假神，但你哋掂到我女朋友.....我都一定會報仇。」望住佢哋一個二個虔誠嘅樣，我就忍唔住憤怒。

至少，如果重生會唔存在，咁外父就唔會誤入歧途去搵八赤刀，間接令到全家變蛋。

「但我唔純潔.....」求導者一秒前仲係好欣慰，下一秒就陷入瘋狂：「神將會拋棄我！！！」

「你唔係處男？」沅彤無故地拎出一把交剪。

「我...已...經，進食過...俗世.....食物.....靈魂唔夠...高上.....」

我同沅彤對望一眼，都知道呢個係線索之一。

「你意思係，求導者受限制唔能夠進食其他食物？」

「為...為咗...除去六感.....除去精神層面外嘅肉身.....一切一切！我哋需要長期忍受饑餓、無盡嘅饑餓，直至儀式來臨嘅一刻.....」

「你叫咩名。」

「我...唔記...得.....」

「你以前係做咩，有冇家人。」

「唔記得...唔記得.....我已經無哂一切嘅記憶.....」求導者表情漸漸陷入絕望，不自覺地傻笑：「我哋全部嘅性...性命...都係為...紅...神目...而誕生。」

如果佢連以前作為「人」嘅記憶都失去哂，咁應該就係完完全全被洗咗腦。

我將繽紛樂斷開一小塊，拋入求導者個口：「沅彤。」

我向沅彤下達指示，就轉身離開。

佢應該明我講咩。

求導者不可置信地，輕輕細嚼嗰一細塊繽紛樂：「香...濃...幼.....滑...好...好...味.....嗚噫！」求導者想吞下去嗰陣，先發現吞唔到落食道。

因為，沅彤已經用索帶紮住佢頸喉嘅位置，令食管收縮，連氣都喘唔到一口。

「嗚...噫！噫噫...噫嗚嗚——」求導者發出難熬嘅無聲叫息。

為咗平靜佢，沅彤用隻手掩住求導者眼睛，得佢失去任何感官。等到求導者嘅掙扎減少，先一同離開房間。

「咳咳噫！！」求導者咳出嗰一細塊繽紛樂。

斷氣前，目光凝滯喺嗰塊朱古力上。

我哋返到宋文德所在嘅禮拜堂，只見佢靜靜咁坐咗長櫈上，閱讀緊一封又一封嘅信件。

「問到嘢？」宋文德聽到推門聲，就直接問答案。

「問唔出啲咩，佢應該係夜晚嗰陣，出咗去搵嘢食，唔知道重生會嘅人一早走哂。」我說。

「我呢到有事實證明咗，我哋做嘅事，已經觸動到「重生會」。」宋文德拎某封信件，交俾我哋睇：「呢啲係信徒寫俾主教嘅信，因為佢哋唔可以直視面對主教，所以只可以寫信去知會對方，咁啱俾我搵到禮拜堂放信嘅位置，睇嚟佢哋走得好急。」

「致尊偉的主教：
近日，不斷有「重生會」成員失蹤，懷疑有外人入侵教會。失去聯絡者包括：鎖羅盆內村守夜人、母長，還有個別接受了任務的信徒。

直至昨日，連掌管財政的幹部成員亦消失不見，有鑑於事態嚴重，特此前來致信。

「第一求導者」預視會內有教徒狼心不軌，不撤離的話，重生會將引致不可挽回的局面。

通往樂園之扉的儀式將至，請務必處理。

教育營導師上」

「佢哋好快意識到危險，好謹慎。」宋文德喺我哋手上收返封信：「而且信中所講嘅「第一求導者」……好有可能，就係嗰個特別可以睇穿人嘅求導者。」

「有冇講哋去咗邊？」我說。

「無。啱啱上過重生會網站睇，佢哋連網站都關閉埋。」

突然，宋文德撳住太陽穴嘅位置，眼睛好似刺痛咁迫使佢合埋。

「文德？」沅彤留意到佢有異樣。

宋文德閉緊眼睛，眼角緩緩流出一滴血淚。

「無事……」當佢再次開眼，隻眼又好似發炎咁款。

忽然，外面傳嚟一陣腳步聲。

我靠近門邊去望，居然發現為數十人左右嘅信徒，返咗嚟教育營！佢哋手上拎住各式近身武器。

我可以大致猜出佢哋想點……

「已經護送咗主教同儀式必須嘅求導者離開，依家我哋守喺宜一到，等第一求導者所講嘅叛教者返嚟，佢哋一定會返嚟……」對眾教徒講嘢嘅，正正係嗰日替母長代上早課嘅教育營導師：「話唔定……佢哋趁我哋護送主教嘅空檔潛入咗，所有人依家搜索所有區域！」

「外面有十幾個信徒返咗嚟，準備搜索呢到。」我說。

要貿易咁出去都應該唔太可能，因為個導師企正喺中間，到時大叫一聲就千兵萬馬來相見。

三個人，打唔過個人，所以我哋企咗喺禮拜堂道門嘅左右兩邊打算伏擊，邊個一入嚟就偷襲佢。

無幾耐，有個拎鐵鎚嘅教徒行入嚟，喺佢仲未反應得切嘅時候，沅彤就拎塗上咗哥羅芳嘅白布掩住佢口鼻，我負責捉住下身，對方發唔到聲之餘，短短六、七就暈埋。事後，沅彤順手喺嗰名教徒頸上綁緊一條索帶，不出一會對方就臉色發紫，應該缺氧而死。

宋文德將佢條屍拖去一邊，等另一個受害者入嚟。下一個信徒照板煮碗咁殺害，我先慢慢意識到生命嘅脆弱，可能只在於一門之隔。

但對方都唔係蠢，見到連續兩個信徒入咗禮拜堂之後有入無出，就開始對入面感到疑惑。

「啱啱係咪有兩教友入咗去？」重生會導師接近禮拜堂門外，呼叫眾信徒：「全部人過嚟依到。」

好快，合共八條友就聚集到禮拜堂門外。

「去講台嗰邊。」宋文德突然指示我哋。

我哋見再躲藏一邊亦無謂，就一齊退到講台禮拜堂嘅位置，同外面嘅佢哋拉開一段距離。

「呯」一名信徒用力將門推開。

重生會導師一見我哋，就拍拍手笑道：「果然，果然，有老鼠混入咗「重生會」。」

「殺出去？」沅彤簡單問一句。

「我諗……都要。」我亦拎上八赤刀。

原本諗住只係用嚟殺兔嘅刀，恐怕今日要用嚟殺人。

但對方有八個人，我哋基本上無任何贏嘅可能。

「企正喺個圓光入面。」宋文德說。

我望一望地下，宋文德講嘅圓光應該就係陽光穿透禮拜堂嘅圓窗，再經過折射打落地面嘅圓形光狀。

「點解要咁做？」沅彤唔明。

「捉咗你哋之後，你哋會理解到痛楚嘅真理。」教育營導師呈現出詭異嘅笑容，揮手示意信徒上前襲擊我哋。

呢個時候，宋文德轉身扭一扭講台上掛住嘅橢圓形紅十字徽章，呢個係重生會嘅標誌！但呢一扭，居然令成座禮拜堂發出機關運作嘅聲音，然後我哋三個所企嘅位置，竟然慢慢下降……

「呢個係.....」我愕然。

「多虧我隻眼.....」宋文德有些苦澀咁淡淡一笑：「令我臨時發現到「真相」。」

我哋一直降落，而上面空缺嘅空口位，亦由其他石板補上關閉。

下降嘅感覺持續咗好幾十秒後，終於停咗。

納入我哋眼前嘅，係間裝潢豪華嘅房間。

「估唔到重生會仲有咁嘅地方.....」我率先踏出去。

「你係點知道個標誌扭到？」沅彤問宋文德。

「你知道暫時安全就得。」宋文德都跟上我腳步。

呢個房間雖然裝修得豪華而莊嚴，但係擺放嘅物品傢俱唔多，中間只有一個小小嘅三溫暖浴池、同上面禮拜堂一樣嘅講台、同掛住幾件黑色求導袍喺隔離，除此之外間房就無咩特別之處。

「私人浴室？咁識嘆。」沅彤行入未注水嘅浴池中。

我同宋文德好自然咁，行去講台前面睇上面放住打開嘅一本書，名字叫做《洗髓儀式》。

「權斷之室，樂園之匙

破蛋重生，換予純潔

不吃喝煙火，不悲樂人間

洗淨記憶，追求悟道

四十四者，成十四者」

「呢到成段，都好似同佢哋口中嘅重生儀式有關。」宋文德推測。

「我哋依嫁點，喺到等？」沅彤坐喺浴池。

「叫泉叔幫手，佢俾咗部對講機你？」我叫沅彤。

沅彤恍惚記起，拎出對講機：「喂...喂...」

「喂？」泉叔把聲，喺密封嘅室內特別響亮。

「泉叔我哋被困啊！」沅彤講重點。

「對面幾多人？」

「七、八到。」

「嗰個宋文德標記嘅位置啱嫁？啱我就即刻趕過嚟喇。」

「啱，但你唔好太衝動，配合我哋先行動。」沅彤回覆。

「得喇得喇。」泉叔咁有信心、歷練嘅聲音，令沅彤放心咗少少。

之後嘅時間，我哋就喺呢間名為「權斷之室」嘅地方等待。

宋文德話過，其實只要喺講台扭一扭「重生會」標誌就可以返上去禮拜堂，但咁做就一定會俾敵人伏擊。

所以，可以做嘅只有等待。

「啱啱嗰個求導者，有強調過自己唔再純潔，因為食咗嘢。」我坐喺宋文德隔離：「而且佢都有講，已經唔記得自己以前任何嘅記憶。」

佢拎住本書，一直深入思考：「我諗，依到的確係重生儀式嘅場所，但係重生儀式，又係咪真係單純一個儀式.....」

「你意思係？」

「如果只係基督教咁浸一浸水，就當洗完禮，咁重生會又係唔係咁？因為所有求導者你有眼見，全部都唔係正常人，咁表示個儀式有機會令到一個人產生改變，當然，只係我嘅假設。」

話就話假設，但宋文德可以諗到咁，已經好勁。

無幾耐，可以隱約聽到樓上頻頻發出敲打聲，班信徒應該開始試圖用硬物突破。

16

「泉叔嚟到未？」沅彤聽到有少少焦急。

「就快就快。」泉叔回應。

泉叔依一句就快，快足六十分鐘後先出現。

「喂，沅彤！聽唔聽到。」泉叔嘅聲音再次喺對講機傳出。

「你到啦？」原本昏昏欲睡嘅沅彤立即醒咗。

「好似到咗個門口，係咪有木板圍住嗰到？」泉叔問。

「係，但你小心入嚟，唔知佢哋有冇守喺一啲位。」

「收到。」可以聽到，泉叔為槍上膛嘅聲。

「你就位通知我。」沅彤拍拍手，提醒我哋：「泉叔差唔多準備好。」

宋文德雖然同我都企咗起身，但佢仍然入神喺歌詞之中。

「沅彤，你仲有咩法寶未拎出嚟？」我說。

「都冇乜。」依家佢手上，得返一把摺疊刀：「但泉叔有槍，應該可以拖住幾件。」

一說泉叔，泉叔就到。

「已經就位，外面見唔到有人，但聽到間教堂仔……入面好似好嘈，有敲嘢聲。」泉叔會報。

「佢哋仲喺上面努力咁爆地。」沅彤仰頭、冷笑。

「我會用燃燒彈，會唔會傷到你哋。」泉叔說。

「唔會，我哋嘅位置好安全。」沅彤答。

「咁我準備就緒……」

上去前，我提一提醒宋文德：「你一陣企我後面，你無武器喺手。」

「嗯。」

「你哋有錶嫁嘛？秒針搭正十二就郁手。」泉叔通知我哋。

我哋無點出聲，但都知道大家好緊張。

喺搭秒針正十二之前，宋文德預早十秒扭動標誌機關。

咁樣一上去，就可以同泉叔投入作戰。

「冰！！蓬～～～！！！」已經聽到上面傳嚟焚燒嘅聲音，繼而係信徒們嘅大叫。

「呯！」再之後，就係泉叔開嘅一槍。

「呀啊啊啊！！！！」信徒們好似大亂陣腳。

「呯！」泉叔又開一槍。

泉叔開到第四槍嗰陣，我哋三個已經上到去，納入眼內嘅第一個畫面就係有兩個被火燒到焦爛、脫皮嘅信徒，伏喺地上呻吟。

而其餘嘅，就衝咗去禮拜堂門口攻擊泉叔。

「沅彤！」我叫住佢。

我拎住八赤刀，同沅彤一齊跑到班信徒背後，喺後面同泉叔一齊夾攻佢哋！首次最近嘅一個，俾我喺背脊上深深斬咗兩刀，濺出留下一條交叉嘅血痕。

「啊呀呀！！」嗰名信徒痛到立即縮背。

戴咗幽靈面罩嘅沅彤，就衝到身形最大份嘅信徒後面一下死死騎住佢，再用摺疊刀不斷往佢頸側刺插！！

「嗖嗖！！嗖嗖！！」就好似幫佢喺條頸開洞咁，對方每被插一刀就濺出一條血花。

嗰名被沅彤盯上嘅信徒好快就企唔穩，訓低咗落地。見後都有敵人嘅信徒，諗住攻擊埋後面嘅我哋，其中拎住開山刀嘅信徒，毫不猶豫向沅彤斬過去。

沅彤好流暢咁使出旋腳，恰好時機將對方嘅攻擊卸走，再一腳踢落對方胸膛身上。

喺我斬傷第一個信徒後，繼續向眼前信徒快斬。

唔求斬得深，只求斬到佢哋無力還擊。

「呯！」有個不顧一切撲過去泉叔身上嘅信徒，俾佢一槍爆頭。

呢一下震撼到其他信徒。

「全部爬低！」泉叔大喝。

仲有約五個，連同教育營導師在內嘅信徒，開始被震懾到，再無剛才瘋狂嘅攻勢。

就喺教育營導師慢慢舉高雙手，好似示意投降嗰陣，佢講咗句：「分頭走嘿嘿！」五個教徒立即四處

跑，個導師更係拎住小刀衝去宋文德前面.....

「第一求導者有講過.....」導師瞪大眼球，暴走向宋文德：「戴眼鏡嗰個係一定要死！！！！！」

我同沅彤一同緊張咁轉身去後面，發現宋文德不驚不畏，拎起自己手上本好厚嘅《重生會教義》，水平線對準衝緊過去自己距離不到三米嘅教育營導師。

「呯噠」然後將本書推出去導師嘅臉孔上。

俾本好厚嘅書咁樣一打中，導師嘅表情都一下子扭曲埋，宋文德上前起飛踢一嘢踢落導師嘅胸膛！

輕易地被解決。

「我無你哋諗嘅咁弱。」宋文德托返好移位嘅眼鏡。

「走甩咗幾個？」沅彤四周張望。

泉叔望住某個係自己身邊跑走嘅信徒，拎把獵槍對住佢背脊：「如果我打得中，就三個。」

「呯！」打空。

「失敗，太遠。」泉叔盯住佢哋落跑而逃背影，說：「不過仲有一個走唔到。」

禮拜堂內仲有一個因為出入口被我哋堵住咗，而走唔到嘅驚慌信徒。

宋文德慢慢行過去嗰名有如被迫入窮巷嘅信徒，但信徒見走唔到，居然決定攻擊手上無武器嘅宋文德，衝過去拉弓出拳。

宋文德側身避開，伸出一隻腳絆跌嗰名信徒，信徒即刻狼狽咁跌低。

「認住我哋，好好返去。」宋文德蹲低身，拍拍佢膊頭。

信徒見攻擊不果，馬上又轉身向大門方向逃走，即使俾我哋阻攔住。

「俾佢走。」宋文德卻說。

「真係？」我重複問一次，希望無聽錯。

「反正重生會已經知道我哋嘅存在。」宋文德說。

泉叔皺起眉感到不解，沅彤亦有啲不憤呢份仁慈，死死盯住喺身邊掠過跑走嘅重生會信徒。

等信徒走哂之後，宋文德嘴角微笑：「喺佢身上貼咗定位追蹤器，好快知道重生會搬咗去邊。」

原來係咁.....

欲擒故縱。

宋文德踩住重生會導師個頭：「況且，我哋仲有依條高級啲嘅雜魚可以拷問。」

依一刻，可以喺重生會導師嘅臉上，讀到一個表情。

完敗。

我哋將重生會導師上綁，押出去禮拜堂外面，諗住帶佢入去宿舍間房拷問，刻意俾佢睇上一個被拷問嘅求導者慘死嘅相貌，

「仲有後山好似未睇？之後個重生會嗰個父長一直守住呢到，唔俾人入去。」我無意想起。

「我都正想去嗰到睇睇。」宋文德說。

「唔...唔得呀！！！」點不知，重生會導師聽完後好大反應。

「唔咩得。」沅彤輕力摑佢一把。

「入面係神使聖地！！！凡俗之人不得.....啊！！！」仲未講完，沅彤又向佢下腹毆打一拳。

「無睇錯人。」泉叔輕笑一聲，滿意咁點頭。

「佢咁講得，入面真係有啲嘢。」我望往後山方向。

「唔好！！真係唔好！！！」重生會導師情緒甚為激動。

「趁太陽未落山之前，最好去睇睇。」我建議。

宋文德點頭，認同我講法：「分兩隊，一隊人去拷問，另一隊入去睇睇後山有咩。」

如是者，我哋根據所長分開兩隊人。

有盤問技巧嘅宋文德，就同有拷問技巧嘅沅彤一隊，去逼問重生會導師。

而有獵兔技巧嘅泉叔，就同有八赤刀嘅我一隊，去後山睇下個所謂聖地係咩地方。

我哋兩隊都各拎一部無線電對講機，方便有咩事可以即時聯絡大家。

「依家四點半左右，我哋最遲六點返到嚟。」泉叔對一對錶。

之後，大家就各自出發。

通往後山嘅路，其實只係俾一條簡單嘅鐵鏈封住，只要跨腳一過就可以，只係當時有個牛高馬大嘅父長看守，我哋先唔敢靠近。

上山期間，陰雲漸漸密佈，天空落起毛毛雨。

呢個月份，個天最鐘意落嘅就係依種綿綿嘅細雨。

濃郁嘅森林土壤味，亦隨雨水漸漸散發於空氣之中。

「係大自然嘅氣味。」泉叔深深吸一口，眉目些少皺起。

「做咩泉叔？」我留意到佢表情。

「好似.....混雜咗其他氣味。」泉叔說。

「前面？」

「嗯。」泉叔望住地面上濕潤嘅泥漿，說：「我呢啲老獵戶個鼻好靈，唔屬於自然界嘅嘢散發氣味，好易分辨得到。」

呢條上後山嘅路約莫要行十分鐘，因為地型一直係上斜，都需要啲腳力。

可能濕氣太重嘅關係，周邊嘅山草木林都開始產生迷濛嘅白霧，

「仆街。」泉叔突然停低，一臉凝重。

「咩事！？」我即刻舉刀，提防周圍。

「再咁行落去我會唔會風濕。」

「.....」

呢啲係咪泉叔式幽默？

好快，我哋就行到山路嘅最盡頭，再行前就會入到一個不明嘅山洞入面。

「我哋都係得一個選擇。」望住眼前嘅山洞，我咁樣講。

泉叔首先喺山洞外面聞一聞，神色有少少嚴峻：「入面有.....有靈魂嘅氣味。」

「即係復活蛋？」

泉叔默言不語，只係點頭表示。

佢拎起手電筒向洞內一照，係個好深入嘅山洞。

「但殘存嘅氣味好微.....」泉叔仲係眉目深鎖，唔敢鬆懈：「應該係我之前飲嘅兔血，效力已經過咗。」

「正常飲一瓶兔血，效力幾時會過？」

「半日之內。但我呢啲長期服用者，只要距離近，喺唔飲用兔血嘅情況下都仲可以聞到少少氣味。」

泉叔又為獵槍上膛：「阿政，準備好。」

「知道。」我提刀入洞。

越行越入，我哋逐漸發現呢到有生物活動嘅痕跡。

包括，地上有睇怕已經乾咗嘅黏液同蛋殼，而呢啲黏液都係以紅色為主。除此之外，鞋、背囊、行山拐杖、眼鏡等等。

「係兔子穴，唔洗問。」泉叔堅定咁講。

「你以前有冇遇過？」

「我年輕同老豆一齊獵兔嗰陣遇過.....」泉叔連聲量都慢慢收細：「入面係個修羅場。」

山洞內行到最盡頭，就要跳落一個兩米高左右嘅位置先可以繼續向洞內前進。

「咁你哋嗰陣喺兔子穴入面見到啲咩？」我跳落去，續問。

「死屍，大部份都係行山嘅失蹤者。」泉叔跟住落嚟，說：「身上當然有受襲擊嘅傷痕，但佢哋大部份嘅屍體都係完整，咁表示佢哋純粹遭到惡意殺害。」

我個心寒咗一寒，咁係因為聽到泉叔咁講之餘，距離洞穴外大自然嘅聲音亦漸漸收細，耳邊聽到嘅大多係洞內空穴嘅回音，同深處不明嘅流水聲。

「咁你覺得，佢哋點解俾兔人殺？」

「兔子人只會吸食靈魂狀態下嘅人類，如果佢哋單純咁殘殺對方，咁可能代表.....嗰啲人誤闖咗佢哋地盤，佢哋為咗保護食糧，而將人殺死。」

「咁即係.....呢到有機會可以搵到Chloe！？」

「唔肯定，兔子穴唔係得一個。」

我都知.....

兔子人唔係得一隻。

行到去應該係最入嘅位置，嚟到一個比較空曠嘅洞內，我哋照到有個水池。嚴格上嚟講，唔可以稱為水池，而係叫「血池」，因為成個池都係血紅色，而且發出陣陣嘅濃烈味道。

泉叔行近血池，伸手往池內一摸，持續凝視住個池好幾十秒.....

「泉叔？」我叫住佢。

「嗄...！」泉叔突然向後一坐，好似掙脫咗啲咩咁：「好龐大嘅靈魂數量喺入面，我差少少把持唔住.....」

「你啱啱想.....」

泉叔吞一吞喉，向後退：「阿政，我應該入唔到嗰池下面，但你可以，血池下面應該收藏咗好多復活蛋.....」

我慎重咁盯住血池，接下泉叔交俾我嘅事。

慢慢、細步、輕力咁行入血池，由淺層慢慢行到入深層。似水非水，似血非血嘅池中液體，逐漸由我腳腕、慢慢沾濕到大腿、再到腰間，越係行去池中央，就越係深入。

到最後要以游泳嘅姿態潛入池底，否則只會一直停留喺池面。

「細路，你驚出事嘅話，可以上返嚟。」泉叔提醒我。

一諗到Chloe可能就被兔子人收藏喺池底，我無辦法白白咁退後。

於是我深深吸一口氣，

就低頭往下潛。

池下表面係層層濃郁嘅血霧，但當我潛入深一啲之後，就見到頗為通透嘅池下空間。為求搵到Chloe，我不斷咁游落去並且周圍張望，見到下面種植住唔少彼岸花，更有一顆顆復活蛋被安放喺隔離！

我不顧一切咁游到池底，盡可能一隻手抱一堆蛋，再踢腿上到池面。

「嗄！」一上返去我用力咁吸氣，然後將一隻隻復活蛋交俾泉叔：「泉叔.....下面仲有好多復活蛋！」

「得！你繼續拎，但有冇見到兔子人？」泉叔問。

「應該無.....」說罷，我將八赤刀放埋喺池外，就繼續潛落水拎蛋。

粗略咁估計，呢個池下面收藏咗大約三十隻復活蛋。

第二次拎蛋過程都好順利，但正到第三次，一直顧住望底下嘅我，無意發現池中央原來浮住另一隻生物.....披頭散髮嘅兔子人。

佢好似冬眠咁，喺血池中央位置沉睡住。

真係唔望好過望，突然間極為緊張。

而且呢一次，真係無咁順利，我唔知隻浮喺中間隻兔子人係感受到的咩，佢突然打開咗眼睛，呈現咗紅目。

水池下隨即一陣通紅光芒綻放.....

我加快踢腿衝上池面，同時我感受到後面有嘢追緊我.....

我唔敢回頭睇，驚一睇就返唔到轉頭。

「嘶～」但我隻腳，喺就快上到去之際，俾嘢捉住咗。

係兔子人！

我用另一隻腳踢佢個頭，希望可脫身，但要喺水中用力，幾乎無任何作用。呢個時候，泉叔喺上面掉咗把八赤刀入池下，沉重嘅八赤刀慢慢下墜，喺沉到我伸手觸及嘅位置後，我握實把刀向腳底方向用力拉斬！

兔子人五隻手指幾乎深陷插入到我小腿肌肉入面，好彩係依一斬嘅波動成功幫自己解圍，好似驚退咗兔子人。

我把握呢個機會發力游返上水面，泉叔一見我上返嚟，即刻拉我到池外。

「啊嗄.....下面有兔子人！」小腿傳嚟麻痺嘅痛楚。

「我見到.....池下啱啱亮咗紅光。」泉叔拎獵槍瞄準水面。

水面靜靜泛起漣漪，一把由喉嚨深處發出嘅詭異怪聲喺池底傳出，然後水面露出咗一隻兔子人，佢同我一樣渾身浴血，大兔耳低垂住掩蓋自己面目。

泉叔唔輕舉妄動開槍，只係留意住兔子人一舉一動。

兔子人搖搖欲墜咁慢慢行近我哋，我都即刻拎起八赤刀警戒，

兔子人忽然撕叫咗一聲！！！！

「呯！」泉叔毫不猶豫地，開咗一槍。

「佢要攻擊我哋喇！」泉叔大叫。

我拖住負傷嘅腳，企喺泉叔前少少嘅位置，喺兔子人衝過嚟嗰陣一下快砍斬落佢身上！

「嗖！」觸發效果，被斬嘅兔子人傷口湧滿藍色火焰。

「呯！」呢一槍，泉叔打甩佢大門牙。

「嗖！！」我繼續上前補刀。

最終，呢隻兔子人發出哀怨嘅叫聲，猛地跑向我哋放低復活蛋嘅地方，然後全身一撲壓碎大部份復活蛋.....

「咔嚓！」

「呀啊啊啊啊！！！！！」我當下怒不可遏，跑過去用八赤刀猛向兔子人身體亂插！

直至佢全身佈滿業火，被燒毀到一動不動，

泉叔先拉住我，回復我理智。

好不容易救返上嚟嘅三十幾個靈魂.....

因為兔子人咁樣一壓，

淨低三個。

我推開兔子人燒焦嘅屍體，試圖從所有碎裂蛋殼中尋找繪有Chloe樣子嘅復活蛋，只希望自己會搵唔到。

「喂.....啱啱我哋殺咗隻兔，後山入面有個兔子穴，入面有隻兔人。」泉叔將情況回報俾教育營嘅佢哋聽。

「有冇受傷，同埋有冇發現？」隔咗幾秒，宋文德回應：「我哋都整甩咗佢幾隻牙。」

「皮外傷，我哋搵到一堆復活蛋。」

突然，對講機傳嚟重生會導師嘅大叫：「啊啊啊啊！！母體體無可能會死！！！」

「佢講咩？咩母體.....」泉叔聽到佢講。

「唔清楚，我再問下。」宋文德對我哋講完後，繼續盤問導師：「母體？聽落我朋友已經將佢殺咗。」

導師竊笑著，唔作任何交代。

「.....Chloe唔喺到。」

我仔細咁睇過每一塊碎裂嘅蛋殼，無一塊有佢嘅特徵。心情一下子百感交集，有喜有悲，喜嘅係呢堆被壓得魂飛魄散嘅靈魂入面，無Chloe存在。

悲嘅係，我仲未搵到佢。

「政，係時候走，帶埋呢三隻復活蛋。」泉叔說。

「係.....」正當我諗住離開嗰陣，我覺得有啲奇怪。

所以停咗一停。

「做咩事？」泉叔回頭望住我。

「點解，隻兔人好似燒極都未完咁。」我盯住隻兔人嘅屍體。

上次泉叔嘅徒弟被我斬殺之後無耐，屍體就完全被燒成灰燼，一點不餘。

但今次，呢隻兔人仲燃燒緊。

青藍嘅業火，仍未停止。

再加上剛才重生會導師所言，令我有些疑惑。

「我要確定下，佢係咪真係死咗。」我行過去，做出斬首姿勢。

就喺我用八赤刀斬落瞬間，兔子人屍身發出咗極大嘅尖叫聲響，就好似厲鬼嘅叫聲。兔子人頭顱斷裂嘅位置，突然生長出畸形、扭曲嘅白玉蟲身。

「嘶嘶……」佢發出類似蟲鳴嘅叫聲。

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嘅速度鑽返入血池之中。

同時間，血池泛起波濤起伏，洞穴裡亦搖搖晃晃。

「走！」泉叔一睇就有唔妥。

我亦抱住嗰三隻僅存嘅復活蛋，跑離呢個洞穴。

我唔知嗰隻兔子人發生咩事……

但就係有種不祥嘅預感。

我同泉叔好不容逃咗出去，而山洞深處入面好似發生緊啲事，因為震盪嘅強度可以感受到，有啲嘢正喺入面不斷撞擊緊山洞內部。

「呯！呯！！」沙石碎片不斷跌落我哋頭頂。

宋文德：「你哋嗰邊感唔感受到有啲震？」

泉叔拎起對講機：「震源喺我哋嗰邊！隻兔人唔知點解又復活咗……」

血紅嘅水從山洞內流出……

出到兔子穴我哋先發現雨勢更大，大到連遠少少嘅環境都睇唔到。

「泉叔繼續走定……？」我凝望深不見盡頭，只有血水從地面流出嘅兔子穴。

「我獵人察覺危險嘅本能話我知，要走。」

「但走咗，我哋就唔會知係咩嚟，更加可能唔知道、錯失好多事情。」我莫名地執著。

「政？」

一諗到Chloe，我再無後退嘅理由。

「面對畏懼，最好就係面對畏懼嘅本身.....」我握實住八赤刀。

「呯！」洞穴內嘅生物撞破石壁現身。

一隻連住蟲身嘅兔子人，可以咁形容。

佢失去咗軀干，變成好似一條蛇咁移動，佢本身嘅兔頭都經已模糊扭曲都唔係嗰一回事，簡單嚟講.....

就係一隻畸形嘅怪物。

「唔好問我，我都係第一次見.....」決定留低陪我嘅泉叔都感到愕然。

「嘶嘶嘶！！！」畸形兔子人尖銳地叫咗一聲，就以S形方式衝向我哋。

我同泉叔都同時伏低，避開咗佢呢一下。

當我用刀斬向蟲身嗰陣，業火同樣起效喺佢身上燃燒。

但任我斬佢蟲身幾多下，都好似無辦法整停到佢。

兔子人佢一直就以暴動嘅身姿盤纏住我哋，更刻意更撞向我袋口嘅復活蛋，一隻當場即刻碎裂。

「阿政！斬佢個頭，任何獵物都係！」泉叔提醒我。

「但佢係咁郁！」說時遲，那時快，佢又用嗰對崩裂嘅門牙一嚼咬落我小腿上。

「呯！」泉叔好似早就睇穿呢一下咁，即時用槍射落佢個頭打走佢。

「嘶嘶！！」趁兔子人僵硬嘅呢一下，泉叔不顧一切咁上前撲過去，捉住佢一雙耳朵。

「斬佢啊！」泉叔向我大喊。

我向佢蟲體連接兔頭嘅位置一斬！斷裂之後，再向佢頭顱一插，今次確保佢死乾死淨，先正真正停手。

「嗄.....」

我望住蟲身與頭顱被燒成灰，先真正停低手。

抖好氣，我先問：「兔子人識突變.....？」

泉叔思疑一陣：「我覺得係呢隻特別唔同，宜幾十年嚟我第一次見咁嘅情況。」

「咁又係.....」我瞧向被破壞嘅兔子穴，說：「重生會選擇喺呢個兔子穴隔離紮營，應該都有目的。」

「唔好諗咁多喇，返去報平安先。」泉叔扶起我。

「碎咗隻蛋.....」我摸一摸袋口，係濕黏嘅液體。

「救到已經有賺，唔洗自責。」

「啊.....」我捉住泉叔隻手想企嗰下，先發現隻腳痛到企唔到。

「做咩？咬到你舊傷口？」泉叔指當日嗰個捕獸器。

「係.....」真係痛到入骨。

「捉實我背脊啊。」泉叔背起我。

「唔該.....」

返到去教育營嘅後，我哋喺宿舍走廊遇見宋文德。只見佢休閒咁望住雨、食緊煙，而另一邊廂嘅房間入面，就不斷傳出重生會導師慘烈嘅叫聲。

我哋將後山遇到嘅事都一一話佢知，似乎掀起咗佢嘅興趣，整熄枝煙就返去房入面繼續盤問。

一推開門，就見到沅彤用細針挑緊導師嘅手筋，細針一接觸到導師肌肉嘅神經線，導師就會叫到個肺要甩出嚟咁，全身不停不停咁顫。

「你到底玩咗幾耐.....」見沅彤咁專心，於是我咁樣問。

「由我哋分開到宜家。」沅彤答得一面正經。

「你講嘅母體，好似死咗。」一入去，宋文德就淋咗杯冷水落導師身上。

「你無可能殺死母體.....絕對無可能.....」導師喃喃咁唸。

我拎出證據佢睇：「呢兩隻復活蛋，就係證明。」

佢見我拎咗證據之後，面色由原本渾渾噩噩嘅怔然，變成呆若木雞。

「你...你...你.....你...」佢淨係，吐出到呢個字。

睇嚟我同泉叔夾手殺咗，好不得了嘅事物。

「你！你哋殺咗神母絕對會有報應.....」導師睜大咗眼睛，微絲血管都激動到破裂。

「叫佢做「神母」？就知你哋係拜祭兔子人嘅垃圾。」面對將怪物當神拜嘅人，除咗身體虐待，詆毀應該係個最好嘅方法：「你嘅神母成條蟲咁，俾我親手用刀將個頭斬落嚟。」

「會有報應呀！！！！」導師向我大喝，口水都飛到我臉上。

「報你老母。」沅彤又喺佢隻手唔知做啲咩，令導師痛不欲生。

「啊呀呀呀！！！！！」

「神母對你好重要？你好尊敬佢？」宋文德叫停我哋嘅精神同物理攻擊。

「嗚...佢...佢係...養育所有.....求導者嘅神母.....」導師講講下流淚。

「難道對你嚟講，佢嘅地位比主教更高吧？」宋文德續問。

「佢係.....主教嘅母親，所以你哋全部都會有報應，已經無人會原諒你哋，「重生會」唔再會坐視不理。」導師講得斬釘截鐵：「聽唔聽到外面行雷.....？天喺到哭泣，地喺到哀號，你哋會為你嘅行為.....感到後悔...」

「佢講到似層層咁。」沅彤說。

「主教嘅母親？」我同宋文德相視。

難道，當初我唔可以直視主教嘅原因，係因為佢真係一隻兔子人？但如果係咁，佢把聲、佢雙手，又點解咁似人？

「你哋餓未？」泉叔問。

「唔餓。」我同宋文德異口同聲。

「少少。」沅彤答。

「我睇下附近有冇嘢食。」泉叔離開宿舍。

喺沅彤幫我包紮傷心期間，宋文德只係一路直視住重生會導師，唔知係咪想俾啲威懾對方，但最奇怪嘅係，我留意宋文德望望下對眼竟然流出血液.....

無錯，佢對眼又留血。

不過，佢好似唔想俾我哋發現，

仲見怪不怪咁，隨手抹一抹就繼續凝視。

「你.....喺到睇緊真相吧.....哈哈哈哈.....」冇出聲一陣嘅導師，突然對宋文德乾笑。

「.....」宋文德無回答佢。

「第一求導者想睇穿一個人時，都會咁做嘻嘿嘿.....」導師又說。

「要唔要我教訓下佢？」沅彤瞧向宋文德。

宋文德搖頭。

過咗一陣，泉叔拎咗兩大個缸東西返嚟。

個樣類似古代嘅酒罈，用嚟釀酒嗰種。

罈子表面貼住一張字，寫住「靈」字。

蓋面用一條粗繩紮住，睇落密不透風。

「去廚房嘢食就搵唔到，酒就好似有幾樽咁。」泉叔敲一敲蓋面，研究緊點開：「但我貼住個缸都已經聞到陣陣香味，估唔到呢啲鬼地方都有靚酒.....」

料不知，導師見到泉叔拎嘅嘢後，態度再次變得激動：「你無資格飲用！！！」

「關你撚事啊？」泉叔想走過去打佢。

「只有要達至最高精神層面嘅求導者先有資格飲用.....！！」導師又無意講出一個線索。

「嗰陣我偽裝成求導者，夜晚都好似有幹部嘅信徒派咗一杯我飲，但我怕入面落咗藥，偷偷倒走咗。」宋文德憶述 。

「你太浪費靈水.....」導師似乎對任何不如佢意嘅事，都會怒罵一番：「求導者只能吸收一水一麥，一米一麻，靈水唔到你哋呢堆垃圾喺到嘻嘻哈哈咁暢飲！」

「靈咩水？睇過。」沅彤粗暴而簡單咁，將個蓋塞拔開。

一陣濃濃嘅鮮腥味，從裡面飄出。

「同我哋喺兔子穴血池聞到嘅差唔多.....」我同泉叔講。

「係靈魂嘅氣味.....」泉叔往罈裡面一望，說：「仲混合咗彼岸花。」

「靈水？點解我哋無資格飲。」宋文德反問。

「靈水係為捨棄肉身，追求精神純粹嘅求導者而設！用神母嘅血、彼岸花、濃縮嘅靈魂釀製而成，可以維持肉身生命需求，而又不需沾染俗世嘅雜質.....」導師交代出。

「神母嘅血.....即係話，後山洞穴嗰隻兔子人嘅血有份釀製呢缸嘢！？」我察覺關聯。

「哈哈哈哈！！！係神母嘅恩賜！！」

彼岸花我清楚係咩，代表「死亡」嘅一種花。

「咁濃縮嘅靈魂。」我拎出復活蛋，說：「你係指依樣？」

「靈魂蛋？咁當然嘿嘿嘿.....」導師橫視我哋眾人，說：「所以你哋明白自己幾咁配唔上飲「靈水」未？」

「垃圾！」我一腳踢開嗰缸靈水。

「叮咔──」

少量嘅靈水，被灑出地上，導師隨即露出我哋暴殄天物嘅樣子，佢伸出咗舌頭拼命想要舔乾淨地上嘅靈水。

「俾我...俾我呀！俾我啊！！！」導師神情瘋狂。

「我大概明白哂。」宋文德沉思咗陣，打返開對眼。

「明白咩？」

「求導者至所以唔食嘢都維持到生命，係因為「靈水」嘅緣故。靈水係混合咗諸多一類濃縮嘅靈魂、彼岸花同一隻兔子人嘅血，總之呢三樣合埋就會變成一種可以維持精神同靈魂飽滿嘅液體飲料，但肉身亦因為求導者規條嘅限制，佢哋唔可以食外來食物沾污肉身，所以得不到營養嘅滿足，從而每個求導者睇落都係皮膚枯黃蒼白，瘦骨嶙峋，睇落都死亡離不遠咁。」

我哋每個人都靜靜咁聽宋文德推測嘅解釋。

宋文德拎出權斷之室拎嚟嘅一本書：「至於禮拜堂下面間權斷之室，本《洗髓儀式》提及過，破蛋係代表「重生」嚟換取純潔，之後就唔可以吃喝煙火，唔可以悲樂人間，代表唔能夠混雜多餘嘅情緒同食塵俗嘅食物，「洗淨記憶，追求悟道」呢一句應該就係表示會洗脫求導者嘅記憶，等佢哋一心一念咁追求悟道，即係最高精神。」

「簡單啲嚟講，即係求導者曾經都係復活蛋咁？但係進行「洗髓儀式」之後，就洗去咗從前嘅記憶同身份，成為純粹嘅求導者。」我試圖消化。

「係，至於最後一句「四十四者，成十四者」我仲未諗到。」宋文德又再陷入苦思。

不久，傳嚟導師嘅一陣怪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厲害.....難怪第一求導者，叮囑我一定要將你殺死.....」

重生會導師盯住宋文德。

「即係嗰啲求導者，係個擁有精神意識，但肉身腐壞嘅人類。」泉叔點起根煙，說：「同行屍走肉差唔多，係有自己意志咁解。」

「咁按照「洗髓儀式」所講，係有方法將復活蛋變返成人類？」我說。

「有，但佢哋會因此失去記憶。」宋文德說。

「都總好過無！」看似見到希望嘅我，拍一拍大腿。

「但問題係，個「洗髓儀式」實際上點運作.....」沅彤講出重點。

要點樣將一隻復活蛋變返做人類？

唱佢首《紅神目詠歌》？

將復活蛋浸喺靈水之中？

定係.....

有一啲外來嘅方法。

以上兩個方法，我哋都即場試咗一次。

沅彤用把好鄉音嘅方式，唱咗一次《紅神目詠歌》。

而我亦將復活蛋浸喺靈水一陣，仲讀出埋《洗髓儀式》入面嘅詩詞。

兩者都係無效。

突然，宋文德拎起一缸靈水，向地上猛倒。

靈水噓噓地落下，重生會導師嘅表情一下子變得嚴峻、驚愕、發狂！宋文德睇穿咗佢，係一個視水如命嘅人。

「靈水啊啊啊呀呀──」導師張大嘴巴，叫聲從喉嚨深處發出。

「想飲？既然你神母死咗，咁呢一、兩缸，應該係世上最後嘅靈水。」宋文德嘅說話，觸動到重生會導師。

「嗄啊...嗄啊.....唔...唔好啊.....」導師好害怕。

宋文德完完整整咁，倒乾淨其中一缸靈水。

「你清楚，「洗髓儀式」？」宋文德語氣平平，但明顯威脅緊佢。

「我...我唔清楚.....」

宋文德打開第二缸靈水。

「.....我真係唔清楚！！」導師大叫。

「連你都清楚，咁邊個會知。」

「主.....主教.....」導師為咗保護世上最後一缸靈水，居然願意交代出：「只有主教先清楚「洗髓儀式」嘅真正運作.....」

「睇下你貼咗跟蹤器嘅信徒去咗邊？佢哋應該返到自己地盤。」沅彤提一提宋文德。

宋文德打開手機睇一睇：「佢去咗葵涌工業街一帶附近，無郁好耐。」

講完之後，宋文德特意望一眼導師表情。

「佢哋應該就搬咗去嗰到。」

「幾時殺上去。」沅彤直問。

「越早越好，咁佢哋發現我貼咗追蹤器嘅機率就細啲。」

17

「咁快手搞掂埋條友先，無手尾跟。」泉叔將目光移到重生會導師身上。

「等...陣！我唔應該就咁死.....我仲要見證「樂園」嘅來臨.....我仲要享有永生.....我仲要.....我仲要.....」導師口中默默唸道，對於自己嘅死亡不敢置信：「我係被選上之人啊！！！」

「被選上，要死亡嘅人？」我拎住八赤刀，抵住佢頸側。

「既然係逃避唔到嘅結局，何不靜靜咁承受.....」沅彤拎出一條索帶，冷冷貼住導師頸喉。

「可以得到痛快嘅解脫，就係我哋對你嘅恩賜。」泉叔亦拎起獵槍，將槍頭塞入導師口腔入面。

重生會導師流露出驚慌嘅表情：「我...我唔會.....唔會...真係.....」

「你會，死喺到。」宋文德走上前，淡然地說：「世上唔存在任何永生嘅樂園，死亡後只會係一片漆黑，一片寂靜。」

「唔得呀！！！」導師極烈反抗，不斷搖擺身體：「我唔死呀！！我唔會死呀！！！」

「求其搵個郁手，反正我哋四個隻手.....都已經沾咗血。」泉叔上一上膛，說：「但我唔想為呢條友，哂一粒子彈。」

「嗚噫.....！等陣！我可以講你哋聽任何事情！！！！我唔想死呀！！！！」喺死亡面前，導師總算認清事實。

「你仲知道啲咩。」宋文德問。

「我知道「靈水」嘅合成方法！需要到「兔子血」混合、「彼岸花」掩蓋靈魂嘅氣味、仲有「靈魂蛋」去釀製，咁就可以做出長生不息嘅珍貴靈水！！！！！」導師彷彿珍惜緊自己仲可以講嘢嘅機會。

「你呢個垃圾配方無人想知，無人想飲。」泉叔回佢一句。

「淨係得咁多？」宋文德問。

「我仲知道「洗髓儀式」進行嘅方法！」導師大喊。

導師一咁講，大家都將焦點放落佢身上。

「講。」我說。

「將...將靈魂蛋.....放入靈水，再用細微嘅火煮燙，直至到靈魂重生。」

「就即管驗證一次。」宋文德去咗教育營倉庫拎木柴，喺房入面即時鑽木取火。

火一起，再加上少許易燃嘅乾草。

導師盯住微弱嘅火焰，心裡面好似有點兒焦急。

火一生好，宋文德就將其中一隻復活蛋，即係導師所稱之為嘅「靈魂蛋」放入僅存嘅靈水中，再放落火上煲。

「要煲幾耐。」宋文德問。

「時間長短各有不同.....」導師答。

默默嘅等待。

一小時後。

當宋文德探頭入去罈子望嘅時候，隻靈魂蛋經已抵受不住高溫而碎裂，血紅暗淡嘅液體亦都外流，融入於水中。

並無所謂重生一事。

「可以殺咗佢。」宋文德見到咁嘅情況，就毫不猶豫地說。

果然，到最後都係呃人。

「紅神目大人！！我為重生會爭取到最後一秒時間！！！！！」導師睜大眼睛，仰望天花板：「請你以後一定要將我重生！！！！！俾最終嘅歸屬我！！」

「嗖──」沅彤用力將索帶紮到佢頸喉上。

我同時用八赤刀喺佢頸上一抹，就似街市小販幫雞隻放血一樣。

喺床到休息咗陣嘅泉叔，則再次拎住獵槍塞入導師嘴巴，但今次再無留手。

「呯」煙絲、血花一同釋出。

本來仲苦苦掙扎嘅導師，下一秒就變成無靈魂嘅屍體向前倒臥。

大家見到「重生儀式」只係個騙局後，都沉靜咗陣。

直至，沅彤打破沉默：「佢哋喺葵涌工業區？」

「係，都停留咗一段時間。」宋文德再望多次手機。

「我印象嗰到係工廈區嚟。」泉叔戴返好頂鴨舌帽。

「直接過去？」

「搵個地方再準備好啲嘢先，今次預計入面會有唔少信徒。」宋文德望望錶，依家晚上八時正：「我

哋清晨四點出發，嗰陣應該係對方最低防範嘅時間。」

擬定好行動時間後，我哋就一齊落山，雖然天好黑，路好暗，但有佢哋三個喺隔離，唔知點解我就有一股信心，可以繼續向前。

喺車上，我暫時唔返郊野嘅鐵皮屋，因為大家要補充一下物資之餘，仲要醫下肚。於是，我哋去咗沅彤家族嘅地方，中環嘅一間古董鋪。

居聞間鋪係佢阿婆留俾佢，所以佢唔係太子女，直頭係老闆。

晚上十時半，我哋喺佢鋪頭門外落車。

久違地返到市區，有種格格不入嘅感覺。

沅彤間古董鋪叫做「蘇氏」，面積都幾大下。入面擺放住嘅，都係我叫唔出名嘅古董文物，都係比較日式、中式嘅古董。

「隨便坐。」沅彤用鎖匙開門。

「幾闊落喎。」泉叔望兩望就手多，喺到摸人啲青瓷。

「你哋要準備啲咩，我出去買。」我企喺門口。

「你出鬼咩，隻腳今日先俾人咬完嚟。」泉叔說。

「我去。」宋文德同意泉叔講法。

「你去鬼咩，你厭個腦仲未用夠啊。」泉叔又說。

「咁我去。」沅彤喺檯面放好嘢，就準備出去。

「你坐低啦，一陣間有警察經過以為我哋喺到打劫啊。」泉叔再說。

「……」

「我去啦，火酒、繃帶、天拿水、手套、索帶，仲有冇？」泉叔行出去鋪外，問。

「仲有脆香雞翼餐加大，可樂走冰，轉扭扭薯條。」沅彤說。

「吓？」泉叔完全聽唔明。

結果，我哋最後要寫低張紙俾阿泉叔，等佢去買需要嘅嘢返嚟。

而我就坐喺間鋪嘅倉庫，俾阿沅彤幫我洗一洗傷口。

「啊……」我咬緊牙關。

「痛？」沅彤問。

「少少...」

沅彤都真係純粹問下，問完都係用正常嘅力度去處理我傷口。

「平時成間鋪.....你睇哂？」我說。

「婆婆走咗之後就係。」佢答。

「你家人呢。」

「走咗。」

「唔好意思。」

「唔係死咗嗰隻走，係真係走咗隻走。」

「點解？」

「我阿媽佢好似受唔住婆婆咁，喺生咗我之後，就拋低我俾佢照顧。」沅彤轉念一想，說：「不過唔怪得佢，我阿婆從小就要我接受唔同訓練，相信我阿媽細嗰都一樣。」

「難怪.....你咁聽你阿婆講，原來係佢養大你。」

「我嘅職責，就係將八赤刀交俾有需要嘅人，再等佢使命完結之後，將佢收回。」沅彤望住我。

「然後放喺古董店？」

「歸還到日本嘅熱田神社，將佢永久封藏。」

「嗯。」

「政，你覺得，你配用依把刀？」沅彤問。

「我.....」

未等我諗完，沅彤已經講：「相信得你最有資格拎住，咁係因為得你，擁有想要守護嘅人。」

「啲防撞軟墊同發保膠仲用唔用？」宋文德喺倉庫搵到一啲廢棄物料。

「唔用，你拎嚟想？」沅彤說。

「收藏隻復活蛋，等佢無咁易碎。」宋文德特意提醒一句：「唔好同泉叔講。」

過咗陣，泉叔就買哂要嘅嘢返嚟。

我哋事不宜遲，喺後倉開始合成要用到嘅材料。

由最簡單拍攝用嘅煙霧餅，到最高殺傷力嘅汽油彈都有。

「得半晚時間整，加快速度。」泉叔同沅彤兩個就好似生化狂人咁，坐喺後倉調製配方。

我同宋文德就研究點攻入去，唔可以俾「重生會」喘息嘅空間時，都唔可以俾自己喘息。

最後，我哋決定咗，都係分兩隊。

因為工廈通道應該好窄，四個人迫埋一齊應該做唔到啲咩，分散咁搵同堵路應該咁有效。

但今次就我同宋文德一隊，因為每隊都要有個有對付兔子人經驗嘅人喺到，雖然唔知到時間佢哋會唔會出現。

約莫四時半左右，我哋四人就拎好架餐，出發去葵涌工業區。根據宋文德定位嘅位置，嗰樁工廈頗為偏僻，算係比較少人同車會經過嘅角落。

工業區之間嘅大廈密密相連，一抬頭就係可以望到，連規劃設計都令人有種透唔到氣嘅感覺。

泉叔先用車喺工廈外經過踩點，再喺附近落車。

「入面泊車嘅位，近門口有個保安坐喺控制室，應該大廈保安嚟。」泉叔說。

「整暈佢。」沅彤說。

「同埋呢到有後門通道。」泉叔說。

「咁泉叔同沅彤你哋嗰隊，就負責後門通道上去，我哋逐層逐層掃。」宋文息目光放到窗外，說：「得七層，應該好快搵到。」

對一對錶之後，泉叔就將車慢慢駛入工廈嘅泊車位。

「又會有兩嫁勞斯萊斯泊喺工廈.....」一停車，沅彤就留意到隔離平泊嘅名車。

「請問你哋係？」一位白制服嘅禿頭男士靠近，應該係大廈保安。

我哋四個好似有共識咁，對保安不問不答，只係拎緊自己一陣要用嘅嘢。

「呃，唔好意思，報一報你哋身份，因為呢到係私人嘅工業大廈。」保安再說。

「沅彤，白毛巾。」坐前座嘅泉叔望住倒後鏡。

沅彤喺後面遞咗毛巾俾泉叔之後，泉叔再倒啲哥羅芳落毛巾上，成個過程保安睇到呆若木雞，一啲危機意識都無。

結果，可想然之。

「噠」

泉叔用力推開車門，順勢一下撞落保安身上，令佢仆喺地上，再迅速落車用毛巾掩實對方嘅口鼻。

「嗚唔唔嗯──」保安掙扎咗幾秒，就暈咗。

「落車，」泉叔回頭，盯住車中嘅我哋一眼：「做嘢。」

我哋三個落車嗰陣，泉叔已經去咗保安坐嘅地下控制室。美其名叫控制室，實際上就係得幾部監視器同控制工廈出入口嘅開關。

「我依家會閂咗工廈嘅前後出入口。」泉叔好熟架步咁，喺保安專用嘅控制盤上撳咗幾個制。

「嗶──」前後出入口嘅車閘，都開始關閉。

「泉叔，你以前真係唔係做強盜？」沅彤不禁一問。

「呢啲嘢，係人都要識嫁喇。」泉叔去車尾箱拎咗一桶咸水，一嘢倒落控制室嘅控制盤上：「搞掂，啲電路浸埋咸水，佢哋想開都開唔返。」

好有破釜沈舟之勢。

之後泉叔又行去升降機隔離嘅鐵箱，打開之後將裡面嘅電線全部割斷。升降機糟入面發出一下故障嘅聲響後，電子螢幕就顯然「無法使用」。

「咁樣佢哋都無得搭。」泉叔吹住口哨，將把小刀收返埋：「分隊上去未？細路你哋準備好哂未。」

「準備好。」我哋三個答。

「咁就去，有咩事就聯絡對方。」

我同宋文德一隊，由前梯出發。

工廈算得上密不透風，走廊可以話係一個窗口都無，所以行路發出嘅聲音好貼耳。

「宋文德，你手上呢把係匕首……？」我留意到佢帶嘅武器有啲特別。

「嗯，古代騎兵匕首。」

「邊到拎？」我完全唔覺眼，佢有買過呢把嘢。

「沅彤間鋪，嘅陳列櫃上面。」他說。

「……」

即係話，佢不問自取一把分分鐘值成幾十萬蚊嘅嘢？

宋文德望向我，默默笑言：「你手上呢把都值成幾千萬，點同我比。」

「咁又係.....」

...

等等，

好似有啲怪，

宋文德佢讀到我心入面嘅想法？

第一層，快速掃蕩完一次後，我哋兩隊會合。

泉叔利用一早預備好嘅工具大剪鉗、鐵鎚、鐵撬、開鎖工具，去打開每一道門，對佢嚟講簡直係熟能生巧，沅彤嘅猜測真係無錯。

呢種方法粗暴而有效，泉叔幾乎可以一分鐘之內，就爆開一道門，節省咗大量時間。

「好彩呢啲工廈嘅門，同公屋、居屋一樣咁廢。」

「呯──」又爆一門。

每每爆完門，我哋就會入去略略搜查一次。

目標就係搵到嗰個主教，又或者其他重生會幹部成員。

其餘一般信徒嘅話，如無意外都會殺。

「呢層好似無料到，似一般辦公室。」我說。

第一層，係間名為「西品製藥」嘅其中一間物流辦公室。

到工廈第二層所有單位，都係屬於「西品製藥」有限公司，但唔同嘅係，今次呢層嘅單位似係負責人力資源同行政。

第三層，走廊嘅燈光開始無第一、二層咁光猛，稍為暗淡咗少少，令個氣氛有啲唔同，但都無阻我哋繼續前進爆門。

呢到開始，再無任何公司機構，似係真係私人租嘅一啲單位？不過入面放嘅，都係一啲試管、燒瓶、實驗儀器之類，同工廈形象格格不入。

「重生會究竟喺邊一層.....」沅彤開始有啲唔耐煩。

到第四層，燈光直頭可以用昏暗嚟形容，我哋開始要用手電筒前進。

宜一層所有單位，類似技術開發部同採購部咁，有趣嘅係佢哋喺白板上用油筆圈咗香港地圖一啲山區位置，然後標記住「靈魂蛋」三隻字。

又係另一啲山區位，標記住「彼岸花」三隻字。

種種跡象，開始令我懷疑，其實一早已經陷入咗「重生會」嘅地盤之中。

「你哋覺得係咩意思。」泉叔盯住單位入面嘅地圖，輕輕一笑。

「可能「重生會」無我哋想像中咁簡單。」宋文德仔細咁睇緊一切嘅線索。

我就先用手機影低呢到所有嘢。

「喀──喀──」樓上傳嚟不明嘅聲音。

「聽唔聽到.....」沅彤仰望天花板。

「上面.....有人嘅活動聲。」宋文德說。

泉叔擦擦鼻子：「我嘅直覺話我聽，危險開始接近。」

我唔知泉叔講依句係想營造氣氛定點，

點都好，

我只想講，佢成功咗。

喺上第五層嘅樓梯嗰層，我哋比剛才都行得要慢。

上到嗰一層，我哋各自分成兩隊，慢慢分別推開前後樓梯兩道門，咁就算走廊中間有人，我哋都可以包抄。

「前走廊，安全。」一轉入走廊，我用對講機回報。

「後走廊都係。」沅彤回報。

「咁依家一齊喺中間會合。」

我哋行去中間集合期間，已經可以隱約聽到宜個樓層嘅單位入面，正播放住《紅神目詠歌》。

貼住門聽，就更加清楚。

更駭人嘅係，由第五層開始嘅燈，變得有少少暗紅。

就好似有未知嘅危險，隱藏喺角落咁，多少都會令人有啲緊張不安。

「我覺得係呢到入面。」泉叔聽到面積最大嘅單位入面，正正係歌曲播放嘅源頭。

「沅彤？」泉叔望住佢。

「準備好.....」轉眼一望，原來沅彤已經右手拎住打火機，左手拎住幾樽汽油彈。

「蓬~」

沅彤將佢哋點著。

泉叔今次唔講笑，拎一直猒喺背脊嘅３５磅撞門器上手，打算一下就撞爆對門，唔俾反應時間班重生會成員。

「呯！！」

一下衝擊，強大到木門應聲破開。

只見入面一群重生會信徒原本正喺到專心跪拜，直至到我哋嘅突入。

所有重生會成員都停止咗跪拜，如夢初醒咁轉頭望住門口嘅我哋。

「捉主教！捉主教！！」泉叔大喝一聲之後，向最近一名信徒開槍。

「呯！」

「呀啊啊啊啊啊──！！！！」信徒們立即爭相走廊。

門庭若市嘅人群之中，我同宋文德行入試圖搵出主教嘅身影，而泉叔就企喺門口，邊個一出去就開槍殺。

「全部跪低呀！！！」泉叔用枝槍威嚇佢哋。

信徒一啲亂跑、一啲爬低、一啲大喊，場面極之混亂。

呢個單位面積雖然係最大，但其實都一眼睇得哂，不過就係唔見任何求導者嘅身影，莫講話係主教。

「睇落全部似係一般信徒.....」我逐個逐個捉住嚟望。

呢個時候，走廊外傳出其他單位嘅開門聲。

「有求導者同其他信徒喺單位出緊嚟！」沅彤大呼。

聽到呢個消息，我同宋文德都唔理得呢班一睇就知係普通信徒嘅成員，立即追出走廊。果見另一啲單位出嚟嘅重生會成員，正分別跑緊去前後樓梯逃走。

「我追佢哋！」泉叔第一個衝過去。

嗰啲信徒同少量嘅求導者，都分別往樓梯下層逃走。

「交俾泉叔。」宋文德拉住我。

「嗯！？」我望向宋文德。

「仲上層。」

「你哋去上面，我跟住泉叔。」沅彤跟過去。

「好。」

就係咁，我哋上咗第六層。

今次走廊燈光明顯地紅，似係實驗室發出事故後會亮著嘅警示紅燈。

而且呢一層比剛才嗰幾層，都較為凍。

下面仲係騷亂所發出嘅聲音，沅彤似乎喺離開第五層嗰層，將所有汽油彈都掉咗落地，令到五樓嘅人雞飛狗跳咁。

呢種混亂，正好阻隔任何想喺六樓以上逃走嘅人。

我同宋文德留意住身邊嘅門，以防突然有人衝出嚟發難。

「呢到嘅門，保安好似高級啲。」我見大部份都係用密碼鎖或者掌紋解鎖。

「可能有唔見得光嘅秘密。」宋文德說。

突然，其中一個單位出現把男人嘅聲音：「下面發生咩事咁嘈？」

我同宋文德一聽到聲，即刻匿到轉角位。

「父長，我去睇一睇，你守喺到。」說話嘅男人，聲音我從未喺教育營聽過：「唔好俾任何人上嚟。」

說畢，嗰個男人就行出房間，向樓梯方向前進，草草掠過咗我哋都懵然不知。

眼前呢個男人係著白袍，類似研究人員嗰種。

我同宋文德打個眼色，就將嗰個男人喺走廊擒下。

宋文德一手掩口，一手持刀將佢迫到埋牆：「你唔似重生會。」

「嗚噫噫──」嗰個男人驚恐萬分。

「宋，我去搞掂嗰個父長，你慢慢同佢交流下。」為咗方便，我宜家都唔會叫宋文德全名。

宋文德點頭。

「呢到收埋咗啲咩？唔似係你哋臨時搬嚟嘅地方。」宋文德續問。

而我，就拎住八赤刀單獨走去父長所在嘅單位。

「重生會」嚟講，佢都算係個有稱呼嘅人，呢種人都係組織嘅幹部，留低只會後患無窮。

呢到嘅隔音似乎做得幾好，就算下面喊到地哭鬼叫咁，上面都只係隱約聽到一啲叫聲。

相信成層都刻俾人改造過隔音功能？

原本，我以為入到父長所在嘅單位，只會見到佢一個人。

點不知.....

見到令我震驚嘅一幕。

單位盡頭放住一個，類似電影入面先有嘅維生儀器。

入面裝滿營養液體，且沉睡住一隻著黑西裝嘅兔子人。

而父長，正喺到對佢膜拜。

見到兔子人嗰刻，我差啲嚇到跌咗把刀，但我依然保持沉靜，悄悄咁靠近到父長身後.....

不過點解.....

點解呢樁小小嘅工廈入面，會有隻兔子人咁樣俾人收藏住？

到底佢哋仲收埋咗幾多秘密.....

如果唔係喺教育營擊退佢哋，再跟蹤到嚟呢到，我可能永遠唔會知城市同危險嘅距離，只係差一線。

接近到一定嘅距離後，我箭步舉刀，上前一刀插落父長嘅背脊之上！佢依然係嗰個牛高馬大，接近兩米嘅不語怪人。

「唔嗯...」八赤刀刺穿佢背脊，佢只係發出一細聲痛吟。

「.....」我定定咁望住保持膜拜姿勢嘅佢。

成功咗？

事情往往不如我所料。

父長身為人類，無被深藍嘅火業吞噬。

但作為人類，亦無被銳利嘅刀刃刺死。

佢似係強忍劇烈痛楚，轉身向我頭部打出一拳！

俾呢一下重拳打中嘅我，仆退到幾個身位後，完全無諗過佢可以有反擊能力.....

「紅神目.....紅神目.....」佢慢慢企起身，仍然戴住個塊兔仔紙面具凝視住我，搖搖欲墜咁走向我。

口中，一直低喃住佢最尊敬嘅神明。

紅神目。

「呀啊啊啊！！！！！」父長怪叫一聲，打算撲到我身上。

佢想利用插喺佢背脊上嘅刀，刺穿埋我.....就好似串燒咁。

但喺佢撲落瞬間，我就提起咗兩隻腳，同時舉高踏落佢兩胸上，防止佢壓落嚟.....

「嗄啊.....」

情況就好似踩緊一部極大磅數嘅腿舉機咁！我隻腳幾乎要失陷。

父長嘅血沿住刀身流到刀尖，再滴落我身上。

踩住短短幾十秒，已經令我全身冒汗，就快把持不住。

就喺千鈞一髮之際，宋文德趕到入嚟一刀刎頸將佢收皮，再推開佢呢部沉重嘅腿舉機，我先得以舒緩。

我輕喘住：「唔該哂.....」

如果我真係俾父長呢種殺法整死咗，我大概係全香港死得最白痴嘅人。

「果然嚟睇下你嘅決定係啱。」宋文德將我扶起身。

「啱啱嗰條友點.....？」隻腳企返起身都有少少麻痺。

「叫佢幫我開完有密碼鎖嘅門之後，用領呔綁咗佢喺門柄隔離。」宋文德咁樣一講，我先發現佢無咗條呔。

「入面咩情況...？」

「你入去睇就明。」

「咁你有冇留意到呢到咩情況。」我望向宋文德後面。

佢跟住我視線，望去身後先發現有隻兔子人被維生儀器裝住。

「呢個係.....」宋文德目光銳利咗一下。

「我都唔知.....呢個重生會到底搞緊咩。」

「我諗，問下嗰條友就知。」我同宋文德行去另一個較大嘅單位，嗰到係將一整列嘅單位都打通晒成一間房嘅地方。

雙手被綁起門柄嘅嗰位人兄，似乎有啲慌。

「你哋係嚟打劫.....定係點.....我最多只可以俾晒銀包嘅錢你哋.....」佢嘅語氣同神態，完全唔似係重生會嘅人。

「「重生會」同你有咩關係。」宋文德直接問。

「無、無任何關係，我唔知你哋.....」

我伸隻手去摸下佢兩個袋，然後摸到一張卡片。

「「西品製藥」藥品研究主管──陳小明。」我讀出卡片嘅職位與名字。

我唔係想引笑，不過條友真係陳小明.....

「要叫你小明定係明哥？」宋文德拎住匕首，搭住佢肩膀：「你覺得，「西品製藥」同「重生會」有咩關連。」

「呃噫.....」睇得出，陳小明好緊張。

佢係個睇落三十尾，有啲博學、戴副眼鏡有少少研究人員相貌嘅人。

我無時間等陳小明慢慢解釋，於是率先探身喺單位內調查。

呢到係間昏暗嘅房間，長期開住幾部極凍嘅冷氣，天花上有一排排紅燈照射檯面上嘅一整列東西。

18

我靠近一睇，

係靈魂蛋。

即係我哋講嘅「復活蛋」。

每一隻，都有繪畫住人類嘅臉孔。

佢哋就好溫室盆栽咁，俾呢到嘅人放喺一小格空間入面，唔知目的係乜。

「靈魂蛋？」宋文德拎住其中一隻，望向陳小明。

「噫嗚……」聽到我哋叫出「靈魂蛋」三字後，陳小明更加臉青。

「從來無一個人「重生會」嘅人，係我喺佢把口挖唔到資料出嚟。」宋文德將把匕首插入口腔，當然仲未傷到佢半分。

喺宋文德問緊佢嘢期間，我已經馬不停蹄咁喺眾多靈魂蛋之中，試圖搵出屬於Chloe嗰隻。雖然唔知有冇，但係我就係心懷希望，想要見到佢……

「我只係幫手研發藥物……唔好殺我……」陳小明開始招供。

「咩藥物。」

「對身體健康嘅藥物……」

「清楚啲？」宋文德再將匕首伸入少許。

「長年益壽……」

「佢哋唔係想要打開新世界嘅大門……」宋文德低一低頭，沉思緊：「點解會整埋依啲嘢。」

「放過我、放過我……」陳小明不斷求饒。

「重生會依班人幾時嚟到。」

「前日左右……佢哋話要喺到暫避一下……」

「個主教，都喺到？」

「喺最上層……」

宋文德將匕首從佢口中抽出，似乎無殺佢嘅打算。

「原來每一格都放咗彼岸花.....難怪無兔人會聞到咁龐大嘅靈魂味道.....」宋文德仔細檢查靈魂蛋嘅培育器。

「一個靈魂，可以換一日命？只要再加少少配方。」宋文德說。

陳小明就好似俾人破咗最深處嘅心防咁，張大咗嘴：「你點解會知.....」

「因為你個心，係咁諗。」

「你、你、你係咩人.....」陳小明嚇到腿軟。

「Chloe唔喺到.....」我情不自禁，用力拍咗一下檯。

「政，個主教就喺上面。」宋文德同我講呢句嘅時候，隻眼又滲出一行血。

「嗯。」我知道，佢想叫我一齊上去。

於是，我都無做太多多餘嘅慰問，就同佢一齊跑上去。

一出走廊，就隱約飄嚟陣陣濃煙燒焦嘅味道.....

睇嚟五樓嘅火，已經燒得正旺。

我知道，只要搵到個主教，所有事情可能就水落石出，包括Chloe喺邊一到。

「放我呀！放我啊！！」被綁嘅陳小明叫住我哋。

喺上去七樓嘅最終樓層，我哋無急住跑上去，反而好似要對付最終對手咁，心情懷住一點沉重，一點未知、一點希望。

我同宋文德行到上去時，俾眼前嘅一切震撼到。

七樓，可以話係唔存在任何牆壁嘅間隔，成層都打通哂，形成一個大空間。

左邊企住七名求導者，右邊企住六名求導者，中間就企住主教。

但個主教用屏風擋住自己，所以只係見到佢著住袍嘅影子。

成個場面，同樓下嘅慌亂完全係兩個世界.....

就好似.....

一直等緊我哋咁。

命運，從來都係注定一樣。

呢一次之後，我同宋文德嘅命運，亦被大大改寫。

「差一個、差一個、差一個.....」嗰個第一求導者不斷喃喃自語，直至見到宋文德上嚟先停止：「終於到。」

「第十四人。」佢鮮紅嘅眼睛，望住我哋。

「將你其他靈魂蛋交哂出嚟.....」我直接舉刀指向主教，唔同佢客氣。

「四十四者，成十四人.....」宋文德橫視住眾人，彷彿思考緊《洗髓儀式》嗰一句詩句。

「就差你一個。」主教再次開腔，確實係個聲音慈祥嘅老人。

「我一直追查到依到.....」宋文德盯住主教，坦然地說：「就係為咗追求「真相」，一切嘅真相。」

「如你所願，你將會目空一切真相。」主教說。

「兔子人嘅來歷，你「重生會」嘅目的，我都要知.....」宋文德再狠下心腸，說：「我都會知！」

向來神神秘秘，唔俾任何人見到自己真面目嘅主教，說：

「我唔介意，講下我嘅來歷。」

「.....」

我同宋文德，都無聲出。

對於主教嘅來歷，雖然唔關我哋事，但係我哋就係想知道.....

到底創建依個教派，仲同兔子人有重重關係嘅人，到底係何方神聖。

「大約，一百年前。」主教不緩不急地說：「我降誕，到世上。」

一百年前.....

到底，係幾遙遠嘅事？

「出生嘅一刻，我就被一堆紅眼睛所包圍。」屏風後嘅主教，突然隱約綻放出紅光：「到依家，我都未曾忘記當時父親鮮紅嘅光耀.....」

隨住屏風後嘅紅光逐漸發大，我同宋文德都下意識用手擋住眼睛。

但奇怪嘅係，接下落嚟我哋眼前出現咗其他嘅畫面.....

見到嘅唔再係求導者同主教，就好似.....

進入咗「重生會」主教當時嘅回憶一樣。

眼前嘅畫面，係一家八口正圍喺圓桌前大快朵頤。

佢哋一家，食緊兔肉。

從屋內嘅擺設、裝潢，都不難看出係一個獵戶世家，但更重要嘅係.....

呢一戶，係我哋當初喺鎖羅盆外村見到嘅「許」氏一家。

同一個地方，

但時間倒退一百年前，

就發生咗一件悲劇。

佢哋捕食咗一隻外形奇怪而噁心嘅野兔，無估錯應該就係當初吞下「八赤勾玉」嘅野兔。

當中有份食兔肉嘅家人，都受到影響發生突變，變成如今所見嘅兔子人。而意外吞食咗包含住八赤勾玉部份嘅許氏一家父親，就變成最為強大、變異嘅「紅神目」。

更不幸嘅係，

許家當時有個孕婦，喺食完兔肉之後都產生變異，變成一隻兔子人。巧合嘅係，當時肚內嘅嬰兒撞正依個時候出生，嗰個就係主教。

「紅神目」過於龐大嘅關係，好快俾鎖羅盆村嘅人發現。

當中，唔少村民直視「紅神目」之後即時化蛋。

實際上蛋亦非蛋，只係將人類倒退返胎兒靈魂聚成嘅時期。

正當村民受到襲擊之際，有個少女同另一家獵戶挺身而出，前者拎住八赤刀，後者拎住一把弓，相信佢兩個就係泉叔阿爺同沅彤阿婆。

周白同蘇清瑜。

睇佢兩個，就好似睇緊舊時嘅泉叔同沅彤咁。

佢兩個用黑布蒙上咗眼睛，同「紅神目」喺村內戰鬥。

最後，蘇清瑜用八赤刀將「紅神目」重傷，周白再用弓箭射瞎紅神目其中一隻眼珠。

「紅神目」發出怪異嘅怒喊，將一切能量聚集入村內嘅井底下，並喺下面開創一個異空間逃到入去。

周白同蘇清瑜佢兩個大可以追擊「紅神目」，但佢哋無咁做，因為嗰場戰鬥已經令佢哋身心都崩潰。

所終，佢兩個決定逃落山下。

當年真相，正一一呈現喺我哋面前。

但點解.....

畫面嘅視覺，會係「紅神目」嘅第一身視覺？

正當我哋有咁嘅疑問時，畫面又轉到去大戰結束後無耐。

許家嘅一眾兔子人，默默行到內村，其中生咗主教無耐嘅兔人母親，佢拾起咗「紅神目」被射得甩落喺地上嘅眼球，然後放喺剛出世無耐，亦抱喺懷中嘅主教手上。

畫面一轉，主教已經七、八歲左右，獨自喺鎖羅村生存咗足足咁多年，雖然佢同自己親兄弟嘅外貌長相唔一樣，但係兔子人嘅「紅目」對於主教並無功效。

年幼嘅主教，頸上亦掛住一個小盒，入面隱約淡淡咁散發住緋紅光芒。

不經不覺，佢同兔人一家相處咗好幾個年頭。

直至，某日，一個叫西品盛嘅男人，上山採集山藥，見到年紀小小嘅主教，無親無故，唔識任何文字溝通，就將佢帶到市區生活。

呢個，就係主教嘅童年。

主教嘅來歷。

而我哋眼前一直見到嘅種種畫面視覺來源，答案亦呼之欲出.....

就係「紅神目」被射甩嘅嗰隻左眼。

畫面結束，周邊嘅景象就好似雲霧咁散去，變返工廈七樓嘅環境。

「距離，接近我父親嘅「樂園」就只差一步.....」屏風後嘅主教續以殘存嘅聲線，說：「一百多年嘅等候，只差一步，我需要你，我可以賜予你一切，送予你看透一切嘅真相.....」

主教好明顯咁，打動住宋文德。

「世上嘅一切答案、一切嘅真理、一切嘅哲學，通通會喺一剎間迎刃而解.....」可以聽得出，主教靈魂深處衷心嘅希望。

宋文德.....

踏出咗一步，

「唔會再有，智慧之苦。」

「時間永恆嘅「樂園」，可以擁有無限嘅時間去思考。」

「向我跪拜以示忠誠.....」主教一手推開屏風，鮮紅嘅光芒一瞬間強烈綻放：「向我跪拜，成為「第十四求導者」，接受依份使命.....只要對我跪拜！就唔會再感受到痛苦與詛咒！」

光芒比以往見過嘅，更具危險性、更具穿透力、更具侵略性，彷彿可以將人類嘅靈魂輕易咁透視，在場無一個人能夠抵受依種鮮艷嘅紅光.....

就算合上眼皮.....

都會感受到刺痛！

仲有灼熱！

我連...

向前行一步嘅力氣都無，本應密封空間亦彷彿掀起咗一場狂風與雲湧，無形嘅衝力與重力，就好似叫緊我哋無條跪拜投降咁.....

連所有求導者都立即跪拜，令自己眼睛同神智都得以保全.....

「唔得啊.....啊呀呀！！」我隻腳、我全身，都因為種種不適叫緊我下跪。

即管，對你敵人下跪。

就當我個心，係咁諗嘅時候。

我見到現場，唯獨站立住嘅宋文德。

宋文德.....

宋文德...

點解，點解佢仲堅持企喺到.....

佢用手掩住自己眼睛，好似正喺到思考緊一啲事情。

「向我跪拜！成為第「十四求導者」！」主教渾厚嘅聲線怒喝。

人，一旦跪低，就再無辦法企返起身。

即使再企起，都無辦法改變任何事實。

就如放棄咗一次，

以後，放棄就會成為其中一個選項。

所以，佢無選擇舒適嘅路。

佢跨出一步、

兩步、

三步！

然後，佢拎出咗八方鏡作為抵擋，向住主教掛喺頸上嘅「紅神目吊咀」反射.....

兩股強烈嘅光芒互相映射，令空間更加不穩定。

連在場嘅求導者都感到愕然。

「宋文德！！」我叫住佢，但我無辦法再前進：「你承受唔到嫁！」

前方，

太刺耀、

太閃耀。

宋文德嘴角同眼睛同滲出咗血：

「政.....」

「世界上.....」

「總要有人，背負.....真相嘅沉重。」

「咔.....」佢接近嘅距離，令到八方鏡都開始碎裂。

就連嗰個第一求導者都無辦法直視嘅紅神目光芒.....

你點能夠...

點能夠去.....

「冰咔！」八方鏡碎裂。

宋文德距離主教不到三米。

「我.....可以.....」宋文德棄咗裂碎嘅八方鏡，直視住前方嘅紅神目光芒。

「跪下！！！！！」主教又驚又怒咁大喝。

「啊！！！！」宋文德不顧一切，上前一手搶走主教項上嘅「紅神目吊咀」。

「呯！！！」

吊咀被奪去嘅一剎，發出強力嘅紅波震動，一下子擊暈彈退在場所有人！

我失去意識前最後嘅一個模糊嘅畫面，

就係宋文德嘅背影.....

不屈嘅背影。

19

場內變得靜焗，灼喉嘅濃煙漸漸喺梯間飄近。

一陣嘈雜嘅直昇機引擎聲迫近，似乎就喺正上層嘅天台。

直昇機嘅嘈雜聲，令在場短暫暈倒嘅人開始重拾意識。

除咗宋文德之外，其餘求導者連同主教都搖頭晃腦咁慢慢企返喺身。

「你唔...可能.....奪去...我嘅一切.....」主教俯視宋文德，打算彎身拎返自己嘅紅神目吊咀。

見到呢種情況，我都無太多諗法，立即拎住八赤刀衝上前面，阻止主教嘅意圖！

「嗖──」

我一刀橫揮，斬向想伸手觸及吊咀嘅主教。

佢隻手腕因而甩脫咗一半，另一半仲連住骨與肉。

主教年過半百嘅臉孔大驚，望住自己幾乎被斬甩嘅左手掌：「你.....」

「我唔會再猶豫。」下一刀！我再舉砍向主教。

主教下意識咁用手為自己擋住，亦因為咁意外完整咁斬甩佢成隻左手手掌，一下子濺血飛脫到地上。

「嗖嗖──」

就喺我想繼續揮斬時，其他求導者對我一湧而上，我立即企到仍然昏迷嘅宋文德身邊保護住佢，其他求導者見我咁做，都唔敢輕易上前。

只要一有人進入範圍，我就會斬殺。

「僕人們暫時撤退.....我哋命尚珍貴，有更重要嘅使命要完成。」主教退到後方指示，其他求導者都一一撤離。

「嗄...嗄.....」見佢哋全部退去，我先有機會蹲低喘息。

「政...」宋文德模糊地，捉住我隻腳。

「宋文德.....」我望住佢。

「唔好...俾佢哋.....走.....」宋文德睇落好虛弱。

「但你.....」

「追。」

佢講得呢一句，我只得繼續追。

於是我拎住刀，氣都未回就跑上去天台追擊佢哋。

一上到天台，就有股強風襲來，吹得我頭髮凌亂。

納入眼內一見嘅，係嫁型號不明嘅黑黃色直昇機。

包括主教在內嘅求導者們，都一個一個咁踏住矮牆，上到直昇機入面。

而機內一名西裝人員見到我出現後，即被指示落機將我阻攔。

「殺咗佢，將佢把刀奪走。」主教咁樣指示。

然後，嗰名西裝人員落機面對我。

睇嚟……

我係無機會追到上機。

隨住所有求導者上哂機，嗰名西裝人員亦將目光放到我身上。

突然出現喺鬧市天台嘅直昇機駛去，天台回復一片平靜。

只係剩低我同西裝人。

我哋不言不語，但感覺大戰……

要一觸即發。

剛才嘈雜嘅引擎聲，好快就重新被雨水取代。

「轟隆──！」

天空，更劃閃雷光。

對方伸隻手入外套內，似乎要拎啲咩出嚟。

我決定先發制人，箭步上前揮刀擊斬！

嗰個西裝男側身避開，然後喺外套內拎出一把……槍。

「手槍！？」

佢拎住手槍，指向我。

「呯！」

子彈穿過雨水，見佢一舉槍嗰刻我就下意識咁轉身回避，都唔理子彈會唔會打得中自己。一槍過後，我察覺自己無痛楚後，再次踏前一步同佢拉近距離，再向佢連續揮斬三刀。

兩刀斬中胸膛，一刀斬空，佢馬上急步轉移位置，跑到我側面方向再次開槍。

「呯！」

我又再依賴危機意識，自然咁伏低上半身，似乎又再避開咗一槍。

而上述種種嘅事情，其實都係喺五秒之內發生。

就喺我用回斬嗰一刻，佢同時向我開槍。

把刀雖然打甩咗佢把手槍，但佢嘅子彈同時亦有驚無險打中我左膊胳，痛楚嘅急遞令八赤刀好自然咁脫手跌落。

「啊...」痛到咬牙嘅我，撳住左膊頭。

一定係俾子彈打中咗.....

依家大家都跌咗手上嘅武器，下一秒就發生我預計嘅拳毆。

佢一拳又一拳咁打落我臉上，而我只可以單用一隻右手做抵抗。

「呀呀！！」我主動欺身，用僅僅嘅右手攬實佢腰背，再用頭部一斷向佢臉孔鼻梁猛撞。

「噠！噠噠！！噠噠噠！！！」撞咗唔知幾下，但我都好確認大家已經頭破血流，昏頭轉向。

佢兩隻手推開昏沈嘅我，想走去彎身執槍，但眼利俾我發現，及時跑過去踢開咗。於是佢轉求其次，拎咗隔離把八赤刀，對我好似快刀斬亂麻咁不斷迫我去牆角。

真係迫到埋去嗰下，我拎出咗自己銀包一嘢擲到佢塊臉上，佢怔然咗一下，我趁機會撲過去手槍跌落嘅位置，一拎到槍就對佢瘋狂開槍，直到佢無停止任何動作.....

「嗄...嗄...」

喺佢體內急性出血之前，佢利用最後能夠郁動嘅力氣，帶同八赤刀一齊跳出天台。

「呯——」沉重嘅一響。

佢應該係跌死咗。

但帶埋我把八赤刀落去.....

好彩因為大雨嘅關係，佢打我嘅頭嗰兩槍有啲失準，如果唔係死嘅人應該係我。但點解「重生會」有呢啲不明西裝人保護住，又會咁昂貴嘅直昇機接送佢哋逃走.....

我諗「重生會」的確無我諗嘅咁簡單，背後仲有一啲牽連。

不過對於依刻嚟講，都唔係重點，重點係要安安全全離開呢到。

我撳住左膊嘅傷口，一拐一拐咁行返落七樓，其間有幾次好暈低。

「宋文德.....」我拖住佢件西裝，拉佢到牆邊遠離樓下大火濃煙迫近嘅位置。

「你咩事.....」佢有氣無力咁問。

「中埋彈.....」

「所以.....我哋要死喺到？」宋文德苦笑。

我黯然一笑，陪佢坐喺牆邊，等待唔知會唔會嚟嘅救援。

我哋合咗埋眼一段時間，對於會否得救都無諗到太多。

畢竟.....樓下都唔知燒到咩情況。

不過，不久之後仍然有一把聲叫住我哋。

自然係沅彤仲有泉叔。

沅彤一發現我左膊嘅槍傷，就先搵繃帶紮住幫我止血。

「你兩個發生咩事嚟！？啱啱叫極對講機都無人應.....」泉叔問。

好快，工廈外就傳嚟消防、救護同警車嘅鳴聲，泉叔同沅彤分別孭住我哋上到天台，樓下嘅消防一見到我哋就用雲梯車救走我哋落到地面。

「八赤刀.....」我同宋文德被送上擔架床。

泉叔見我手指嘅方向，係攬住八赤刀一齊跌落街嘅西裝人。

「泉叔點搞.....」沅彤見到隔離都係警察，已經包起封鎖線，唔俾人接近證物同屍體。

「交俾我，沅彤你跟佢兩個上救護車。」泉叔臨轉身，打算去拎返八赤刀前提醒：「喺適當嘅時機，帶走佢兩個，如果唔想坐監嘅話。」

「嗯...」沅彤答應。

然後，救護車就門門。

泉叔亦行向封鎖線範圍，唔知會用咩方法拎返八赤刀。

送上救護車後，我都幾乎斷咗片。

到醒嗰陣，左膊頭仍然劇痛，但好似已經俾醫生手術處理好。

距離當日工廈行動，已有兩日。

我住嘅病房外，明顯有兩名便衣人員看守住，因為我中嘅係槍傷，佢哋一定會向我落口供。

我從病房嘅電視上見到，工廈死傷咗唔少人，有一部份係失血過多，有一部份係俾濃煙整到窒息死。

工廈內嘅閉路電視就搵唔到、冇任何紀錄，我諗都係泉叔處理好。

至於泉叔，就正式成為咗通緝犯，因為警方話佢涉嫌偷走咗證物.....

我諗就係八赤刀。

不過，我依家嘅一舉一動都受到警方監視，應該唔可以隨便同佢哋聯絡。

沅彤唔屬於我嘅家屬，都應該唔可以隨便入嚟。

咁...

我應該點樣同佢哋聯絡會合？

就喺我思考期間，我無意發現自己左手內側被人用原子筆跡寫上咗啲字。

「26/4 - 13：00」

除此之外，右手內側至到腳板底都有呢隻字。

相信係喺我哋醫院之前，喺我哋手腳寫定。

距離依一日，尚有三日。

於是呢三日，我都照樣咁過，警察嚟講口供我就扮到唔舒服。

畢竟如果亂落口供，另外其他人同我落嘅唔一樣，就好大鑊。

不過事情都行到依一步，

我都無諗住返轉頭，做一個良民。

只要可以救返Chloe。

呢個係我唯一嘅動力。

為咗平安無事去到四月二十六日，我已經扮訓扮足幾日。

今日終於，捱過咗病房時間冗長嘅煎熬。

「你康復得幾好。」今日，醫生例行入嚟檢查下我。

「醫生，同我一齊送入嚟嘅嗰個人佢依家點？」我想問下宋文德情況。

「好似入咗放射性治療室？實際情況我唔太清楚，我都唔可以隨便透露。」醫生回答我，並說：「既然你醒咗，神智又清醒，咁應該啲一陣警察會入嚟向你落口供。」

「嗯...」我都預咗要過依一關。

距離中午一點鐘，尚有一個小時。

醫生走咗無耐，兩名便衣警察真係入咗嚟。

「先生，既然你醒咗咁應該可以落到口供？五日前，你到底點解喺嗰到、點解你會中槍、點解天台會有枝改裝過嘅半自動手槍，希望你都記得清清楚楚。」警員單刀直入。

我望住佢哋，真係無嘢好講。

「你同宜件槍械案有關連，你應該清楚你係疑犯之一？」警員又說。

「我要去醫院、我要見律師、我無嘢講，我要投訴你！」我諗住舉起隻左手指住佢，點知一發力就觸動到槍傷：「啊.....」

「請你合作，宜到就係醫院。」

「我無嘢講。」

「明哂。」便衣警員收到後，續說：「等你再好返少少，我哋就會即時轉送你去警察局坐陣先。」

佢哋講完之後，繼續守喺門口。

我開始有啲擔心，點樣走出呢間病房。

直到一點搭正，醫院嘅火警警報聲突然響起。

我就好似被人點著嘅燈泡咁，知道呢個一定係集合嘅警號。

「火警啊！」我試圖行出病房。

「等陣！我哋要確實下先。」便衣警員阻止我出去。

好快，便衣警員就喺無線電中確實警告係誤響，但醫院嘅走廊一時間人來人往，一般唔知咩事嘅人都

亂咁走。

「大家冷靜！醫院無起火啊！」警員喺擠滿人嘅走廊大喊。

「後樓梯冒煙呀！」一個老伯大喊。

唔洗問，都知應該係沅彤定唔知泉叔放咗煙霧餅。呢啲煙霧餅原本係用喺電影上，製造濃煙白霧嘅效果，但放喺擾敵身上都同樣奏效。

而就喺呢段混亂期間，我見黑褸、黑長褲、黑鞋嘅沅彤默默咁逆流而行，行嚟我病房嘅方向.....

「喂！警犬，我個心臟突然好痛.....！」我喺地下扮訓低。

「咩事！你講咩啊你！！」兩個看門嘅便衣警員被觸動神經咁，走入嚟問。

然而，佢哋無發現沅彤嘅身影已經出現喺佢哋身後。

估唔到咁簡單就可以引開佢哋注意。

沅彤喺佢哋後面冷冷咁講咗句：「毅進仔。」就拎防狼電器擊一嚟對落佢哋條頸到。

「滋滋滋～～～啪啦啪啦啪啦～～～」電壓大到佢哋幾秒整暈。

「呢幾日有冇悶親你。」沅彤扶起我。

「你真係咁夠僵直接入嚟救我.....」我原本以為要搵方法，去某個集合點。

「「重生會」嘅教育營我都係自己去，得警察嘅醫院點會驚。」沅彤反問。

我哋兩個會合後，就去埋迎接宋文德。

沅彤話佢早幾日就踩過點，所以知道我哋病房嘅位置。

宋文德一樣係俾便衣睇住，但佢就安然咁躺喺張床到睇書，睇落唔似有任何重傷。

我同沅彤用大致嘅方法，照樣將兩名便衣電暈，就帶同宋文德一齊趁亂走佬。

我哋一出門口，就坐上沅彤開嚟嘅私家車，逃之夭夭。

上到車，我哋先可以好好咁望下對方個樣。

「宋文德，你有冇咩事？」

宋文德合埋本書，微淡淡一笑，搖搖頭：「無。」

「但嗰日啲紅光.....」我宜家回想起，都覺得有啲頭痛：「正常人都頂唔到，點解你.....」

「我必須咁做，每件個事都有個突破口。」宋文德靜靜咁諗咗一諗，續說：「如果呢件事有一個突破口，就會係當時嗰一刻。」

「你個吊咀，喺救護車嗰陣我已經偷偷拎咗，暫時收藏喺我間鋪到，你要唔要拎返？」沅彤望望倒後鏡。

「你有冇打開過個吊咀？」宋文德反而問。

「你話有冇扭開佢外層嗰個菱形嘅盒框？本來想，但我廢事手多，做古董最忌就係手多，我睇得出個吊咀有一定歷史。」沅彤說。

「嗯，扭開咗會好麻煩，入面裝住嘅……」宋文德一講呢個名，車內嘅氣氛就顯我深沉：「係「紅神目」嘅眼睛。」

「即係個吊咀有個機關，俾你扭開？一扭就會呈現出隻眼。」我問仔細一啲。

「嗯。」

「沅彤，泉叔點？」

「佢偷得返八赤刀，但俾警察點咗相，宜家喺西貢嘅鐵皮屋到避一避風頭。」

「咁嫁車你喺邊到偷返嚟？有冇手尾跟。」我又問。

「嫁車……我自己。」沅彤有啲無言。

「咁有錢…！？」我望下嫁車嘅內部，唔似一般凡夫俗子嘅四人車。

「婆婆走咗之後，佢遺囑寫咗成副遺產歸我，包括嫁車。」

「咁真係好錫你……」

一路上傾咗陣計嘅我哋，總算平安無事咁返到沅彤間古董鋪。

我哋一入佢鋪頭後倉，就見到原本擺貨物、雜物、廢物嘅地方，變成計劃室咁嘅樣，綜合哂我哋一直以嚟搵到嘅資料。

「呢幾日我自己諗咗一陣，我覺得當日嗰間工廈嘅「西品製藥」公司，同「重生會」有一定嘅關連。」沅彤拉塊白板嚟俾我哋睇。

「「西品製藥」……我都覺得，呢間嘢唔簡單。」喺當時主教嘅回憶入面，有個叫「西品盛」嘅男人好似收養咗佢。

我諗，宋文德都明我講咩。

「之後我又去調查下，發現嗰日工廈成樘單位其實都係俾「西品製藥」公司買起咗，但上面嗰幾層明明都係「重生會」霸主，咁代表佢哋者係有牽連。」沅彤繼續講出自己嘅調查。

「會係利益關係？」我估。

「其實「西品製藥」有自己製藥廠，又有自己甲級寫字樓辦公室同總部，但係點解偏偏要喺一個杳無人煙嘅偏僻工廈區，秘密咁工作？咁好可能，係佢哋進行緊一啲違規、不符合道德、唔可以見光，要秘密進行嘅事情，萬一出事都唔會惹上身。」沅彤嘅推測好合理。

「研究「靈魂蛋」，佢哋試圖用靈魂蛋去做出某種藥物。」盤問過當時工廈主管陳小明嘅宋文德，了當咁認為。

我都加插把口：「我都覺得係咁，佢哋有個藏蛋室.....」仲未講佢哋有個維生儀器，入面放住隻兔子人。

「如果大家目標都係「靈魂蛋」，咁呢個集團，就會同野生嘅「兔子人」發生衝突，「重生會」好有可能就係中間人。」宋文德續說。

「估唔到呢啲陰謀真係會牽涉到大財團.....」同我喺電視睇嘅一樣。

不過冇呢啲財團幫手，我諗「重生會」都無咁多資源去發展。

宋文德低頭、點枝煙：「之前喺佢哋辦公室見到嘅地圖，標記住「靈魂蛋」山區嘅位置，好有可能就係兔子人嘅洞穴，因為佢哋無辦法可以好似兔人咁將人類直接變成蛋，所以就要去兔人巢穴入面偷，再用彼岸花掩蓋住靈魂嘅氣味。」

「依兔子人嘅巢穴，就係「重生會」俾？用嚟換取金錢援助。」

「咁要問下「西品製藥」嘅負責人先知。」宋文德呢句嘅意味，我哋都好清楚。

「我查過個創辦人叫「西品盛」，已經接近一百三十幾歲，但仲未死.....」

「居然？健力士世界紀錄都入到.....」我愣然。

「佢咁高齡嘅存在，就係「西品製藥」嘅生招牌，所以佢公司藥品先咁多人買，累積咁多財富，不過依家集團係由佢子子孫接手.....」

「一定要搵出西品盛。」我同宋文德，都不約而同咁認為。

因為.....

我哋喺主教嘅回憶見過佢。

知道佢係同主教有關連嘅人，只有搵到佢，先知主教嘅下落。

「咁真係難過登天。」沅彤笑一笑，了當地說：「佢間屋全天侯有保鑣看守，仲未講間屋一定有防護系統，要入去？除非你刀槍不入。」

「但一定要搵出主教...咳。」宋文德嘅語氣好決斷。

「因為太難，泉叔建議我哋可以轉移目標先，放喺呢堆已知嘅兔子巢上，因為嗰到先係最可能有阿政女朋友嘅地方。」沅彤望住我，好似提醒咁講：「春天都就嚟過一半，季節一轉，儲完食糧嘅兔子人就會開始進食。」

到時，想救都救唔到。

「係.....要分秒必爭。」我又不自禁握實拳頭。

如是者，我哋暫且放下調查「西品製藥、追擊主教」呢條線，轉移到救Chloe嘅事上。

「兔子人當時已標記嘅巢穴數量，總共有六個。」沅彤指住地圖。

「合理.....當年「許」氏一家八口，主教六個兄弟姊妹變哂兔子人。」我望住無被標記嘅教育營後山位置，仲有鎖羅盆內村水井位置：「主教母親應該就係「重生會」教育營後山嘅「神母」，而佢父親就係內村水井被封印嘅異世界下，嘅「紅神目」。」

當時執走Chloe同外父外母隻靈魂蛋嘅兔子人，係主教嘅兄弟姊妹之一。

就喺呢六個地點到！

「沅彤，吊咀喺邊？」宋文德問。

沅彤指一指遠處嘅藏物箱，宋文德喺入面拎出紅神目吊咀，靜默咁望佢一陣。然後戴上咗喺頸到。

「去兔子穴嘅事.....」宋文德略略轉身，望住我倆：「我應該陪唔到你哋。」

「喔...好啊。」我呆咗陣，先識反應。

因為以往，宋文德永遠陪伴喺我隔離，行動同計劃亦永遠係佢帶領住我。

「呢段時間，我都會喺到。」宋文德坐低，拎起《洗髓儀式》一書閱讀。

由於我哋係醫院逃犯，所以喺沅彤鋪頭入面避咗陣風頭先。

期間，我多數都係同沅彤交流，因為宋文德自掛起吊咀後，就經常陷入沉思。

就算無思考，佢都會好似好深遠咁望住一點，似乎諗到出神。

可能一路以嚟佢太劫，終於需要休息。

喺無所事事嘅日常，我都觀察到沅彤經常會去麥當勞買嘢食，但從來就無見過佢食，而係走去唔知邊條小巷到，好似食麥當勞唔見得光咁。

於是，今日我決定偷偷跟蹤佢。

「脆香雞翼餐、加大、走冰，係咁多。」佢一貫面無表情咁，向職員落單。

佢拎完餐後，就會去某個地方。

好奇嘅我，決定跟上去。

點不知.....

俾我見到驚人嘅一幕。

「汪汪──！！！」

沅彤佢.....

居然拎麥當勞嚟餵狗。

我匿喺一邊，瞇起對眼望，好似係流浪狗？

「食啦，狗。」沅彤死老豆咁嘅樣，將隻脆香雞翼掉落地下。

後巷嗰隻有少少兇猛嘅杜賓犬，即刻低頭進食。

「汪──！」突然間，隻杜賓犬向我吠咗一聲。

沅彤即刻發現我嘅存在：「你喺到.....」

我尷尬咁抓抓頭髮：「我喺到.....喺到.....做緊咩.....我都唔知.....」我無理由話，我跟蹤緊佢咁變態。

最後，我只好扮哂路過咁，行去佢隔離望住隻杜賓犬：「餵緊狗？」

「嗯。」

「有冇人養？」

「佢係隻俾人拋棄嘅可憐狗。」

「咁你唔收養佢？」沅彤既然餵得佢，咁應該幾鐘意佢。

「咁樣...佢會變咗做，超可憐狗。」

真係諗到佢會咁答，個答案真係廢到有啲想笑。

「做咩唔買正宗狗糧俾佢？」

「佢好嘴饞，只係會食脆香雞翼。」

「吓，咁啲薯條同可樂點算？」

「垃圾桶見。」沅彤說。

我又忍唔住低頭地笑。

「咁做咩唔單點？」我問。

「佢好奇怪...我單點脆香雞翼，佢唔會食，但我一點雞翼餐佢就會食到成隻狗咁。」沅彤咁解釋。

「即係.....有啲配菜就開胃啲咁解啊？」我諗唔出任何理由。

「你幫我諗到個理由。」沅彤點頭。

「慢慢食啊。」我蹲低，摸下隻狗。

一摸狗，就下意識用隻左手摸，唔記得自己膊頭中咗槍傷，令自己忍唔住咬牙叫痛.....

「慢慢摸啊。」沅彤拍下我個頭，說：「人。」

「汪！」隻狗食完之後，就意義不明咁叫咗聲。

我諗，係多謝沅彤吧。

我哋返去嘅路上，其實都無咩好傾。

我同佢明顯係兩個世界嘅人，唔同泉叔、宋文德咁大家都係男人。

直至經過一間服飾店，佢先停低望咗望，然後行入去。

原本我以為佢係想買衫俾自己，我深知女人揀衫買衫可以搞幾耐，但結果沅彤竟然係買俾我哋。

佢揀咗套三件頭西裝俾阿宋文德。

而我，佢就猶豫咗好一陣，目光亦喺我身上打量咗不止一次。

最後，佢揀咗件白襯衫連黑領帶，再外加一件藍灰色嘅羽絨。

埋單之後，我哋一齊行出鋪頭。

著住新衫，天氣都好似好咗，空氣都新鮮咗。

我雙手插住外套袋，同佢講咗句：「多謝。」

佢會心點頭後，我哋就一齊行返去古董鋪。

避避下風頭，轉眼間已經過去一星期。

位於西貢鐵皮屋嘅泉叔用手機通知我哋，六個兔子穴嘅點佢都踩哂，附近地理環境大致都明白，只係差行動。

於是，我哋就約好咗個好天嘅日子，去第一個選擇嘅兔子穴。

由於宋文德無辦法去，所以今次只係得三個人。連一入門口，泉叔淨係見到我同沅彤之後，都有啲愕然。

「即係最聰明嗰個唔嚟啊？」泉叔喺鐵皮屋入面，擦緊槍管。

「係，佢呢個星期好似一直諗緊「重生會」嘅事，好似幾苦惱。」我答。

「都好，佢係要抖下。」擦完槍後，將把八赤刀交返到我手上：「拎住。」

我伸手拎實八赤刀，

一陣熟識嘅業火氣味，

彷彿又喺腦中重現。

「「西品製藥」標記嘅第一個兔子穴地點，就係馬鞍山鐵礦場。」泉叔拎咗幾幅相出嚟，似乎係喺嗰個地點影：「已經荒廢咗好耐。」

相片入面，係個俾混凝土封住咗嘅一個礦洞入口。

「有冇入過去睇？」沅彤問。

「入過，但去到某個位就返轉頭。」泉叔捏一捏鼻，說：「因為有啲唔對路。」

「唔對路？」我皺眉。

「好難解釋，總之係獵戶嘅一種直覺，再行前我覺得會有危險。」

「唔好講咁多廢話，直接去吧。」沅彤拍拍我哋兩個膊頭。

一貫由泉叔做車長，將我哋帶到目的地，但係無宋文德喺到，就好似牛排無紅酒咁，我哋唔會唔得，但拼圖就好似砌少塊。

「你無咩後遺症啊嘛？隻手仲拎唔拎到刀。」泉叔問起我。

「右手應該拎到.....不過真係唔得嘅話，八赤刀就交俾沅彤。」我說。

「咁你朋友呢？」

「宋文德？佢.....應該都無事。」

「上次喺工廈見佢就快死咁，以為佢唔掂、又流鼻血、又流眼血.....」泉叔說。

「唔係講笑，我睇落仲傷過佢咁。」

到達目的地之後，我哋又需要上山。

我發覺除咗工廈見到嗰一隻之外，差唔多所有兔子人都係居住嘅野林嘅洞穴之中。

按照呢個思維，Chloe佢哋一家係住喺翠琳村，咁其實只要睇下邊個兔子穴最近Chloe住嘅地方，嗰個兔子穴就最大機會搵佢。

我翻睇地圖，最近Chloe屋企嘅兔子穴係清水灣嗰頭！我暗暗嘆咗下氣，俾泉叔發現到。

「你咩事？」

「無.....我只係覺得，我女朋友好大機會喺清水灣嗰個兔子穴到。」我說。

「咁今日直踩兩場囉。」泉叔盯住前路。

「西品製藥」標記採集靈魂蛋嘅位置，其實都係大概。

係泉叔事後有用鼠盤去追蹤，先搵得出精確嘅位置，我同沅彤先可以咁方便，一嚟就闖兔穴。

透過飲咗兔子血嘅小波比，我哋好快就去到馬鞍山嘅廢荒鐵礦場外面。同泉叔所影嘅相片一樣，入口有混凝土封住，只留低一條小小嘅空隙。

「過嚟上面，有個細洞口可以入去。」早就嚟過一次嘅泉叔，帶領我哋由一個圓洞嘅入口跳落去：「一陣出去嗰陣，捉實啲石磚爬上去就得。」

「噠──」泉叔第一個著地。

入面聽落，少少聲音都能夠引發回音。

然後，我同沅彤兩個都分別跳咗落去礦場入面。

同一般嘅礦洞差唔多，越入嘅位置都係越昏黑，一定要拎手電筒前進。

入到嚟就好自然咁，同外界形成一幅牆咁，完全兩個氣氛。

呢到係靜得詭異嘅氣氛。

礦場入面首先要行小小嘅直路，地上可以隨意見到被拋棄嘅垃圾、食物包裝紙、蟑螂等等，既然有人為食品嘅包裝，咁應該都曾經有人入過嚟。

「呢到只係好外層，唔洗咁緊張。」泉叔講輕鬆，無咩防備：「入到好入嗰陣，就連呼吸聲都聽到嫁喇，到時再緊張啦。」

約莫五分鐘左右，行到礦洞某個位，係個方型嘅空間。

嗰到分咗三個入口通道，左、右、前。

「泉叔.....行邊？」我哋問。

「上次我就行前面嘅，根據自己嘅嗅覺。」泉叔雙手插腰，無意發現一啲事情：「今次就.....等陣.....」

泉叔想講出決定時，佢對住地上皺起眉。

「咩事？」

泉叔行前幾步，用手指沾上地板一啲黑色粉碎：「係灰燼，仲有燒過嘅木柴.....」

「有人嚟過？」我說。

「我對上一次嚟，無依啲嘢。」泉叔又執起朱古力包裝紙，說：「應該有人嚟過，但唔知對方係咩來頭，可能係入嚟探險嘅人。」

「今次照行前面。」泉叔繼續帶路。

不同於剛才，身邊嘅萬物開始更為之寂靜。

環境越靜，人就越容易胡思亂想。

「吱...」

腳底下突如其來嘅聲音，嚇到我差啲想叫出口，好彩我死死忍住。

原來係隻老鼠經過，事後沅彤仲用個無言嘅表情瞧我一眼。

向前行咗無幾耐，我哋又見有朱古力嘅包裝紙出現喺地上，睇前方嗰個不明人係個幾鐘意食朱古力嘅人。

「可能係偷渡客？佢哋鐘意將山當係屋企，專打劫啲登山客。」泉叔笑兩聲。

「偷渡客都好危險。」沅彤指出。

「係啊，殺咗你都無人知。」

走前少少我哋就開始見到礦洞入面有唔少廢棄嘅工具，同埋開挖到一半嘅死路，更加見到有奇怪嘅鐵鏈吊住喺礦洞內，用意不明。

「我上次就係行到宜到就返去。」泉叔停低，望住啲鐵鏈。

「淆？」沅彤說。

「都話係獵戶嘅直覺。」

今次三同行，我哋就同泉叔行埋上次未行完嘅路，小心翼翼咁穿過鐵鏈陣，盡量唔觸碰到佢哋。鐵鏈總數有十幾條，由礦洞頂部懸吊住喺半空。

但有一條鐵鏈特別奇怪.....

就算我哋明明無掂過佢，佢都會不斷咁郁.....

不斷咁晃動。

明明呢到就一滴風都無。

「咩事.....」我都唔敢隨便掂，驚會有啲咩事。

「唔好理，繼續行。」泉叔續說。

但事後，當我知道咗依條鐵鏈點解係咁郁時，背脊就不禁一寒。

除咗意義不明嘅鐵鏈外，礦洞某啲路段上，仲有一啲殘破、斷裂嘅路軌，我諗係當時嘅人用嚟快速運送礦物用。

探索礦洞嘅好處，就係大部份時間都係得第一條路，你唔需要特別周圍搵，只要向住一個目標前進就可以。

亦代表住入去行同一條路嘅人，都會感受相同嘅恐懼。

就喺行到差不多盡頭時，我哋發現咗一隻人類殘肢。

係隻斷手。

佢插住喺一枝嵌入喺地面嘅鐵枝上。

「傷口係俾刃物切斷，仲未化白骨同完全腐化.....」泉叔完全唔怕臭，上前去凝視：「應該係今個星期之內嘅事。」

「會係兔子人做？」我說。

「可能。」泉叔答。

礦洞嘅盡頭處，並唔係真正嘅盡頭。

原來仲有一條全直嘅樓梯，係通向上、下層，俾人爬上爬落用。

「我諗再行落去就會有危險，呢隻斷手算係一個警告，兔子人地盤嘅警告。」泉叔望上望下，再轉頭問：「邊個呢家想打退堂鼓，仲嚟得切。」

我同沅彤都目光堅定。

「好，咁我等食埋枝煙先。」泉叔拎打火機出嚟點煙。

「呢啲關頭你先.....」

「我就係驚呢枝，係人生最後一枝煙。」泉叔咁睇。

泉叔都講得有道理，我哋永遠無辦法預測自己幾時死亡。

導致錯失得太多太多。

泉叔嘅一枝煙時間裡面，沅彤突然走去問泉叔要吸一啖。

「吓？」泉叔愣咗。

「我怕成世人煙都試過咩味，就死咗。」沅彤說。

「哈。」泉叔搖頭苦笑，俾枝煙沅彤吸一啖。

唔知沅彤係咪有吸煙天份，以第一次拎煙嘅自然手勢嚟講，都幾有美感。

「呼...原來係咁，無聊。」沅彤吸完一啖，即刻打完齋唔要和尚。

「俾我試下。」我都主動想要吸啖。

不過，點解會變咗三條友入嚟煲煙？但不得不說，呢個小小嘅互動，的確有效舒服一下我哋繃緊嘅心情。

我吸完一啖，唔知係咪太過用力有啲灼喉：「咳...！」

「你都係飲返牛奶。」沅彤拍膊頭勸我。

「你班友真係.....」泉叔想搶返枝煙。

就喺呢個時候，礦洞上方突然傳來一聲.....

「呯！」

回音之大，令泉叔都跌咗嗰半枝煙落地。

「係槍聲！」

我下意識咁壓低個身，因為聲音好明顯係上面傳嚟。

「上面有人！？」我仰頭望向直梯口嘅上方。

「上去睇下。」泉叔唔講咁多，直接拎槍就爬上樓梯：「快！跟我嚟，唔好走失。」

直梯係用木材搭建，由上至下廷伸嘅話應該全長十幾米左右。爬到頂之後，泉叔無急於上去，而係先探出半個頭，去睇下咩情況.....

「又係另一個礦洞.....」泉叔睇咗接近七、八秒，見無咩風吹草動就成個人上去。

我哋三個上哂之後，就是繼續向洞內前進，試圖尋找槍聲嘅來源。

無論開槍者是敵是友，都要搞清楚先。

相比起剛才礦洞嘅環境，呢到嘅路更多嘅係破爛嘅鐵籠、鐵鏈、鎖扣等等，迎鼻而來嘅更係噁心嘅臭味。

除此之外，我更加發現某個破爛嘅鐵籠內，躺住一件死去嘅屍體，不過我哋已經無閒情可以停喺到慢慢睇。

隨著我哋加快前進，地上越嚟越多破爛嘅衫褲布料，更甚係毛髮。

「呯！！」

呢個時候，洞內又傳出一下槍響，但今次聲音出現喺我哋水平位置，相信再行前多少少就可以見到對方。

終於，喺礦洞一個轉角位內，我哋見到一個人嘅影子被火光反射落地上。泉叔一見影子即刻熄咗電筒，然後我哋三人舉起武器慢慢接近轉角位置，一睹對方係人定係兔。

「係兔子人嘅話.....」泉叔全神貫注咁瞄準，並且細聲對我哋講：「即刻郁手，唔好猶豫。」

我哋從轉角走出，對方嘅背影亦出現喺眼前。

係個著住灰色風衣，一手拎住提燈、一手拎住雙管霰彈槍嘅男人，。

佢似乎發現我哋嘅存在，稍稍回頭望向我哋，極有壓迫感。

佢提燈上微亮嘅火光，呈照出佢銳利嘅眼神，並且梳住All back嘅油頭。

點睇都唔似係打劫偷渡客或者探險嘅登山客.....

我哋跟隨泉叔嘅步伐，慢慢接近該人，而對方見到我哋出現之後，亦無作出過大嘅反應，彼此就好似互相觀察住咁。

「佢腳底下嗰啲係.....」我留意到佢腳邊，有血淋淋之物。

嗰兩件浴血之物嘅大小同貓仔差唔多，行近啲睇就可以見到係隻擁有兔子輪廓嘅生物，皮膚皺巴巴咁

……

佢哋無皮毛，單純只有粉嫩滲血嘅皮肉。

依家奄奄一息咁，死喺地上。

大家距離接近不到兩米嗰陣，對方先開腔：

「呢到唔係你哋嚟探險嘅地方。」

「細路，呢到都唔係俾你嚟探險。」泉叔說話嘅氣勢無輸俾佢。

佢愣一愣，望住泉叔枝獵槍：「你哋都係有備而嚟，咁你哋應該知道，呢到存在啲乜。」

泉叔輕輕點頭。

「盡快離開呢個到吧。」個男人無對我哋產生敵意，繼續向前行：「我啱啱開咗槍，槍聲應該已經吸引咗佢過嚟。」

「你啱啱開槍殺嘅呢啲係……」泉叔都跟佢向前。

「初生兔。」

「即係，年幼版嘅兔子人？」我問。

「可以咁講，但應該係經由人類交配混種而誕下，呢個礦洞入面太多人類女性嘅屍體。」佢一直盯住前方，急步前行：「而初生兔嘅源頭，係喺呢到出嚟。」

說時遲，那時快，前方昏黑嘅盡頭又傳嚟一跳一跳嘅腳踏聲音。油頭男拎提燈向前一照，一隻粉嫩嘅初生兔子，霎時向佢一躍！

油頭男即時用槍管打走佢，再上前一腳將佢踏死。

「啪噠──」初生兔骨肉斷爛，發出噁心嘅聲音。

「又一個可憐人，做咗呢隻兔子人嘅生育工具。」佢繼向前行。

期間，窄狹得只夠兩人通過嘅礦洞通道中，漆黑前方不時跳出剛才所講嘅初生兔，佢哋擁有人類嘅手指、牙齒，但外貌同雙腿，都形如兔子。

好大機會真係如眼前嘅人所講，呢啲叫「初生兔」嘅生物，係由人類同兔子人雜交而成。

嗰啲初生兔會不斷接近我哋，但由於好似無咩攻擊力，體形都較為細小，真係好似嬰兒咁，所以通常都係一腳踢一腳踩就了結。

「啊…啊…嗄……啊啊……」前方隱約傳嚟女人嘅哀號。

一聽到其他人嘅存在，我哋又再加快腳步。

最終，我哋到達另一個主要大礦點。入面臭氣沖天，地上躺住多件枯乾咗唔知幾耐嘅屍體，而當中有一個躺住嘅……

係仲識郁，仲有氣息。

我哋行過去一望，竟然係個被鐵鏈鎖住嘅人類……

佢肚子腫大、皮膚枯瘦、頭髮幾乎全失，人唔似人，如果唔係佢微弱嘅哀喊聲，幾乎唔可以分別出佢係個女人。

當我哋目擊住依件慘況嗰陣，女人嘅肚部突然發生激烈嘅蠢動……

「呀啊啊啊！！！」佢又用嗰把近乎爛掉嘅喉嚨慘叫，然後身體猛咁郁動，但礙於俾鐵鏈鎖住固定軀干而無法移動。

「叮…叮叮……叮……」礦場下方傳嚟鐵鏈擺動嘅聲音。

嗰陣我先明白到，當時見到鐵鏈無神神嘅擺動係咩一回事。

係呢個女人嘅掙扎。

持續幾十秒之後，一隻粉嫩嘅初生兔從佢子宮出世，身體同小手都同人類相似，但下身同頭部就完全繼承咗兔子人，一隻噁心又怪異嘅畸形生物。

油頭男無諗太多，一腳就將啱啱出世嘅初生兔踩死。

「啪噠…」

然後，佢舉起槍向住被鐵鏈囚禁住嘅女人。

「安息。」

「呯！」

呢個大礦場，應該係主要挖掘點之一，周圍都擺放住裝放礦物嘅推車，隔離仲有個地基平台，上面有快速運送礦物都另一個點嘅礦車。

「你都係兔子獵人？」泉叔主動問起佢。

「算係，又算唔係。」油頭男喺衣袋內，拎出一細塊薄荷朱古力食：「你哋嚟做咩？」

泉叔望一望我，應該問緊我願唔願意透露我哋目的出去。

我覺得佢暫時無咩威脅，就點一點頭。

「搵靈魂蛋，但如果可以最好就殺埋兔子人。」

20

對方聽完之後，怔咗一秒：「放棄吧。」

正當我詢問放棄嘅理由時，沅彤驀然合上眼，皺皺眉咁撳住自己髮尾：「髮帶收緊咗.....有兔子人接近。」

「噠.....噠.....噠.....」

我哋剛才爬上嚟嘅直梯處，出現咗不明嘅聲音。

「係時候走。」油頭男佢率先上到地基平台，拉動咗礦車嘅桿柄。

如果沅彤咁樣講得，兔子人都應該真係喺附近，所以我哋跟上嗰名男人，打算一齊搭上礦車。

「搵個係後面推一推先。」油頭男說。

如是者，油頭男同沅彤先坐喺上面，我同泉叔就喺後面用背脊推郁礦車，等到嫁車有少少動力向前之後，就一左一右咁企喺礦場兩邊，然後等礦車慢慢自動咁加速。

「嗖──」

「嘶...」

礦場稍為快咗少少之後，兔子人已經出現喺後方，係隻拎住十字鐵鎬嘅兔子人，一身毛髮混雜住人類身體嘅殘渣同血液。

佢一見我哋喺到，就撕叫咗聲，然後以笨重嘅步伐上到嚟平台呢到。

礦車只係有少少速度，仲未去到最快，於是油頭男又舉槍向住後面射擊！

「呯！」

「呯！！」

連續兩槍，一槍打中兔子人嘅身，另一槍打中頭嘅右側，但最多造成兔子人短暫嘅暈眩，佢一被攻擊完清醒之後，就企喺原地默默凝視住漸漸遠離嘅我哋.....

繼而喺漆黑嘅礦洞中，一雙紅目暴露。

油頭男好似知道紅目嘅效果咁，即刻轉望返向前面。

隨住時間嘅推移，礦車可以越嚟越快，更有小型過山車嘅感覺，好似求其一個轉彎都會將我同泉叔甩出車外咁。

更糟糕嘅係周圍嘅環境好黑，個人靠出少少都驚啲外套俾嘢勾到，成個人被扯出去。坐喺車上嘅沅彤

，就左右兩隻手各捉住我同泉叔，佢好似都驚我哋隨時跌出礦車外。

一陣風馳電掣後，礦車開始慢慢減速，停喺另一個礦點上。

礦車完全停低後，我即刻企到地上、嘔落地上，揮一揮走暈車浪嘅感覺。

「睇到？連槍都殺唔到佢，你認為仲有咩可以殺到兔子人。」油頭男一落車，就講呢句。

當然係用八赤刀殺，但我無打算將呢個訊息講出去。

「細路，你叫咩名。」泉叔一見人細過佢，就會叫人細路。

「我？大家出到去再認識都未遲。」他說。

「點解得你一個嘔？」沅彤走過嚟問我。

「啊嗄.....」我望一望沅彤，都知佢又想揶揄我。

油頭男自落礦車後，就拎出張疑似地圖嘅嘢細瞧，但仍未決定要行邊條路。

「細路，你仲未講你入嚟嘅目的。」泉叔仍然將視線，放喺佢身上。。

「某程度上同你哋一樣，尋蛋。」佢答。

「既然有相同目的，要一齊行？」泉叔說。

「你識路？依個礦洞越入就越多分支路口，我確認緊呢到係咩位置。」油頭男說。

泉叔吸一吸空氣中嘅殘餘份子：「至少我聞到邊條路比較接近靈魂蛋。」

泉叔一聞，好快就選定咗向東行嘅通道。

之後，油頭男就半信半疑咁，跟住泉叔後面行。

東通道嘅盡頭係繼續向下嘅樓梯，我已經唔知呢到距離地底幾多呎，而泉叔嘅電筒同油頭男嘅提燈，就成為咗礦場下嘅唯一光源。

「你係點發現呢個兔子穴？」泉叔無聊問起。

「有日無意發現。」佢嘅回覆，有啲假。

「咁你搵靈魂蛋嘅目的又係？」泉叔再問。

「純粹想搵下。」

呢個人，真係隱瞞緊啲嘢。

但睇佢個樣都唔似想搵籍口去胡混我哋，而係擺到明講俾我哋聽佢唔想回應。

所以，之後路上都無太多交流。

直到，一堆初生兔突然喺通道口湧出。

佢哋就好似一隻一隻小兔人咁，蹦跳蹦跳去我哋身上。

如同之前所見嘅相差無幾，都係踢一腳就足以令佢哋斷氣。

佢哋最多會跳到你身上、捉住你，然後張口咬你嘅肉，我就唔小心俾過一隻咬中小腿，但佢哋咬合力唔係話好勁，最多只係好似俾隻細狗咬咁。

「點解殺極都仲有.....」泉叔有啲唔耐煩。

「兔嘅繁殖能力好勁。」油頭男踢起一隻初生兔，再捉住佢對耳一嚟打落牆上。

「呯噠！」一牆血肉模糊。

一陣單方面廝殺之後，我哋衫褲都自不免濺上咗血液。

「靈魂嘅氣味越嚟越近.....」泉叔踢開一條初生兔屍，繼續前進。

同時，身邊開始出現兔子嘅叫聲。

「嘶～～～」

就好似走入樹林，聽到蟬嘅叫聲一樣，呢啲兔子雜亂嘅嘶叫就好似礦洞嘅一部份咁。

越係深入礦洞，聲音就越嚟越接近。

「我諗你無行錯路，兔窩通常喺靈魂蛋附近。」

油頭男講完無耐，我哋就入到一間比較大嘅挖礦區，而靈魂蛋就放喺我哋對面，但當泉叔用電筒往地上一照時，先發現到真正嘅危險.....

我哋距離靈魂蛋嘅位置只有七、八米左右，但中間有個大凹位，佔咗足足五米長有多，至於凹位下面，就如同地獄一樣.....

無數咁多隻初生兔，就好似蟑螂螞蟻咁被擠壓喺同一個空間下亂跑亂郁、密密麻麻，真係睇到人頭皮發麻。

「下面，就係兔窩。」油頭男說。

「你唔似第一次入嚟。」泉叔見到呢一幕，居然露出淺淺呈笑。

油頭男將提燈掛喺腰間，並指住凹位中間嘅半空：「見唔見到中間懸掛住一條鐵鏈，助跑跳過去捉住

，利用擺動拋自己過去就拎到你想要嘅嘢。」

佢睇落已經係個老手，一言不發就助跑跳去捉住中間嘅鐵鏈，然後利用第一下嘅擺動跳到對面靈魂蛋嘅存放地方。

「失敗咗會點？」我問。

「佢哋一隻一隻咁爬上你身，可能無乜威脅.....」油頭男將放喺自己衣袋嘅墨鏡，拋落兔窩下面：「但如果佢哋成群結隊，五秒內就可以溶解你。」

墨鏡跌落嘅地方，即時湧上一堆初生兔瘋狂咁張口亂咬。

「啪咔──啪咔！！！」而佢副墨鏡，真係幾秒內消失喺兔窩下面。

「唔係我唔想幫你，但你自己諗下值唔值得。」泉叔睇完之後，對我講。

「嗯，決定好。」我將八赤刀先交俾沅彤。

沅彤有啲愣然，拎住八赤刀。

我行前幾步，俯望下面.....

好似過百隻初生兔，都喺到等待住拆我皮骨一樣。

我深一深呼吸，就助跑跳過去！

「喺第一次嘅擺動就要跳過嚟，第一次永遠係最遠。」對面嘅油頭男提醒我。

跳到半空中央嘅我，成功捉住咗鐵鏈，但係捉嘅位置一啲低，隻腳掌差少少就掂到兔窩下面堆食肉獸，其中一隻更加係特登跳起咬住咗我小腿。

然後，我利用第一次擺動過去嘅力，放手試圖跳到去對面.....

可唔可跨過地獄，就睇我.....

我...

我發現，

拋力唔似我估算咁，成個人乃至到身體好似沉重咁慢慢下垂，距離對面嘅能夠著地嘅安全區間，只有一個步伐嘅距離.....

呢半秒好似停頓咗一樣，我瞪大眼睛，望住即將要跌落嘅兔窩下.....

我會，幾秒內俾兔仔分屍？

「噠！」就喺視覺不斷下墜嗰陣，突然停住咗。

「喂，差我一個人情。」

油頭男佢伸手捉住咗我。

我驚魂未定之際，油頭男就將拉咗上去。

「唔該你.....」上到嚟之後個頭腦真係一片空白，除咗呢句都唔知講咩好。

「我叫東武勳。」佢扯走咬住我小腿嘅初生兔，然後擲返落兔窩下面。

「我叫.....政。」

「呢個世上，會一齊尋蛋嘅人唔多，呢啲秘密少一個人知，就係少一個。」東武勳開始將部份靈魂蛋，放入風衣中：「你有咁嘅勇氣，我都佩服。」

事不宜遲，我立即開始搜尋有冇Chloe嘅蹤影，但一如所料，呢到合共都有五十至六十隻靈魂蛋左右，無一隻係屬於Chloe。

「都係無.....」我停低雙手，呆呆出神。

咁應該，係喺第二個兔子穴到。

「你嚟係搵變成靈魂蛋嘅親人？」東武勳見我有少少失落，就一眼睇穿我嘅目的。

相反，佢拎靈魂蛋好似唔係為個人咁，而係出於某種目的，將最大嘅靈魂蛋數目收集塞滿喺腰袋之中，就準備好晃返過去對面。

「政！有冇啊？」泉叔大聲問。

我搖搖頭，就準備好捉住鐵鏈晃返過去。

今次有過經驗之後就好啲，成功毫髮無損咁晃返過去。

「見到下面堆嘢都唔開胃.....」泉叔全程都望住兔窩下嘅情況：「阿女，有冇整汽油彈？」

「上次用哂。」沅彤答。

「我真係要搵日燒一燒佢哋。」泉叔好睇唔順眼。

「你哋要離開？順路就一齊。」拎完靈魂蛋之後，東武勳釋出咗更多嘅善意。

「政，既然依到都無，我哋就走先？」泉叔說。

「係。」我點頭。

其實入嚟之前都預咗呢到無，依家最緊要係大家可以安全離開。

就係我哋離開所在嘅位置不到半步，出現喺另一處嘅腳步聲又再出現。

「喀...喀.....喀.....喀.....」

「沅彤？」我望向佢。

佢摸一摸髮繩，點一點頭。

兔子人又喺附近。

「我都知唔會咁容易離開得到.....」東武勳為雙管霰彈槍入子彈。

「唔洗問都知周圍搵緊我哋。」泉叔將電筒掛落槍管下面，方便一邊照明一邊舉槍。

「未向兩位介紹，我叫東武勳。」

泉叔嘴角揚一揚：「叫我泉哥就得。」

「沅熊。」我望住沅彤，講。

「沅彤。」沅彤對我一面無言。

當務之急，係逃出兔子穴。

然而兔子人嘅腳步聲不斷喺重重嘅回音之中，傳入耳朵入面，令人覺得佢好似無時無刻都喺隔離一樣。

「知唔知出去嘅路？」泉叔見到眼前有兩個分叉口。

「跟住我地上留低嘅朱古力包裝紙。」原來東武勳仲有宜一招，去記低返回嘅路線。

於是乎，我哋向左而行。

行到半路，通道隔離有個被幾塊木板封住嘅入口，嗰到傳出一絲冷風，令我下意識咁望過去一眼。

「嗚嗚嗚！！！！」兔子人兩米嘅身軀貼住木板，試圖伸手將我哋捉住！

「小心！」我大喊。

比我行得前嘅沅彤，一下子就被兔子人從隔離扯住膊胳！

泉叔同東武勳都即刻回頭，但東武勳反應更快，立即一手捉住沅彤另一隻手，唔俾兔子人完全拉佢埋身。

「啊！」我拎出八赤刀，斬向兔子人伸出嘅雙手。

力度唔足以斬斷兔人雙手，但青藍色嘅業火湧出，就成功令兔子人縮返隻手入去，隔住僅僅幾塊木板，凝視住我哋……

「唔好理佢！」泉叔叫醒我哋。

「佢點解會喺嗰到出現，等待我哋咁……」沅彤揿住剛才被扯過去嘅膊頭，兔子人力度大得臂袖都抓破。

「佢都有智慧。依個礦洞由你出世開始，佢已經一直住緊，任何捕捉獵物嘅位置佢都一定清楚……」東武勳說。

「小心，前面慢慢行。」泉叔提醒我哋。

前面係由兩塊長木板搭建而成嘅橋，下面則係水流潺潺嘅水面。

去到呢個位，我哋都盡可能小心翼翼咁細步而行。

過完條簡陋嘅橋後，兔子人腳步聲嘅回音，又開始頻頻傳出。

「佢又去緊邊……」泉叔望望礦洞頂部。

跑咗無幾耐，我哋再次返到逃脫兔子人嗰嫁礦車隔離。

「坐住佢就可以返去嗰地基平台，然後爬樓梯落返去離開兔子穴？」我講出自己諗法。

「如無意外……應該就係。」東武勳諗咗陣，答。

於是我哋又再合力推郁礦車，再喺礦車有動力加速向前時，一齊搭上去。

「轟……嗖……」

礦車又再喺幽暗嘅礦洞裡高速移動。

「如無意外，第一個分叉口會駛向左。」東武勳喺礦車上講。

我哋四個寂默默等待呢趟短短嘅車程完結。

「噠——」遠處傳嚟拉桿聲。

「嗖——」我哋準備迎接唯一嘅分叉路口。

「嫁車……轉咗向右。」東武勳察覺到。

坐最前嘅泉叔拎住電筒一直照住，佢都睇得好清楚：「嗰隻兔人拉咗路軌桿！？改變我哋去嘅方向。」

同時.....

一股不安嘅感覺，直衝我腦海。

我專注盯住前面，怕會有咩突發情況出現。

果然...

前面嘅通道被鐵絲網封住，而鐵絲網之間仲帶有勾刺，礦車一嘢撞落去，我哋身體肯定會俾插穿勾爛。

「前面有尖刺！跳車！」我自己講完呢句之後，都唔顧得佢哋，自己就先跳車。

. . .

. .

.

「呯！」

礦車如情況一樣，強力咁撞落鐵絲網到，仲撞穿咗個窿，繼續前進。如果我哋剛才仲喺車上，咁手腳身體都肯定會被勾扯住，但又因為礦車嘅衝繼續向前，造成兩邊撕扯.....後果可想而知。

撥走眼睛嘅沙塵後，我見到泉叔、沅彤仲有東武勳都及時跳咗車，算係不幸中嘅大幸。其中，泉叔距離鐵絲網嘅位置最近，可能佢猶豫多一秒，成個身體就會變得爛溶溶。

「繼續行.....」我哋利用礦車撞穿嘅窿，爬入穿過鐵絲網。

途中，喺路上執到一份殘舊嘅報紙。

都已經係二十世紀嘅新聞，係關於呢個礦場因為不明原因即將關閉。

依家睇返，關閉原因得一個，就係兔子人。

「叮！冰冰！！叮冰！！」行咗無耐，後面忽然傳嚟敲打嘅聲音。

「鐵絲網俾人破壞緊.....」泉叔聽得出呢啲聲。

「跑！」

我哋四個係窄狹而昏暗嘅礦洞不斷跑，兔子人喺後方嘅步伐亦漸漸娛近.....

最終，俾我哋盡頭搵到一條木梯，條木梯係可以爬返上去一開始嗰到。

「快啲上去.....」泉叔俾我哋上先。

我哋一個個咁爬上去，而我係第三個，我爬上去嗰刻兔子人已經追到嚟我哋後面。

「呯！」

「呯！」

泉叔連續打出兩槍，但對兔子人完全無攻效，連後退一步都無。

泉叔見呢個結果，就專心逃命爬上直梯，不過兔子人一手將佢隻腳捉住。

「啊...」泉叔即刻捉實梯架，用另一隻腳踢兔子人嘅頭。

起唔到任何作用。

鑑於直梯嘅通道係垂直而且狹窄，我哋完全俾唔到任何幫助泉叔，好似只可以眼白白睇佢喺下面掙扎。

「嘶！！！」兔子人仰頭向上，露出黃黃嘅牙齒想一口咬斷泉叔隻腳。

「拎住！」第一個爬上去嘅東武勳，將自己枝雙管霰彈槍傳落去。

差一、兩步爬到上去嘅沅彤，單手接住枝槍，再傳俾下面嘅我。

只有位於泉叔身位上面嘅我，先救到佢.....

因為泉叔兩隻手，都捉實緊木梯，完全拎唔到任何嘢。

「得你救到佢，射準啲.....」東武勳望住下面。

「泉叔貼住條梯！」我瞄準好兔子人張大血盤之口嘅頭。

「呯！！」

東武勳枝槍嘅威力，比起泉叔嗰枝獵槍更勝一籌。

兔子人頭上即時開咗幾個血洞，一副暈暈欲倒嘅樣。

而差啲俾我射殘隻腳嘅泉叔，都即刻以迅速嘅姿態上嚟，最後四個人一齊逃出呢個兔子穴。

一直跑嗰陣，我一直望向後面，要殺兔人始終都係太難。

跑出礦洞嗰陣，天色經已昏暗，接近傍晚六點幾。

又係一次空手而回嘅闖命。

出到嚟之後，我哋抖咗陣氣。

東武勳就約有所思咁，望住咗我哋一陣：「已經夜，要嚟我到？」

泉叔同沅彤都好似回想緊俾兔子人捉住嘅事情，有啲心不在焉，無聽到東武勳講嘢。

「你住隔離？」只好我回答佢。

「我就住喺依座山到。」

我萬萬估唔到，東武勳會咁講。

「依座山？」

東武勳點點頭，就向沿住山徑向某條路走：「想嚟，就跟嚟。」

「泉叔，沅彤，你哋點睇。」

泉叔定咗個心落嚟之後，說：「就跟下佢，佢好似知道兔子人唔少事情。」

於是，我哋就跟住東武勳上山，去佢嘅屋企。

「還返俾你。」我代泉叔，將枝雙管霰彈槍交返俾佢。

話就話係一齊經歷過生死，但感覺好唔同。

我同宋文德係需要一次，就成為咗生死之交。

但眼前嘅東武勳，感覺要有啲防備。

係我經歷種種事情之後太多疑？定係我無心多。

東武勳住喺座山嘅比較高處，附近樹林較稀疏，有唔少都係斷木，唔係就已經枯萎。喺呢一片林地上，就有間好細嘅屋仔，大概只有一般屋企主人房嘅大細。

東武勳一入去就放低枝槍，將腰包入面嘅靈魂蛋全數放入一個藍色嘅膠箱中。

佢間屋，一張床、一張檯、一部收音機、一列廚櫃，一啲雜物，就無其他嘢，簡陋到無嘢好講。

「你間屋？」我再問一次，有冇嚟錯地方。

「我喺到住咗十年以上。」佢用咖啡粉同熱水，沖咗杯咖啡俾我哋求其一個人。

「你請我哋嚟，應該唔會淨係為咗杯咖啡？」我說。

「我想認識下你哋。」佢說。

「點解。」

「都係嗰句，尋蛋獵人越嚟越少.....」東武勳講嘢刻意留停頓空間：「如果你哋可以同我共事，就最好。」

「我哋唔係單純咁尋蛋。」泉叔代我答。

「而且想識人之前，要先介紹自己係常識。」沅彤同我哋一樣，兩隻眼望住東武勳。

沅彤，呢個係邊到嚟嘅常識？

「我係個林中管理員。」

林中管理員？

「依座山嘅管理人。」東武勳見我哋一面茫然，就補充。

我哋三個就好似呢座山、呢座小屋外迷漫嘅濃霧咁，摸不清捉不透眼前依個人嘅身份。

可能佢見我哋無回答任何嘢，就問：「應該開始餓？」

東武勳面向泉叔，說：「泉哥，你話你有獵戶嘅直覺，咁要唔要出去一齊搵啲食材。」

「嗯，外面會有嘢食？」泉叔瞧望窗戶外嘅一片死寂。

「林中嘅山豬、河流嘅魚、樹邊嘅野茹。」東武勳攜帶返雙管霰彈槍，同埋一把開山刀出去：「宜座山只要搵到嘅，都屬於你。」

「燒定柴同水等我哋返嚟啊，細路。」臨出門前，泉叔吩咐我哋。

佢兩個走咗無耐，我都開始執小屋外嘅柴枝，準備燒一鍋水。

而沅彤就一動不動，坐喺床上望住放有靈魂蛋嘅藍色膠箱。

「喂，想食免費餐？」搬完一堆柴嘅我講。

「佢個箱貼住張紙.....」沅彤說。

「紙？咩紙。」

「「西品製藥」公司標誌嘅貼紙。」

經沅彤咁樣一講，真係發現膠箱貼住「西品製藥」logo商標。

「咁箱入面嘅靈魂蛋係.....」我不禁聯想到依步。

「佢係幫「西品製藥」收集靈魂蛋嘅人。」話咁快，沅彤已經翻開人哋屋企，搵出一份出貨表格。

「幫「西品製藥」即係幫「重生會」，咁泉叔會唔會……」

「無事，應該。」沅彤嘅笑，有少少倔強：「佢有獵戶嘅直覺啊嘛。」

另一邊廂嘅泉叔，正同東武勳並肩而行。

迷霧雖大，但係對於長期住喺山林嘅佢哋講，根本唔係咩一回事。

「我真係好奇，呢一頭會有山豬？」泉叔說。

「其實我每四年先返嚟一次，只要你唔殺咗母豬，俾佢哋繼續繁殖下一代，咁你就會食之無窮，食之不盡。」東武勳又放一塊薄荷朱古力入口，說：「就好似收成期咁。」

「哈哈哈，咁你都幾殘忍，不斷殺害佢呢一代豬族嘅後人，佢哋家族嘅命運，就永遠徘徊喺你口腹入面。」

好快，東武勳就行到去某個動物嘅居所。

「同以往一樣，嗰陣豬嘅排泄物味道，仲有地下嘅腳印一樣咁易認。」東武勳如同死神一樣，一手持刀一手持槍，走入被灌木包圍嘅山豬家園。

如佢所料，四頭山豬正沉沉地睡眠。

當中，有兩隻係細豬，一隻係大母豬，仲有隻係大公豬。

「我哋四個人，就食一隻細豬就夠。」東武勳舉起開山刀，輕輕踢一踢訓緊嘅小山豬。

而泉叔只係默默咁睇住，一般而言就算打獵佢都唔會喺動物嘅家人面前將佢哋殘忍咁殺害。

「噗……」小山豬模糊睡醒。

「嗖！！」

下一秒，就觸到刀劈之痛，頸部幾乎斷開一半。

「啪噠！啪噠！啪噠！」東武勳隻手無停止咁，直至將小山豬嘅頭部砍斷。

「噗噗……！」公山豬醒埋，見到眼前嘅一幕立即想要衝撞外來嘅入侵者。

「公豬亦要刪除，因為佢哋會保護家人。」

「呯！！」

子彈一嚟打落到頭上，公山豬一命嗚呼。

而母山豬同另一隻細豬，就馬上跑走。

「四年之後再見。」東武勳凝望住佢哋逃跑嘅背影，冷淡咁講出呢句。

「你都幾唔留手。」泉叔抱住手，默默咁講。

東武勳只係將無首嘅細豬屍體，放到肩膀上：「泉叔，我真係想睇你係點樣打獵。」

「咁要睇下附近有冇河流。」泉叔點起枝煙。

泉叔細聽住河水潺潺嘅流動，去到一條小河流，再沿住河流行到尾端到達一個小水池。泉叔隨地執咗條長木枝，喺袋拎出幼線綁上，喺草叢執隻小昆蟲綁到線端，拋入池中當係魚餌。

「我嘅捕獵方法係搵到一個點之後，等待獵物上釣。」泉叔呢個時候先交代出。

「都係個英明嘅做法。」一直從旁觀望嘅東武勳，說。

「你嘅狩獵方法，唔太厚道。」

「但如果對方，係邪惡嘅存在？」

「你係想講，兔子人嘅事吧。」泉叔呼出一口煙，凝望水池面反射嘅幽幽倒影：「大量收集獵物戰利品嘅人，目的通常都唔單純。」

「唔係拎去賣，就係為咗滿足自己嘅成功感。」泉叔續說。

「而我，兩者兼具。」東武勳為子彈上膛。

東武勳舉槍，泉叔仍然望住池面嘅倒影.....

「可以問下你點解要咁做？」泉叔一副淡定。

「一隻「靈魂蛋」價值，十萬。」東武勳無所隱瞞，坦白講出嚟：「依個賺錢機會，每隔四年嘅春節先有，」

「你就係幫「西品製藥」收集靈魂蛋嘅人吧，佢哋出到十萬蚊買一隻「蛋」？係幾重手筆。」泉叔將口中搭住嘅煙，兩指夾到手中：「但你應該清楚，嗰啲係人類嘅靈魂。」

「係過去式，佢哋唔會變得返做人類。既然遲早都係會俾兔子人吞落肚，倒不如收集交俾藥廠，佢哋研發更新嘅藥物.....以生命廷續生命。」呢個係東武勳嘅觀點。

「變唔返做人？我唔太同意。」泉叔說。

「呯！！」

東武勳開咗一槍。

打落池中，原本就快要上釣泉叔枝桿嘅魚兒，一下子骨肉粉碎，淡淡嘅血雲喺水中湧現。

水花四濺。

東武勳上前彎身，拾起嗰條被轟成渣嘅死魚。

「可惜，已經食唔到。」

「狩獵最重要係耐性。」泉叔收桿。

「你有冇興趣同我哋一齊做嘢。」

「……」

「每四年一次。」

「咁你哋應該唔會殺兔子人。」泉叔從佢哋嘅目的推測。

「兔子人係金雞，偷佢嘅靈魂蛋就足夠。」東武勳說。

「咁如果有即將被變成靈魂蛋嘅人類，你又會唔會保護佢哋。」泉叔又問。

「咁就睇佢哋條命值唔值十萬。」

「咁好遺憾。」泉叔行到東武勳面前，直接咁對佢講：「我同你哋志向唔同，我係為咗保護更多兔子人嘅無辜者，先去狩獵。」

說畢，泉叔就徑自離開池邊。

東武勳望住泉叔嘅背影，嘴角有啲不是味兒。

「可唔可以問下點解。」東武勳跟上去。

「你有冇試過，失去最重要嘅人？」泉叔反問一句。

「……」

「當你試過，你就明白……點解有啲人會做出一啲愚蠢、吃力不討好、又似自殺嘅行為。」泉叔一邊講嘅時候，一直諗緊一個人：「我好佩服佢哋，呢種充滿勇氣嘅傻仔，所以我會盡自己一切嘅力量，去協助佢哋。」

東武勳思考咗陣，回答：「明白。」

「我唔想世上，再多一件悲劇。」

泉叔同東武勳返嚟嗰陣，手上得一隻豬，睇嚟就係今晚嘅食材。

但重點並唔係晚餐食啲乜，而係眼前嘅東武勳係咩人。

我諗佢一入屋嗰陣，都已經注視到我同沅彤孤疑嘅目光，喺佢身上乃至到臉孔徘徊。

「就整燒豬。」東武勳拎隻豬去用水洗一洗，然後開始割走皮毛。

「泉叔，無咩啊嘢嘛？」我特登咁問。

「我哋傾起狩獵之道。」泉叔呢句，好似話中有意。

隻豬一共燒咗兩小時，我諗柴火算係咁上下，不過最難忍受嘅係等待，特別身邊有一個來歷不明嘅人。

「你哋知道兔子人都有分幾種等級？」東武勳開腔講起。

「係咩。」

「有一部份兔子人，係純種，有一部份係半純種。純種嘅幾秒之間，就可以將人化蛋，而半純種就以持續一段時間。」東武勳用買落嘅燒烤醬塗落香脆嘅豬身上，睇嚟佢一早有食豬嘅打算。

「咁你？你偷靈魂蛋，唔係為咗解救靈魂。」沅彤望向佢。

「當你知道變咗「靈魂蛋」無辦法重生，你就唔會有依種天真嘅諗法。」東武勳淡淡咁反駁。

「未試過你又知？」

「我諗你哋都應該已經知道我身份？」東武勳企起身，喺烤爐前踱步：「你哋好似對我嘅行為、我嘅職責，有少少意見。」

「你咁樣係販賣生命。」我直接講出心底話。

「生命？」東武勳走去膠箱，拎出其中一隻靈魂蛋：「但佢哋，郁都唔識郁。」

「你將靈魂蛋賣俾西品製藥，就同販賣他人嘅性命一樣。」

「或者我做緊件造福社會嘅事？利用靈魂蛋做出嘅藥，就可以無限廷長他人嘅壽命。」

「但結果，都係要用他人嘅靈魂去廷長？咁呢場殺戮，始終都會係永無止盡。」我反問。

東武勳低頭，一陣暗笑：「站喺我嘅立場，你哋同我有利益衝突。我收集靈魂蛋，你哋就想要殺兔子人……」

「我應該，要喺依到就殺咗你哋。」佢續說。

一講完，泉叔立即拎起獵槍指住佢，東武勳亦將背上嘅霰彈槍指向我。

「但係，我無咁嘅念頭。」

「……」成枝槍管，指住我額頭。

「或者我，都想停止呢一場只會不斷輪迴嘅悲劇。」東武勳說。

「你想停止…？」

「當然唔到我停止，但假如你哋能夠消滅世上所有兔子人……」東武勳將枝槍收返：「我會歡迎，畢竟你哋都唔太可能成功。」

佢坐返去火爐前，凝視火舌上嘅金黃嘅烤豬。

「你知道「西品製藥」嘅事情？」我問。

「我不過係佢哋公司嘅「尋蛋人員」之一，喺日本受過嚴格訓練，去學習點收集靈魂蛋同應付兔子人。職位話就話係林中管理員，實際上香港每個稍為較大嘅山頭，都有純種兔子人居住，而嗰到通常會有一個公司管理員進駐，每四年嘅春天就進駐一次，逗留到工作結束，通常要收集五十粒靈魂蛋，即係管理員一共會收到五百萬。目的係收集靈魂蛋俾佢哋研究同製作廷命靈藥。」東武勳見豬開始脆熟，就拎刀斬開一件件：「原本我今年度嘅工作喺四月頭已經完結，但前幾個星期葵涌一樁工廈嘅大火，令我要臨時加班，再收集大量靈魂蛋。」

好明顯，嗰場大火係我哋造成，但我哋都無講出嚟。

「你做咗幾多年？」泉叔放低槍，問。

「十六年，十八歲開始做。」東武勳一邊食烤豬一邊講：「呢幾十年嚟，見過唔少新入職嘅人白白枉死，先諗住將你咁有經驗嘅人，放喺我隊伍到，做都做得輕鬆啲。」

佢仲想請泉叔去做！？

「既然你只係佢哋狩獵人員之一，咁殺咗你應該都無用。」沅彤冷冷咁講。

「係無用，你要搵，就搵西品集團嘅話事人。」東武勳轉眼間，已經食緊第二件：「西品盛。」

「佢仲話緊事？」

「你認為，佢點解都差唔多成一百三十幾歲仲未死……」東武勳凝望住沅彤，深深咁問：「被喻為世界十大嘅奇蹟人士，背後嘅奇蹟係點做成，你又知唔知？」

「佢有食用「靈魂蛋」調製出嘅藥劑。」

東武勳無答到佢啱定錯，但呢種事可想而知。

「睇嚟你都差唔哂。」泉叔都拎起一塊烤豬，咬咗一啖。

「唔好諗到我係嗰種有利益衝突，就會即刻殺咗對方嘅人。」東武勳將食乾淨嘅豬骨，隨意掉到地面上：「有時候我鐘意有同伴一齊，特別係做呢啲危險嘅事情時.....萬一有日唔好彩，無人會想孤單咁死喺兔子穴入面。」

「今日我已經差啲係。」泉叔不忘自嘲。

講下講下，大家就慢慢投入到食烤豬上。

不得不說，呢隻烤山豬極之完美，脂肪同肉都分佈平均，每啖都有係享受。

食完之後手指同口腔隱約殘留住香醇嘅味道，令泉叔啜下手指又舔下俐咁。

「我哋差唔多要走。」泉叔拎條褲抹下隻手，就企喺身執嘢要走。

「你哋唔諗住喺我身上再問出啲咩？」東武勳大字型坐喺小櫈上。

「你都係個獵兔人，對付你都無咩好處.....」泉叔戚一戚嘴角，推門離開：「但留低你，以後話唔定你會回心轉意。」

落山嗰陣，沅彤再問泉叔一次：「真係唔洗搞掂埋佢？我怕有手尾。」

「就算殺佢都無用，殺咗一個管理員，未來都仲有其他管理員頂上，仲可能會打草驚蛇。要殺，就殺最大嗰個。」泉叔講出自己嘅見解。

「西品盛.....？」

「嗯，不過都係後話，或者唔關你哋事，因為最主要都係.....」泉叔用力拍我膊頭，說：「幫阿政搵返女朋友先。」

「多謝你，泉叔。」我微微一笑，衷心咁講。

「搵到再多謝都未遲。」

上到車後，我哋準備去下一個兔子穴地點，係我建議嘅清水灣。因為嗰到，係最近Chloe屋企嘅其中一個兔子穴，我諗兔子人唔會特登跨區去收集靈魂蛋，所以嗰到係最有可能。

如果連嗰到都搵唔到，我想像唔到自己會灰第幾次心。

但就喺我有些少迷茫咁，望住窗外嘅車景時，宋文德傳嚟一則令我震驚嘅消失。

震驚到，我對住部手機呆足成分鐘。

「望咩望到呆哂。」後座嘅沅彤推一推我。

沅彤佢湊個頭嚟睇之後，都稍稍睜大咗眼睛。

「你兩個.....」一直專心駛車嘅泉叔，亦俾我哋表情動搖到：「個宋乜乜俾啲咩你哋睇，有咩咁特別？」

泉叔見我哋無答，都決定伸個頭望一眼就算。

點知呢一眼，

差點令我哋炒車。

「啊！！」好彩，泉叔及時剎制，嫁車停喺路邊嘅一顆樹前面。

宋文德：「我知道將「靈魂蛋」變返做人嘅方法。」

「佢搵到方法.....」我全身乃至到隻手，都不禁激顫：「宋文德搵到方法.....」

「佢點搵到？」泉叔倒係好奇。

「佢咁聰明，總有佢嘅辦法。」沅彤覺得理所當然。

「咁我哋依家，要盡快搵到Chloe。」我對佢兩個講。

「收到。」泉叔淺淺一笑。

呢一笑，可能係佢入行咁耐以嚟，笑得最真誠，幾乎同我一樣，只不過用嘴角收埋嗰份無盡嘅喜悅。

話哂佢對付兔子人咁耐，終於知道兔子人係可以被殺，靈魂蛋係可以被救。

雖然我唔知道宋文德係用咩方法搵出。

不過，我相信佢。

去到清水灣一帶之後，我哋就落車即刻用鼠盤搵出兔子穴位置，諗住速戰速決。

加上泉叔早前踩過點，好快就鎖定咗郊野公園嗰邊。

平日風光明媚嘅郊園，一旦入到黑夜就格外陰沉，呢種風涼水冷近海嘅地方就近加唔洗講。

但可能宋文德嘅消息，而令到我血液有些少沸騰，渾身戰意。

「係呢到。」利用鼠盤同泉叔嘅帶路，我哋見到個靠岸嘅洞穴。

可能係海潮浪湧嘅關係，空曠嘅洞穴不時發出深遠嘅回音，就好似弦琴咁觸動他人靈魂嘅深處。

我哋喺入口行咗無耐，已經發現第一件唔尋常嘅事。

就係洞穴口嘅石壁，攤住一件屍體，佢身邊有空空如也嘅大腰包。

件屍體可以話係死得面目全非。

成塊臉皮俾人硬生生扯爛，臉孔剩低一面血肉，連樣都睇唔到。

「又一個誤闖兔子穴嘅人。」沅彤搖頭。

泉叔無直行直過，反而蹲低身搜索緊佢個身。

「佢衫褸仲乾淨，皮肉唔係腐爛得好嚴重，應該係近幾日死。」泉叔搵出咗一部手機，然後將手機嘅指紋解鎖放到屍體嘅姆指上。

手機解鎖咗。

「泉叔你.....」

「一見到個腰包，我就覺得條屍唔係普通人。」泉叔翻查手機嘅訊息，確認咗一點：「佢真係「西品製藥」嘅人，入面有佢同「西品製藥」互相傳送嘅訊息。」

「西品製藥」東部主管：*「近日，研究所大廈發生人禍火災，冷凍儲藏室全數「靈魂蛋」報銷，未來四年嚴重缺製藥原材料，請各地林中管理員務必再次收集靈魂蛋。由於初春時間已過，兔人最頻繁外出的日子減少了，任務難度大大增加，因此西品公司承諾願意付出原先雙倍的價錢，換取每顆靈魂蛋。」*

睇完之後，泉叔將部電話收落自己衫袋。

「泉叔？」

「線索之一嚟。」泉叔繼續向前行。

行咗無耐，海岸洞穴經已係盡頭，再無路可以行。

「行完？」沅彤摸一摸前面嘅石壁：「咩都無。」

「仲有.....」我將視線，放向一個唔起眼嘅角落：「仲有個小水池。」

個小水池大細，大概只容得下一個大份小小嘅人。

我率先過去，決定自己探頭入水面裡面睇一睇。由細到大，我都有一樣唔敢做嘅事情，就係喺水入面打開眼睛。

我覺得全個頭一浸入去，成身感觀就好似完全被奪走咁，但為咗救Chloe，我喺神母嘅水池張眼，今次都唔會例外。

好彩清水灣呢帶尚算水清沙幼，水中無太多雜質比較透明，一打開眼睛就好似入咗個新世界咁，發現水池面好細，但內部就好大，係注滿海水嘅寬闊空間。

我伸返個頭出嚟：「可以入去.....嗄，入面好大，應該有某個位通向另一到？」

「咁麻煩.....」沅彤望下個水池面。

「唔麻煩嘅話，啲兔子人都唔會匿埋咁耐都無人發現。」泉叔笑住說。

「咁樣所有電子嘢都要放低先。」沅彤拎出自己部手機。

「我把獵槍都要放低，枝槍一浸水可能會唔平衡，火藥更加唔洗講。」泉叔將槍放到石壁上擺。

如果兔子人真係揀呢個位置藏身，只可以講話係完美。

我哋根本唔能夠帶太多物品過去。

於是，我打斷咗佢兩個嘅舉動：「你哋喺到等我。」

泉叔同沅彤都俾我講嘢，搞到怔咗一怔。

「我哋之中點都要有一個人走到，有一個生存。」我說。

「你得唔得啊，你唔好依家扮英雄，死嗰陣叫到成隻狗咁啊。」沅彤唔係關心我，係質疑我能力。

「你哋就信我一次，就算死，我點會將把八赤刀插入佢個身，你哋最多入嚟嗰陣執返把同帶走Chloe就得。」

「唔係八赤刀嘅問題，係你緊要過把刀好多。」

沅彤呢句，令我同泉叔都有啲愣然。

平時冷嘲熱諷嘅佢，竟然都會講出呢啲說話。

就好似觸動到我內心一樣，令我沒言沒語，佢嘅緊張係理所當然，亦係對我嘅關心。但沅彤之後無再講挽留我嘅說話，而係拆咗自己秀髮上嘅紅髮繩，將佢交咗俾我。

「紮好。」

我拎咗紅髮繩，默默紮咗個小髮髻。

「除埋件羽絨。」

我又將羽絨外套除低，交俾沅彤。

「一濕水，件嘢就變重。」沅彤將佢送俾我件灰藍羽絨著上身，說：「我同泉叔喺到等你。」

「嗯。」泉叔點頭。

我深深吸咗幾口氣，到心態完全準備好嗰下，就轉身成個人潛入去水中。

海水好冰冷，但係異常地清澈。

我喺水中發現呢到果然係有另一個出口，位置就係喺海岸洞穴盡頭石壁嘅後方，由水底潛入去就可以穿過嗰道阻隔。

一上水，入面無想像中黑。

洞口入面，有少許微亮嘅光可以俾我跟上。

嗰種光就好似透明咁，到我行入去先知係月亮呈射嘅柔柔光芒。

同時間，我頭髮上面嘅紅繩收緊咗……

意味住我不久之後，就會遇到兔子人。

喺遇見兔子人之前，我除低埋件白色襯衫，因為濕水之後太貼身，大大影響我揮刀嘅靈活性。依家嘅我淨係著住一件白底衫、牛仔褲同波鞋，令全身嘅皮毛都感覺到空氣嘅動靜一樣。

我拎住八赤刀細步走入洞穴，慢慢見到月亮高高照射之處，係洞穴內嘅一片空地……

而嗰片空地上面，好死唔死……

就跪住一隻兔子人。

皎月柔和嘅光芒，不相襯咁從高處一啲石縫打落佢身上。兔子人佢就張開住血盤大口，彷彿閉目養神，但姿勢係保持住下跪。

我走近少少，更發現咗件恐怖嘅事情。

就係所有「靈魂蛋」，佢都放咗入佢嘅保持張大嘅口腔入面。

佢呢個姿態，令我無意間諗起喺東武勳間屋見到嘅一啲記筆。

上面記載住，兔子人嘅行為係代表啲咩。

宜家依隻兔子人所做嘅，係類似「冬眠」嘅機制。

當兔子人收集夠一定數量嘅靈魂蛋後（平均５０—１００顆），就會進入保護「靈魂蛋」嘅姿勢，因為佢哋無可能永遠不眠不休咁守護住。

而我眼前呢一隻，就係其中一種。

已經狩獵完成嘅兔子人。

難怪「西品製藥」都講一過咗月初，要再採集靈魂蛋就會開始困難。

如果我一有咩動靜整醒我，我諗下場好明顯，就係佢會一口咬爆嘴嘴巴內嘅所有靈魂蛋。

但除咗伸隻手埋去拎蛋，我都無其他事可以做到。

就算一刀插死佢，佢都會有至少幾秒反應，一口咬碎啲蛋。

我嘅步伐從見到佢開始，就極之細聲。

個心，都跳得大聲過隻腳。

花咗十五分鐘，我先行到兔子人面前。

呢一隻兔子人，我唔會忘記.....

因為佢就係當晚上去Chloe屋企嘅嗰一隻！

佢染血嘅兔毛、污黃嘅牙齒、厚實嘅身軀，我都無忘記到。

依家佢滿口都係「靈魂蛋」，我開始伸手逐隻逐隻咁拎出嚟.....

每一下動作，我都前所未有咁緊張，咁繃緊。

哪怕做錯一個步驟，靈魂蛋同我隻手都唔洗致意有。

每隻靈魂蛋從佢口中拎出嚟時，都沾滿住嘔心嘅唾液，就算唔係特登聞都隱約發出陣陣惡臭。

一隻、

兩隻、

三隻。

我先將佢口腔中心位置嘅靈魂蛋拎出，因為貼近牙齒同臉皮嘅蛋都有機會觸動到兔子人。

望住每隻繪有人類樣子嘅蛋，就咁存放喺某隻怪物嘅口腔入面，令我再次意識到人類嘅渺小。

轉眼間，我已經拎出第十三隻靈魂蛋放落到地面上。

口腔中間位置嘅都清得七七八八，仲差一隻就要開始拎貼住佢口腔黏膜嘅蛋。

最後一隻，放喺最深入之處.....兔子人嘅喉嚨上。

佢嘅喉嚨，僅僅咁頂住嗰隻蛋。

當我再次探頭望入面嗰陣，我呆咗。

因為眼前準備要拎出嘅呢一隻.....

正正就係Chloe！

雖然仲未完全見到佢，但我眼淚就係忍唔住咁直流。

搵咗咁耐，仲差一步就見到。

我強忍淚水伸手向兔子人口腔最深處，心裡默默暗唸三聲就準備快手拎出嚟。

我有諗過將兔子人個頭一刀砍斷佢，但考慮到佢皮肉厚硬嘅關係，我唔甘心冒險，我唔甘心喺到白白失敗。

我寧願可能犧牲其他仲喺口腔內嘅靈魂蛋，都想要１００％救到走Chloe。凝視住手中只要輕輕一握就拎到嘅蛋，我不禁合上咗眼睛.....

碎蛋、

斷手、

死亡。

再差嘅結局，都喺短短幾秒內於腦中浮現過。

我接受好，

我下一秒嘅結局。

「咔！」

捉住Chloe靈魂嘅瞬間，我立即將手收出口內。

兔子人快速咁合上咗尖黃嘅牙齒，仲喺內裡嘅靈魂蛋發出集體碎裂嘅聲迫。大量深紅嘅靈魂黏液，即時從兔子人嘴間流溢，滿滿嘅腥臊.....

繼而.....

兔子人張開紅目，發出危險嘅咆哮。

我無諗太多，直接一刀插落佢嘅右眼之中，既然佢醒咗經已係事實，我要盡能力先拎到優勢。

兔子人發出狂嘢嘅嘶叫聲，彷彿要震穿成個山洞。刀從眼珠抽出嘅剎那，業火從中湧現！遍及佢右半邊嘅臉窩。

佢好快就由跪轉企，深長嘅影子即時將我籠罩住，用僅餘嘅一隻紅目向我凝視.....

同時，月光慢慢被烏雲所掩蓋，山洞內開始變得昏暗。

漸漸地，裡面只剩低觧紅嘅目光，同尚在燃光嘅業火。

根據我估計.....

咁應該係嗰一擊，做唔成致命。

情勢一下子變得危急，當我打算上前補刀嗰陣，兔子人經已狂奔埋嚟，令我不自覺咁滾地快避。

就算八赤刀再厲害，都無辦法阻擋一隻類似高速移動撞過嚟嘅貨車。

避開之後，紅目嘅光線又再次移向我。

無法直視嘅我只可以望地下，再加聽腳步聲去判佢嘅來襲。

兔子人喺黑暗嘅環境下，連續向我狂奔咗三次，

佢臉部半邊嘅業火雖然仲未停熄，但佢好似經已痛夠一樣，無再大呼小叫，由於佢燒到焦爛皮破。

我透過不斷嘅閃避，令源源不絕燃燒中嘅業火爭取時間，將兔子人徹底燒毀。情況就如同鬥牛咁，兔子人不斷衝向我，而我就要諗出各種避姿，去閃開佢嘅攻擊。

「啊啊啊啊啊啊！！！！！！！！」直至業火燒到佢全塊臉嘅時候，兔子人嘅喉嚨深處居然流露出男性人類低沉嘅叫喊。

佢不斷抓扒自己臉頰，但就係整唔熄青藍嘅火焰。

趁呢個機會，我嘗試上前一刀斬落佢條頸到。

「嗖」力度只夠斬到三份之一。

萬萬估唔到，呢一下做成我嘅錯誤.....

被業火包圍住頭部嘅兔子人，張大咗嘴巴一口傾前想將我完全吞噬。

我知道，如果我縮開嘅話，脆弱嘅頭部連頸肯定會俾佢咬斷。

所以喺嗰種危險時刻，我居然逆其道而行，主動將上半身伸入佢有如黑洞嘅口腔，如此一嚟佢雙齒用力一合，就變到係咬住我嘅上半身，類近胸膛嘅位置.....

「咔...」

我突然感受到胸口極痛，好似要俾人壓斷咁.....

「啊啊啊啊啊！！！！」我用盡兩隻手嘅全力，撐開住佢嘅上下鄂。

除咗胸骨嘅痛感，仲有燃燒嘅痛楚，呢刻嘅業火彷彿無分對錯，隔住兔子人間接令我承受住藍火嘅燃燒感。

無論係精神.....

定係肉體...

我都就快感覺到要崩離。

只要我意志有一刻放棄，

我就會玩完。

喺口腔之內，我唯一可以見到嘅就係兔子人嘅喉嚨椗，而且突然間聯想起沅彤俾我嘅紅髮繩，我就即刻拆落嚟。

紅髮繩依然強烈收緊，我費極大嘅力氣將紅髮繩套入佢嘅喉嚨椗，兔子人立即發出痛苦嘅尖叫，大量飛沫從喉嚨濺出.....

「啊！」

趁呢下，我退出佢口腔，再捉住尚插喺佢頸側位置嘅八赤刀，用力向右一拉！將未完成嘅三份之二都斬斷埋佢！！！

「嗖──！！！」兔子人嘅血液從脖子急噴，濺滿我全身。

好不容易，將兔子人嘅頭顱完全斬斷。

兔頭落地嘅一刻，站立嘅身體本來一動不動，突然急性抽搐不斷張腳張手咁亂踢，我俾呢下嚇到跌咗落地，以為佢仲有後著，好似後山嘅神母咁.....

點不知，抽搐持續五、六秒後，佢就真正停止，再無發出任何郁動。

「嗄...」我望望一直保護住嘅靈魂蛋，再望望眼前已死去嘅兔子人。

21

一切……

都值。

戰鬥完結後，我喺洞內抖咗陣，默默咁睇住分離嘅兔頭同兔身被業火慢慢燒成灰燼，最後灰燼之上剩低沅彤嘅紅髮繩。

毫無疑問，佢救咗我一命。

我將條紅髮繩執返，就行回路返去。

潛水嘅過程，令我洗走滿身嘅口水同兔血，到我出返去嗰陣只見泉叔隻眼經已半合半開咁訓著咗，而沅彤則一直望住個水池面，就好似無合上過眼睛一樣。

直至我游出水面，佢先稍為有啲反應。

「搵到？」

「嗯。」我將手中嘅靈魂蛋俾佢睇。

向來表情冷冰冰嘅沅彤，見到宜一刻都露出彷彿久違嘅笑容替我開心。

「你仲救咗我一命。」我將紅髮繩俾返沅彤。

沅彤應該估唔到，條髮繩用過嚟綁住兔子人嘅喉嚨椗。

事後，我哋叫醒埋泉叔，三個一齊離開呢到，沅彤亦將叫灰藍羽絨俾返我，落山之後致電俾宋文德。

準備復活靈魂蛋嘅事情。

喺車上，泉叔問我點樣同嗰隻兔子人鬥，我簡略咁講劈一劈、斬一斬就完事，因為呢種經歷點講都體會唔到，我係保住會死嘅心態去進行。

「嗰宋……德，約我哋去「重生會」嗰教育營等？」喺車內，泉叔再問一次。

「係。」今次坐喺副駕嘅沅彤，答。

泉叔點點頭，撳開車內嘅電台收音機，播出咗「Back number」嘅《Happy End》。

我靠喺後座窗邊，望住差唔多清晨破曉嘅天邊，諗起咗好多過往同Chloe相處嘅畫面、每一幕、每一秒。

我哋連再見都未講，就已經分別。

所以如果一陣見到佢，

我一定會、

一定會，

講愛佢。

腦海出現嘅，係同佢第一次同佢喺日語課堂望向大家嗰刻，仲有喺書店一齊睇書嘅畫面、同佢去遊樂場嘅嗰日、大家喺電車望天發夢嘅閒日、同佢出去嘅每一次。

種種記憶，都伴隨住我成程車。

「落車喇。」泉叔停咗車，我先恍然咁回神。

原來我不知不覺訓著咗，仲回憶緊Chloe嘅點滴。

「準備好未啊。」泉叔搭我膊頭。

「準備好.....」我望住手上嘅靈魂蛋。

就算今日用咗幾多體力，隻腳再攰，都繼續踏出咗每一步上山，不知疲軟地去到教育營入面。

而好似相隔成個世紀先見返嘅宋文德，一早已經喺上面食住煙等我哋。

我哋一碰頭，宋文德就將紅神目吊咀戴到我身上。

「落去權斷之室，將吊咀放喺講台上面。」宋文德咁樣講。

我點頭，自己一個將靈魂蛋同紅神目吊咀帶落密封嘅權斷之室，而泉叔、宋文德同沅彤，就喺禮拜堂上面等待我。

落到權斷之室，同上次一樣無咩轉變，都係個有空浴池嘅小小空間。

我依照宋文德指示，將吊咀放到講台上。

可能上次無為意，原來講台擺《洗髓儀式》本書嘅位置下，係有個刨到空心嘅菱形位，而嗰個位放吊咀入去係啱啱好完全貼身。

一放吊咀入去就好似觸發咗某啲機關，講台內部發出一啲運作嘅聲音。

然後，原本乜都無嘅浴池，漸漸釋放出靈水浸滿個缸。我認得靈水係因為佢嘅顏色唔係一般水咁透明，而係又黑又啡又紫咁，隻色十分之多變靈幻。

隨後，紅神目吊咀發出咗微弱嘅光芒.....

池中嘅靈水亦轉變成赤紅。

我將靈魂蛋放入緋紅嘅血池中，池面即泛起陣陣波動。

我全神貫注等待，直至池面冒出水泡.....

一張端善嘅臉孔，慢慢浮出水面。

「Chloe.....」

我喺池邊將佢扶起，發現佢成個身體都經已變轉返做人類。

喺我叫完佢個名之後，佢彷彿如夢初醒慢慢打開眼皮.....

「對唔住.....要你等太耐。」我眼睛通紅。

好似好耐無講過嘢咁，佢無回應到我。

我拎權斷之室內嘅求黑袍同自己件羽絨俾佢披住，然後抱佢出水面外，佢虛弱咁望一望周圍，就繼續合上眼睛沉睡。

上返去禮拜堂前，我帶埋吊咀走，浴池中嘅紅水即時被抽走。

當我上到去嗰陣，佢哋三個嘅目光都放喺Chloe身上。

「去應該好効，要抖一抖。」我低頭望住Chloe。

「宋文德，多謝你。」我將吊咀交返俾佢。

宋文德掉咗手上枝煙，點頭接過紅神目吊咀。

「泉叔，多謝你。」我再向泉叔道謝。

「以後要好好保護自己女朋友。」抱住手一旁觀望嘅泉叔微笑。

「仲有沅彤.....」

坐喺長櫈上嘅沅彤淺淡一笑，無講啲咩。

「咁，返去啦！」泉叔將枝獵槍放喺肩膀，托住兩隻手：「好撚餓呀！」

「落山之後附近有冇嘢食啊？」沅彤企起身。

「有湯麵？」宋文德戴返好吊咀。

佢哋三人一齊步出禮拜堂，我抱住Chloe跟隨喺後面。

門一推開，天色破曉。

彷彿新嘅開始，

新嘅一日，

將要來臨。

泉叔將車駛去一間山下士多，喺嗰到食啲嘢填肚。

我就留喺車入面，看顧住仍然沉睡嘅Chloe。

窗外嘅暮光，柔和照落佢臉頰上，令我不眠不休咁凝視。

感覺望幾耐都唔夠。

「政，食啲嘢。」泉叔買咗件腿蛋治俾我。

我隔住車窗拎住：「唔該，泉叔。」

「今日呢個畫面好靚，連個天都放晴，之前都好似落咗好耐雨？」泉叔貼住車門，望住佢哋食嘢個檯：「你仲有驚無險咁，救返自己女朋友。」

「我發誓，你哋以後有咩事我都會.....」

我未講完，泉叔就講落去：「呢句嘢，留啖氣同你女朋友講喇，你仲有愛嘅人，你唔需要拯救世界，好好珍惜佢。」

我諗咗諗泉叔呢句嘅意思：「嗯。」

講完，泉叔就返去嗰圍檯。

宋文德飲緊奶茶、沅彤飲緊可樂、泉叔飲緊茶，如果可以，我好想以後都好似咁，有事無事都約佢哋一齊出嚟飲下茶、食下嘢，唔需要再為任何事擔憂。

大家食飽之後，就開車返去沅彤嘅古董鋪休息，至於熟睡嘅Chloe就帶到去沅彤位於附近嘅中環私樓住宅休息。

而我就坐喺床邊，輕輕捉住Chloe隻手等佢訓醒。

又朝早到夜晚，佢哋喺沅彤屋企開辦慶功宴嗰陣，都一直喺間房入面等待。

「政，出嚟食啲嘢？」泉叔見我成日喺房無出嚟，就敲房門問。

我都覺得有啲餓，所以決定出廳食少少嘢再返嚟，點不知喺我想轉身離開嘅嗰瞬間，Chloe纖瘦嘅手輕輕捉住咗我。

我猛地轉頭一望，發現佢慢慢打開咗眼皮。

Chloe一醒咗，就模糊咁望向我。

「……」

呢刻，我嘅心臟比以往跳得更快。

「你係……」Chloe佢望實我，但無任何情緒：

「邊個……？」

「Chlo……」我喊到佢一半，先聽清楚佢講咩。

佢唔認得我。

我呢刻先回想起，接受過「洗髓儀式」嘅人，係會失去前世嘅記憶，就好似「重生會」嘅求導者咁……

「你……唔認得我？」我想確認多次。

「……」佢好努力咁望住我，但最後都係搖頭。

「嗯，咁你仲攰唔攰？定肚餓未？」我續問。

「少少攰。」佢摸一摸太陽穴，淺澀一笑。

依一笑，令我回想返佢嘅笑容，令我差啲忍唔住喺佢面前流淚，好彩我低一低頭忍住咗。

「咁你休息下先，你有事可以搵我，我叫政。」我對佢保持微笑。

「嗯…」佢點頭。

之後，我就企起身行出房間外，而泉叔就好似一直偷聽住咁，企住喺走廊外面。

從我哋之間互望嘅表情，就知唔洗同泉叔解釋，佢都已經聽得明白。

「佢唔餓，你都餓，食嘢啦，留咗嘢俾你。」泉叔拍一拍我背脊。

我出到廳之後大食咗一餐，不斷將肥牛同啤酒灌落自己個胃，連宋文德同沅彤都留意到我嘅異樣，不過無過問。

食到個肚撐飽，我先好似戰鬥完一樣依靠張櫈到抖氣，然後自己拎罐朝日啤酒，走去露台出面吹吹風。

飲咗幾啖之後，宋文德都出嚟露台，企喺我隔離點枝煙，輕描淡寫咁呼出煙絲，大家一齊望住今晚嘅月亮。

「無咗記憶？」宋文德第一句，就切入重點。

「嗯……」我答。

「不過救得返已經好好，唔記得都無所謂。」我續說。

隔咗陣，宋文德先繼續話題：「諗住點，重新認識佢？定直接話俾佢知，你本來就係佢男朋友。」

「我諗，等佢慢慢適應先。」

「今晚嗰月亮幾靚，唔知以後，仲會唔會見到。」宋文德仰起頭遠眺住彎月。

「會，當然會。」我放低手上罐啤酒。

「如果……」宋文德突然對我提出假設性嘅問題：「如果，世界仲有一個月之後，就會毀滅……」

「……」我望住佢。

「你會選擇寧願同女朋友渡過依段最後嘅快樂時光，定係用自己條命去阻止呢一切發生。」

「我…我會…」

宋文德呢個問題，令我不禁要猶豫三分。

既然阻止世界毀滅最後嘅結果都係會無命，咁好多人都應該會揀同自己最愛嘅人相處到最後一刻……

我諗，我同大多數人嘅答案，都會係前者。

唔係話自唔自私，而係當生命一旦結束，世上所有事情都同我無緣。

倒不如好好珍惜最後嗰一秒。

「我會揀同Chloe渡過到最後。」我答。

宋文德聽完之後點一點頭，然後吸最後一啖煙，就將煙頭整熄，返入屋裡面。

呢一晚，大家都好快就訓著。

剩低我一個訓喺客廳嘅梳化上面，望住昏暗嘅天花板，回想緊由四月到依家所發生嘅事。

就喺凌晨兩點幾，我聽到走廊有開門聲……

行出嚟嘅人，居然係Chloe。

「政……」

「係…？」我條腰自動板直咗。

佢尷尬一笑：「我有啲肚餓.....」

於是，大半夜我喺廚房開燈，拎爐具同打邊爐食剩嘅一包公仔麵整俾佢食，而Chloe佢就默默咁企喺後面望住。

「唔該你.....」

「唔洗。」我抿嘴一笑。

「我哋以前.....係咪識得？」佢問。

我猶豫咗陣，答：「可以咁講。」

我無將自己真正嘅身份，透露俾Chloe聽。

「我一開眼，就好似訓咗幾個世紀咁，對所有事情都好似失去咗印象.....」Chloe說。

對我嚟講，都係幾個世紀咁。

「你會記得返，一定會。」我向Chloe舉起姆指。

翌日，泉叔好早就離開咗，佢話要去調查同處理一啲事情。

沅彤就一大朝早，喺到做高強度嘅間歇訓練，差啲俾佢嚇親。

後嚟聽佢講，原來佢每朝六點都會咁訓練自己，意志力同自律性有啲恐怖。

仲居然可以連續做咁多下單手掌上壓，應該仲勁過我.....

「望咩。」佢察覺到我存在。

「無，見阿泉叔走咗，就諗住睇下你哋有冇去咗邊。」我說。

「宋文德喺露台到。」沅彤一邊做一邊講更加好嘢。

於是，我又走去露台嗰邊，可能醉酒過後，我個人清醒啲，可以再同下宋文德講嘢。

琴晚佢問我咩世界毀滅之類嘅問題.....

雖然佢問咗我嘅答案，但我都幾想知佢嘅答案。

「早晨。」我拉開敞門、行出去。

「早...」佢拎住枝煙，同我打招呼。

「一朝早食咁多煙？」我望下佢腳底，至少有五、六枝煙蒂。

宋文德無答到，只係望住朝氣蓬勃嘅城市笑一笑。

「你琴日問我，世界毀滅同自己愛人要揀邊一個，我答咗自己嘅俾你聽，咁你呢？你又會點揀。」

好似佢咁嘅智者，我都想知會點揀。

佢無猶豫到：「呢個世界。」

「點解？」

「我得到嘅一切知識、文化、經歷，都係依個世界俾我，而且依個世界嘅所有真相.....都仲未完全揭曉。」宋文德放低枝煙，說：「所以喺未清楚之前，就算犧牲自己，都要令依個世界廷續。」

宋文德講完無耐，隻眼又滲出血液.....

「宋文德你隻眼.....」

「已經習慣咗。」佢拎西裝嘅手袖抹一抹。

我無意發現，佢西裝手袖有嘅係更多乾咗嘅血跡.....

「你呢幾日流血流得好嚴重？」我問。

「你好好珍惜時間，多啲陪女朋友。」佢苦澀地輕揚嘴角，離開露台：「佢依家就好似張白紙咁，需要你照顧。」

望住宋文德嘅背影離開，總覺得佢好似有啲嘢隱瞞住。

而且佢嘅眸子之間，好似添咗幾分憂鬱。

中午嗰陣，我帶咗Chloe去食飯。

順便帶佢去我哋曾經相處嘅地方遊逛，佢性格同以前無變，都係有住一張安靜嘅臉孔，但你一講嘢逗佢笑，佢嗰雙潔白整齊嘅牙齒就會呈現。

雖然佢唔知道我作為男朋友嘅身份，但相處嗰陣都幾乎同以前一樣。

我諗，大家再重新認識多一次都唔係問題。

五月嘅成個星期，我哋就重生認識咗對方，去以前一齊去過嘅地方。

算為早前長期繃緊嘅自己，慢慢舒緩返心情。

終於找返「開心」為何物。

但我亦發現，宋文德逐漸變得唔同。

佢開始頻頻食煙，一開始只係懷疑佢工廈一戰之後壓力過大，以往佢吸煙都只係為提神同思考。

不過佢依家食煙嗰陣嘅眼神.....

係同當初我哋一齊由鎖羅村逃走落山時，佢隻腳俾兔子人嘅陷阱暗算，於是決定坐喺到拎枝煙出嚟等死嘅眼神一樣。

淡然。

所以有次我特登經過沅彤鋪頭，想叫佢播一播宋文德無參與行動嗰日嘅錄影帶。

照道理，佢當日就喺後倉到。

「有咩特別？」沅彤喺電腦播俾我睇。

影片入面，宋文德喺我哋走咗無耐之後，佢就拎住紅神目吊咀凝視，維持咗足足數幾小時，直至佢鼻孔、耳、眼、嘴都開始流出血.....

然後，佢開始用筆寫咗一大堆內容落紙上，再放入個一公文袋之中。

沅彤都俾影片內容驚愕到，估唔到會係呢種情況。

「佢點解會五孔流血.....」沅彤不解。

「叫佢嚟，再問佢，就最清楚。」作為出生入死過嘅同伴，佢有咁嘅情況都無同我哋講，我係有悲有怒。

當晚宋文德嚟到嗰陣，經已係十點。

街道人車冷清，而佢孤寂嘅身影就走入咗古董店裡面。

「叮」玻璃門被輕輕推開。

「你想知道？我嘅情況。」宋文德一入嚟，就好似睇穿我嘅心思一樣。

「係。」

我都無嘢好掩飾，直接承認。

「仲有七日。」宋文德銳利嘅目光，慢慢垂落到我雙腳：

「我剩低，最後七日命。」

「……」

呢句令我同沅彤，都一時間無辦法言語。

「點…點…解……」我勉強咁吐出依句。

因為我知道，

宋文德從來唔會講笑。

「由我決定要將紅神目吊咀搶走、行緊過去嗰刻，我就一早見到，自己注定會死。」宋文德彷彿唔當係一回事，坐喺一張櫈到繼續講：「當時吊咀釋放出嘅放射線，會徹底將我身體內部造成破壞……」

「既然你知道點解你仲要……」

「我講過，世界上總要有人……」宋文德望向我，講出當日嗰一句：「背負真相嘅沉重。」

「……」

「……」

古董入面，一片死寂。

我無諗過……

由當日主教叫我哋跪低嗰陣，宋文德已經一早決定好自己嘅生死。

佢每一步，都總比我哋行得快。

但咁樣…

但咁樣……

我唔甘心。

我唔甘心呢一切，

就咁完結。

我唔甘心宋文德努力爭取，更甚為咗犧牲自己性命換嚟嘅一切……

就咁伴隨我搵到Chloe，而默默終結。

「咁你即管分擔俾我哋知道呢份真相！」我說。

「政，你未做好準備，我睇得到你內心嘅諗法。」他說。

如佢所言，我仲未願從剛才得嚟不易嘅幸福清醒。

「喺你決定好接受呢份真相嗰刻，先入嚟。」宋文德行入古董店嘅後倉前，說：「我會喺入面，等待到結束。」

宋文德行入去後，就無再出過嚟。

長長嘅夜裡，我無力咁坐咗店中嘅地下。

嘗試接受緊，宋文德即將會離開嘅事實。

亦都終於明白，佢喺露台問我嘅假設性問題，有住咩意思。

「你唔返去訓？」靜咗陣，沅彤走嚟身邊問。

我就似敗家犬咁搖頭，眼神落寂咁放喺地上。

因為我無論選擇邊一樣，都好似無辦法拯救某到另一邊咁。

「返去先.....」沅彤唔顧我意願，拉咗我起身。

返到去沅彤間屋之後，我沉思咗段時間，應該係話排除世界於腦海之外，就連時間都選擇遺忘。

嗰幾日就好似行屍走肉咁活著。

直至某日，沅彤嘅一聲敲門，迫令我再次面對現實。

「政，已經第六日。」

好又好，壞也好，呢個係我必須面對嘅結局。

我喺洗手間，雙掌盛水洗一洗自己嘅臉孔。

多日嘅不修邊幅，令我生咗少少鬚，頭髮亦有啲凌亂。現實往往唔會俾足夠嘅時間你，去圓滿每一件事、每一個人。

所以，我哋必須做出決定。

由當日宋文德嘅假設性問題上，我已經清楚自己做出決定之後，會有咩結果。

我可以無視一切，繼續留喺呢到同Chloe渡過每日，直至我哋變返以前咁。

但我嗰日，

選擇咗著上件灰藍羽絨、著上鞋，

喺門邊，多望一眼熟睡緊嘅女朋友，就出門而去。

如果我喺到放棄.....

咁我所有嘅經歷就係白費。

寧做痛苦清醒者，

莫做夢中休閒人。

去到古董店我好自然咁行去後倉嘅門口，將隻手放喺門柄上。

依個係我同宋文德嘅承諾，一旦我打開，就要背負佢得知嘅真相。

外面陽光明媚、雀鳥喺到唱歌、花喺到綻放，但我就要依刻做出沉重嘅決定。

我合上眼睛，深一深呼吸。

世界好似，變得格外寧靜。

. . .

. .

.

「噠」

我將門扭開，步入眼內嘅，係虛弱嘅宋文德。

佢落寂咁靠住門邊嘅牆壁，坐喺地上。

就好似.....

一直等緊我入嚟咁。

佢聽到開門聲之後，淺淺揚起咗嘴角。

「你冇食過嘢？」我雙手插住外套，坐去佢隔離。

「好快就.....唔需要。」佢嘅微笑呈現出苦澀。

我盡量以平穩嘅心情，坐低喺佢隔離。同佢一齊靠住幅牆並肩而坐。

「點？你會心臟麻痺定人體自焚。」

「癌症。」

聽到佢依句，視線就唔知點解變得模糊。

「你會無事。」

「「洗髓儀式」？」宋文德又再讀穿我心思。

「……」

「人之所以真正咁活著，係因為靠記憶而支撐，如果失去過去嘅記憶，我都無存在嘅意思。」宋文德停頓半晌，再說：「總有日，我哋都會成為他人嘅回憶……」

「你要我眼白白睇住你死？」

宋文德吞一吞喉，連說話都開始辛苦：「接受我嘅死亡……就足夠。」

我沉默咗陣：「我明白。」

佢望一望身邊嘅我，視線停留咗陣：「我見到……你嘅決心。」於是，佢就從西裝褸內袋入面，拎出一份公文袋俾我。

呢個公文袋，我記得係佢出席行動嗰陣，佢喺後倉寫嘅一大段字。

「本來你無入嚟嘅話……」如今，宋文德將公文袋交俾我：「我會喺死之前用火機燒毀佢。」

「呢份係……」我喺佢手中接過。

「真相。」

佢輕描淡寫，說出依一句。

「…」

我無喺佢面前，拆開呢份「真相」。

「人死之後，你估會去邊？」我放低公文袋，問。

「唔知……」好似宋文德第一次答，唔知。

「咁你好快就會知道呢個真相，宋文德。」

講完之後，大家都抿嘴一笑。

「呢個黑色幽默，幾好。」

四個鐘？

九個鐘？

十二個鐘？

我陪喺宋文德隔離，唔知陪咗幾長時間。

我哋就不時喺呢間昏暗嘅後倉一句起、兩句落。到後嚟，佢眼角又開始滲血，但佢已經無力氣同心機去擦走。

空間，就好似存在喺世界之外一樣。

我想講多啲嘢，去問下佢，去同佢講下，令佢唔會覺得孤單，但只顯得我反而仲傷心過佢。

「最後.....？」宋文德無力嘅手打開煙盒，發現淨返最後一枝煙。

佢凝視住嗰枝煙，望咗好耐好耐，最終用火機點起埋佢，呼吐最後幾口雲霧。

煙絲喺空蕩蕩嘅後倉飄飛，大概會係我最後一次喺到聞到嘅味道。

「好...想.....」宋文德垂低嘅頭，講出最後嘅低語：

「知道...呢個.....世界.....」

「所有.....」

「真相...」

佢隻手緩緩垂低，剩下嘅半枝煙慢慢燃燒至燼，然後從佢手中掉落。

當再無聞煙絲嘅氣味，目光終於忍唔住滲淚，就算抬頭望向天花板，淚水仍然不斷湧出，無停止嘅意思。

我會代你去睇，以後嘅真相，

宋文德。

我收好淚水，收拾心情出去後倉嘅嗰陣，見到坐喺收銀檯一直睇住閉路電視畫面嘅沅彤。

我哋對望不語，但我留意到佢眼框通紅，就好似曾經留淚過咁。

我行過去搭住佢肩膀，拍拍佢膊頭。原本只係諗住安慰下佢，但連自己都不知不覺咁放空咗，時間好似停滯不前咁。

我哋打電話過去俾泉叔，通知佢呢件事。

對於生生死死早有一啲經歷嘅佢，連夜駛車嚟咗中環呢邊，幫我哋處理宋文德嘅後事。由於我哋唔係宋文德嘅親戚，我哋只可以為佢進行一場簡單嘅入殮。

就喺泉叔西貢鐵皮屋外嘅一片空曠嘅草地，立咗個簡單嘅碑。

三日後。

我哋企喺佢嘅墓碑前，以另一種形式懷緬佢。

「估唔到你哋之中.....」泉叔蹲身，放低一包煙喺墓碑前：「會有人快過我。」

沅彤憂傷嘅眼睛就一直凝視住，依然不言不語。

我拎起宋文德生前遺留俾我嘅公文袋嚟睇。

依份.....

係佢不惜犧牲自己，換嚟嘅真相。

只要一打開，呢份「真相」就會繼承到我身上。

一陣清風拂過，草聲聳聳作動。

我將公文袋拆開。

入面放住一疊釘好嘅報告，頁頭寫住四隻字.....

「最終計劃」

我掀起第一頁睇，係一段段嘅文字。

「如果你見到依段文字，我大概已經唔喺世界，但你可以根據我嘅計劃，去阻止六月二十一日發生嘅「紅神目」降誕事件.....」

我喃喃自語：「紅神目.....？」

重生會供奉嘅神明？

再掀去後面，開始係密密麻麻嘅字同圖片。

大致內容係，宋文德當時利用自己嘅眼睛，閱讀搶返嚟嘅「紅神目吊咀」，讀出咗「重生會」背後嘅真相同陰謀。

喺六月二十一日，即春季結束前夕，世界會出現百年一遇嘅全日蝕，長達二十四小時。重生會到時會利用特殊儀式，打開井底下嘅異世界，召喚出「紅神目」降臨人界。

一旦「紅神目」成功到達現實世界，所以有事情將會無法逆轉。

人類嘅大批靈魂，會成為「紅神目」嘅食糧。

再掀一頁，就係宋文德為我哋擬定嘅行動計劃。

於是，我將呢件事分享埋俾泉叔同沅彤知。

佢哋對於宋文德嘅遺計，都深信不疑。

「即係代表，消滅哂所有兔子人都無用？」泉叔說。

「嗯，「紅神目」先係「重生會」主教嘅最終目的。」我望住作戰報告。

「但依家距離六月二十一日，仲有一段時間。」一講到重生會，沅彤好快回復狀態。

「宋文德叮囑我哋，唔需要周圍去搵重生會成員，因為到咗嗰日.....佢哋自然會現身喺鎖羅盆嘅內村，進行召喚「紅神目」嘅特殊儀式。」我沉默半晌，續說：「佢要我哋要做好犧牲嘅覺悟，去阻止依一切。」

「.....」泉叔抱手點頭，神色凝重。

沅彤面色都沉重起嚟：「既然背負咗呢份真相，既然繼承咗佢遺志，就行到最後。」

「由依刻開始，我哋三個嘅命連，就會連成一線。」我放低份計劃書，望住泉叔沅彤二人。

「我準備好。」沅彤毫不猶豫咁答。

「喺行動之前，你哋洗唔洗交代啲嘢，好似阿宋仔咁講，就靠存在喺他人嘅回憶之中。」比較年長嘅泉叔，再問我哋。

「嗯。」

或者，

呢次係我最後一次，見到Chloe。

離開鐵皮屋之前，我同宋文德嘅墓碑作最後嘅道別，而泉叔亦交咗啲嘢落我手中。

「拎住，細路。」

「呢個係.....？」泉叔俾咗一隻，類似兔腳嘅嘢我。

「我嘅傳家之寶，幸運兔腳。」泉叔淺淺一笑，撳住我膊頭：「當年我阿爺周白，射嗰隻吞咗八赤勾玉嘅野兔嗰陣，得到嘅戰利品。我一直當佢係護身符，或者咁多年嚟我獵兔都大難不死，就係靠佢.....」

「咁點解，泉叔你唔自己留低，要俾我？」

「因為？」泉叔轉身，準備去開車：「你係我嘅徒弟。」

叫做，得到泉叔嘅承認？

開車離開嗰陣，我哋望住窗外風景嘅心情，都已經變得同入嚟前唔一樣。

當時我哋傷心、悲哀、低落。

如今，我哋背負住宋文德嘅真相，就要為佢復仇。

更加係為咗.....

令依個世界，唔會喺一夕之間崩壞。

我哋首先返咗沅彤屋企，因為依段時間大概唔會再喺到出現，

嚟呢到，只係想見多Chloe最後一面。

「Chloe，你以後要好好生活。」我唔諗太多，就行過去將佢抱住。

「政.....」Chloe愣住，連手上本日文書都跌落地。

「係咁多。」令自己唔好太過留戀嘅方法，就係交代完所有事情之後講一句：「再見。」

「我哋係咪以前就識得.....？」我轉身開門要走嗰刻，Chloe追問：「點解啱啱嗰下，有啲似曾相識.....」

「.....」我停低、低住頭，而泉叔同沅彤就喺門外等緊我。

我吞喉，嘆一口氣：「唔識。」

然後，就離開依到。

「咁簡單？」入到升降機，泉叔先講。

「越簡單越好。」我說。

「咁佢照顧到自己？」泉叔又問。

「我俾咗自己屋企配匙、信用卡同提款卡佢，應該夠。」今次換沅彤答。

我哋下一個去嘅地方係古董店，去之前沅彤又去咗麥當勞買份脆香雞翼餐。

唔洗都知，都係買俾隻狗食。

但呢一次，佢無將啲雞翼就咁扔喺地，而係半蹲用手拎住俾隻狗杜賓犬食。沅彤見隻狗差啲連佢隻手都咬埋嗰陣，仲差少少忍唔住笑。

「呢個女，都無想像中咁無情啊。」泉叔抱住手，喺一邊望住。

「佢不嬲，都好有感情。」我同泉叔一齊貼喺幅牆到：「泉叔你呢，又有冇人或者地方，要再去一去？」

「我獵兔咁多年，已經無嘢好失去。」泉叔答。

「有時我會諗，如果呢件事無發生.....」去到呢刻，我好自然咁仰頭凝望天邊：「我哋係咪會有唔同嘅際遇。」

「可能？沅彤佢會係個年輕嘅古董店老闆娘、阿宋仔就係個鐘意研究嘅民俗學者、至於我就可能做搬倉啦，話哂呢個年頭打獵已經搵唔到錢，而你就係個平凡上班族？」

「咁可能你會喺沅彤間鋪做倉，宋文德就入嚟買古董、我就咁啱喺外面經過。」我輕笑。

「點啊，阿兩位，討論緊平行時空發生嘅事啊？」原來沅彤已經餵完狗，行到我哋面前。

「行得！」泉叔伸個腰。

「等陣.....」沅彤拉住我哋，說：「仲有樣嘢未拎。」

沅彤帶我哋去返後倉，打開牆壁後某個隱密嘅位置，裡面既然有個暗格，而入面正正放住一把必然會用到嘅東西.....

「政。」佢兩個異口同聲叫我。

咁係因為，入面放住嘅係八赤刀。

我行入去拎起把刀：「遺計，開始。」

宋文德嘅遺計，大致上分咗幾個階段，但佢要求我哋跟隨次序去睇作戰計劃書。

生前喺佢嘅帶領下，我哋平安跨過每一次危機。

就算係死後，我哋都會一致相信佢。

某程度上，我哋呢刻只有三個人，但有種感覺每次一望住呢份計劃書，宋文德就好似喺身邊陪住我哋，帶領我哋、幫助我哋咁。

佢第一步叫我哋做嘅，就係要完全理解鎖羅盆村嘅地理環境，包括成座船灣郊野公園，要知道邊條路可以追擊、邊條路可以逃走、邊條路可以伏擊。

呢一點，宋文德幫我哋做咗好多功課，我救咗Chloe之後短暫嘅平靜日子，佢應該就係籌備計劃緊呢件事。

但畢竟座山太大，我哋三個都真係花費咗好多時間去考察，好彩嘅係距離六月二十一日，仲有一個半月時間。

而且喺依到行過每嘅一條路，都感覺係跟隨緊宋文德過往走過嘅步伐，即便係每一處風景，每一啖空氣。

大致上走熟點樣由山下走到內村之後，第二步係設置陷阱。

到時我哋只係知「重生會」將會喺內村出現，所以要喺唔同位置都設計好。

呢一部份，泉叔較為熟手。

宋文德建議咗好多放置陷阱嘅位，有時我越睇就越發現，佢實在拋離得我哋太遠。除此之外，仲教我哋喺外村、內村同各個主要山徑道路上面，整一啲阻人上山嘅路障。

最辛苦嘅莫過係要搬水泥上山，去封住內村嘅水井洞口。

一來一回，都可以用足半日。

第一階段同第二階段，分別佔咗我差唔多成個五月嘅時間。

本來覺得仲有好耐嘅時間，突然間變得緊迫。

呢段日子，泉叔、沅彤仲有我，都係喺泉叔外村間祖屋到生活，買夠物資同日常用品，就繼續執行宋文德嘅遺計。

每一次返到外村嘅祖屋，都係汗流浹背。

我同沅彤往往扒完飯就即刻訓得著。

去到第三階段，就變得有啲特別。

22

「五月廿八日。」泉叔望望手錶，說：「到咗，係宋仔叫我哋睇第三階段計劃嘅日子。」

「嗯。」我喺公文袋拎出第三階段嘅計劃書。

奇怪嘅係，計劃書分成三份。

分別係俾我、泉叔同沅彤，大家內容好似都各有唔同。

「宋文德佢講明.....」沅彤閱讀第一頁，第一句嘅嗰行字：「第三階段嘅行動計劃書，要各自執行，我哋之間唔可以俾對方睇到內容.....」

「點解要咁做？」泉叔皺起眉，一副唔明嘅樣。

「我諗.....總有佢原因。」我望住自己嗰份第三階段計劃嘅任務，係要帶住八赤刀去搵一個人。

從泉叔同沅彤各有思量嘅表情睇嚟，佢哋都有自己嘅計劃。

根據宋文德所講，我要做嘅係搵一個叫白師傅嘅人，地點係寶康公園，好近Chloe以前住嘅地方。

除此之外，仲規定我要帶八赤刀過去。

睇到呢到，我已經大致猜出宋文德用意，佢想我學刀。

但點解.....

偏偏係要搵中依個人？

我冇諗太多，就照佢所講去做。

從宋文德嘅描述，白師傅係個戴住頭巾、著住厚厚嘅破衣爛衫、留住鬚根嘅男人。

我喺公園拎住八赤刀周圍行，途經一堆練緊太極刀嘅老人家時，感覺格外奇怪。

「哈哈，後生仔！」堆啲練緊八極刀嘅阿婆阿伯，笑住咁望住背脊嘅八赤刀：「帶玩具刀出街？練唔到咩嫁喎！」

我唔覺意咁冷瞧佢一眼，佢就即刻收返啲笑容。

而呢班練緊八極刀嘅老人入面，其中企喺最前，面向大家類似教練角色嘅一位大叔，就全程都凝視住我。

從佢衣著打扮睇嚟，我應該經已搵到，要搵嘅人。

「你係.....白師傅？」我問。

「你係宋文德介紹過嚟嘅，政？」對方面目間有一份威嚴。

「我係。」

白師傅望一望我把刀，續說：「應該就真係你。」

「宋文德叫我嚟係.....」

「學刀。」白師傅招招手，叫我過去大球場入面。

望住白師傅嘅背影，我有啲好奇.....佢到底同宋文德有咩交集。

「佢同我交代咗，你係個初心者？」白師傅行到球場中央先停低。

「初心者？」

「即係新手咁解，你係個用刀嘅新手吧。」白師傅望住我。

「係。」我承認依一點。

「宋文德過去都同我有啲交情，所以我唔介意幫一幫你。」雖然白師傅有一份威嚴，但渾身都會散發一種頹然嘅感覺：「你依家，試下攻擊我。」

「依家.....？」我拎八赤刀上手。

「立即！」

佢咁叫到，我唯有聽佢講，舉刀就跑向佢面前。

就喺我要作勢砍落去天靈蓋嗰陣，一陣強如怪風嘅力度打咗落我刀柄上，握都唔握唔穩嘅我令八赤刀飛脫落地。

「咔鏗.....」

我有啲愣然，回過神先知係白師傅出刀，一下打咗落刀柄嘅位置上。

最可怕嘅係，我隻手並無因此流血，佢準確咁唔傷我隻之餘，又打中要打嘅位置。

「咁樣就想對付一隻半神構體嘅生物？」白師傅冷笑。

「半...半神？」

「唔係你以為你即將要對付嘅係咩？你作為凡人，無強大嘅能力，就只可以用技巧取勝。」白師傅說。

「宋文德以前研究古代刀劍嗰陣，意外同我成為咗忘年之交。」白師傅行過去，將跌咗嘅八赤刀執返俾我：「對上一次佢嚟搵我，就係要我教一個帶住八赤刀嚟，叫政嘅人，對付一隻半神生物。」

紅神目……

到底係一個點嘅存在？

「拎實把刀。」白師傅喻我。

「你相信世上，呢啲嘅存在？」開始之前，我想問。

白師傅又冷笑一聲：「類似嘅存在，我自己都斬過。」

就係咁，我正式接受白師傅嘅訓練。

白師傅主要教我幾個心得，

第一步：搵出規律，每一種生物嘅攻擊方式，都有一定嘅規律。

第二步：不斷閃避，架劍只係適用於人類之間嘅打鬥，面對神怪嘅非人神物，一般都係可避則避。

第三步：搵出破綻，一旦發現對方嘅弱點，就要諗住辦法用手上嘅刀斬過去。

當然，最好就係唔需要面對紅神目。

即係成功阻止「重生會」嘅成員進行特殊儀式，唔俾佢哋打開異世界通往人間嘅出入口。

訓練係由朝到晚，有時見住公園嘅鳥語花香，天空嘅放晴，我都難以想像天空被一片血紅掩蓋嘅時候，會變成點樣。

經歷完接近一星期嘅訓練後，成個人近乎虛脫。

「政，我可以教嘅應該只有咁多，呢啲技巧都係較精不較深，長久深入嘅基本功你係無時間準備。」白師傅要教嘅，就係咁多。

「依幾日辛苦你。」成身係汗嘅我，將件外套放喺膊胳上。

突然間，多日無用過嘅手機，突然響起。

「政。」係沅彤把聲。

「係？」

「我上山嗰陣，喺山頭見到有個著全黑袍嘅人喺附近出現，可能係「重生會」……」

距離儀式進行嘅日子明明仲有兩個星期左右，唔通係踩線？

「你依家點？對方幾多人。」我問。

「得一個，所以我吊緊佢尾，我不過通知你一聲。」

「沅彤你小心，我即刻返嚟。」

同白師傅正式嘅道別都未講，我就趕住返去船灣郊野公園嗰邊。

返到座山之前嘅路上，我一直同沅彤保持住聯絡。佢講嗰名著住求導袍嘅人，一直鬼祟咁向山上前進，直至沅彤應該入咗近鎖羅盆嘅位置，訊號唔係幾收到，先中斷咗通話。

雖然沅彤都係做事心狠手辣嗰堆人，但係我都有少少唔放心，就拎住八赤刀飛奔過去鎖羅盆嗰邊。

我去到嗰陣雖則係傍晚，但仲未太遲，更見到沅彤喺內村嘅草叢位埋伏住。我會知道佢喺邊係因為呢座山某啲位置，我哋一早定咗做伏擊嘅位。

「咩情況？」我靜悄悄咁行去隔離。

「原來唔止一個。」沅彤用半跪嘅姿勢，持續監視住內村情況：「內村入面仲有一個人，夾埋兩個，如果唔係咁啱喺山路遇到其中一個，都唔知有其他人上咗嚟。」

「無計……座山咁大，我哋無可能睇晒防晒咁多個出入口。」我都監視埋一份，內村入面兩個人都係著住黑色求導袍。

「我睇住佢哋接近兩個鐘，完全唔知佢哋有咩企圖。」沅彤說。

嗰兩名求導者不斷望嚟望去，喺內村入面徘徊，有啲意圖不軌。

「我想睇佢哋咁早上嚟做咩。」沅彤續說。

「你覺得會唔會係陷阱？」我問。

「有可能……」

「咁要先下手為強。」沅彤將把獵槍拉上膛。

「你手上把槍……係泉叔？」我眼角留意到。

「佢幾日之前，交低俾我。」沅彤持槍時嘅目光，同泉叔一樣銳利。

「係？咁你諗住對付邊個……」

佢哋有兩個人。

「最近嗰一個。」沅彤拎起槍，喺草木之間瞄準住其中一個人。

我哋閉住呼吸，等待槍聲一響。

「呯！」

鳥獸飛散，葉子飄落。

內村企喺水井一旁嘅求導者受到槍擊，彷如無拉線嘅木偶咁訓低。

第二名求導者神態即刻慌張起嚟，用咗幾秒確認槍聲源頭之後，旋即喺袍內拎出一把匕首嘅物體，衝向沅彤面前！

沅彤急速上彈，為求打停前衝緊嚟嘅求導者。

「呯！」再打中一槍。

但更恐怖嘅係，呢名求導者胸膛中槍之後並無即時攤低，只係肉身頓咗下，就繼續向沅彤衝過去！

眼見咁嘅情況，一直同樣匿喺隔離樹木後面嘅我，只可以握住八赤刀出嚟幫沅彤手。

當嗰名求導者踏入八赤刀可以揮斬嘅範圍之內，我就使出全力用刀由下而上一揮，將佢匕首一下打走，再順勢由返上而下咁斬落去佢個身到。

「嗖！」一堆血即時濺出。

佢身體彷彿裂出一條血痕咁，撳住濺血之處，但係範圍太過大，好快佢就知道係徒勞無功，加上沅彤嘅嗰一槍，令到嗰名求導者好快就不支倒地，算係進入奄奄待斃嘅狀態。

「你……」沅彤愣咗一愣，問：「喺邊到學返嚟。」

「宋文德要我去跟一個叫白師傅嘅人學，有唔同到？」我望住眼前訓低嘅求導者。

「有返啲架式，唔再係我之前見你亂劈咁。」沅彤直言。

「槍太慢。」沅彤拎起枝獵槍，打量一次：「除咗打中頭或者俾亂槍掃射中，如果唔係中咗一粒彈，人體都仲有七秒時間可以完成佢要做嘅事情。」

「你咁專業做咩。」我問沅彤。

「阿宋文德要我執行嘅事之一，就係去學槍。」沅彤答。

「唔知宋文德係咪都要泉叔學嘢？」我行過去第一個中槍嘅求導者隔離，佢雙手掩住腹部伏喺地下。

「啊…啊啊……」相比起佢同伴，呢條友情況輕好多。

只係中咗沅彤一槍，唔洗食我一刀。

正當我蹲低身，想掀開求導者嗰身，望下佢個樣嗰陣，沅彤突然將我一腳踢開。

「呀！！」嗰名原本就伏低嘅求導者猛地轉身，向我原本所在嘅方向桶咗一刀。

好彩嘅係，沅彤一腳踢開咗我，令我無中呢一刀。

相反，係佢隻腳腕俾刀割咗一下，令鮮血即時滲出。

係偷襲！

「啪噠！啪噠！」沅彤獵槍當近攻咁用，握住槍管位用槍托狂打嗰條友，直到佢手上嘅小刀鬆開，身體唔識反應。

打到對方暈咗之後，沅彤先坐低咬一咬牙，望住自己腳腕嘅傷口。

「你點啊？」我望一望佢隻腳。

「好彩係皮外傷……」好少見沅彤皺起眉。

「佢哋嗰樣……唔似係求導者。」我分別望咗依兩條友個樣一眼，但無一個係我喺工廈嗰陣見到嘅十四求導者吻合。

「佢哋仲帶晒武器嚟，好似係專登咁。」沅彤諗咗一諗，講：「特登引人出手。」

「呢兩個應該唔係真嘅求導者，似係嚟殺我哋多啲……」我嘅推測，係咁。

「佢哋應該只係一般嘅教徒，用求導袍偽裝成求導者，特登嚟呢座山踩線，如果踩中敵人，就順便用一早帶嚟嘅武器殺埋。」我繼續推測。

「咁依家佢哋返唔到去報到……」沅彤望住我，說：「即係間接同「重生會」講，山上會有人阻止佢哋進行儀式，但唔殺都唔得，佢見到我哋內村嗰井封晒水泥，返到去一樣會同主教回報情況。」

「佢哋都幾聰明……」

如果宋文德仲喺到，會唔會有方法面對依個情況？

天色陰陰，烏雲密佈。

「將呢條友止止血，帶佢返去。」我對沅彤講。

沅彤撕一撕自己外套嘅手袖，將佢包喺求導者子彈造成嘅傷口到，我再背住佢到返外村祖屋入面。

喺祖屋入面，沅彤略略燒毒過小鉗子，就幫中槍求導者進行粗暴嘅手術，硬生生將佢粒子彈喺肌肉之中夾返出嚟。

「泉叔唔喺到？」一入去我就問。

「佢好似差唔多成個禮拜無返，自從交低枝槍俾我之後。」沅彤將個假求導者放喺床上。

泉叔唔喺到，就無一個經驗老道嘅人可以拷問佢，咁就唯有靠沅彤同我。

佢失血過多而死係遲早嘅事，但佢死之前應該仲會有少少氣息，一定要問到啲嘢。

「啊呀嘎！！！」子彈拎出嚟嗰下，條友痛到即刻醒咗咁。

「既然醒咗，就開始。」我拎沅彤啱啱用嚟做完手術嘅小鉗子，夾住假求導者嘅一塊指甲。

「嗚！！嗚噫！」佢好驚咁。

「咔」就先拔一塊指甲。

「嗚呀呀呀啊啊啊啊！！！！」佢發出劇烈嘅叫聲。

「重生會派你嚟？」我直接問。

「嗚...嗚...呃...噫.....」

「第二塊。」我直接拔第二塊指甲。

「呀呀啊！！！！」佢再次喺鳥無人煙嘅郊野大叫大喊。

「重生會派你嚟？」我再問。

瞳孔被痛楚刺激到擴張嘅佢，今次即刻點點頭：「係.....係...係.....」

「叫你嚟做咩？」

「嚟...嚟.....」

「第三塊。」

又一陣撕心裂肺嘅叫聲，但我一早充耳不聞。

「嚟睇下有冇人.....」他說。

「有冇人，即將要阻止你哋嘅儀式進行？」我續問。

「.....」佢好似選擇閉口不答。

「我可以放你一命。」我拎開鉗子，說：「你只要答我。」

「真...係.....！？」

「我殺咗你都無用，整污糟我隻手。」我說。

「我只係個普通信徒.....前日主教寄咗封信、小刀同求導袍去我單位.....要我著住呢身裝扮.....上去鎖羅盆村.....遇到攻擊或者跟蹤我嘅人就殺.....完成之後上網站回報俾佢知道.....」

「真係踩線用嘅工具人。」沅彤抱手，企喺隔離。

「放過我.....」信徒抬頭向我，苦苦哀求：「我有家人...我想.....我想走.....我想陪佢哋.....咳咳.....」

「你要死。」我拎起八赤刀。

「等...等陣！咳咳.....同講好嘅唔一樣...我...我已經.....贖咗罪！！」

「邊個稀罕你嘅贖罪。」

「我真係反省！唔好殺我.....我已經好後悔.....」信徒嘅身體不自覺咁後仰。

「你反省要死、後悔都要死，想贖罪都要死.....」我拎八赤刀喺佢頸側狠狠拉咗一下，鮮血急劇湧出：「除咗死，你無其他選擇。」

「政，無事？」沅彤望住我。

我用咗幾秒，先回神應到沅彤：「無.....」

我講過，我會幫宋文德復仇。

嗰名信徒好快就失血而死，我哋決定將佢棄屍荒野，同沅彤夾手夾腳將佢拋落一個山坡下。

「好快就要同「重生會」嚟一場了斷。」我望住山坡下一直滾落嘅屍體。

沅彤靜咗陣，先開腔：「唔好忘記，你仲有Chloe。」

「如果之後我真係唔喺到，你會幫我照顧佢？」我雙手插袋。

「唔會。」沅彤盯住我眼眸，說：「所以你，一定要同我捱到最後。」

我點點頭，搭住佢肩膀一齊返去祖屋入面。

「遺計嘅第四步嚟，亦係最後一份計劃書，聽日就可以打開。」我拎出公文袋，第四計劃嘅行動計劃書。

「你完成咗計劃上嘅任務未？」沅彤問。

「嗯，就係學刀，都幾辛苦，教我嗰個白師傅好嚴格下，咁你？」

「啱啱我講學槍係假，實際上宋文德保管一樣嘢，但咩地方，我就唔方便透露。」

「咁要保管咩？」

「紅神目吊咀。」

沅彤係古董世家，由佢保管都合理。

「話說，你做咩要呃我，宋文德係叫你去學槍？」我又問。

「咁宋文德佢講到明，大家唔可以透露任務詳情，但你又自爆咗自己係去學刀，我無理由唔俾面你。」

「啊...」沅彤唔提，我都練刀練到唔記得呢條規例。

「但既然你咁真心，唯有陪你真心下。」沅彤無奈咁講。

眼見泉叔仲未返，而且天色都夜，我同沅彤兩個就唔等佢，準備咗晚餐先。

基本上我哋入嘅物資都食得七七八八，得返兩包辛辣麵。

咁當然係唔夠食，於是我同沅彤就一齊出去釣條魚返嚟。

對地型背到瞭如指掌嘅我哋，喺附近一邊河流捉魚。

河水潺潺，鳥聲嚦嚦。

沅彤拎咗一啲陷阱材料剩低嘅漁網，諗住用大圍捕方式捉河流入面嘅魚。

「我捉魚，你起火。」我拎走沅彤啲漁網。

佢好愕然咁停低：「你？」

我行去小溪，保持專注。

喺心境之中，有一種叫「一心憶念」，係白師傅教我。

我一向唔相信乜嘢內功心法，但當你真正明白嘅時候，其實呢啲所謂心境都只係幫你集中專注。

當一個人保持高度專注嘅情況下，

就能夠做出超乎常人嘅事。

例如一道急快嘅魚影喺河流間游過，我即刻鎖定佢做目標，然後.....

「嗖！」

我用八赤刀，一刀插入預判佢游經嘅位置。

「搞掂。」我舉起插住條魚嘅八赤刀。

「我把家傳之寶.....」沅彤睇到出神。

火正旺，

夜正深、

天正晴、

月正圓。

我同沅彤坐喺河流旁嘅一顆斷木上，望住俾火燒得好香嘅竹莢魚。無城市嘅燈光做照明，只有天上嘅星星做背景，陣陣涼風常常不經意咁掠過，但有溫暖嘅營火做庇佑。

一切都看似平靜，且如此寧靜。

完全想像唔到，兩個星期後即將會發生嘅事。

坐咁喺到，凝望住熊熊烈火嗰陣我就諗，可能宋文德當初見到嘅所謂地獄世界，就係被「紅神目」統治嘅空間。

「仲有啲野茹。」沅彤喺唔知邊到執到，索性拋埋落火堆隔離。

「會唔會中毒？」我問咗句。

「最多我食先。」沅彤冷漠咁回應：「我只係知一條魚，同一包麵，唔會夠飽。」

「有冇夢想？」仰望天空嗰陣，我問起沅彤。

「夢想.....？」

「反正，世界都好似就快末日.....」講到一半，我轉望沅彤：「如果我哋守護唔到...真係阻止唔到紅神目嘅降臨.....咁，至少都唔會帶住遺憾咁死。」

沅彤拎起木條戳一戳柴火堆，說：「我嘅夢想，好簡單。」

「係？」

「我想要隻熊公仔。」

唔知點解，我覺得呢個係應該要取笑嘅夢想，但呢刻我望住沅彤臉上有少少真摯嘅神情，又覺得有啲悲哀。

「點解？」我續問。

「唔知，可能細個無收過女仔嘅禮物。」沅彤答。

「你咁硬朗，邊有男仔敢送俾你。」

沅彤回避問題：「食得。」佢將烤得燙手嘅竹莢魚，撕開成一半俾我。

我哋配合用河水燒熱煮成嘅辛辣麵，一齊食用。

可能夜晚溫度好凍嘅關係，我哋唔介意飲埋麵條剩低嘅味精湯，一人飲咗幾啖暖完個胃，就繼續坐住休息，望住天空嘅星移萬變。

「流星？」沅彤留意到天邊嘅一角，有一束急速滑落嘅銀光。

「真係有.....」我不自覺企咗起身，拍一拍沅彤：「許願啦。」

沅彤原本已經合上雙手，但默唸咗一句之後覺得有啲唔對路，又鬆開咗手。

「你仲去信呢啲嘢？」沅彤抿嘴一笑。

「吓？」許到一半嘅我，俾沅彤叫醒。

「你睇你手上嗰把刀，你睇下你成個人，你睇你隻手，係你，即將要拯救全個世界。」沅彤凝視住我，說：「唔係仁慈嘅上帝、唔係萬能嘅造物主、更唔係醒覺神佛，而係你，一個平凡人。」

唔知沅彤係咪誇獎緊我，但有至少一刻，世界好似真係.....

圍繞住我而轉。

「你覺得啱，真正改變到命運嘅，係你家傳嘅古物、宋文德嘅智慧、泉叔嘅勇氣.....」我拎起八赤刀，深深回憶種種嘅經歷：「仲有我嘅決心。」

我忍唔住相視而笑，因為呢句就好似天真無邪嘅孩子，想要對付一整個世界嘅黑暗。

原本大戰嘅前夕，諸多嘅準備一早令我哋喘唔到氣，精神都有啲繃緊。不過稍為同沅彤傾完之後，先令自己記返起，路從來唔係自己一個人行。

就算再多寒風，回頭都會有佢哋三個嘅身影。

一晚過後，放足成個月晴天嘅天空，終於迎來雨天。

雨水打落屋簷嘅聲音，間接令我醒咗。

依日，係拆開最後一份計劃書嘅日子。

按照一星期前講好，我哋三個人一星期內要會完成宋文德交低嘅事。

我就去學刀。

沅彤就保管收藏好紅神目吊咀。

至於泉叔.....

就一直不明。

於是，我打電話過去諗住問下泉叔搞到邊，係咪有阻礙。

「唔好意思，你所打嘅電話號碼暫時未能接通.....」

點不知，打咗十次都係呢一句。

好似啱啱跑完步返嚟嘅沅彤，見我不斷打電話，就講：「我今朝都打咗幾十次，無人聽。」

「仲有最後一份，宋文德所有交代嘅真相就完結。」無可否認，我有啲焦急：「要等埋泉叔一齊睇。」

我問沅彤：「你覺得，宋文德會交代佢做咩？」

「比我哋危險嘅事情？對付兔人之類。」沅彤估完之後，喺泉叔之前訓嘅床拎份第三階段計劃書：「唔洗估，佢份嘢喺到。」

我想伸手去打開嚟睇嗰陣，又記起宋文德嘅忠告。

沅彤見我有啲猶豫，就直接自己打開泉叔份嘢幫我睇。

佢睇咗幾眼之後，表情反映出有啲唔妥.....

「係咩？」我湊過睇埋一份。

「絕對不要對「西品製藥」有任何行動。」

成份計劃書，只有呢一句字。

相比起我同沅彤，簡易好多。

但同時亦因為咁，正正體會到宋文德呢句忠告嘅強烈性。

「西品製藥？」

點解...

明明唔關「紅神目」嘅事，宋文德都要特登咁樣警告泉叔？

「我有啲好奇，係咩意思。」我說。

「再等多一晚，泉叔再唔返嚟，就去搵佢。」沅彤說。

「但咁樣……」我望向沅彤，神色怔然：「會唔會違背咗宋文德嘅警告，如果我哋聽佢講，按道理我哋唔會知道咩事，唔會主動去搵泉叔，萬一我哋就係搵泉叔嘅時候出事，更加可能嘅係泉叔一早就可能出咗事……」

一聽到「西品製藥」依間大公司，我就覺得好難對付，更唔係泉叔一個人就對付到。

對方係個連保鑣都唔怕犯法，用仿真槍嘅財閥集團。

「有一個人可能清楚……」沅彤目光放遠。

「東武勳。」我記起。

事不宜遲，既然搵唔到泉叔，就只可以搵同「西品製藥」有關連嘅東武勳。

希望佢仲住緊喺嗰塊鳥不生蛋嘅荒山。

一踏入東武勳嘅林中居住地，烏鴉就飛起啞叫，好似提示緊呢片荒地嘅主人，嚟咗兩個不速之客咁。

漫漫嘅迷霧令我哋用咗陣時間，先辨識清楚位置。

到見到小屋嘅時候，我立即過去敲門：「有冇人！？」

敲咗幾秒，入面嘅人終於開始門俾我，係眼神仍然凜冽嘅東武勳。佢雙背插住一刀一槍，斜背一個大箱，一副準備要去打獵嘅樣。

「有事？」

「泉叔……泉叔有冇嚟過？」

「對你有影響？」東武勳問非所答。

「我知道佢好可能去咗「西品製藥」，你唔知？」

東武勳好似見我戳破咗呢點，就答：「佢的確嚟過。」

「咁佢依家去咗邊？」

「世界上無白食嘅午餐。」東武勳彷彿冷固一切嘅眼睛，直直盯勾住我：「先幫我去收集靈魂蛋。」

「我無時間陪你做呢啲事情……」我說。

「咁到你有時間再嚟搵我。」東武勳從我身邊行過。

……

「我講過，我無時間。」

我拎八赤刀，指住佢後腦。

東武勳雙腳停低，空氣都好似要凝固一樣。

「呯」佢單手鬆開扣住嘅斜猳箱落地。

繼而一迅之間！轉身、雙手交叉形式拎出背脊分別插住嘅武士刀同雙管霰彈槍，刀尖指向我，槍管指向沅彤。

好彩嘅係沅彤一早拎出槍戒備，可以同樣地瞄準住佢。

「同我戰鬥，係個壞主意。」東武勳說話之間，無半絲猶豫或者怯懦：「你認為，我點解可以同兔人打糾纏咁多年，都仲有命。」

無可否認……

眼前嘅東武勳，可以話係泉叔、宋文德再加沅彤嘅混合體，一個人就集合哂佢哋三個嘅特質，雖則成日稱自己係小人物，但實際上係一個唔可以惹嘅角色。

「沅彤，交俾我。」我即將落嚟要做嘅事，唔想佢受到牽連。

沅彤聽我咁講，即皺皺眉。

「我同你對決，如果我贏咗……」我刀尖仍然指向佢，毫不諱言：「就交代出泉叔嘅去向。」

東武勳佢戚起嘴角，

「咔」

東武勳將雙管霰彈槍嘅子彈倒落地上，再一手扔走霰彈槍，手上淨低返一把刀指向我。

相信就算沅彤玩暗算，一槍打落佢到令佢半死，東武勳性格咁冷冽嘅人，都唔會吐出一隻字。

「鏗！」東武勳先發制人，舉刀向我一砍。

我橫舉格擋，東武勳再連砍三下，刀具碰撞互相交織出激烈嘅鏗鏘聲，力度大得猶如白師傅一般。

我使出推刀，喺下一記砍擊嗰陣，將自己同東武勳嘅距離拉開。

東武勳望住我，冷冷一笑：「有兩下子。」

之後，到我。

我睜大眼睛，向前突刺！

東武勳後退一個小箭步，將攻擊避開，再同我開始需要極度專注嘅拼刀。每下攻防互換都要花費極大心神，稍一不留神，走會俾對方喺身上勾出一條血痕。

「嗖——」

我嗰隻總係受傷不幸嘅腳，大腿外側位置又不幸受到傷害，俾刀刃劃咗一刀皮外之傷。

「鏗！」

東武勳割去我一絲血肉後，繼而轉身砍出凌厲嘅回斬。我被迫雙手格擋，佢壓刀嘅力度唔可以睇小.....

但假如...

假如...

連眼前嘅東武勳都贏唔到，我仲點會贏到「紅神目」。

「你係有兩手，但明顯實戰經歷太少.....」氣勢逼人嘅東武勳，佢手上把刀越壓越下，我雙膝就快支撐唔住，開始搖搖欲墜。

而遠處嘅沅彤都一副憂心忡忡，準備要開槍救我嘅樣。

就喺東武勳用盡氣力向下壓刀嗰陣，我即刻卸去自己所有勁力，向側一閃，如此一來東武勳嘅全身重心自然向前傾倒，但佢一下腳掌踏前，馬上穩固住平衡。

喺佢側邊嘅我，則一腳踩落佢膝背嘅位置，令佢稍為跪咗一跪，再用最橫蠻嘅方式一下從後撲住佢，佢連轉身都未嚟得切，就俾我反壓喺地面上！

「啊...」我即刻拎八赤刀橫壓落佢頸喉上面。

23

而東武勳佢，就死死咁用手擋住，一時間雙掌齊齊滲血。

低住頭，居高臨下嘅我見到東武勳一副難以置信嘅表情。

慢慢地，刀刃開始貼住佢喉嚨……

東武勳不惜刃陷入掌，都要舉高八赤刀遠離自己喉嚨，但佢已經阻止唔到咬牙切齒嘅我。

我都無為意自己喺戰鬥期間，注入咗過多嘅狂怒。

現實中嘅搏鬥，就係一場嘔心嘅泥地戰。

就算滿身泥濘，滿身鮮血，亦或滿身骯髒，都要置對手於死地。

雙手鮮血嘅東武勳，逼不得已講出咗一句說話：「你…你……差我…一個人情……」呢句說話，令我從入神嘅戰鬥中扯返出嚟。

我慢慢企返起身，用刀指住佢：「勝負……已分。」

東武勳聽完之後眼神先係一陣茫然，然後仰天而笑：「哈哈…哈哈哈哈……」

「我係輸咗。」笑完之後，佢承認。

佢注視住我同樣鮮血淋漓嘅左掌，因為剛才用八赤刀壓向佢喉嚨時，我左掌都貼住刃背去壓。

日本刀，就係把無論前定後都一樣鋒利嘅刀。

灰色長風衣沾滿泥濘嘅東武勳，緩緩咁坐起身。

「泉叔……」我望住佢，要佢交代出去向。

「要少少時間，通知下佢。」東武勳一直注視住我神色，忽然！視線移向剛才自己雙管霰彈槍跌落嘅位置。

「你！」知道佢意圖不軌嘅我，即刻要一刀砍落佢身上。

佢小腿蓄力一撐，撲到後少少雙管霰彈槍所在嘅位置。

「嗖」更可惜嘅係我呢一刀，只係斬中佢左眼。

「嗄啊…」東武勳吟痛咗一聲，立即為槍快速填充子彈，然後舉向咗我。

「政！」向來唔會大呼小叫嘅沅彤，喊出我個名。

「呯！」繼而一槍精準咁打落東武勳持槍嘅手臂上。

原本完全瞄準住我，只要扣扳機就可以一發射到我內臟稀巴爛嘅東武勳，因為中咗沅彤一槍導致移咗少少位，加上我立即嘅閃避，令到東武勳呢一槍失準。

「呯！！」巨大嘅槍聲隨即而來。

「咔.....鏗！」反之，我身體無中槍。

但八赤刀.....

斷裂咗五分之一塊。

而且係最為銳利嘅刀尖部份。

我難以置信地，望住斷裂嘅部份.....

憤怒漫延住我全身，雙手被怒火燒得滾燙、抖顫。

我目光無法控制咁變得猙獰，由斷刀位置移向到東武勳身上。射唔死我、雙掌浴血、左臂中槍、更失去左眼嘅東武勳，都無再作出任何舉動，而係好似默默咁等待我處置。

我衝過去就嚟一腳飛膝踢撞落佢塊臉到，捉住佢衣領不斷毆打，但始終無法釋懷我內心嘅憤怒，嗰一刻即使係打到手斷，我都感覺在所不惜。

「啊啊啊啊啊！！！！」怒不可遏嘅我打到東武勳頭破血流，憤怒嘅喊聲徊傳於山林之中。

「冷靜！政。」我居然，需要沅彤話哂俾我知冷靜。

嗰樣明明係佢嘅家傳寶物.....

更加係用嚟拯救呢個世界嘅.....

一下子，我悲憤交加：「沅彤！！佢打爛咗你把刀！你唔嬲咩！！？」我想出拳，但沅彤已經死死拉住我拳頭。

「最緊要.....最緊要.....係你人無事。」沅彤語重心沉。

怒氣沖天嘅我俾沅彤緊緊咁抱住，狂怒嘅我不斷發力咁掙扎，但好快就被陷入絕望嘅感覺佔據，身體漸漸變得無力，有些少不甘咁飲泣。

沅彤嘅擁抱就好似防止我失去理性嘅保護罩，由最初去到最後都死死咁擁護住我。

「政，我哋會無事，明唔明？」沅彤說。

按照平時呢種情況佢應該比我更憤怒，但見沅彤係仲想挽回我一絲嘅理性，我唯有停止再發晦氣，能

夠為佢做嘅只有無力咁坐低，接受依個事實。

天上毛毛嘅雨水，就好似為我贈慶咁出現。

又好似宋文德臨離前夕咁，我一副嘅喪家狗模樣。

沅彤將受重傷嘅東武勳拉入小屋，將佢手腳綁好並且止血，防止佢「輕鬆」咁死去，而我就喺屋外嘅濕潤嘅泥地上沉澱。

沅彤搜出東武勳嘅手機，然後利用東武勳嘅指紋解鎖咗。喺手機入面，沅彤發現訊息內容仲需要瞳孔認證去登入，好彩嘅係東武勳仲有一隻眼可以用。

沉澱咗陣後，我拎住八赤刀行入小屋入面。

「我哋應該聽宋文德講.....」輕微喪失鬥志嘅我，坐喺床邊。

佢遺計之中，叫我哋唔好互相睇對方嘅任務。

可能佢正正就係.....

預計到呢一幕發生。

「咁諗下，如果遇到呢件事情.....」沅彤突然向我提出，我從未思考過嘅想法：「宋文德佢會點解決？」

「佢...佢會.....」經沅彤提示後，我盡力代入宋文德嘅思維：「至少要知道泉叔下落先。」

沅彤翻查緊東武勳手機：「搵到，幾日前，佢同泉叔有過聯絡。」

我哋先將八赤刀嘅事拋開一掉，搵出泉叔位置。

但當沅彤望過內容後，有少恍惚：「泉叔.....要加入「西品製藥」.....？」

「.....」我愣住，湊過去睇埋一份。

的確如沅彤所講，對話內容係泉叔嘅加入「西品製藥」嘅採集部門，而泉叔亦只用一日就通過咗佢哋林中管理員嘅測試.....

收集並交出一隻「靈魂蛋」，就可以成功入職。

我嘅腦回路，又返到去宋文德之前嘅叮囑.....

千奇唔好將靈魂蛋交俾泉叔。

唔通...

唔通呢一切一切真係.....

係因為宋文德預視到泉叔會加入「西品製藥」?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突然間，東武勳手機彈出一則訊息。

係一個股市app，上面顯示住東武勳嘅個人股票資產戶口，沅彤無為意咁撳咗入去，發現咗一啲唔對路嘅小細節。

「佢戶口?」沅彤神色又再有變，不禁質疑：「有接近成十幾億嘅股份資產，仲不斷漲緊錢，點解.....」

「翻查佢過往嘅買出買入。」我說。

一打開嚟睇，我哋俾東武勳嘅股票買賣稍為震驚到。

東武勳用足接近整整十年時間，近乎全部錢都係用嚟買賣「西品製藥」嘅股票。

而最近一宗嘅交易，就喺前一日。

透過預設嘅自動買賣，為佢賺咗接近本金成倍嘅金額。

「前日係佢玩咁耐以嚟，賺得最多.....依家佢資產差唔多超過三十億。」我分析緊，點解會咁突然。

正常有咁大升幅下跌嘅波動，應該點都會有少少新聞提及到，特別係香港咁大嘅一間製藥公司。

結果，真係俾我搵到一則新聞。

「「西品製藥」創辦人西品盛於前日被殺，宣告不治，開市後公司股票出現大幅波動.....」

睇到呢則訊息之後，我已經大概知道東武勳點解會賺咗咁多錢。

簡單嚟講，佢買咗對應「西品製藥」公司嘅熊證，熊證就係當嗰隻股票因為某啲原因一跌，就變相你會賺咗錢。

而佢咁樣突然大手買入，加上遺計上警示泉叔唔好對「西品製藥」有所行動，咁就好難唔將所有事情聯想埋一齊。

沅彤用一盤冷水，將東武勳整醒。

東武勳模糊咁打開眼皮，臉頰、鼻樑同眼角都係瘀傷：「.....」

「你一早知道，西品盛會死。」佢一醒，我就講。

東武勳緩緩咁望望周圍，然後輕蔑一笑：「就好似...我咁？」

「你好快就會。」我捏住佢條頸。

「或者你可以咩都唔講，咁你嘅死亡將會既漫長又痛苦。」沅彤拎咗屋內透爐嘅噴火槍，喺東武勳瞎咗嘅左眼傷口輕輕按咗一下，火束即時噴出。

東武勳立即渾身激烈地抖顫，雖然佢強忍無叫出聲，但可想然知到底有幾痛，

沅彤只係噴咗短短兩秒左右，就令東武勳感覺生不如死，沉默咗陣。

「佢係自願加入.....」東武勳連聲音都微顫，剛才嘅痛楚應該有十級。

「係泉叔殺咗西品盛，係咪。」我續問下一條問題：「佢依家人喺邊。」

「或者...佢加入係.....想賺錢？你認為.....」東武勳抬起頭，凝望住我哋：「殺咗嗰位身價值千萬億嘅老人家.....可以安然脫身？」

我同沅彤對望一眼，了解佢嘅意思可能係泉叔的確去殺咗西品盛.....

但係走唔甩。

「咁泉叔人喺邊。」

之後嘅東武勳，異常地配合。

但佢無直接講出泉叔所在位置，而係由泉叔搵佢申請加入部門，到測試、審核、入職，用咗只係短短兩日。

泉叔做到咁，就好似有啲必定要殺死西品盛嘅理由。

「你講咁多，到底泉叔去咗邊？」沅彤唔想再聽東武勳嘅廢話，拎起咗噴火槍。

「由我暈咗之後.....」東武勳語氣同臉色，都漸漸變得沉穩：「去到依家，有冇三十分鐘？」

「喂，你約咗我哋十四分去狩獵慶祝，但你已經遲咗三十分鐘，按照內部通報機制，我哋嚟搵你喇.....」屋外傳嚟一把，漫不經心嘅男人聲：「東武主管。」

另一把較為渾濁嘅聲音：「估唔到新入職嗰個泉.....哈哈，佢真係有膽殺咗西品盛，好彩聽你講一早買咗跌。」

「啊，入嚟之前你哋最好拎埋槍出嚟。」東武勳輕輕淡笑。

「佢叫咗人。」我同沅彤即刻知道咩事。

「多謝你哋陪我遊咗陣花園……」東武勳毫不在意，說得狠切：「要我死？可以，但你哋要陪葬。」

今次沅彤真係忍唔住，再用火槍噴佢隻瞎眼，東武勳又即時陷入巨大嘅痛楚之中……

我輕輕打開道門，發現屋外企住三個男人，同樣係跟東武勳一樣著住灰色嘅大風衣，其中一個戴咗圓灰帽，重點係佢哋三個都分別持有長槍。

係咩槍款唔清楚，但一定唔會係玩具。

「呯！呯呯……」圓帽男注意到我開咗門，即刻向我連開三槍。

我即刻門門彎身，拎起東武勳枝雙管霰彈槍，為佢填充子彈：「沅彤……唔好殺咗佢，要有佢我哋先離開到。」

滿目冷火嘅沅彤終於停手，東武勳左邊眼窩幾乎焦黃呈黑。

我解開綁住東武勳嘅繩索，一手拎住槍一手脅持住東武勳，利用佢做人質掩護我哋離開，呢個係唯一辦法。

「東武主管，你惹咗啲咩人。」外面嘅敵人語氣之中，對呢種情況無感到意外。

沅彤望下錶，一早過咗三十分鐘有剩。

「如果過咗，咁我嘅目的已經達到。」東武勳嘴角又再勾起弧度。

話畢，屋外就傳嚟咗其他人步行至此嘅聲音。

開門之後，我哋兩班人互相對峙住。

我企前面拎霰彈槍脅持住東武勳移動，而沅彤就跟喺我身後面用獵槍做口掩護。

嗰三個人知道我哋拎東武勳做人質之後，都無輕舉妄動，只係默默跟隨著。

「東武主管……」其中，戴圓帽嘅一直係咁講嘢：「建議內部通報機制可以改做十五分鐘，咁你啱啱就可以捱少一倍嘅痛楚。」

「唔想佢死，就唔好再跟嚟，放低枝槍。」一直帶住東武勳退到山下嘅我警告。

「你知唔知咩叫恐怖平衡？當我一放低槍，話事權就會喺你手。」佢哋仍然緊緊跟住，只係無隨意開槍：「但只有我仲拎住槍，你哋都唔會有絕對話語權。」

但呢種平衡，只係維持到山腰嘅位置左右。

「開槍啊……」東武勳氣息淡薄，虛弱咁講：「我點教你哋……」

「東武主管你死咗嘅話.....」虎背熊腰嘅灰衣人，第一次出聲：「你十年前一直準備嘅事，就付之流水。」

「唔緊要.....」東武勳瞧向山徑一旁嘅斜坡，說：「人生呢場遊戲，總會有輸嘅一日。」

講完之後，東武勳似係深深吸咗啖氣，就突然發難掙扎衝向斜坡嗰邊，本來只用一隻手捉住佢嘅我，俾佢呢下成功突圍到，東武勳視死如歸咁，寧願跌落山下嘅斜坡。

無咗人質嘅我哋，一下子變得空蕩，槍口對住大家都唔會再有顧忌。

「呯！」我先開咗一槍，迫退佢哋三人。

繼而轉身攬住沅彤背脊，帶佢滾落旁邊嘅斜坡.....

「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下一秒果然係密集嘅槍聲，大量嘅花草樹木變成我哋掩護。

但見唔到盡頭嘅斜坡，令我哋無法停止下滑。

「啊啊啊.....」我用自己背脊對住下斜緊嗰一面。

我用力想捉住任何一花一草、一木一根，但落下嘅速度根本唔俾任何機會我。我抱實沅彤，唔想佢受到半點傷害。

我喺山上嘅最後一幕，就係跌落咗再無地面嘅半空，強大嘅離心力令我分唔清天同地，短短幾秒之後我感受到全身一陣痛擊，連我意識都擊暈。

「醒啊.....你醒啊！...政！」我聽到沅彤叫緊我，但我無咩力回應。

後腦好似俾棒球棍重重咁敲咗一下，無辦法起身。

沅彤將我抱起，向緊唔知邊到前進：「你要頂住.....」

「沅彤.....」我模糊嘅視線，只係望見佢。

「要.....搵.....返...泉...叔.....」我用力吐出依一句。

【沅彤視覺】

到底帶住阿政跑咗幾耐，我自己都唔清楚。

摸佢後腦係滲住血，我就開始慌。

我慌，宋文德走咗、泉叔失蹤咗，再到阿政之後，就真係淨返我一個人。

呢世伴隨我最多嘅兩隻字「冷靜」，

呢刻變得格外陌生。

後來我總算走出座山，喺附近地區搵到診所。

等待結果期間，我坐喺到諗咗好多嘢。

直到診所嘅電視，播出咗西品盛新聞嘅內容。

西品盛被謀殺，重點係.....警方未搵到兇手。

我自己唔太相信，一個億萬富翁身邊，無一個保鑣制服到泉叔？

而泉叔真係走到，自然會搵上我哋。

所以，我更傾向於泉叔係俾人捉住。

但點解.....

泉叔要對付西品盛。

「請問你係咪嗰位傷者嘅家屬？」一位姑娘走嚟問。

「唔係，係朋友。」

「咁傷者應該係腦震盪，我哋已經轉介咗去醫院，好快有車嚟接佢，你可唔可以通知一下佢家人？」

「好...」

知道阿政嘅情況後，我打通一則電話。

「沅彤？自從照顧完你婆婆就好耐無見啦喎。」電話嘅另一頭，係位私家醫生。

呢個醫生，喺當年我阿婆婆臨離開之前，每日照顧佢嘅家庭醫生。

收費都幾貴，但婆婆俾得起。

「李醫生，我想要你照顧我一個朋友。」

「無問題啊！收費照舊？」

「係，你依家去我屋企，你記得地址？」

「好，無問題，一陣見。」

搵好人照顧後，我就交低幾百蚊俾診所姑娘，然後直接入診房將頭部包紮繃帶嘅阿政抱走。

「小姐，唔洗咁多錢嫁！」姑娘叫住我。

呢刻，除咗阿政嘅安危之外，我咩都唔想理。

去到屋企嗰陣，李醫生經已喺門外等緊，我將阿政抱到床上，交代返一啲細節俾醫生聽。

最後，係俾啲空間佢休息。

門好房門後，我去書房拎起斷裂咗五份之一嘅八赤刀上手睇。呢種程度，就算重新鑄好，都唔可以打造返以前嘅鋒利。

就喺我專心檢查嗰陣，我發現咗啲嘢。

八赤刀嘅斷口位，有個小小嘅空縫，呢個係刀刃嘅空心位置，如果唔係要細心檢查，我都唔會發現入面放住張，好細並且卷起咗嘅紙條。

我小心翼翼咁，拎幼長鉗將紙條夾出。

呢種紙嘅質地，似係宣紙，通常古代先會用。

再打開嚟睇，入面寫住一段段好細嘅日文字。

宣紙係唐朝興盛，而唐朝嘅時候中國嘅文化經常傳出去日本，所以如果入面係寫住日文，我一啲都唔意外。

我瞇起眼睛，用力去睇到底上面寫咗啲乜。

「湧火：當邪物之血沾上八赤刀的刃，會湧現燃燒出業火。
而施有者將刀刃用力揮出，便可將業火擴散。」

當解讀出字條上嘅日文後，我拎起咗八赤刀打量，然後走去拎泉叔之前留低嘅一瓶三毫升嘅兔子血，倒落到刀刃上。

「哧～～～」

深藍而微弱嘅業火光芒，附燃喺八赤刀上。

如果唔係發現咗入面嘅玄機，我都從來無諗過八赤刀斬兔子人時產生嘅業火，並唔係憑空而生，而係沾上咗邪物之血所產生。

既然係咁.....

就算把刀唔完整，都應該可以繼續用。

我將八赤刀嘅斷片先收埋好，遲下再做打算。

出咗書房之後又唔知點解，會無故返入間房陪住昏迷嘅阿政，就好似我哋一直習慣咗對方喺身邊咁。

或者人嘅孤獨感，都不過係源於仲未搵到有安全感嘅人。

「佢情況唔好話好嚴重，應該三日之內會醒返。」李醫生向我交代。

「嗯。」

我嘅視線，不經意放到宋文德嘅公文袋上。

「最後計劃……」我諗住拆開嚟睇。

或者，宋文德會唔會一早估到依步，所以最後一份計劃書嘅內容都係如佢所料？

無可能吧。

佢嘅眼睛只係可以窺探到真相、事物嘅本質，而唔係未來。

未來，係將握緊喺我哋手，就好似我依家捏死床上嘅阿政一樣，就足以破壞咗一整個未來，未來係變數，無人預視得到。

但如果……

如果宋文德知道我哋嘅本質，就係唔會完全聽從第三計劃書嘅行動，咁又有冇可能？老實講，我最憎就係喺自己腦入面進行天人交戰，諗啲幾萬世都唔會得出結果嘅答案。

所以，我打開咗公文袋。

「最後……到底會係點，希望你會講我知。」

我輕輕掀開計劃書，入面納入眼內嘅第一句，令我不自覺微笑。

「失敗了吧。」

明明係一句……

一句負面嘅字句，

但唔知點解見到呢句之後，

我就係莫名地笑咗。

「的確，失敗得好徹底。」我回應一個已經唔存在嘅人，將視線移動到下一段文字。

「但之後嘅未來，就要靠你哋自己，沅彤。」

宋文德無預想咁，繼續教會我哋下一步。

但佢就好似一早清楚我，會係四個之中仍然無事嘅人。

或者係因為佢知道，另外兩個會不惜一切咁保護我。

而宋文德就好似空氣咁，呢句之後消失得無聲無色。

計劃嘅最後.....

係無計劃。

「靠自己？」我放低公文袋。

又或者最後一份計劃書嘅存在，只係為咗俾我而睇。

「自己、一個人。」我合上眼睛，回想自己嘅以前。

曾經好多時間，我從頭到尾都係自己一個人。

今次何妨唔自己多一陣？

我收拾好心情，返入書房整理一下手頭上嘅嘢。

幾乎可以確定泉叔係殺咗西品盛嘅人，如果想搵佢.....

就要代入佢思維，佢會點計劃暗殺西品盛嘅行動。

首先，西品盛係死喺自己屋企，咁泉叔一定係搵咗方法潛入去，我諗佢唔會有太多計謀，最簡單直接嘅方法係成為獵蛋人，咁就有籍口接近西品盛屋企。

咁點解可以接觸西品盛？我諗係因為西品盛嘅超長壽命，係需要服用靈魂蛋調配出嚟嘅靈藥，因為工廈嗰場大火之後，靈魂蛋供應變得緊張，如果可以直接靈魂蛋送上大宅都唔出奇。

之後，我上網查咗查西品盛住嘅豪宅，係深水灣嘅獨立屋，保安極為嚴密，泉叔爬牆潛入呢啲方式更加無可能，一定係偽裝成要員入去。

泉叔殺咗西品盛之後，更加無可能安然脫身。

咁佢一定係，

仲喺屋入面。

最大嘅情況可能係，俾西品家族嘅人綁架住。

為咗驗證自己嘅諗法，我用咗幾日準備好需要嘅一切，就獨自前往西品家族嘅附近，因為淨坐係唔會有任何進展。

特別係二十一號就快嚟到，要喺嗰陣之前搵返泉叔。

我用偽裝嘅方法肯定無可能，所以為咗救返泉叔，我決定採用一個極端嘅方法，亦係宋文德最後留低嘅禮物。

用彼岸花浸住嘅靈魂蛋。

當時喺重生會教育營拎返嚟，剩低嘅嗰一隻靈魂蛋，宋文德仲特登提醒我同阿政唔好交俾泉叔，依家拎返出嚟，感覺佢就好似命中注定咁，要我用喺依一次到。

既然唔可以潛入，就只有強闖。

我嘅方法係用攝拍機吊住靈魂蛋，將佢投放到西品家族嘅豪宅內。

只要時機一到，兔子人就會出現喺佢哋家族豪宅前。

我喺電單車上面，除低頭盔。

嫁電單車西品大宅外嘅一座山頭上，諗住用遙控器同手提電腦控制住航拍機飛入大宅內嘅範圍。

「機會得一次。」

如果一駕駛不慎，航拍機一失控就連靈魂蛋都失去。根據畫面，西品大宅無論入口、二樓、三樓、天台，都分別企住滿滿嘅西裝保鑣，同我預想嘅差唔多。駛入範圍之後，保鑣們果然留意到航拍機嘅存在，開始對上空指手劃腳，通知緊咩人咁。

全屋開始戒備，窗戶、門都落晒鐵閘，全員進入警戒狀態，唔知道一陣嚟嘅兔子人，會唔會有能力攻入去。

但就喺我出發之際，我見到.....

泉叔。

佢著住一身灰色風衣，平日嘅鴨舌帽，走出屋外。

泉叔睇落唔似有受傷，或者被威脅嘅跡象.....

點解？

呢個點解，或者我親自去問就明。

我撳低頭盔嘅鏡，就繼續駛去西品大宅附近。

沿路上，我感受到髮尾紅繩收緊，兔子人應該都喺附近。

到咗附近之後等多無耐，果見前方某個轉彎位到，有個巨大嘅背影正搖搖欲墜咁，行緊過去西品大宅嗰邊。

我唔敢發出多餘嘅聲音，因為眼前嘅係兔子人，佢準備去收集無彼岸花掩蓋氣味嘅靈魂蛋。

我吊住兔子人嘅尾，佢睇落係隻兩手空空嘅兔人？

正當我發出咁嘅疑問時，佢好似聽到我微碎嘅腳步聲，而緩緩咁轉身。我立即匿到一邊嘅垃圾桶後面，先注意到呢隻兔子人雖然無武器.....

但佢有一副尖牙利嘴，如同怪物嘅口腔。

只要放任何嘢入去，佢口入面密集嘅牙齒都可以立即絞碎。

我更加聽到，越近西品大宅，佢嘅咬牙聲就越大，就好似危險嘅警號一樣。

「先生，除低你嘅戲服！」門外嘅保安，叫停兔人。

下一秒，就出現殘暴嘅一幕。

兔子人突然發出怪叫，張大咗嘴將向保安嘅臉頰，一陣肉絞嘅慘叫聲，保安成塊臉皮甩脫.....

血肉模糊咁，攤喺地上。

繼而發生嘅事，唔需要多講。

兔子人用自己強大嘅力氣，不斷強敲鐵閘，正到鐵閘變形扭曲，破出一個缺口可以入去。

「咩...咩嚟.....」一啲未見過兔人嘅保鑣，想要上前制服佢。

為咗搵到泉叔，我都喺入面發出陣陣嘅騷亂聲之後，跟隨兔子人打破嘅閘口入咗去。一入去，就見到兔子人正試圖拎西品大宅天台上面嘅靈魂蛋，但無路可行。

於是開始咗四處破壞。

「泉叔.....泉叔.....」我喺花園嘅眾身影之中，搵到灰衣嘅泉叔。

「沅彤？你點會喺到？」泉叔比我愕然。

「應該係我問你。」

我捏實佢手臂，唔想佢再亂走。

泉叔左右一望，將我拉到去西品大宅嘅車庫隔離匿埋。

「因為.....我發現咗啲嘢。」

「咩嘢...」

「令我個仔.....」泉叔就彷彿第一次講出，自己嘅往事：「變成靈魂蛋嘅人。」

「呢句係咩意思。」

「記唔記得.....工廈見到嗰隻喺維生器皿沉睡嘅兔人。」泉叔嘅眼神，好深刻。

「記得，個陣就算好大火，你都呆咗咁望住，仲想打爆個玻璃器皿，要我拉你行你先肯走。」嗰陣，我以為泉叔只係出於對兔子人嘅惡意。

事實上，係另一個故事。

「依家搞到咁，我都無辦法查落去.....」泉叔望下外面嘅情況，兔子人仍然喺西品大宅徘徊：「離開先。」

我同泉叔離開西品大宅，期間佢坐電單車後面，一路上講出自己一星期前加入西品集團嘅事。

因由，可以由二十幾年前講起。

嗰陣泉叔仲係全盛時期，幾乎春天嘅每一夜，都馬不停蹄咁喺香港各地獵兔，執行自己家族嘅天職，阻止更多人受害。

直到佢遇上一個女人，亦係佢嘅未來老婆。

因為佢，泉叔好快就萌生退休嘅念頭，想過返正常人嘅生活。

可惜係，需要金盆洗手嘅人，唔代表永遠同事件脫離關係。

幾年之後，泉叔生咗個仔，八歲大。

有足足八年無獵兔嘅佢喺某一夜，發生一件悲劇。

一隻著住貼身西裝嘅兔子人搵上門。

泉叔盡自己能力保護家人，但係佢嘅武器同工具都一早已經封藏，所以佢嘅妻兒不幸咁遭受遇害。

佢老婆當場被殺，而個仔就變成靈魂蛋，得返半條命嘅泉叔就抱住個仔嘅蛋，不斷逃走。

只此，佢重返獵兔嘅行業。

但係佢嘅目標，就變得單純只有一個。

就係嗰隻西裝兔子人，

復仇。

事過境遷，不知不覺就廿年過去。

佢遇上咗我哋，發生工廈嗰件事，呢段回憶、呢段瘡疤，彷彿再度被掀起。

一路聽嘅時候，我好理解泉叔點解要咁做。

因為復仇，正正係支撐住佢依二十年嘅人生。

支撐住佢就算失去咗人類嘅味覺，

食物變成嘔心嘅味道，

都要生存落去，繼續進食。

就算喺山到住，同人分離足足二十年，

感受過無數孤獨嘅日夜，

都要繼續生存落去，繼續忍受。

「呢個，先係你幫阿政嘅主因吧。」我說。

「佢同我好似.....」泉叔講得淡然，但我知心仍然仲痛：「我唔想，佢成為另一個我。」

「咁點？我係咪搗破咗你計劃。」我笑一笑。

「無所謂.....反正我就算入咗內部，都搵唔到嗰隻西裝兔人嘅一啲資訊，原本我諗住調查「西品製藥」將隻兔子人放喺邊，點知俾我問到某個老獵蛋人.....佢話嗰隻係「非狩獵」對象。」

「咩意思？」我問。

「即係，西品集團內部唔容許佢旗下嘅「獵蛋人」組織，即係所謂嘅林中管理員，去對西裝兔人做任何行為。」泉叔說。

「咁點解佢哋會派你喺西品大宅軋守，仲有西品盛.....係你殺？」我仲有好多疑問。

「因為我哋之前喺工廈燒咗個靈魂蛋存庫，令本應該就已經要老死嘅西品盛，無咗可以服用廷命嘅靈藥，佢急需大量獵蛋人日以繼夜採集返一定數量.....因為春天仲有一、兩個星期就過，下個採蛋週期係四年後，如果存貨不足，意味西品盛將會老死。」泉叔說。

「即係話，你每日一天光就去獵蛋？獵完夜晚就即刻送返西品大宅，再等天光？」我嘅理解。

「成個採蛋部門得十幾條友，我哋可以話係西品盛要廷長性命嘅專業醫生，可惜.....」

「可惜？」

一路狂駛到跨島，我先真正停車，停喺一間潮州打冷隔離。

24

我喺入面買咗少少外賣，就同泉叔返去中環。

泉叔一除低件灰色長風衣，即刻顯露出唔少新傷痕，睇落係近幾日造成。

佢見我眼光留意啲傷，就講：「同兔子人打交道就係咁。」

泉叔一除低風衣，著返嗰件農村格仔外套，就係有返種佬味：「我如果唔咁搏，都唔會有機接近到長期喺大宅嘅病房輸送靈藥液體廷命嘅西品盛。」

「泉叔，係你殺咗佢？」我想確認下。

「望見嗰個長壽老人除咗見到佢嘅老態之外，仲見到佢身後嘅罪惡……」泉叔搵張櫈坐低，淡然地說：「一諗到我個家人變成咁，有一部份原因都係因為佢而起，我就忍唔住終結佢生命。」

「你開槍打死佢？」

「一枝會溶於液體嘅幼細毒針，係東武勳俾我，佢話塗咗鯨魚毒素，用手少少已經足以致命，而且枝針幼細到翻睇閉路電視，都唔會睇到實體。」泉叔拎枝煙出嚟，叫我摸下：「仲有呢個偽裝成香煙嘅小吹箭。」

我拎上手望，先發現只係枝外型似煙嘅小吹箭筒。

「即係……」我開始有啲頭緒，組合成件事：「你預先將毒針放喺小吹箭入面，再見到西品盛時喺病房扮吸煙，射入去西品盛液體輸送袋入面？病房俾你吸煙咁好笑。」

「係會有人制止你吸煙，但吹枝針出去只係需要一秒。」

「全部都係東武勳準備俾你？」

「佢……」泉叔言語間都對呢個人，有啲保留：「好似想利用我去暗殺西品盛，而作為回報佢就俾返西品集團嘅資訊我。」

東武勳依個人到底有咩打算……

不過算，

佢都應該碌落山嘅時候死咗。

「政呢？唔見佢。」泉叔問。

「喺房。」

我將東武勳同我哋發生嘅事，講哂俾泉叔聽。

「原來係咁.....」泉叔拎低頂帽，少有地露出歉意：「對唔住。」

「你下次應該講俾我哋聽。」其實我，係有啲責怪泉叔。

「我只係怕，萬一我二十一號當日喺山上死咗，就無人可以幫我報到仇。」泉叔望住昏睡緊嘅阿政：「始終.....有啲事情係我自己要做，我唔想拖其他人落水。」

「我哋係一個team。」我轉身凝視泉叔，直視佢雙眸：「一係唔好死，就算死我都要知道你係點死，明？」

泉叔聽完之後輕笑一聲，說：「好似你仲成熟過我咁.....沅彤。」

「我只係，唔想你哋受傷。」我視線移返到死物上。

「我無睇錯你，如果揀一個繼任我，你係最適合，我諗宋仔.....都係咁諗。」泉叔表說。

「但你點解唔聽宋文德話。」仲執意要去復仇，搞「西品製藥」。

「我嗰陣睇完諗緊.....既然佢都估唔到呢步.....咁佢應該都估埋我會唔聽佢講.....而再有下一步。」

「如果唔係我及時帶你走，的確會有下一步，就係你俾集團嘅人捉走咗，虐待到死為止。」我冷冷地說。

【阿政視覺】

好耐無試過訓得咁舒服，訓到我以為經已過咗日蝕時份。

「醒啦？你應該有好多嘢想問喎，我係指.....正常昏迷完嘅病人都會問三問四，放心我會逐一解答。」講嘢嘅人我唔識，但佢自稱家庭醫生，係沅彤請嚟照顧昏迷咗嘅我。

「今日幾多號.....」我只有一樣嘢想問。

「十八號。」家庭醫生答。

「仲有三日.....」我默唸。

仲有泉叔未搵、八赤刀未整返好、仲有仲有.....

我迫不及待落床嗰下，房門就俾人推開咗。

「沅熊.....彤.....」我啱啱訓醒就口誤。

「沅熊小姐好好人，照顧咗你好多日，既然你醒咗，咁應該都無我嘅事。」家庭醫生微笑、離開。

「你都仲識得喺末日之前起身。」她說。

「泉叔佢.....」

「搵返，無事。」

「咁八赤刀.....」

「就算斷咗都用得，佢係靠邪物嘅血液嚟燃燒業火。」

我對於沅彤喺我不驚覺之間搞掂所有嘢，有啲驚訝。

「準備好迎接嗰日未.....」沅彤保持慎重。

「等咗好耐。」

打後呢三日，嗰天都好似為迎接黑暗，而整日烏雲密佈，雨下連連。

我哋三個同呢個城市做最後嘅道別後，就踏上乘車之旅，前去鎖羅村入面。

車內徘徊住Ben Howard嘅《Black Flies》，窗外嘅世界彷彿漸漸迎來黑暗，慢慢轉灰。

可能接下來嘅命運太過沉重，我哋臉上都無咩一絲嘅悅容。

泉叔打開車中嘅電台，主持報導緊依個社會嘅情況，呢個香港嘅所有人都好似慶祝緊依一日來臨，大家預早喺街上狂歡、有人就露營、徹夜忘返，或者喺墮落之前係最快樂。

我從沅彤口中得知咗，泉叔家人嘅往事。

相信俾著係我，都會忍唔住去復仇。

畢竟，留低嘅話，就會係一場遺留、一個陰影、一個永遠嘅壞結局。

其實都一早估到佢呢種鐵漢柔情，唔係天然生成。

每個人，多少都要經歷一啲殘酷，先學識去堅強、去溫柔。

「希望我仲有命遇到嗰隻著西裝嘅兔子人。」泉叔仍然有啲耿耿於懷。

明明係白天，但外面打起雷。

「嗰隻兔子人好似特別奇怪咁，特別俾「西品製藥」收容。」沅彤提出。

「應該有某啲特殊理由.....」呢幾個月，令我逐漸相信陰謀論嘅存在。

「話說，個紅神目吊咀宋仔擺咗去邊？」泉叔突然問。

我同沅彤面面相覷，因為既然宋文德只低俾沅彤，咁就應該只可以得沅彤知道。

「喺我到，但我唔會講出嚟。」沅彤主動承認。

「係？」泉叔好似只係問一問，無追問落去。

雖則，距離日蝕來臨仲有兩日，但總感覺仍然風平浪靜，重生會到底走咗去邊？

一落車，沅彤就將嗰把斷咗半嘅八赤刀交俾我：「今次唔好再整爛。」

「如果無散彈突然飛埋嚟，應該都唔會再爛多次。」拎住把斷刀嘅感覺，真係好怪。

「除此之外.....政，我想教你一招神技。」

「神...神技.....？」

「古時「八赤刀」嘅持有者為日本嘅神明，而佢使出嘅刀技，就被稱為「神技」，其實都係多得斷咗刀我先發現呢個玄機.....」沅彤拎出一瓶兔子人血，倒落到八赤刀上。

血液一漏落到刀身上，即時發出蒸發嘅聲音同薄煙，繼續燃燒出微弱嘅藍火。而藍火係唔受天雨影響，保持住燃燒，呢啲就係業火嘅特性。

「用力揮出去，將刀上嗰滴未蒸發完嘅血。」沅彤說。

我雖然唔知沅彤想點，但佢一面認真我唯有照做。

「嗖！」我用力揮出一刀，將刀上嘅血揮走。

「蓬～」

神奇嘅事發生，嗰啲微弱業火彷彿跟住血液離開一樣，濺出咗空氣之外。

「拎住。」沅彤俾咗一大樽兔血我。

份量幾乎係泉叔變咗兔子人嘅徒弟，最後抽出嘅份量。

「咁多？」我有少少驚愕。

「索性一次過用哂喺到，反正都係最終一戰。」泉叔說。

「但你遇到兔子人嗰陣，先好使出「湧火」。」

我接過透明膠瓶裝住嘅兔人血：「我會守喺井前。」

「之後就靠我哋。」泉叔轉身，面向高山：「只要守到二十二號嘅日出來臨。」

說罷，我哋三人徐徐上山，喺外村祖屋做好準備。

捕獵網、捕獸夾、絆繩、路障之類嘅嘢，沅彤同泉叔一早就喺前幾日準備好，就算有癲佬想喺日蝕期間行山，都唔會有方法跨越到。

除非，佢係不惜一切都要上嚟就另計。

呢啲人，到時就交俾我哋應付。

即將踏入凌晨時份，夜風涼涼。

我哋三個企喺井前，燒起咗營火。

隔離放住嘅，都係咖啡、Red bull、興奮劑。

依家嘅感覺，比起以前任何事情，都仲要緊張。

「就快要頂足二十四小時啊各位。」泉叔望望手錶，再望向沅彤：「我把槍用得慣唔慣？」

「幾好，唯一打過嘅嘢就係嗰個男人。」沅彤指嘅，係東武勳。

「我就唔係幾用得慣呢把嘢。」泉叔拎起自己手上枝削短型霰彈槍慢慢打量：「不過性能點都好過把獵槍，始終係西品嗰邊分發嘅現代武器.....」

「咁你又預住自己祖屋把弓？」我笑道。

「萬一用唔慣，都有啲舊嘢可以傍下身。」泉叔又轉為拎住把弓，細細咁凝視：「話哂我阿爺.....都曾經用佢射瞎過「紅神目」一隻眼。」

「咁到時我哋見「紅神目」嗰陣，佢係咪應該照理得返一隻眼.....」我推測。

「衰過你把口！最好係見唔到，其求殺件「重生會」嘅真求導者，阻止佢哋進行儀式。」泉叔反駁。

「我哋都守到咁，佢哋唔殺咗我哋，都應該進行唔到儀式。」

「宋仔有冇講過「重生會」儀式內容？」泉叔問。

「無。」

「話唔定係集體對住個水井打飛機。」沅彤冷笑一聲。

但我同泉叔笑唔出，因為沅彤突然講啲咁痴線嘅笑話，好違反人設，證明佢此刻都好緊張。

今日座山好靜，平時會有蟬聲，但今晚只係得蒼涼嘅風聲。

樹葉沙沙作響，更甚係萬籟俱寂。

都平日，

好唔一樣。

「踏正十二點。」泉叔飲啖咖啡，就企起身去附近巡視。

而沅彤亦都行去村內嘅高位，爬上一座增壓水塔上面橫視周圍。

企喺如今被混凝土封住嘅水井隔離，唔知點解我會無故地諗起，如果宋文德都喺到，佢又會企喺邊？

或者會係同我一樣，企喺我身邊，咬住枝煙等緊敵人過嚟。

望住內村嘅入口，就記得同佢狼狽咁跑落山下面嘅畫面。

就好似.....

只係琴日發生嘅事咁。

唔知點解，當下我會拎起泉叔放低喺營火隔離嘅一包煙，然後點燃起佢，好似個新手咁拎住枝煙放入嘴。

一呼一吐之後，莫名嘅安全感就傳遞到全身。

我望住枝煙，默默笑咗一笑。

「原來係咁.....」

「喂，發咩呆。」喺水塔高處嘅沅彤向我喊。

「咁你都睇到？」我抬頭望向沅彤。

「大佬，你隔離成個火堆喺到。」

好快，浪潮聲四起，單係聽聽海的聲音都可以幻想到波濤洶湧，雖然鎖羅盆內村位於高處，但係好近海岸，幾乎就可以聞到海水嘅味道。

「沅彤，你凍唔凍？」過咗約莫兩個鐘，我見天氣有啲凍，就問下佢。

佢搖一搖頭，而我都尚且溫暖，就繼續各有各站崗。

沅彤佢之前送俾我嘅羽絨總叫大派用場，以前嘅日子又濕熱，又有少少焗，如果唔係佢送俾我嘅心意，可能我一早扔咗落垃圾桶。

話說回來，好似無點理過泉叔，於是我用無線電同佢聯絡。

「喂泉叔，咩情況。」

「無咩特別，但好唔自然。」泉叔喺另一邊答。

「唔自然？」

「同唔到你解釋，獵人嘅直覺。」

「我都仲殘留住少少上班族嘅直覺，感覺到之後二十四小時應該做到死。」我說。

「政。」

「嗯？」

「你啲笑話高質咗。」

再過多兩小時，經已係凌晨四點，有咩風吹草動都會令我即刻驚醒。守一個地方最麻煩嘅係，你永遠唔知道對方幾時攻過嚟，萬一佢係最後一刻先攻入嚟，咁二十三小時之前防守嘅一切心機同精神，就變相係白白浪費。

所以，我哋中間提出咗輪班制，每四個鐘換一個人訓覺，其餘兩個人就繼續看守，而且每三分鐘就要用無線電向對方報平安。

呢種方法係比較有效率，唔洗三個人一齊慢慢咁消耗到盡。

而第一個訓嘅，就係沅彤。

「安全。」每三分鐘，我向泉叔講一次。

「我都安全。」泉叔回應。

「泉叔，搞掂完呢件事之後，你會做咩？」我同佢無聊傾起。

「我？繼續去對付兔子人，最好就搵到嗰隻西裝兔子畜生.....」泉叔沉默咗陣，再講：「我有冇同你講過，除咗我家人之外.....我徒弟都係俾嗰隻嘢陷害。」

「變成兔子人.....？」

「係，佢就好似隻.....兔子人之中嘅復仇者，當你不斷追擊、壓迫佢哋嗰陣，呢隻兔人先會出現，然後一下子摧毀你。」

「連西品集團班蛋獵人，都唔知佢係咩嚟？」

「問過哂，最高級嗰個東武勳，都話佢係公司嘅最高機密，幾乎得「西品製藥」創辦人同繼承人知道。」

「你有問過西品盛？」

「殺佢當日就問過，嗰陣我運送咗批靈魂蛋去到佢病房，順便半威脅式咁問佢，佢唔答之餘亦都知道我入西品集團嘅意圖，我就唯有逼於無奈用毒吹箭殺咗佢，好讓自己可以繼續留喺嗰到搵證據，我應該講過你聽，定唔知係沅彤。」泉叔說。

「咁你呢？」泉叔問。

「我無諗過自己仲有聽日。」

「後生細仔就咁絕望？仲有大把時間俾你思考下。」

「安全。」我只係諗到，要講依一句。

「安咩全？」

「三分鐘報一次平安.....」我說。

「大佬我把聲啱啱先喺到，擺到明無事。」泉叔講完之後，自己又補充句：「平安。」

一轉眼，又過四個鐘。

本應該係白晝嘅時份，日出並無如願咁到來，世界陷入咗日蝕嘅黑暗之中。

仰天望住太陽應該升起嘅位置，會見到日全蝕將佢緊緊咁掩蓋住。

其他國家係點我唔清楚，但係香港.....

就肯定係一卡片黑暗。

原本日全蝕最長只會幾分鐘，不到十分鐘，但今次可以去到咁長時間，係聽講外太空有顆行星特殊嘅運動導致，暫時無人解釋得到，就好似世上好多未解之迷一樣。

「呵欠.....晚安，政。」啱啱訓醒嘅沅彤對我講。

我答：「晚安。」但其實，都經已係朝早。

原本我以為可以有個短暫嘅安眠，點不知訓到一半，無線電就傳嚟泉叔屏氣斂息嘅聲音，令我驚醒開眼。

「有個人、有個著住黑袍嘅人，啱啱喺外村附近出現。」泉叔咁樣交代。

「我哋洗唔洗嚟睇下。」沅彤回覆。

「唔洗，我驚係調虎離山，我自己去睇睇，但如果我五分鐘內無覆到你哋.....」泉叔頓咗陣，說：「就自己執生。」

泉叔口係咁講，但係我相信沅彤同我一樣，有種忍唔住睇下咩事嘅衝動。

「政，點樣？」仍然企喺水塔嘅沅彤，問我意見。

「留喺到。」我答。

當日，我哋無跟從宋文德嘅忠告，已經差少少帶嚟慘烈嘅後果。

今次泉叔都講得有道理，係調虎離山計就死。

所以，我哋可以做嘅只係喺原地默默等待。

「沙沙沙沙──」天空下起毛毛雨。

我望住前方嘅草叢，留意有冇闖入嚟嘅人。

良久，山林中發出咗一下巨響。

「呯！！」

呢下彷彿重擊咗我同沅彤嘅心臟一下，嚇到我哋身體郁咗郁，完全唔知嗰邊發生咩事。

過多幾秒，無線電先傳嚟沙雜嘅聲音……

「總算搵到條友，一槍打死咗佢……」係泉叔把聲。

「咩人嚟！？」

「等陣……我掀開佢件袍睇下……似係個普通人多啲，睇落無求導者吸晒毒嗰啲樣咁痴線，但佢個身……綁住咗……」泉叔講到一半，突然好大反應咁。

「咩事……泉叔！？」我問。

「呯──！！！」

話口未完，嗰頭就傳嚟爆炸嘅巨響。

「啊…嗄……條…友……綁住咗……土製炸彈……」聽泉叔把聲，佢好似傷到咁。

「你有冇事？我拎急救箱嚟俾你。」

「無……只係炸親少少，手指有啲焦黑，啱啱我即刻將佢綁住嘅前胸面向地下壓，佢條屍已經食咗唔少衝擊嘅威力……」泉叔說。

「玩埋自殺式炸彈，同啲宗教狂熱信徒好似……我諗佢哋消失嘅呢段時間，應該整咗好多排除他人嘅

武器，你哋都小心啲。」泉叔嘅推斷，繼續講落去：「啱啱呢一個，我諗佢只係先鋒部隊.....」

「重生會」不惜一切代價都要達成目的嘅決心，可能比我哋更強大。

經過剛才嘅恐襲後，我哋都無心睡眠。

原本用一晚放鬆嘅身心即刻繃緊返，唔知「重生會」仲會用咩招數上山。

就快接近中午嘅嗰段時間，我特登拎咗啲嘢去俾泉叔食，等佢無咁餓。行到外村後，見佢靠坐喺某間屋嘅門前，好似漫無止境咁等待。

「政？做咩過嚟.....」泉叔見到我，先回神。

「你邊到炸親？」

泉叔舉起隻手我睇，我先見到傷勢並無佢講得咁輕.....

佢右手嘅其中兩隻手指.....

斷咗。

「.....」我真係震驚到講唔出嘢。

「好少事。」泉叔輕笑，說：「已經自己包紮好，斷嗰兩隻唔會影響到開槍。」

「去搵醫生.....」

「駁？咁邊個守護住呢到。」泉叔反問，佢個樣好認真。

見住佢無咗嗰兩隻手指嘅位置，我自己仲心痛過佢本人，更加唔放心佢。

「你保護好沅彤就夠。」佢拍拍我肩背，叫我返去。

如果我哋有命可以離開呢到，我呢世都一定會報答佢。

「返去啦。」泉叔咬住個飯糰勸我，不忘叫我：「唔好同個衰女講啊。」

我明白依啲時候唔可以婆媽，就點頭返咗去內村嗰邊。

「佢有無咩事？」我一返到去，沅彤就問。

「無.....」我答。

打後嘅時間，又回復平靜。

但俗語有話，暴風雨前夕都係平靜。

呢一句，亦都應驗。

大約晏就兩點半開始，山下就開始嚟咗一群人。

佢有啲係單獨一個，有啲係成群結隊三、四個，全部都清一色帶住武器，而每次佢哋經過外村嗰陣，泉叔都會迅雷不及掩耳咁喺屋嘅一邊衝出嚟開槍，快速咁拎霰彈槍射死佢哋，令佢哋反應唔切。

「又搞掂一件孤狼.....睇嚟單丁上嚟嗰啲，通常都有綁住背心炸彈。」泉叔已經對付咗四波試圖行入內村嘅信徒：「但我啲霰彈子彈都用得七七八八.....」

「咁換我企外村？」沅彤主動提出。

「唔好，獵槍太長，唔適合守外面咁擠迫嘅環境，我最多轉用弓，但可能會漏咗人入嚟，你哋留意下。」

「好。」

「政，你覺得真嗰批求導者幾時會上嚟。」沅彤對我問。

「有絕對把握嗰陣。」我諗咗諗。

「例如？」

「我哋死咗之後。」

「好多信徒過緊嚟.....」忽然，泉叔對住無線電咁講：「至少有七至八個！我拎緊弓，一個人應該正面對付唔到咁多，等佢哋入緊內村嗰陣我攻後，同你哋一齊夾擊佢哋。」

「收到。」我同沅彤都拎起武器。

如泉叔所講，不出一陣內村入口處嘅草叢發出騷動，幾個身影慢慢靠近入內村。

其中一個，拎住長斧嘅信徒，更加係滿口唾液，流露出一副妄想瘋狂嘅笑容：「哈.....哈哈哈.....哈哈.....！！進入樂園.....只要.....殺咗佢哋.....可以進入樂園.....」

佢指嘅「佢哋」，明顯係我哋。

表情同佢一樣嘅，仲有一齊過嚟嘅信徒。

個樣就好似，已經俾「重生會」徹底咁洗過腦咁。

「主教啊！」另一個信徒企到最前，張開拎住菜刀嘅兩隻手：「我哋奉你之命，到底樂園入口.....準備清除妖魔.....」

「呯！」

嘓信徒發表完偉論之後，俾沅彤毫不留情咁一槍打落前額上。

「嚓」沅彤快速地換彈。

25

呢下槍聲，亦示意戰爭開始。

未幾，又一名信徒嘅頸喉俾箭從後而穿，係泉叔嘅夾擊。

我伸手向背，拎出一把鋼製嘅武士刀上手，準備迎擊接近水井嘅信徒。

我背脊一直頒住兩把刀，一把係對付妖物嘅八赤刀，而另一把就係對付人類用嘅武士刀，用刀嘅原因主要都係因為我曾經接受過七日苦練，應該無其他嘢能夠更純熟咁運用。

第一個衝嚟嘅信徒，係拎住鐵撬，俾佢一下打中都幾痛。好彩嘅係，佢隻手舉住枝鐵撬咁衝過嚟，已經完全睇得出佢會攻擊嘅位置。

於我只係上前稍為舉刀格擋，再推開反手斜斬！

「嗖」嘅一聲，佢半個身已經出現一條血痕。

我眼角一盯，望見後面仲有個拎刀嚟緊嘅，同樣地上前擋一下，斜斬！被斬中嘅信徒，好快就痛得退後、訓低。

呢種程度嘅傷害唔仲以致命，但足夠佢哋覺得自己受到好大傷害。

人有個好本能嘅反應，就係受到莫大嘅傷害之後，就會停止胡亂郁動。

「呯！」

「呯！！」

連續兩槍嘅聲響，沅彤幫我補槍殺死俾刀斬中訓低嘅信徒。

畢竟唔識郁嘅目標，移過郁嚟郁去嘅。

仲有三個左右，泉叔用緊把弓套落其中一個信徒個頭上，想借此扼死佢。

仲有個係手持短斧，但好快俾我用刀斬走把短斧，繼而斬佢個人。

「仲有一個去咗邊.....」沅彤四周圍張望。

結果，仲有最後一個佢竟然潛服喺草叢附近，一直等緊我哋應付其他人，自己就突圍衝到去水井位置！

跑緊過去期間，佢解開咗長袍，呈現咗綁喺身嘅土製炸彈.....

「紅神目！主教！各位求導者仲有信徒們！我依家為你哋打開樂園入口.....！！！」嗰個信徒視死如歸咁大喊。

「炸彈.....」沅彤大喊。

聽見沅彤咁講，又見嗰名信徒跑緊過去水井到，我即刻衝過去拎刀從後直刺穿入佢心臟！

「嗚呃！！嗄啊啊啊.....」佢手中握住準備用嚟點燃嘅火機，佢中咗一刀之後隻手慢慢鬆開。

「吾等將會奉獻出一切！！！！！」

突然間.....

佢唔知邊到嚟嘅力氣，將手中就快跌落嘅火機握實，再伸向胸前嘅引線將綁嘅炸彈引爆。

我連刀都未拔返出，就即刻向後逃走、飛撲！

「呯！！！！！」

呢一響，遠比剛才聽到嘅嚟得震撼、巨大。

滿身泥屑土碎嘅我，再次打開眼睛時.....

水井嘅混凝土，幾乎有一半已經被炸成粉碎。

而嗰名信徒嘅血液、組織、內臟、骨碎、腦漿、爛肉，都已經四濺出去。

爆炸剩下嘅煙灰，喺綿綿雨中飄升。

睇落空洞破碎嘅水井，又再次變得危險。

「一定要封哂個井，井底係通向「紅神目」存在嘅世界.....」我行前不到幾步，就出現耳鳴。

「啊.....」痛到我要跪低揿住隻耳仔。

「依家落哂雨，已經填唔到混凝土。」沅彤道出難處。

「搏埋條命去守住就得。」泉叔依一句說話戰意高昂，彷彿早就做好死嘅打算。

「守多十四小時左右.....計下次再見到日出嘅話.....」沅彤拎出手機望時間。

「做得好.....」泉叔聽完之後，拎咗瓶剛才爆炸震到佢腳邊嘅燒酒飲：「已經過咗一半，捱埋落去.....」

我喺襯衫撕咗一小塊，遞俾沅彤：「喂.....抹下塊臉？」

沅彤塊臉濺到嗰名自殺式襲擊信徒嘅血液。

「唔該。」沅彤伸手拎過。

雖然我俾咗塊布俾沅彤，但其實都唔洗點擦，因為雨水好自然咁洗走我哋身上嘅污垢。

個天一直維持住咁黑，感覺真係好怪。

世界從來每過十二小時，就嚟一次白夜交替，如今嘅漫漫長夜，就令詭異嘅氣氛喺身邊繞纏住咁。

我從未試過咁冀望想要見到陽光，如果我未曾嚐過呢種黑暗。

傍晚六時三十二分。

我哋無一刻鬆懈過，三個人六隻眼盯住內村入口，防止任何人入嚟。

「開始有其他味道。」突然，泉叔講咗句。

「其他味道？」我瞧向泉叔。

泉叔越聞就越起勁，細步細步咁行去村入口方向：「今鋪大鑊。」好似已經聞出端倪嘅佢，停止向前。

「泉叔……係咩？」

「我哋嘅宿敵。」佢答。

「兔子人……」我企起身轉拎斷裂咗嘅八赤刀。

「有幾多隻左右？」沅彤又問。

泉叔又將耳朵貼落地下，聽下傳嘅聲音：「聽落仲喺好遠……」

好彩泉叔係長期居住喺野林嘅獵人，有呢啲異於常人嘅天賦。

「三隻、四隻……五隻？可能更多……」泉叔越講越不妙。

「我哋邊有可能頂到……」我好坦白咁講，有八赤刀都唔得。

泉叔諗咗諗，決定喺褲袋拎出手機打俾某個人：「唯有打俾佢，問下佢幫唔幫到手。」

「東武勳？」除咗佢，我諗唔到其他人。

「佢可能已經……」

當我想講佢可能碌落山死咗嗰陣，

泉叔佢則電話接通咗。

「喂！」泉叔大喊。

「點樣？」的的確確係，東武勳班聲。

我同沅彤都一樣有啲愣然，佢居然死唔去，即使係接受咗咁多重傷.....

「要你幫一幫手，鎖羅盆村嗰邊有大量兔人喺到出沒。」泉叔直說。

「係？」電話裡頭的東武勳，沉默咗陣：「算，反正你幫咗我殺西品嗰個老不死，就當係差你一個人情。」

「帶埋你班伙記。」泉叔提佢。

「但因乜解究.....咁多兔人去緊同一個地方。」東武勳問。

「你想知就過嚟，如果我哋一個唔覺意殺哂班兔子人，你哋遲啲都無工開。」

「捱四十分鐘。」東武勳講完，就收咗線。

佢同泉叔嘅對話都唔知點形容，冷血又唔係，朋友又唔係，純粹係個商業伙伴？

「聽到未？捱四十分鐘。」泉叔轉頭向我哋講。

「嗯。」我同沅彤點頭。

呢個時候雷鳴轟隆一聲，閃破天邊，就似響起大戰前嘅號角。

第一隻兔人現身之前，我哋聽到草叢傳嚟女人嘅哼唱聲，聲音好輕好細令人有啲迷。

你會全神貫注咁，望向聲音嘅來源。

當危險襲來時，你就會不留神咁失去性命。

「嗖——！」一把短斧飛向我塊臉。

幸運嘅係我意識夠快，縮一縮就閃開咗把擲嚟嘅短斧。

我轉返頭去前面嗰陣，就第二次見到嗰隻兔女。

我同宋文德落山時，誤中佢陷阱嘅嗰一隻。

眾兔人之中，佢體形算係最接近人類嘅一隻。

唔知係咪同性相吸，佢第一個走去攻擊嘅係沅彤！佢發出一聲凌厲嘅尖叫，全身皮毛乃至到兔耳都悚

然起嚟，以驚怒嘅姿態殺向沅彤。

原本仲沉醉喺佢輕輕嘅歌聲入面，但佢一聲撕破喉嚨嘅叫聲，就打破咗呢一切嘅平衡，變成恐怖嘅殺人狂。

「呯！呯！呯！」沅彤對佢連開三槍，但明顯無效。

兔子人仍然以扭曲嘅步姿接近沅彤，我無諗咁多就衝過去諗住護花，點不知就喺我靠近到兩米距離左右，兔女突然轉頭面向我，露出嗰對鮮紅嘅「紅目」.....

我即刻用力合埋對眼，防止「紅目」對我生變。

「擋住右邊頸側！」我合埋眼嗰下，沅彤向我喊。

我好下意識咁，聽從佢所講舉刀擋住右頸側邊，殊不知換嚟咗兵器相交嘅鏗鏘聲。

我恍然大悟如果嗰下無咁做到，條頸可能就割開咗半塊。

擋完一下嘅我就向前一斬，但兔女步法比較輕盈，唔似得其他笨重嘅兔子人，向後一退我就無佢乎。

驀地，我醒起自己袋住樽兔子血，於是將少量兔血灑落到八赤刀上，血液一觸碰到刀刃果然擦出激烈嘅化學反應，發出燒殆一切嘅蒸化聲，然後幽藍嘅業火就從刀而生。

女兔人側側頭，望住我把刀。

我不留情面地，用刀向前一揮將血液潑濺出去。

濺潑範圍係扇形咁避無可避，而女兔人臉上正正食正神技「湧火」。臉部即時好似俾強酸刺激咁，燃燒起業火。

「呀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女兔人發出慘絕人寰嘅叫聲。

佢原本輕巧嘅腳步變得混亂，雙手掩住業火燃燒之處不斷痛吟，我把握機會過去捉實住佢，繼而一刀插落佢後頸入面。

「嗖！」八赤刀一拔出佢血肉嗰下，更多嘅業火從佢傷口處湧出遍佈全身。

好快佢已經成為一隻唔識蹦跳嘅兔人，死喺永不燃燼嘅業火下。

望住女兔人慢慢咁被燒至不動、焦黑、化灰，成個過程好快捷，可能係因為佢體形較瘦削，如果換轉係其他賤肉橫生嘅兔子人，應該仲會掙扎多段時間。

越夜，狂風就摑得越勁，開始吹到內村嘅增壓水塔都發出啲怪聲。

視線混雜住大雨同落葉，能見度幾乎只有幾個身位距離，

山上又凍又大雨霧，仲要隨時面對唔知邊到嚟嘅兔子人，我開始明白咩嘢.....無助。

「沅彤？」我開始見唔到佢嘅身影。

「喺到。」沅彤答我。

「泉叔？」我又望向泉叔嗰邊，佢都俾雨霧掩蓋咗。

「喺到.....」

確認佢哋仲喺到之後，我唔經意咁產生咗一個念頭。

兔子人血。

泉叔講過飲咗兔子人血，就可以增加感觀，代價就係一世失去人類嘅味蕾，同對靈魂嘅渴求，簡單而言就係同魔鬼做交易。

不過依家呢種情況，我覺得仲唔做交易嘅話.....

遲啲就會連做交易嘅能力都無。

於是我扭開咗樽蓋，仰頭灌咗一細口兔血。

飲完之後，一股腥濃嘅味道喺口腔內淡淡咁散發。

怦...

怦怦！！

一瞬間嘅通徹感觀，令我瞳孔不自覺放大、擴張，全身更加係毛髮豎立，就算連一滴雨水由前額流到下鄂嘅細緻，我都感受得到。

風聲、葉聲、泥滾聲，都前所未有咁清晰，就好似進入咗新世界。

我特意揀啱啱無人見到嘅時刻飲兔子人嘅血，免得佢哋覺得有愧於心。

喺我飲完兔血嘅廿分鐘之內，通往內村嘅叢林終於發出咗動靜。

呢種距離.....

正常人係唔會留意得到，但多靠兔人嘅血，

我知道有啲嘢正接近緊我哋。

我握實八赤刀，盯實內村入口。

幾個高大毛茸嘅身影，如同緩慢嘅殺人狂咁從叢林走出到入口位置。

佢哋幾個都好似望穿咗雨霧之間嘅我哋，而同時亮起咗「紅目」！

「咩事！？」沅彤被突如其來嘅紅光照射到，即時轉頭回避。

「佢哋嚟到，頂住啊！！」泉叔先射出第一箭，射瞎其中一隻兔子人嘅眼睛。

兔子人呢個數量，我哋根本就抵擋唔到.....

足足有成五隻喺我哋面前。

於是我盡地一搏，灑出大量剩餘嘅兔血落八赤刀上，令佢嘅業火燒得最為旺盛。

「嘎嘰嗤嗤.....」兔人發出唔屬於呢個世界嘅聲音，就開始意圖接近我哋。

我當下揮出八赤刀中，將「湧火」濺出！

有大量兔血嘅加成，效果特別唔同，青藍色嘅火焰以扇形咁擴散出去，只需要一下就令到村外嘅兔子人唔敢埋身。

接下落嚟，每當兔子人意圖進入內村嘅時候，我就使出「湧火」將佢哋擊退。

「我會一直守到天光.....你哋就繼續過嚟.....」肌肉早就繃緊累壞嘅我，開始覺得全身都好僵硬。

每用力揮出一刀「湧火」，都好似要攞盡我嘅力氣一樣。

但相信，可以捱到泉叔嘅「援兵」嚟到。

不過實際上，班人信唔信得過就唔清楚。

「呀啊！！」連續使出咗七、八次，我經已攰到要叫出聲。

我本來想交棒俾沅彤或者泉叔求其一個人，但我係啱啱先飲完兔血，應該得我最清楚佢哋五隻係準確嘅咩方位。

「嗄...嗄啊.....嗄.....」我有啲模糊，雙腳都開始搖搖欲墜嗰下，我嘅感觀，又感覺到另一陣腳步跑緊過嚟。

係...

係邊個.....

我模糊嘅視線，死死盯住昏暗嘅前方。

「第一隊跟我上、第二隊對付左邊兩隻，第三隊處理右面，最後一隻交埋俾我。」簡單而冷酷嘅指令聲，喺草叢發出。

係東武勳.....？

繼而係陣陣火光同槍響！

「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呯！！！」

雨彈交織，村口徘徊嘅兔子人背後受到槍炮嘅攻擊，一時間將對目標轉移到後面嘅獵蛋集團到。

再次見到東武勳，佢已經係戴住個黑色眼罩喺左眼到。面對兔人對佢嘅張口大噬，佢壓低身子從佢身旁快速掠過，再舉起雙管霰彈槍向佢口內發射。

「呯！！」嗰隻兔子人即時受到重創。

「山下嘅「牽引隊」，將兔子人引走。」東武勳拎出對講機，講。

原本我打算利用依個機會，去將兔子人順便一舉殲滅，但當東武勳見我拎住附帶業火嘅八赤刀上前嗰陣，即刻使出一腳將我踢開！

「呯──」完全無為意佢會攻擊嘅我，狠狠咁俾佢踢飛落地。

呢一下間接驅使我有更強烈嘅昏睡之意，今次轉換成東武勳行到我面前，一副居高臨下咁盯住我，同上次情況成相反。

「政。」一樣嘅係沅彤永遠喺我隔離，並且幫我質問東武勳：「你想點。」

東武勳只係冷笑一聲，就轉身返去村入口睇戰鬥情況。

「政，你塊臉蒼白咗好多。」沅彤扶住我躺坐。

我執意凝視住前方就快離開嘅兔子人：「啱啱明明有機會殺死隻兔人.....」

沅彤都一同盯住，不過係盯東武勳嘅背影：「嗰啲兔人，係佢嘅搵食工具.....佢唔會俾你殺死佢哋。」

「.....」

「我諗佢嚟嘅目的，都係為咗咁。」沅彤諗嘢比較黑暗。

阻止，我哋殺死兔子人！？

隨住東武勳帶領嘅手下趕至，又用某啲嘅方法將兔子人引走，呢場僵持咗好耐嘅局面，總算被打破。

「仲有兩個半鐘，就十二點。」沅彤咁樣係叫我唔好放棄。

兔子人走得七八之後，東武勳嘅手下都一同撤離，留低佢一個喺到，似乎仲有說話要同我哋講。

「無拖無欠。」東武勳對剛才都奮戰幫忙嘅泉叔，說：「啱啱嗰到要臨時叫咁多集團嘅菁英，賠埋條命上山嚟幫你手，戶口無個億，都叫唔郁。」

泉叔聽完之後，都只不過一笑置之：「你隻眼咩事？」

「你隻手又咩事？」東武勳反問。

「啲兔子人唔會再返嚟？」泉叔轉移話題。

「唔會，山下嘅「牽引隊」拎住緊一箱無用彼岸花掩蓋氣味嘅靈魂蛋，引走緊佢哋。」東武勳交代出計劃。

「你咁樣幫一幫我，到底用咗幾多錢……」

「錢唔係問題，畢竟係你幫我解決咗最大嘅障礙。」東武勳講完，就打算轉身離開依到。

「喂！」我叫住東武勳，目光唔放過佢：「你點解要阻我殺兔人！你戶口明明都已經有足夠生活三十世嘅資產……」

東武勳停低，又再冷笑：「你認為，我單純為咗錢？」

「……」

呢層，我都唔知。

單係佢無諗住對我復仇呢一點，已經睇得出呢個人……

有住更不為人知嘅事。

「大家有咩因怨……落山再講……就快十二點……」泉叔嘅倦容上，夾雜住隱憂：「點解重生會仲未過嚟……」

就喺我哋疑惑之際，東武勳口袋嘅無線電一則訊息，打破咗狂風嘅怒吼。

「主…管，聽唔聽到？」

「講。」東武勳拎起對講機。

「我哋落緊山呢邊，見到有直昇機嚟緊山頂上面。」

「係？」

「我都唔知咩情況，明明天氣咁惡劣，仲加埋有日蝕，都夠膽開直昇機上山，之後都無咩特別，只係通知你一聲，」

東武勳聽完呢個消息之後，望向住我哋：「有嫁直昇機嚟緊，關你哋事？」

「係重生會，一定係重生會！」捏拳嘅泉叔絕對確信。

「終於要嚟……」我默默唸咗句。

終於，可以嚟個了斷。

「東仔，你唔要幫下手，一齊打走班畜生？」泉叔問。

「唔關我事嘅嘢，我唔會掂。」東武勳行咗去內口外，企喺一顆樹旁邊：「但我好樂意，睇下你哋搞緊咩。」

一聽完呢句，我感覺到沅彤就有想打佢嘅衝動。

我輕輕握住沅彤手臂，講啲開心嘢佢聽：「就快結束……」

沅彤望住我對眼，點頭：「嗯……」

無估錯「重生會」，佢哋真係不斷派散兵上嚟消耗我哋，到最後一刻先打算上山進行儀式。

凝神以待嘅我哋漸漸咁望見山腰處出現一道白光，隨後就係螺旋槳嘅引擎聲，一嫁低飛嘅全黑直昇機開始接近鎖羅盆內村。

照明用嘅白色強燈，直直咁打落我哋身上，螺旋槳所引致嘅凌風亦吹得我哋披頭散髮。直昇機並無急於降落，而係喺內村半空上徘徊，似乎觀察緊……

就算依刻有槍有彈，只要佢哋一日唔降落，一日都無可能殺到佢哋。

對峙咗接近四分鐘，直昇機終於停低喺半空中，並且打開咗機門。機門一拉開，身穿白袍嘅重生會主教，就呈現喺我哋眼前。

「世界總有兩個平衡面，先得以平衡。」主教仍然係工廈當日，嗰副看似慈悲老人嘅樣貌：「如果一切皆可如願，咁呢個世界就無值得追求嘅事物，無值得信奉嘅信仰。」

泉叔狠下眼睛，無同佢多講，搭弓拉箭就想要射死機上嘅主教。

可惜風勢太大，箭未飛到過去經已偏離目標位置。

但係沅彤就好似繼承咗泉叔郁手再講嘅性格，喺泉叔枝箭飛落之後，二話不說就開上一槍。

「呯！」

呢一槍，正準無誤咁打中主教嘅右胸。

中槍嘅主教身子微微一縮、面色甚苦，但並無因而倒下，仍然可以站立住。

呢個時候我記起從「紅神目吊咀」中睇到嘅主教回憶，主教係喺佢母親變成兔子人之後所生出嚟，所以某程度上.....

佢都好有可能，係兔子人。

擁有不死之身。

我即刻將呢個推論，講俾泉叔同沅彤佢兩個知。

「咁即係.....」泉叔揚起嘴角望住我，給予咗我一定嘅信心：「要靠政仔你把八赤刀？」

「可能就係。」我目光盯實主教。

「無任何事情.....可以阻止真神降臨.....為咗依一刻，接近百年嘅等待.....」主教舉起雙手，說：「我嘅父親，你照亮了世界，卻墮入了地獄！我哋將會為你打開樂園嘅通道，創造一個萬物皆不死嘅樂園！！！」

緊接，機廂內行出一名身穿求導袍嘅人。

從佢嘅面容、精神、體形嚟講，都完全符合求導者嘅特質.....

係真正嘅求導者！

「吾等將奉上十四名靈魂純粹嘅追隨者。」主教繼續對住內村嘅井底下，進行禱告：「紅神目.....請你紆尊降貴降臨人間！」

說畢，機廂內嘅一堆求導者開始進行吟唱《紅神目詠歌》。

「氣氛變得咁詭異。」一旁睇戲嘅東武勳，都略感不安。

「佢好似，進行緊儀式.....」沅彤說。

「當詠歌結束時，願你能夠照耀人間。」

主教一講完，第一名求導者就將自己身體傾前，從半空嘅直昇機之中墜入到井底之下。

「呯」沉重嘅一聲。

井底釋放出緋紅光芒。

我無故諗起，好耐以前宋文德殺咗一個守夜嘅求導者，再將佢棄屍喺井底下，意外觸發咗打開通道嘅入口，令宋文德目睹第二個世界。

組織好成件事之後，我得出一個事實.....

就係「重生會」打開通道嘅方法，就係喺最黑最暗之夜，利用不吃喝人間煙火嘅純粹求導者靈魂，打通「紅神目」存在嘅世界，等佢可以穿越到入間。

「第二求導者。」主教說出。

第二名黑袍求導者，又好似第一個人咁，心懷虔誠地禱告後就跳落井底之下。

「呯」井口開始出現裂縫。

紅色嘅赤之光，亦變得更為鮮艷。

「要...要阻止.....阻止佢哋！」我大喊。

「第三求導者。」主教說出下一位要祭獻生命嘅人。

第三求導者開始進行禱告，沅彤加把勁向準備喺半空跳落井底嘅第三求導者開槍，但就算射得中，都依然阻斷唔到佢哋跳落去嘅執著，除非地心吸力唔存在。

「第四求導者。」

轉眼間，經已到第四個，儀式完成咗接近之三份之一。

泉叔突然好似諗到啲咩一樣，即刻去附近嘅村屋拎咗幾條備用嘅粗繩：「政！沅彤，幫手將啲繩同箭頭打成結！」

我哋不加思索，即刻按照泉叔所講去做。

可能時間太過緊迫，心情又太過緊張，導致我有啲手忙腳亂。

「第五求導者。」主教又再宣佈。

而第五求導者，亦開始進行奉獻前嘅禱告，就準備跳下。

「一陣間我會拎呢堆綁咗粗繩嘅箭，爬上水塔射過直昇機嘅尾樑，你哋搵一個人喺下面拎住跌咗落嚟嘅箭頭，再去綁落到水塔嘅正下方一啲枝架到，仲有一個人就喺水塔另一邊，用今朝諗住玩自殺襲擊但失敗嘅土製炸藥，炸陷啲支架！」泉叔講出自己計劃。

我快速思考過一次之後，即刻明泉叔講咩。

簡單嚟講，就係借助水塔倒塌嘅拉扯力，將一動不動停喺水井上嘅直昇機拉開，幸運嘅話仲可以整到佢哋全員墜機。

我哋一共整咗八枝，應該夠扯住直昇機嘅尾樑。

準備好後，泉叔即刻拎住八枝箭繩爬樓梯上到水塔，一枝一枝咁將箭繩射過尾樑，墜落嚟嗰陣我就將箭繩收集好，再一枝一枝咁綁到水塔嗰邊嘅支架。

「沅彤……點樣？」我望住埋緊土製炸藥嘅佢。

「點燃唔到！呢到太大風太大雨。」沅彤不斷重新點火。

「讓開……」綁好所有箭繩後，我舉起八赤刀向土製炸彈濺出僅餘嘅湧火。

依種除非本物殆燼，否則永不熄滅嘅火焰，順利將土製炸藥嘅引線點燃。

「走！」我拖住沅彤隻手，一齊遠離即將倒塌嘅水塔。

我哋三個跑咗無幾步，後方炸藥就傳嚟陣陣嘅巨響，支架之間發出嘅移位聲出現，水塔如願咁向失去支撐力嘅方向倒塌。

水塔倒下嘅力量，牽引住被八條粗繩一同綁住嘅直昇機向後。

呢個過程，令剛好要跳落去嘅第八求導者稍為移咗位，跌咗落井邊……

「嗚呃啊啊……」佢即刻吐出一大口鮮血，奄奄一息咁爬入井中央。

「呯」跌落一刻，紅光又再更強烈。

「仲有六個……！」泉叔轉頭望向受外來拉力而失控嘅直昇機。

直昇機嘅尾樑被拉扯到喺天空自旋，期間一直企喺門邊嘅主教更唔小心跌咗落地面。

「呯——！」佢跌落村內最入嘅寺堂之中，屋簷穿咗一個大洞。

「佢跌咗喺嗰到！」泉叔隨便喺地上執咗枝長斧衝過去寺堂嗰邊。

我同沅彤一齊跟喺泉叔身後，而天上嗰間直昇機仍然失控地回旋，試圖保持返平衡。

泉叔一衝入寺堂望見跌落嘅主教，即刻雙手舉起長斧就要砍落去！但主教就喺面門要被砍中之際，佢雙眼冒出危險嘅紅光，一剎映視住泉叔。

「啊！！！」受影響嘅泉叔全身硬直，嗰一下砍到唔落去。

「佢真係兔子人！！！」我加快腳步衝過去，用八赤刀插落主教嘅胸口入面。

「嗖——」

業火就好似喺主教嘅身體內醞釀緊，我兩手掌心感受到無窮無盡嘅業火正蓄勢待發。

「蓬～」

我將刀拔出，即時發生閃燃！業火從主教體內爆開湧出，將佢全肉體吞噬，牽連埋寺堂嘅四周。

被業火燒得不成人形嘅主教皮肉無減反增，身體各處開始不規則咁膨脹.....

主教短暫地抽搐後身體開始發生驚人變化，面目漸漸衰變成兔子人嘅外貌。

「佢嘅真身.....」沅彤拉住泉叔倒後幾步。

猶如浴火重生嘅主教渾身青藍嘅火焰，變化成兔子人嘅外貌站立喺我面前。

我有試圖埋佢身再插多刀，不過主教正暴戾咁發狂，我無可以一絲接近嘅餘地，而且一旦接觸到佢就會俾業火一同燃燒，依家可以做嘅就好似之前咁，慢慢咁等待被燒者成灰燼。

於是我即刻遠離主教，但係燃燒嘅速度實在太慢，主教距離被燒成渣滓仲有一段間，而呢段時間正正足夠佢儀式去到最後.....

「嗄嘎嘎啊.....」主教拖住沉重嘅兔人身軀，站守喺井前。

就算變成非人嘅怪物，佢理智依然都保留住儀式要進行嘅呢一點。

自旋咗一陣嘅直昇機亦終於重奪控制，再次返回到水井上，讓求導者繼續進行儀式。

「唔...得.....唔可以...咁.....」受紅目一照嘅泉叔，顯得比啱先咁衰弱：「要阻止...咳...咳.....啊嗄.....」

「佢業火燒得太盛，係埋唔到身。」深知呢一點嘅沅彤，同泉叔講：「如果唔係你未殺佢之前，都俾佢身上嘅火波及到.....變燒死自己。」

「只可以.....眼白白咁睇住佢！？」泉叔脾氣依然。

「係.....衰啲咁講句。」

我說：「我以往見俾業火燒嘅兔子人，都會因為劇痛而崩潰發狂，但佢有好恐怖嘅意志力捱住，仲企喺井前確保儀式順利.....」

意志強大嘅敵人，係最可怕。

「第九求導者，願為唯一真神奉上性命。」第九名求導者跳落。

「呯——」

第九名求導者之後，開始地動山搖。

似乎，佢哋嘅心意，

已經喚醒咗「紅神目」。

我深深吸一口氣，就正要踏前一步去挑戰主教。

但我踏出一步之後，卻係泉叔一手奪走我嘅八赤刀.....！

「唔好講笑.....」泉叔不畏不懼咁，一刀插落主教嘅腹中：「呢個世界.....唔...唔係你哋.....可以.....」

泉叔依個近身嘅行為，令到佢一同被熾熱嘅業火燃燒。

「泉叔！！！」我當下就要跑過去，但沅彤就喺後面捉住我隻手。

「唔好！政！你會被業火燒埋.....」了解後果嘅沅彤用力捉實住我。

「啊啊嗄啊.....」

泉叔嘅憤怒同決心，同主教不分上下。

或者係.....

比佢更加之強烈。

八赤刀刺入兔子人嘅肉身越耐，拔出時業火湧出嘅威力就越強.....

因為意味住，血液有更多時間流入刃中。

所以，係一個高風險，高回報嘅決定。

而泉叔佢將八赤刀插入主教身體已經有一分鐘之久，我最長不過係八秒鐘。亦代表住，泉叔自身亦承受咗業火嘅焚燒接近一分鐘.....

我無力咁望住眼前嘅畫面，因為已經係無可挽回地步。

泉叔微微淺笑、拔出咗八赤刀，主教體內爆出咗一股幽藍嘅火焰波及全村，閃耀得一下子照亮咗整個山頭。

一眨眼，主教經已係八赤刀拔出嘅瞬間化為灰燼。

泉叔躺喺地上，幾乎失去所有意識，全身都係被業火燒傷嘅痕跡，手腳身體仲有一啲殘餘嘅火焰喺到燃燒住.....

淚水完全失控嘅我想要接近泉叔，但多行幾步已經不禁跪下痛泣。

望住佢呢刻將斷嘅呼吸，我嘅腦海出現第一次見佢嘅畫面。

「叫我.....泉哥。」

「泉叔.....唔該你。」

佢第一次，教我狩獵兔人嘅畫面。

種種嘅回憶，霎時時湧上心頭。

如果宋文德嘅離開，我會係默默咁接受傷痛。

咁泉叔嘅離開，我一定會係大喊一場。

因為...

因為.....

佢係我最敬重嘅人，佢陪我由最初走到最後嘅人。

「佢係.....佢係.....」我捏實泥濘落淚，已經講唔出任何說話。

「湖底.....」

泉叔佢迷濛嘅意識，用僅有力氣去說話：

「湖底.....」

「咩湖底，你唔好訓.....」難忍飲泣嘅沅彤，滴出咗一顆淚水喺泉叔嘅臉頰。

「湖...底.....」

泉叔迷糊咁講出呢一句後，就氣絕身亡。

此後，我就再無聽過佢嘅聲音，佢講嘢嘅語氣。

我好懷念.....

好掛住佢。

一直喺隔離旁觀嘅東武勳都行咗過嚟，表情有些少恍惚。

上空被業火波及到嘅直昇機，引擎部份開始冒煙、平衡唔穩定，但求導者嘅儀式仍然進行著。

「第十三求導者.....」

「呯——」東武勳竟然瞄準住機門嘅位置開槍。

但係嗰名第十三求導者避開咗，並且一鼓作氣跳落去井底。

山上嘅震動，近乎係地震級別。

唔少嘅山泥石滾落，百年老樹亦隨震動倒下。

第十四名求導者，亦企咗出嚟。

「嗰個人係.....」我抬頭，望向上方。

譚國源。

當初，我哋綁架嘅一名重生會信徒。

26

「要多謝你哋……喺嗰段時間令我跨過咗生死……」譚國源嘅外貌，比起前兩個月變得唔同：「盲目咁追隨……係唔會獲得真理……」

「你唔好跳落嚟啊！」我大喊。

「我要追尋我嘅意義……」

「你唔記得宋文德同你講過咩！！？」當日嘅說話我記得好清楚，所以講埋落去：「世上無一個教義，係值得你付出性命去追求！只有你愛嘅人，先值得！！」

「喺啱啱……就喺啱啱……又有一個我珍惜嘅人離開……」我嘅說話發自內心，內心充滿住悲泣嘅交雜：「所以……我求你……求你……唔好跳落嚟……」

「我…我……」譚國源眼神猶豫不決，盯住井底：「我會……我會……」

「呯！！」

一聲嘅響亮，譚國源身體出現幾個洞孔。

東武勳雙眼彷彿殺紅咗眼，唔諗住放過機上嘅任何人。

「啊啊嗄……」譚國源扶住機門，口含鮮血。

我留意到……

我留意到譚國源，剛才眼神有一絲想拒絕儀式，有一刻想退讓。

但中彈嘅佢，身軀最終都係選擇向前傾跌。

望住佢由機上跌落到井到，依短短幾秒好似過得特別漫長。

畢竟…

我哋仲有冇之後，

都係未知。

「呯——」

沉重嘅一響，井底發出無比強烈嘅紅光。

井底傳出非人嘅吼叫聲，呢份抑壓就好似忍受咗百年孤寂咁。

「召喚咗……？」沅彤只係簡單問一句。

我默言、

我點頭。

憤怒嘅東武勳繼續向直昇機引擎開槍，連續幾十發之後，直昇機終於失去動力，墜落到山下嘅某一處，並且爆炸冒出紅紅火光。

井底低沉嘅非人叫聲，越嚟越接近。

到底下一秒會發生咩事，都仲係未知之數。

但既然大局已定.....

沅彤做嘅，就係兩隻手分別將我同泉叔抱住。

就算係世界末日，

都有你哋喺身邊，

就夠。

天昏地黑、狂風暴風、雷電交加，成個世界彷彿將要被吞噬，抹去存在一樣。

沅彤抱得好緊，可能大家下一秒就會唔存在喺世上。

井下伸出咗一隻枯暗嘅手，佢不斷伸長至觸碰到人間嘅地面為止。

其後，又一隻枯暗嘅手從井底伸出，期間發出住又長又刺耳嘅恐怖聲音。

第二隻手，亦觸達人間。

之後有嘅係更多隻枯萎嘅長手，從井底伸延出嚟。

望住已經誓去嘅泉叔，諗起已經遠去嘅宋文德，我唔甘心。

唔甘心辛苦咁耐，

最後都係得到依個下場。

望住逐漸抵達人界嘅「紅神目」，我唔想呢個成為我哋嘅結局。

我拎起泉叔手中已經放手嘅八赤刀，慢慢咁企咗起身。

「政.....」沅彤怔然地望住我。

我凝視井底極為強烈嘅紅光，並企到井上：「係最後辦法。」

既然兩個世界係連接，通往嘅入口又打開咗，咁如果我喺紅神目上嚟之前，成功阻止到佢前嚟人界.....

就可以？

「沅彤，我會返嚟。」

每個無可挽回嘅局面，都需要到一個人犧牲。

我諗，呢個時候就係我。

因為我嘅決心，已經呼喚我。

我感覺到，就係依一刻。

沅彤無阻止我，早已沾濕佢臉頰嘅淚水，明白我拎返八赤刀嗰陣，就心意已決。

「我會等你.....政。」

沅彤說。

我長長咁深呼吸，就狠下決心跳落井底，同時將八赤刀呈反，墜入嗰道強烈嘅紅光之中。

我感覺到周邊嘅環境，都係一片紅。

我就好似墮入咗無窮無盡嘅虛空一樣，身體無停止過跌落。

同時，我眼睛張開嘅瞬間彷彿被激活，能夠看透一切萬物嘅本質。

呢個就係.....

宋文德曾經嘅視覺。

咁代表.....

持續八、九秒嘅墮落，一片血紅嘅環境終於褪去，我彷彿跌入到另一個世界嘅天空，從高處落下，並且見到一隻極為巨大嘅畸形生物，正伸出無數隻枯暗嘅手入天空，身子沉緩咁向上移動.....

而跌落嚟嘅我正好一刀插落佢鮮紅嘅眸子之中，鞏固住自己身體，停止咗不斷下墜嘅情況。

依隻就係.....

紅神目.....

就眼一睇，紅神目擁人形嘅結構，但並無下肢，只有不斷蠕動嘅觸肢。佢背部至到腰部都係無數密集嘅人形枯手，看似乾燥且瘦削，凹陷畸形嘅面部只剩低一隻可以發出紅光嘅眸子。

八赤刀插入佢眼部蓄火約十秒鐘後，我先將刀拔出，任由猛烈嘅業火燃燒佢嘅眼球。

呢個世界，可以講係近乎一片虛無。

只有緋紅色嘅天空、一座島嶼同無盡嘅大海。

「嗥嗥」紅神目發出咗，唔存在於現實世間嘅聲音。

佢身體上各處密集嘅手，伸向咗自己頭部之處，我跳落到佢肩膀嘅位置，再重複同一步驟，將刀插入再拔出，想借由業火之力將佢消滅。

可惜，我好似幻想得太多。

紅神目動作雖然緩慢，但佢嗰數十雙數之盡嘅手，就好似不費吹灰之力就將我完全包裡住，令我無處可逃。

就算我依家跳落去，都會落得一個粉身碎骨嘅下場。

終於，佢其中一隻手輕輕捉住咗我。

我試圖用八赤圖突圍，諗住佢會因為業火而鬆開手，但一啲效用都無。我索性趁佢未完全握實之夢，兩手一撐爬出隻枯瘦嘅手，避過俾佢捏碎嘅一劫。

逃脫咗啱先隻手，一抬頭又多三隻手向我緩緩咁襲近.....

我轉身跳去佢背部嘅眾手處，一路爬落去之餘，一路拎八赤刀插入佢身體，務求喺佢身上留低最多嘅業火。插咗接近七、八刀後，紅神目不堪煩擾，原本不斷向上移動嘅巨大身軀忽然似條魚咁，喺半空游動返到地面嘅嗰座島嶼上，打算將背部壓落地面，順便將我壓死.....

眼見及此，喺佢將身體壓落去之前，我更早跳到落島嶼上，然後狂奔出佢壓下嘅範圍。

「呯──！」一陣沙塵滾滾。

紅神目發出低沉、哀長嘅叫聲，再次用密集嘅手將我包圍。

我搵盡任何時間同空間，一有機會就喺佢身上留低業火嘅痕跡，但到目前為止佢都不痛不癢咁，有一次更用指頭捉住咗我件外套！想舉我到半空再放低跌死。

我即時金蟬脫殼，除咗件羽絨落返地面，再繼續逃走。

「嗄…嗄…」我轉身望向紅神目，佢又再次飄浮喺空中。

咁樣落去……

唔係辦法。

我望向「紅神目」原本想移動嘅位置，係緋紅嘅天空上一處破曉嘅光芒，嗰到就係我由井底跌落到呢個世界嘅連接點，亦即係入口。

奇怪……

點解我會咁清楚？

忽然間，我感覺到眼角有液體溢出……

係血。

難怪我會咁清楚，我睇到咗事物嘅本質。

之後，我又將視線放落面向我嘅紅神目身上。

巨大而宏偉嘅佢擁有無限生命，係傳說級嘅半神生物。

但除此之外，我仲睇到佢嘅隱藏嘅真正本質只有一個……

就係佢心臟位置入面嘅「八赤勾玉」。

紅神目好似知道讀取洞悉緊佢一樣，再次發出非人能形容嘅聲音，使出密集嘅伸向我。

我一路向前疾衝，一路避開佢枯手嘅抓捕，直至到好近佢嗰陣，紅神目正在燃燒嘅眼球突然釋放出鮮艷紅光！

只需要俾紅光照住就即刻令到我全身僵硬，潛意識有命令我跪拜嘅強烈暗示……

但佢無俾任何機會我，下身嘅觸肢一撥！就快狠咁打向我，我就好似受到貨車硬生生嘅撞擊咁，被擊飛數米之遠……

「嗄……」我癱瘓喺地上，全身就快發唔到力：「咳、咳！」

我就好似卑微嘅蒼蠅咁，佢只需要輕輕一撥，就將我打到半死。紅神目彷彿對我不屑一顧，發出奇怪嘅聲音後再次游浮移動向人間嘅通道。

好明顯咁，我全身嘅骨骼都幾乎被剛才嗰下拍斷。

只可以眼白白睇住佢進入人間？

就算殺唔到……

都要、

都要拖延到入口關閉。

日出，

只要現實世界嘅日出一來臨，兩個世界嘅通道就會斷裂。

我拎出泉叔之前交俾我嘅傳家之寶，幸運兔腳。

我眼睛睇到咗，吞咗勾玉嘅野兔喺未被獵戶一家食用之前，泉叔阿爺周白就已經射斷咗佢隻腳，所以某程度上呢隻都算係兔子人肉。

只要放入口……

放入口…

就可以。

「……」我將幸運兔腳嘴嚼、吞入肚內。

我慢慢感受緊身體嘅轉變。

之前已經飲過兔血，如今再食兔肉，就可以變化成兔子人，如無意外。

只有咁做，我嘅骨骼先會重生，

咁就可以，阻止紅神目吧。

觸肢嘅擺動，拂出一絲弱風到我身上，我感受到自己骨肉正重生當中，從未擁有過嘅力量喺身體湧現。

就喺我握得實拳頭嗰陣，我再次企返起身，利用兔子人驚人嘅彈跳力捉住紅神目嘅觸肢！我一手拎住八赤刀猛插，一手捉實佢嘅觸肢防止跌落。

頭部經已伸入通道嘅紅神目，再次俾我煩擾，我用盡一切力量將佢制止。並且利用自己濺出嘅血，製造出湧火大範圍咁燃燒紅神目背部。

最終，我成為咗佢唔可以坐視不理嘅目標。

我利用兔子人嘅靈活，避開佢密集嘅攻擊，打算一直拖延落去。

隨時間流逝，我開始見到天上破曉之處嘅入口開始縮細，意味住呢個方法有效。

喺座孤島上，紅神目開始認真同我對峙。

佢枯手嘅動作明顯比剛才更快速！

老實講，我已經唔知時間過咗幾耐，但係我喺紅神目身上留低嘅業火，已經佔佢本體四成。眼見離開無望，入口差唔多已經封閉，於是我孤注一擲。

將八赤刀擲向紅神目嘅心臟位置！

「嗖！」刃身陷入佢身軀。

我咁做，係想八赤刀事先喺佢體內積蓄住更多嘅血液，等我成功跳到佢胸口位置嗰陣一下拔出，就可以湧出無量嘅業火。

感覺上逐漸暴走嘅紅神目，進行緊無差別嘅攻擊，就好似一隻纏繞住你嘅蒼蠅，令到你好生氣咁。

我有兩次試圖過去紅神目胸口前，但都俾佢一手拍走，彈飛到血紅嘅海上。直到第三次，我終於如願跨過佢四隻手、三隻臂，躍跳到佢胸口前捉住八赤刀柄，再用力拔出！

「蓬～！」

幽藍嘅業火無止境地湧出，即便龐大如紅神目，都依然逃避唔過嚟自地獄嘅火焰，受佢熾熱地焚燒！

紅神目立即浮到半空瘋狂掙扎！！！趁佢無力反抗嘅時機，我用八赤刀向佢胸口處連插幾刀，插出一個稍大嘅缺口，再伸一隻手入去。

手伸入去瞬間，我即刻感受業火嘅痛楚。

呢股，就係泉叔當時嘅感受.....

摸咗一陣，我終於摸出心臟位置，打算索性一嚼扯出，但係諸多血管將佢固定住。

「怦怦──」

紅神目心臟大概有兩個頭部大，入面閃爍住鮮血嘅紅光源自於八赤勾玉。

「噼啰」

紅神目喺半空之中激盪，想將我甩出。我捉實佢心臟再次刺出一個缺口，伸手探入奪玉，將八赤勾玉從紅神目體內拎出！

拎出嘅剎那，大量血液濺出到我身上。

到達人間變成妄想嘅紅神目，身軀開始下墜到海面上，失去浮游能力咁跌墮。

我踏住紅神目開始墜下嘅身軀，用力一踩跳返到島嶼嘅地面上。

望住手中嘅八赤勾玉、墮入海中嘅紅神目、同剛才已經關閉嘅人界通道，我腦海一片空白。

「嗄……嗄……」

「結束咗……？」

良久，我自問咗一句。

但係無人可以回應到我。

應該話，唔會再有人……

回應到我。

我疲憊地行到去島中心，放低八赤刀、放低八赤勾玉，攤訓喺地上。

仰望住一片緋紅嘅天色。

聆聽住靜得無得再靜嘅海面聲。

呢個世界，除咗我之外就無任何事物存在。

但至少……

我成功阻止到紅神目通往人間。

至少...

我不自禁輕笑出聲，因為諗起自己即將要渡過百年孤寂……

結局篇

【周文政篇】

「最終，佢都係無出返嚟。」

我八歲嘅時候，沅彤姨姨就喺床邊同我講呢個故事。

每一年，我都會跟沅彤姨姨上西貢一座山到拜墓，拜三個人。可能今次，係最後一次，因為我即將要去日本初中留學，同沅彤姨姨喺嗰到展開新生活。

我唔識佢哋，佢哋嘅樣貌，就只能夠從一張，沅彤姨姨同佢哋三個打邊爐嘅相睇到。

雖然唔能夠接觸佢哋，但係就係會有一種莫名嘅親切感。

「周文政，幫手掃一掃墓。」沅彤姨姨好鐘意叫我做嘢。

「係嘅！」但我唔太介意，因為係佢養育我，就算佢唔係我母親。

而且我雖然叫佢姨姨，但啲人成日以為佢係我家姐，沅彤姨姨佢係個長期面無表情嘅冰山美人。

「Chloe姐姐教你嘅日文，同俾你嘅書，你有冇用心學？」

「有，好似。」

「後日就出發去日本，仲有冇咩想做。」沅彤姨姨問。

「我……想去鎖羅盆內村睇睇。」從細就聽嘅故事，我一直就想去望一次。

「嗰到無嘢好睇，否決。」沅彤姨姨二話不說拒絕咗我要求。

「咁……我想合……我父母，係邊個？」我再次提出要求。

我叫周文政，今年十三歲。

但係對於八歲之前嘅記憶，就係一啲都無印象。

我問過沅彤姨姨，係邊生我出嚟？

佢答我，我嚟自呢座山嘅一座湖底。

我以為佢係講笑，但佢每一年都咁樣答我。

我希望佢呢一次，可以真正咁答到我。

畢竟，如果嚟自湖底嘅話，我就唔會到依家都唔識游水。

同埋我喺小學咁樣同過其他人講過，最後都係換嚟佢哋一陣嘲笑。

我想有人問起同一條問題嗰陣，

我係可以答到佢。

「真係想知？」沅彤姨姨插住袋，說。

「嗯。」

「咁我依家同你講。」沅彤姨姨嘅視線，放喺刻住「周泉」兩隻字嘅墓碑上：「依個人，係爸爸。」

「你話過佢係你半個師傅.....」我說。

「無衝突，佢都可以喺你阿爸。」

對於沅彤姨姨，話我聽眼前墓碑上嘅人就係我父親，我無太多嘅情感，畢竟.....

我都無過任何記憶。

「你依家唔識喊。」沅彤姨姨半跪喺地，搭住我膊頭：「但當你知道咗佢用咩方式一直守護你，你就會喊到收唔到聲。」

「周泉.....」我望住墓碑，若有所思。

「咁宋文德呢？」我望住另一塊墓碑，問：「佢係我爸爸朋友？」

「唔止，值頭係戰友。」沅彤姨姨微微一笑。

「咁最後呢個.....」我眼睛移動到，最後一個墓碑上：「政？」

「嗯，政。」好日都唔會笑嘅沅彤姨姨，又不自覺微笑：「我見過，最勇敢嘅人。」

可惜嘅係，我無機會認識佢哋。

如果唔係，話唔定依家一齊圍埋喺張檯打緊邊爐？

我對墓碑躬一躬身，就跟隨沅彤姨姨返屋企。

我哋有經營一間古董鋪，住喺中環附近嘅私樓，家境算係唔錯，所以我成長過程都無咩障礙。唯獨係沅彤姨姨對我幾嚴格，間接令到我思想咁早熟，不過我都知佢係為我好。

至於屋企入面仲有位溫柔嘅Chloe姐姐，佢係日本研究文學嘅碩士生，佢嘅存在影響到我幾鐘意日本文化，仲令我對日本留學產生興趣，順帶一提佢都幾似西野七瀨。

「後日飛啦？」一返屋企，Chloe姐姐就問。

「係啊。」

「記住戴口罩喎，呢家肺炎好嚴重。」佢提我。

我點頭：「嗯！」順便望下佢睇緊嘅新聞。

「「東武製藥」公司正研發出新型疫苗，有助解決新型肺炎，大約半年內推出，預計過百萬名患者受惠.....」

「周文政，執好行李未？」沅彤姨姨問。

「依家去執！」

「你真係要走？」坐喺梳化嘅Chloe望住沅彤。

「都係時候.....」沅彤諗咗一諗，說：「要有個新開始。」

「唔會再有留戀？」

「我要做嘅，依五年都已經處理哂。」沅彤拎出八赤刀裂開嘅刀片，用布將佢收藏好喺書房：

「以後，唔會再有危險，同一件悲劇.....都唔會再發生，唔需要再有人犧牲。」

兩日後，我哋乘上咗飛機前去日本。

沅彤姨姨凝視住窗外嘅西沉，表情既淡然、又輕描淡寫，有時想同佢打開話題都幾難。

「沅彤姨姨，你仲有一年，就三十歲？」我說。

「想講咩？」佢直接問。

「你有冇咩.....願望？」

「我希望.....」

沅彤姨姨諗咗好一段時間，先答：

「可以再見到佢。」

【樂園】

第十年。

六月十二日

七時二十一分。

每一日都過得快樂，就好似大家都喺西貢鐵皮屋到生活，無任何包袱。

原本仲談笑得好開心，但坐我隔離嘅泉叔突然同我講咗一句。

「政，係時候走。」

「走？泉叔.....」我愕然。

「你已經喺到好耐。」宋文德都咁講。

「宋文德.....」

「門口喺嗰邊。」泉叔指住鐵皮屋門口。

「咁你哋.....」我望住佢兩個。

「記住我哋就得。」宋文德說。

「唔好要沅彤一個人咁可憐。」泉叔輕笑。

我企起身慢慢咁行去門嗰邊，慢慢咁憶起沅彤依個人。

推開鐵皮屋對門之前，我再轉頭望一望佢泉叔同宋文德，佢兩個安然咁向我道別。

我深一深呼吸，將鐵皮屋對門推開。

一眨眼，我從自己嘅幻覺之中，返到嚟呢片虛無嘅世界。

依舊係個片緋紅嘅天空，同無際嘅海平線。

我冇印象，計算過，因為我早就放棄咗思考。

喺被困呢個空間嘅第三年，我甚至諗過拎八赤刀自殺。

但最終都係放棄咗，慢慢就陷入咗鐵皮屋嘅幻想入面，諗起泉叔、又諗起宋文德，一切一切都好似真嘅一樣。

但的確地，呢種胡思亂想陪伴我渡過咗唔知幾多個秋與冬。

我到底喺到有冇過咗十年？我答唔到自己。

但唔知點解.....

天空呈破曉之勢，通往人界嘅入口，突然短暫咁打開咗。

我無諗太多，呢啲機會或者十年都唔會有一次。我確認自己左右兩隻手，都分別拎住八赤刀同八赤勾玉後，就雙腳就蓄力，利用兔子人強大嘅跳力，跳到半空上。

原本差少少先穿入破曉嘅雲層之中，不過世界就彷彿有種拉力將我扯上去，再次穿越嗰個連接人間嘅通道.....

一穿出井底，我就反向由井底被拋出到井上，喺準備仆街之前兩隻腳掂落井邊，成功穩住自己。

「嗄.....」我呼吸咗一啖空氣，身體先開始識抖顫：「我真係返咗嚟.....」

我望一望井底，通道經已關閉。

下面躺住一件唔係著住求導袍嘅屍體。

然後，我敏銳嘅感觀察覺到有人喺附近快速咁逃離。

我無理到係邊個，因為我就好似十年無返過屋企嘅人咁，一返到原本屬於自己嘅世界後，就禁掩自己悲喜交雜嘅心情，要好一陣先回復得到。

鎖羅盆內村發生嘅事，所有留下嘅痕跡，就好似不過係昨日發生嘅一樣。

我慢慢行落山下，好好重新整理遺忘咗嘅記憶，諗下我應該做啲咩。

原本……

原本…

沅彤應該喺井邊等緊我返嚟，

但我最後，都失敗咗。

所以，我應該要搵返佢！

一諗到依點，我就即刻跑落山。

處於極度饑餓狀態嘅我，落到山後仲去鄰近士多食碗麵，不過唔知係咪啲麵發霉，咬第一口難食到我想吐出嚟。

之後又叫咗檸茶同三文治，一樣好似食緊垃圾咁不知所謂。

最後我食咗幾啖，就離開呢到。

「喂，你未俾錢呀！」老闆追出嚟。

「整得咁難食，仲收我錢……你啲嘢好似發霉咁……」味道似發霉係真心話，我無錢喺身都係真心話。

「哈？諗住食霸王餐？同你講，十年前有個同你差唔多樣嘅人食我士多霸王餐，你知唔知佢最後有咩下場！？」十足廢老嘅老闆，向我大喝：「下場就係我特登俾錢去學泰拳，發誓再有人食霸王餐就一定用泰拳打柒佢！」

「……」

「泰拳第一式！」老闆開始左手劃龍、右手化虎，擺出兇猛嘅拳姿。

繼而彎腰「啪格」一聲，龍虎廢老彷彿癱咗咁攤喺地下。

「嗚啊啊啊……你老母……出陰招……幫我報警叫白車啊……仆街……」老闆痛不欲生。

我蹲低喺老闆身邊，拎佢手機、同拎佢銀包少少錢嚟用：「遲啲還俾你。」

「喂……仆……」

「話哂我都救過呢個世界，少少嘢就借住嚟用先。」我頭也不回就離開。

喺手機上，我確認咗自己困住咗共十年半左右嘅時間，意味住我已經三十八歲！？我即刻跑入鄰近公廁，睇一睇自己個樣。

「仲係人類……」我捏一捏自己下鄂，仲有摸下頭髮：「但我明明飲兔血食埋兔肉……」

我全神貫注咁望住鏡中嘅自己，眼角慢慢滲出一絲血液。

突然間，就洞悉到自己無改變外貌嘅原因。

八赤勾玉原本係日本天神之物，任何凡人接觸之後都能夠獲得佢嘅力量，但持有者嘅決心同意志力會影響佢嘅變化。

如果思想並無墮入邪道，而且擁有足夠嘅決心的話，係無任何事物可以改變你自身。

又或者呢啲單純都係廢話，就如同西方嘅「幸福兔腳」傳說一樣，我食完之後施展咗最後一次嘅幸運。

我亦終於記起，自己點解食嘢會覺得食物發霉，係因為我十年前飲咗兔血。

難得喺第二空間囚禁咗咁多年，出到嚟居然唔可以大快朵頤……

我嘆口氣，繼續踏上去搵返沅彤嘅旅程。

我首先去咗佢嘅古董鋪，但被告之早喺五年前經已轉手讓俾人做。

之後又打算上去佢屋企，但廢事太污穢咁見佢，就求其用老闆嘅錢喺衫鋪買套衫。

唔知點緊，

仲緊張過對付紅神目咁。

「叮噹～」我撳門鐘。

期間透過鐵閘嘅反光檢查下牙齒，不過都唔洗點檢查，十年無刷牙都唔會好得去邊。

「你係……」

開門嘅人係……

係邊個，我應該有印象……

「Chloe！」我用咗四、五秒記返起。

「政！」佢指一指，都認得我。

我估唔到嘅係，過咗十年Chloe都同之前無咩變化。

佢開門俾我之後，就倒咗杯熱茶俾我。

原本十年前嗰晚我返到去嘅話，或者依家已經同佢結咗婚。

諗到呢一點，望住Chloe佢就覺得有少少奇妙。

「都好耐下……」佢說。

「係，我等咗好耐。」我答。

「但我幾年前聽阿沅彤講，你已經……」

「我無死到。」我苦笑，說：「只不過係失去咗十年光陰。」

「你想搵沅彤？」佢問。

我諗咗下：「嗯。」

我諗，得佢知道我仲生存緊，係會感到開心。

呢十年嚟，佢自己一個應該受咗好多苦。

佢淨低自己一個，會唔會覺得自責？

會唔會覺得孤獨？

會唔會……

算，應該都會。

我喺異世界嗰陣，頭一年每日都係不斷重複緊呢幾種感覺。

做人嘅好處，係因為有感覺，而可以散揮超越正常嘅能力。

做人嘅壞處，亦係因為有感覺，佢會令你自己擊崩自己。

「佢依家喺日本長居。」

「日本……」

「俾個地址你。」Chloe寫低俾我。

佢嘅字跡，仲好似以前咁。

「你最近過得點？」我望住佢。

「想讀埋個博士。」

「博士？」

「日文研究文學博士。」Chloe淺淺地笑。

上次見佢個陣，明明仲係個學士。

時間真係.....

過得快。

望住Chloe佢，記得自己當初所有動力，就嚟自救佢。

到後嚟，動力就變咗為宋文德復仇。

最後，我勇於跳落去井底，就因為泉叔嘅犧牲。

世界有好多事情，真係無形間相連住。

人對人嘅影響，或者比想像中要大。

嗰日，我喺Chloe到住宿一晚，求其搵咗張無人訓嘅床訓。一攤落張床，望見小櫃上嘅照片，先發覺張床係沅彤。

嗰一晚，就好似體驗緊佢每晚嘅感受，真係好難受。

到第日，我好快就走。

「下次有機會，去食餐飯。」臨走前，我講句。

Chloe微笑：「好啊。」

拎到沅彤嘅地址後，我查咗查日本天氣、買咗件防寒嘅風衣、補領好所有證件後，就買咗機票飛去日本名古屋，因為Chloe俾我沅彤嘅地址就喺嗰到。

望住飛機窗外嘅天，

諗起某啲遠在天邊嘅人。

一落機，我就根據地址去到沅彤嘅屋企門口，位於名古屋某條街道住宅。

原本諗住可以見到佢本人，點知開門嘅只係個細路，個樣仲有啲似曾相識。

佢睇落十七、八歲到，唔會係沅彤條仔呱？

「你好？我想搵沅彤。」我照直講。

「沅彤姨姨？佢唔係住喺到，呢到係我細個嗰陣佢要照顧我，我先住喺到。」好彩嗰個細路都識講粵語：「佢近兩年搬咗去自己家族嗰到住。」

「又係咁？」

「咩又係咁？」

「無……咁你知唔知佢家族喺邊？」我又問。

「講咗你都唔識去，都幾偏下，我畫地圖俾你，你搭的士俾個司機睇就得。」

兩、三下手勢，個細路就畫完，將地圖俾咗我：「呢到係沅彤姨姨嘅古董店。」

大結局

「唔該哂你，點叫你？」我向佢道謝。

「周文政。」

有種講唔出嘅熟識。

「嗯，唔該。」我轉身就撳升降機。

「你呢？未問你咩名？」佢追問。

「政。」我向佢舉起姆指，就行入升降機中。

佢聽完我嘅名之後好似若有所思，表情有少少驚訝咁。

離開後我搭的士去地圖上嘅地址，個到係附近環境幾靚嘅古董鋪。

我拉開敞門行入去之後，花咗好多口水先同店員解釋到我要搵沅彤，佢又用好惡劣嘅英文講沅彤去咗附近做少少嘢，叫我晏啲再嚟。

聽完之後，我差啲即場打爆佢間鋪其中一個青花瓷。

見個天好似我唔見到沅彤咁，我就自己搵其他嘢做，去同樣係名古屋嘅熱田神宮打算將八赤刀交還。

嗰到係個怡人嘅廟宇，古色古香。

當我將八赤刀交上嗰陣，廟主差啲嚇親，因為佢話斷裂嘅另一半已經收藏喺佢哋廟宇到，代表沅彤曾經歸還過斷裂嘅部份俾神社。

交完刀之後，我插住衣袋行到去附近一間舊式CD鋪。

經過十年嘅變遷，或者只有入面先可以短暫感受返以前。

試聽區到，有個女仔著住深色牛仔褸，背靠住播機歌聽歌。

我行過去拎起耳機，聽埋一份。

係Radiohead嘅《Creep》

呢種老歌，令我諗返起以前同佢哋行動嗰陣。

When you were here before

Couldn't look you in the eyes

嗰陣，泉叔總係鐘意喺嫁車播住呢啲英文老歌。

聽下聽下，我個身都不自覺咁點頭。

首歌慢慢推到高潮位，無所事事嘅我轉身一望，竟然發現眼前嘅人，著住深色牛仔褸聽緊歌嘅正正係沅彤佢……

但佢似乎無發現我，仲戴住耳機望緊手上隻碟嘅資訊。

原本我以為見到佢，會即刻嚟個擁抱，有好多嘢要講，但估唔到我會默默咁注視佢，就好似望緊無咗我哋嘅佢，係點樣過平常嘅每一日。

直到首歌完結，佢先除低耳機，放返好隻碟，望到我嘅存在。

我同佢反應係一樣，喺原地足足呆住咗十幾秒。

大家見到大家之後，嘴邊慢慢釋出笑意，忍唔住偷笑。

沅彤撳一撳個鼻、深一深呼吸，個樣似想喊又想笑咁，想抑壓緊自己嘅笑容，但就係不攻自破，變咗破涕而笑。

「仲以為你死咗。」

佢十年後，第一句同我講嘅嘢就係依句。

「我打敗咗佢。」

「證明？」

我將佢嘅家傳寶物，八赤勾玉俾返佢。

沅彤見到勾玉後，都唔敢相信我真係拎咗出嚟。

「你特登嚟日本搵我？」我哋行出碟鋪。

「你話呢？我遲咗十年先返嚟。」我講出一句，一早想同沅彤講嘅嘢：「我仲差你一句對唔住。」

「你都知啊？做牛做馬囉。」沅彤一手搭住我肩膀，說：「嚟我鋪頭幫手。」

「日本做嘢？非法勞工喎，同埋我好歹都係半個救世主，你唔好出最低工資俾我啊……」

「唔做牛啊？咁做馬囉。」突然間，沅彤行慢幾步，然後一嘢騎落我背脊到！

「嗚哇！」我忍唔住叫咗聲，隻腳完全唔平衡。

「跑返去古董鋪！」

「啊呀呀……」

「喂……」沅彤開始識驚：「你唔好扮嘢，我無咁重。」

我不知不覺咁，帶埋佢跌落雪地上。

跌落之後，大家即刻互相拎身邊嘅薄雪擲向對方，一邊跑一邊擲。

最後嘅我哋，結局並無如同故事般沉重。

痛苦嘅十餘年，終於喺一場雪戰獲得快樂。

我唔知以後嘅路，會係點。

但我相信，

跟住佢、

跟住眼前呢個鐘意扔雪、

鐘意串我，但又再關心我、

鐘意笑，但又成日扮到唔愛笑嘅女仔，

就可以搵出答案吧？

——全文完——

外傳《十年》

《外傳 · 十年》

日出一絲嘅餘光，漸漸從海平線邊際冒出。

狂風收細怒哮、雨雲逐漸化晴、浪潮回復平靜，萬物鳥林彷彿重現新機，鳥兒在叫、花兒正開、整座山得到暴風雨後嘅安寧。

井底下邪惡而危險嘅鮮艷紅光，伴隨平靜消逝。

來往第二個世界嘅通道，經已關閉。

沅彤無力咁望住空空如也嘅井底，一陣強大嘅失落感衝斥到腦海。

佢第一次真正咁淚泣，鎖羅盆內村只剩低一片蒼涼。

「佢點解.....」東武勳行到井旁，目光凝固：「無出返嚟。」

「佢已經出唔返嚟.....」沅彤言語間既哀又怨，惡狠狠地盯住東武勳。

兩人持續嘅沉默，就似無聲嘅默哀。

一拂西風吹過兩人嘅臉龐，沅彤擦走臉上嘅淚痕，將早已氣絕嘅泉叔預住，離開呢片傷心之地。

東武勳目送沅彤預住泉叔離開嘅背影，雖然唔關自己事，但就係有股莫名嘅悲憫萌生。

「你哋到底做咗啲咩？」東武勳又再向正遠去嘅沅彤，問。

「令你.....令你哋.....」少許咽喉嘅沅彤頓一陣，講埋落去：「可以見到今日嘅日出。」

東武勳又望向剛從海邊升起嘅黎明，既溫暖、又詳和。

落山嗰陣東武勳無端回想，泉叔當初搵佢要加入「西品製藥」嘅畫面。

「東武勳？」當日，泉叔去到林中小屋敲門。

「我仲以為，我哋理念不合。」東武勳一隻手開門迎接，另一隻手喺腰後拎住把刀：「定你係嚟搵我麻煩.....」

「我係嚟加入西品製藥。」

呢一句，令東武勳大感意外：「嗯？你改變心意。」

「你可以當係咁。」泉叔行入屋，整一整理頂鴨舌帽。

東武勳將把刀放返低：「但我睇唔到你有貪財嘅眼神，我哋用人最注重佢係個貪婪嘅人，因為只有呢種人先可以將利益最大化，為公司帶嚟源源不絕嘅靈魂蛋。」

「講真個句。」泉叔行到牆前，再轉身回望東武勳：「你嘅目標，都唔單純係錢吧。」

泉叔輕笑一聲，就好似看透咗佢一樣。

「講嚟聽聽？」東武勳無急於否認，反而想聽佢見解。

「咁多年嘅獵蛋生活，你喺西品公司都應該有一定地位同財產，根本無需要親自出手。」泉叔喺間小屋到邊踱步，邊講落去：「作為直接關係到西品盛壽命嘅你，按道理應該位高權重，但我聞到.....你嘅野心唔單止係咁。」

「聞到？」

「獵人嘅直覺。」

東武勳聽完之後，抿嘴一笑：「聰明，但你理解到我背後動機？」

「呢層就要睇你願唔願意分享，因為我加入嘅動機都有啲不明。」泉叔說。

「有趣，請坐。」東武勳示意泉叔坐喺摺櫈到，然後拎咗份入職申請表：「全名？有咩經驗，點解公司要請你？講下。」

「吓，咩事啊你？」泉叔愣然。

「正常入職程序.....」東武勳見泉叔好似一無所知，都感到愣然：「阿獵人，你到底喺深山生活咗幾耐，間間公司請人都係咁。」

「我屌你咩！直接請我啦。」泉叔變返做急性子。

東武勳揚起一個意味深長嘅微笑：

「好。」

泉叔成為採蛋獵人當日，東武勳將佢帶到公司其中一個秘密倉庫，去拎制服同武器。

「哇，大風衣？我將唔慣呢啲斯文嘢喎！」泉叔拎住件灰色風衣不斷打量。

「著上去，入面可以好多嘢、嗎啡、急性毒藥、槍，全部都你會需要到。」東武勳說。

「話時話東仔，你有冇見過一隻著西裝嘅兔子人。」泉叔忽然嘅探口風，令東武勳生疑。

「你想打探啲嘢？」

「你做咗咁耐，應該見過？」

「正常人係唔會見到，除非你睇過西品製藥公司機密嘅資料，知道佢存放喺邊到。」東武勳凝視住泉叔。

換好風衣嘅泉叔見自己好似講咗唔應該講嘅嘢，就唔介意講埋落去：「我係見過。」

「你對佢好有興趣？」

「佢同我有啲恩怨。」

「就算同你有恩怨，我都唔可以出賣公司最高機密。」兩人坐上公司專用貨車。

坐主駕位嘅泉叔，發動貨車引擎：「你真係一個對公司咁死心塌地嘅人？通常越係極端嘅忠誠，往往都懷有惡意，你唔簡單啊。」

兩個人去到指定嘅採蛋地點後，拎齊武器就行入去。沿途東武勳駕輕就熟，知道邊到應該行，邊到係死路，好快就將泉叔帶到去堆放靈魂蛋嘅巢穴。

「今日出奇地順利。」東武勳將一隻隻靈魂蛋放到箱中。

「但係我聞到危險。」泉叔企喺一邊。

「又係你嘅直覺？」

「係確確實實咁，感受到佢嘅惡意。」

「快手做完，快手收工。」

呢到係柏架山嘅戰前洞穴，係舊時士兵躲藏住，十分之隱密。

東武勳將僅有發現嘅五隻靈魂蛋收好後，就準備轉身離開。

就喺行唔夠幾步，察覺到唔對路嘅泉叔眼神有變。

大量嘅初生兔，從通道奔跑。

「呢啲踩死就得，唔好浪費子彈。」東武勳交代。

「你係當我白痴定點？」泉叔企喺原地，不斷腳踏住初生兔。

「又唔好企定定喺到踩，咁樣你踩到天光都仲有，呢到嘅靈魂蛋出奇地少。」東武勳又說。

「等陣，我聞到.....靈魂嘅氣味。」行到某個分叉口，泉叔突然停低。

「出口唔喺依邊。」

「跟我嚟……」泉叔反而帶領住東武勳，行去第二條路。

結果，泉叔所行嘅通道係通向戰前遺留落嚟嘅雜物室，而最重要嘅係入面某個隱匿嘅角落，放住為數唔少嘅靈魂蛋。

「咁都俾你搵到，真係神奇嘅鼻。」東武勳輕笑。

「你哋嘅人無嚟過呢到搜索？」

「唔係無，不過見到咁多遺留落嚟嘅戰前炸藥，都唔會特登入嚟搵，況且已經知道另一個靈魂蛋處放點喺咩位。」東武勳再次忙於收集。

嗰啲識得跟蹤氣味，尋路到人類身邊嘅初生兔，又開始進入雜物室圍繞喺佢哋二人腳邊。

俾其中一隻不斷啃咬住皮鞋嘅東武勳，有啲不屑都唔耐煩，一腳將佢踢到牆上，但無諗過會同意外觸發咗室內絆線機關！

「呯！」嘅一聲，地下堡壘沙土紛飛。

成個戰前堡壘發生震動，天花嘅沙石開始灑落，身穿灰色風衣嘅兩人一下子被沙泥灑滿全身。

隨著呢到有倒塌嘅危機，兩個人都不停地向出口跑。

「呯──」眼前嘅通道被剛陷落嘅岩石擋住。

幸運嘅係，岩石與岩石之間留有一個小缺口，係足夠人爬過去。

「爬入去。」領頭嘅東武勳第一個伏低爬入去。

缺口位置極之狹窄，兩個人肥少少都恐怕經已爬唔到入去。

期間唔少甲由逃生，佢哋密密麻麻咁爬過兩人隻手同腳，令泉叔有啲晦氣。

「真係有啲想吞槍自殺。」

爬到一半之際，泉叔忽然毛骨悚然。

因為佢聞到，背後傳嚟陣陣嘅腥臭味……

而地上嘅甲由，亦開始從後跑返去前。

「爬快少少！」泉叔喊。

「少少甲由都忍耐唔到？」就喺東武勳講完瞬間，後方出現一道紅光。

個刻大家都無需多言，係兔子人。

好快爬出去嘅東武勳，即刻查看後面嘅泉叔，然後準備入彈，等泉叔爬出嚟之後一槍向窿位入面轟，打算轟死隻兔子人。

誰不知，上半身經已爬出嚟嘅泉叔，突然面露緊張之色，因為.....

佢下半身俾兔子人捉住咗。

「喂！東仔.....！」泉叔即刻伸隻手向東武勳。

東武勳反應好快地捉住：「用另一隻腳踩佢個頭！定你兩隻都俾佢捉住？」

「踩緊喇！！！」泉叔咬緊牙關，出盡力踩。

連踩五、六腳之後，兔子人稍為鬆開咗泉叔，東武勳即刻將佢拉出嚟，再轉持雙管霰彈槍向缺口連開兩槍。

「呯──！呯──！」

隻兔子人就算唔爛臉，都一定血肉模糊。

脫身後，兩人繼續向出口狂奔，地堡嘅震盪亦到達咗臨介點！地面出現咗裂縫。

「條梯就喺前面！」泉叔大喊。

可惜地面經已承受不住倒塌嘅壓力，開始從後崩塌。

泉叔成功捉住直梯，但預住一箱靈魂蛋嘅東武勳就遲咗步，即將要跌落深淵嘅洞中。

「捉實呀！」泉叔一隻手捉梯，另一隻手伸向身後嘅東武勳。

雙腳失去支撐嘅東武勳諗都無諗，就捉住泉叔隻手.....

場面，稍為靜耐落嚟。

「夠唔夠力拉我上去.....」被捉住嘅東武勳仰望泉叔。

「唔夠.....」泉叔再次咬緊牙關，手臂肌肉彷彿受到兩邊嘅撕扯。

東武勳望眼下面嘅深坑，有啲黯然：「咁我落去。」

「扔咗個箱佢！」泉叔叫佢。

「.....」

「我知入面裝住成堆靈魂蛋，但係人無事先做到世界第一嫁嘛！！」泉叔就快力歇。

東武勳聽完之後笑一笑，用空檔嘅一隻手解下裝滿靈魂蛋嘅箱。

「呯——」箱跌落深坑中，呢一響價值二百萬。

但同時，換嚟東武勳嘅一身輕同自由，成功爬到泉叔身上，再捉住條梯上面戰堡嘅地面。

重見天日嘅兩人，坐咗喺入口喘氣。

「如果.....係我其他同伴，我啱先已經死咗。」東武勳淡然地說。

「點解咁講？」泉叔除低頂帽，問。

「唔好做其他人嘅負累，係我哋第一守則。」

泉叔拎隻手指，戳住東武勳心口：「咁我用行動同你講，同伴係唔可以拋棄.....明？」

東武勳只係笑一笑，無回應到泉叔。

「整枝煙嚟。」泉叔直接伸隻手入東武勳風衣入面：「得純曼？」

「嗯。」

兩人喺山上煲煙，一齊望住山下城市嘅高樓大廈，其中一樓正正係「西品製藥」嘅公司。

望住個樓甲級寫字樓，東武勳講出咗一句。

「十年，十年之後，嗰到就屬於我。」

「洗乜十年啊，你賺賺埋埋都唔少啦，自己開返間都得喇。」泉叔說。

「我要嘅唔單單係個殼，要嘅更係核心。」

泉叔見到佢眼光帶有野心：「東仔，你唔似講笑喎。」

「咁好榮幸。」東武勳轉身面向泉叔，淺淺咁微笑：「你可能會係第一個聽到依件事嘅人。」

嗰日，東武勳佢喺山上，講出咗自己嘅背景。

東武勳出生喺日本某財閥大家族，原本應該一同享受住家族姓氏喺社會嘅榮譽、權力同財富，但要喺眾多藥物公司之中突圍而出，除咗要有實力，仲需要旁門左道。

人需要行走喺陽光下，

更需要識得喺黑暗下探路前進。

於是喺佢祖輩嗰陣，家族已經將其中一邊嘅親屬定為專門處理暗事嘅人，包括綁架流浪漢進行不人道藥物研究、暗殺敵對公司老闆、偷取機密資料等等，任何事都係佢哋一手包辦。

「西」嘅相反，就係「東」，東武勳嘅存在，就係西家奉獻。

呢個係佢從小就被灌輸嘅思想。

佢出色、菁英、能幹，好順利咁接任公司主管職位，幫西品家族處理呢一代要做嘅暗事──採集靈魂蛋。

相反，西品家族同佢同齡嘅子孫，就係每日只識吃喝玩樂嘅廢柴，第時公司仲會交到佢手上。

一向視奉完美主義嘅東武勳，無辦法接受依個結果。

佢準備為家族一生奉獻，結果……

一個垃圾可以命令自己。

於是，佢擔任主管之後，就秘密展開咗一個名為「十年」嘅計劃。

計劃要喺十年之內，

奪取「西品製藥」嘅控制權。

「咁麻煩？點奪啊，拎把開山刀衝上總公司搵創辦人啊？」泉叔嘅思想仍固定喺打打殺殺嘅層面。

「買賣股票股份、收買股東、拉攏董事會，再搵個機會再「西品製藥」推向谷低……」東武勳扔咗枝煙，慢慢咁踩熄佢：「然後，再收購。」

「完全聽唔明你講乜，但好似好有計咁。」

「依嫁最大問題，係「西品製藥」嗰個老不死，只要佢一日存在，我稍為露出手腳佢都會即刻洞察到。」

「老不死？你講緊西品盛？」

「係，嗰個靠服用靈魂蛋調配出嚟嘅藥，去延長壽命嘅老頑固。」

「咁你想點？嘿。」

「要做場交易？」

「嗯？」

「你幫我殺西品老頭子，我就幫盡能力幫你搵出西裝兔子人嘅秘密。」

泉叔諗都無諗，就同東武勳握手：「合作愉快。」

當日大家互相結下承諾嘅畫面，伴隨住東武勳落山而終止回憶。

佢合上眼睛，腦海萌生出某個念頭。

西品盛嘅死亡，令東武勳喺西品公司內部可以更全方位掌握資料，收買更多高層幹部嘅人心，拉攏更多生意伙伴，短短數年之間，東武勳雖然只係公司嘅區區主管，但行走喺公司總部嗰陣，董事會成員見到佢都會躬身、點頭，稱呼佢一聲東武先生。

同時佢派出咗旗下嘅手下，調查周泉生前嘅事情。

調查人員給出嘅報告係：佢哋似乎力阻一個邪教組織，進行某項儀式。

另一邊廂，每日以淚洗面嘅沅彤，無力渡過每一日。

佢唯一可以做到，就係將泉叔嘅屍體安葬到鐵皮屋外，同宋文德一樣，並做咗泉叔同阿政嘅墓碑。

沅彤有時會靠坐喺墓碑前，就好似佢哋從未離開過一樣。

鳥語花香、水碧山青。

頹然嘅沅彤，抬頭望住天空飛過嘅飛鳥。

自己內心，就好似永遠缺咗個窿。

佢從未如此狼狽過，即使係婆婆離開當日，都不過一、兩滴淚流。

整個世界依然在運行，但抱膝而坐嘅沅彤，世界早已灰暗得停下。

直到某日，一對父子恰好經過鐵皮屋外嘅小徑，兩人嘅對話令沅彤重拾一啲思緒。

「爸爸，喺邊到嫁！又話附近有湖！」

「好快到嫁喇！」

沅彤恍然記起，當日泉叔唯一留低嘅遺言──湖底。

就好似重新搵到曙光一樣，沅彤急匆匆咁跑過去鐵皮屋附近嘅湖泊，穿過綠野鳥林、草叢花樹，就算被樹根絆到，都馬不停蹄地跑過去。

佢確信住，泉叔當時講嘅呢一句，一定係重要嘅嘢。

「澎」沅彤二話不說咁，就潛落湖底。

湖水極之清澈，沅彤好快就發現到湖底下沉住個小型夾萬。

沅彤將夾萬從湖底拎出後，不斷嘗試住密碼，可惜電子密碼鎖一早壞咗，只能夠用鎖匙扭開。於是佢又返到泉叔屋企，開始全屋搜索，想要搵出夾萬鎖匙，打開內裡嘅秘密。

最終，喺某個放得好深入，彷彿早就被泉叔封藏多年嘅箱到，佢搵到泉叔嘅另一面。

入面放滿住泉叔家人嘅各種回憶物品，包括結婚戒指、玩具、衣物、老婆嘅結婚證書、兒子嘅幼稚園入學證，仲有一幅全家福。

沅彤輕力地拎起喺泛黃嘅相架，入面係佢哋一家三口企喺湖泊前，一齊影相嘅合照，泉叔同老婆並肩咁企，而個仔就俾泉叔抱住。

當時泉叔流露出嘅表情，大概係沅彤見過佢最幸福嘅表情。

沅彤又翻轉相架睇，發現放住咗條鎖匙。

佢將鎖匙拎出，慢慢咁放入夾萬嘅匙孔，再慢慢咁扭動。

小夾萬就似魔法之門，打開喺沅彤眼前.....

入面放住，

一隻，靈魂蛋。

一顆，

獨一無二嘅靈魂。

當刻，沅彤就好似重拾，自己存在喺依個世上嘅意義。

利用自己收藏好嘅紅神目吊咀，沅彤去返當初同政、泉叔、宋文德相遇嘅教育營，佢入到禮拜堂下嘅密室，對靈魂蛋進行「洗髓儀式」。

佢有一剎念頭，覺得宋文德決定紅神目吊咀交由自己保管，就好似命中注定一樣。

沅彤凝視被靈水淹沒嘅靈魂蛋，內心就越係緊張。

最終，洗髓儀式結束，靈水從渠口退去。

一個如照片中嘅細路，喺浴池中重生，呼吸起伏緩慢咁沉睡住。

沅彤立即上前將佢抱住，多種回憶重新拼湊。

從今日起，佢唔會再傷心。

因為世上多咗一個佢要依賴、佢要照顧、佢要保護嘅人。

即使記憶被洗去，

靈魂中總有啲事情，係無法被磨滅。

「你係.....」彷如初生嬰兒，沉睡多年嘅佢打開咗眼睛。

沅彤將佢抱緊。

「我係.....邊個.....」

沅彤搵唔出佢嘅名字，當初嘅入學證都早已殘破不堪，姓名早就看不見。

於是，沅彤為佢改咗個新名：

「周文政，我叫沅彤。」

周文政聽見依把溫柔無比嘅聲音後，又再次慢慢地合上眼皮，虛弱而疲倦地沉睡。

轉眼間，五年過去、十年過去，當日嘅事情早被歷史同時間嘅洪流漸漸地掩蓋，畫面都開始變得少許模糊。

但沅彤每次望見周文政，總能夠延續依份永遠無法傳遞嘅愛意出去。

人與人之間嘅連結，

或者就係咁奇妙。

十年。

東武勳嘅野心，終於可以浮出水面。

一次董事們嘅動議，令西品公司總裁都需要被迫前去會議室。

西品盛繼任人西品全，乃至到佢個仔都跟咗去會見董事們。兩人連同兩名黑人保鑣、一名管家、一名助理入到去，就感受到氣氛嘅不妥，就好似死亡前嘅徵兆。

「咁急叫我哋嚟做咩呀！」西品全兒子，毫不將董事們放在眼內。

畢竟，公司以後都歸自己所有，就算自己唔熟任何決策業務，都有專人助理幫手解決，要做嘅只有等

收錢。

「可以開始會議未？你哋咁急叫我過嚟。」西品全嚴肅咁講。

「仲有一個人未到。」其中一個董事，說。

良久，會議室外出現數陣腳步聲，十年如一身穿住風衣嘅東武勳，推開咗會議室嘅門。

「歡迎新任總裁。」董事們躬身。

「咩...咩意思？」察覺到唔對路嘅西品全，問。

「意思係，今日開始公司將會叫「東武製藥」。」

東武勳說。

「無.....無可能.....」西品全不敢置信。

「自己檢查下股權分配之類嘅事。」東武勳一腳踢開西品全正坐緊嘅大班椅，企喺會議檯前宣佈：「歡迎各位，效力「東武製藥」。」

成為總裁第一日嘅東武勳，無理會公司變動同新聞上嘅謠言，而係立即動用權力查閱「西裝兔子人」嘅事。

「幫我寄過去。」東武勳略略看一眼資料，就將佢交俾手下：「俾嗰個叫沅彤嘅人。」

「幾年前，你叫我哋跟蹤調查.....最後發現佢喺依幾年間，殺咗唔少兔子人嘅女人？」手下再確認一次。

「嗯。」

「明白，不過可能要花少少時間搵一搵，因為佢可能搬咗屋。」

「我另外叫你哋做嘅事情點？」

「大致上完成，西品全個仔俾經已俾我哋綁架囚禁咗接近三個月，期間淨係餵佢食靈魂蛋。」

「咁應該，精神層面足夠純潔。」東武勳放低一本許多前派人調查得返嚟嘅重生會教義書：「將佢帶到鎖羅盆村座山下面。」

翌日，鎖羅村山尾。

東武勳將車尾箱嘅西品全兒子──西品豐，孭到單肩上帶上山。

「你.....你...原來.....係你.....點解...你要咁.....做.....我明明...都無招.....惹你.....」被綁架多日嘅西品豐，營養嚴重不足。

「刪除敵人嘅下一代，防止佢哋尋仇，係我學識要做嘅事情。如果唔係，一陣你生咗另一個「西品勳」，有我咁嘅毅力、勇氣、智商同堅持，恐怕到時老咗嘅我，下場都西品盛一樣。」

「嗚啊.....我唔會.....搞你.....放過我.....」西品豐無力地求饒。

「你已經享受咗好多人大半世都得唔到嘅物質生活，你就唔可以稍為安靜下咁接受死亡？」東武勳轉念一想，說：「我手下應該叫你背熟咗《紅神目詠歌》，唱嚟聽聽.....」

「嗚呃呃.....唔好呀！我唔想死啊.....」西品豐不斷哭泣。

「唱。」東武勳以命令嘅語氣威脅。

西品豐以淒慘嘅腔調，一路唱住喻意奉獻生命嘅歌，一路被東武勳孮上山。

氣氛極之詭異。

「赤日赤日紅神目.....」

「我等願意奉上眼.....」

「赤日赤日紅神目.....」

「我等願意奉上耳.....」

「赤日赤日紅神目.....」

「我等願意奉上臟.....」

「赤之天、赤之海、赤之山，我等正向你祭拜.....」

「請你於逢魔之時紆尊降臨.....」

「敬畏的神明啊，原諒我等祖先饕之罪，我願將凡世之羔羊饋贈」

「赤目赤目紅神目.....」

「我等願意被召入樂園.....」

「赤神赤神紅神目.....」

山頭不斷徘徊佢悲慘嘅歌聲，直至到達鎖羅盆內村。

「你可以停低。」東武勳企喺水井前。

「係...係咪.....放過我.....」

「係，你獲得解脫。」東武勳毫無先兆，將西品豐扔入井下。

「呯──」沉響。

井底下，發出鮮艷紅光。

出現咗個，只會存在十多秒嘅異世界通道。

東武勳立即跑到草叢間，企喺樹林旁偷偷觀望水井情況。

不出數秒，一個男人從井底反向跳出，兩腳著地時站穩到井邊。

「你徒弟，同十年前無分別。」

東武勳冷冷一笑、轉身離開。

──外傳完──